

呻吟语

吕坤

文硕阁

wenshuoge.com

目录

关于我们	3
序	5
性命	6
存心	9
伦理	11
谈道	17
修身	36
问学	64
应务	76
养生	103
天地	105
世运	113
圣贤	115
品藻	123
治道	141
人情	177
物理	183
广喻	185
词章	197

版权声明

本书版权保护已经过期，属于公版书！并由"文硕阁"网站的用户制作并发布于文硕阁 网站内,请大家在“合理使用”范围内使用

这本电子书可供中华人民共和国（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）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的任何人免费使用，几乎没有任何限制。您可以根据本文件中包含的"传硕公版书许可条款"中的授权许可进行复制、赠送或改编它。

如果您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您必须在使用本电子书之前查看您所在国家/地区的法律。

什么是公版书？

根据我国现行「著作权法」第 20、21 条的规定，除署名权、修改权、保护作品完整权外，中国公民对其著作的法定权利均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截止。超过著作权法保护日期后，其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（公共版权）

这种因作者死亡超过 50 年而丧失发行权、改编权等著作权利的书籍，就称为“公共版权书籍”，简称“公版书”。

传硕公版书保护计划

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、经久不衰，在长期演进过程中，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、看待社会、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、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，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，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。

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国运兴，文化强民族强。

所以我们发起了公版书保护计划。来帮助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硕果进行电子化并服务于大众，我们网站所有内容都是免费、自由、无版权的。对所有的读者免费！

使用 文硕阁 中的公版书 不需要获得许可（在中国，这属于“合理使用”）。这适用于所有用途，包括商业用途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是商业盈利用途，也无需支付版税。

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有更多的用户加入到文硕阁网站中来，让我们一起来保护传承文明的硕果。

源浚者流长，根深者叶茂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。

如何联系我们？

网站：www.wenshuoge.com

邮箱：7sbook@duck.com



(扫码访问网站)



(扫码加客服微信)

序

呻吟，病声也。呻吟语，病时语也。病中疾痛，惟病者知，难与他人道，亦惟病时觉，既愈，旋复忘也。予小子生而错弱善病，病时呻吟，辄志所苦以自恨，曰慎疾，无复病。已而弗慎，又复病，辄又志之。盖世病备经，不可胜志。一病数经，竟不能惩。语曰：三折肱成良医。予乃九折臂矣！沉痾数经，呻吟犹昨。嗟嗟！多病无完身，久病无完气。奄奄视息而人也哉！

三十年来，所志《呻吟语》，凡若干卷，携以自药。司农大夫刘景泽，摄心缮性，平生无所呻吟，予甚爱之。顷共事雁门，各谈所苦。予出《呻吟语》视景泽，景泽曰：“吾亦有所呻吟，而未之志也。吾人之病，大都相同。子既志之矣，盍以公人？盖三益焉：医病者见子呻吟，起将死病；同病者见子呻吟，医各有病；未病者见子呻吟，谨未然病。是子以一身示惩于天下，而所寿者众也。既子不愈，能以愈人，不既多乎？”因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。

呜呼！使予视息苟存，当求三年艾健，此馀生何敢以沉痾自弃？景泽，景泽，其尚医余也夫！

万历癸巳三月，抱独居士宁陵吕坤书

性命

正命者，完却正理，全却初气，未尝以我害之，虽桎梏而死，不害其人正命。若初气所凿丧，正理不完，即正寝告终，恐非正命。

德性以收敛沉着为第一，收敛沉着中又以精明平易为第一。大段收敛沉着人，怕含糊，怕深险。浅浮子虽光明洞达，非蓄德之器也。

或问：“人将死而见鬼神，真耶？幻耶？”曰：“人寤则为真见，梦则为妄见。魂游而不附体，故随所之而见物，此外妄也。神与心离合而不安定，故随所交而成景，此内妄也。故至人无梦，愚人无梦，无妄念也。人之将死，如梦然，魂飞扬而神乱于目，气浮散而邪客于心，故所见皆妄，非真有也。或有将死而见人拘系者，尤妄也。异端之语入人骨髓，将死而惧，故常若有见。若死必有召之者，则牛羊蚊蚁之死，果亦有召之者耶？大抵草木之生枯、土石之凝散，人与众动之死生、始终、有无，只是一理，更无他说。万一有之，亦怪异也。”

气，无终尽之时；形，无不毁之理。

真机、真味要涵蓄，休点破。其妙无穷，不可言喻，所以圣人无言。一犯口颊，穷年说不尽，又离披浇漓，无一些咀嚼处矣。

性分不可使亏欠，故其取数也常多，曰穷理，曰尽性，曰达天，曰入神，曰致广大、极高明。情欲不可使赢余，故其取数也常少，曰谨言，曰慎行，曰约己，曰清心，曰节饮食、寡嗜欲。

深沉厚重，是第一等资质；磊落豪雄，是第二等资质；聪明才辨，是第三等资质。

六合原是个情世界，故万物以之相苦乐，而至人圣人不与焉。

凡人光明博大、浑厚含蓄，是天地之气；温煦和平，是阳春之气；宽纵任物，是长夏之气；严凝敛约、喜刑好杀，是秋之气；沉藏固啬，是冬之气；暴怒，是震雷之气；狂肆，是疾风之气；昏惑，是霾雾之气；隐恨留连，是积阴之气；从容温润，是和风甘雨之气；聪明洞达，是青天朗月之气；有所锤者，必有所似。

先天之气，发泄处不过毫厘；后天之气，扩充之，必极分量。其实分量极处，原是毫厘中有底，若毫厘中含下原无，便是一些增不去。万物之形色才情种种可验也。

蜗藏于壳，烈日经年而不枯，必有所以不枯者在也，此之谓以神用先天造物命脉处。

兰以火而香，亦以火而灭；膏以火而明，亦以火而竭；炮以火而声，亦以火而泄。阴者，所以存也；阳者，所以亡也。岂独声色、气味然哉？世知郁者之为足，是谓万年之烛。

火性发扬，水性流动，木性条畅，金性坚刚，土性重厚。其生物也亦然。

一则见性，两则生情。人未有偶而能静者，物未有偶而无声者。

声无形色，寄之于器；火无体质，寄之于薪；色无着落，寄之草木，故五行惟火无体而用不穷。

人之念头，与气血同为消长。四十以前是个进心，识见未定而敢于有为；四十以后是个定心，识见既定而事有酌量；六十以后是个退心，见识虽真而精力不振。未必人人皆此，而此其大凡也。古者四十仕，六十、七十致仕，盖审之矣。人亦有少年退缩不任事，厌厌若泉下人者；亦有衰年狂躁妄动喜事者，皆非常理。若乃以见事风生之少年为任事，以念头灰冷之衰夫为老成，则误矣。邓禹沉毅，马援矍铄，古诚有之，岂多得哉！

命本在天，君子之命在我，小人之命亦在我。君子以义处命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，命不足道也；小人以欲犯命，不可得而必欲得之，命不肯受也。但君子谓命在我，得天命之本然；小人谓命在我，幸气数之或然。是以君子之心常泰，小人之心常劳。

性者，理气之总名。无不善之理，无皆善之气。论性善者，纯以理言也；论性恶与善恶混者，兼气而言也。故经传言性各各不同，惟孔子无病。

气、习，学者之二障也。仁者与义者相非，礼者与信者相左，皆气质障也。高髻而笑低髻，长裾而讥短袖，皆习见障也。大道明，率天下气质而归之，即不能归，不敢以所偏者病人矣；王制一，齐天下趋向而同之，即不能同，不敢以所狃者病人矣。哀哉！兹谁任之？

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，发肤还父母之初，无些毁伤，亲之孝子也；天全而生之，人全而归之，心性还天之初，无些缺欠，天之孝子也。

虞廷不专言性善，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”或曰：“人心非性。”曰：“非性可矣，亦是阴阳五行化生否？”六经不专言性善，曰：“惟皇上帝，降衷下民，厥有恒性。”又曰：“天生蒸民，有欲无主乃乱。”孔子不专言性善，曰：“继之者，善也；成之者，性也。”又曰：“性相近也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才说相近，便不是一个。相远从相近起脚。子思不专言性善，曰：“修道之谓教。”性皆善

矣，道胡可修？孟子不专言性善，曰：“声色、臭味、安佚，性也。”或曰：“这性是好性。”曰：“好性如何君子不谓？”又曰：“动心忍性。”善性岂可忍乎？犬之性，牛之性，岂非性乎？犬、牛之性，亦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性乎？细推之，犬之性犹犬之性，牛之性犹牛之性乎？周茂叔不专言性善，曰：“五性想感而善恶分，万事出矣。”又曰：“几善恶。”程伯淳不专言性善，曰：“恶亦不可不谓之性。”大抵言性善者，主义理而不言气质。盖自孟子之折诸家始，后来诸儒遂主此说，而不敢异同，是未观于天地万物之情也。义理固是天赋，气质，亦岂人为哉？无论众人，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，岂是一样气质哉？愚僭为之说曰：“义理之性，有善无恶；气质之性，有善有恶。”气质亦天命于人而与生俱生者，不谓之性可乎？程子云：“论性不论气不备，论气不论性不明。”将性气分作两项，便不透彻。张子以善为天地之性，清浊纯驳为气质之性，似觉支离。其实，天地只是一个气，理在气之中，赋于万物，方以性言。故性字从生从心，言有生之心也。设使没有气质，只是一个德性，人人都是生知圣人，千古圣贤千言万语，教化刑名，都是多了底，何所苦而如此乎？这都是降伏气质，扶持德性。立案于此，俟千百世之后驳之。

性，一母而五子。五性者，一性之子也。情者，五性之子也。一性静，静者阴；五性动，动者阳。性本浑沦，至静不动，故曰：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”才说性，便已不是性矣。此一性之说也。

宋儒有功于孟子，只是补出个气质之性来，省多少口舌！

问：“禽兽草木亦有性否？”曰：“有。”再问：“其生亦天命否？”曰：“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安得非天命？”

或问：“孔子教人，性非所先。”曰：“圣人开口处都是性。”

水无渣，着土便浊；火无气，着木便烟。性无二，着气质便染。

存心

心要如天平，称物时，物忙而衡不忙；物去时，即悬空在此。只恁静虚中正，何等自在！

收放心，休要如追放豚，既入笠了，便要使他从容闲畅，无拘迫懊恼之状。若恨他难收，一向束缚在此，与放失同，何者？同归于无得也。故再放便奔逸不可收拾。君子之心，如习鹰驯雉，搏击飞腾，主人略不防闲，及上臂归庭，却恁忘机自得，略不惊畏。

学者只事事留心，一毫不肯苟且，德业之进也，如流水矣。

不动气，事事好。

心放不放，要在邪正上说，不在出入上说。且如高卧山林，游心廊庙；身处衰世，梦想唐虞。游子思亲，贞妇怀夫，这是个放心否？若不论邪正，只较出入，却是禅定之学。

或问：“放心如何收？”余曰：“只君此问，便是收了。这放收甚容易，才昏昏便出去，才惺惺便在此。”

常使精神在心目间，便有主而不眩；于客感之交，只一昏昏，便是胡乱应酬。岂无偶合？终非心上经历过，竟无长进，譬之梦食，岂能饱哉？

防欲如挽逆水之舟，才歇力便下流；力善如缘无枝之树，才住脚便下坠。是以君子之心，无时而不敬畏也。

一善念发，未说到扩充，且先执持住，此万善之囤也。若随来随去，更不操存此心，如驿传然，终身无主人住矣。

千日集义，禁不得一刻不慊于心，是以君子瞬存息养，无一刻不在道义上。其防不义也，如千金之子之防盗，惧馁之，故也。

无屋漏工夫，做不得宇宙事业。

君子口中无惯语，存心故也。故曰：“修辞立其诚。”不诚，何以修辞？

一念收敛，则万善来同；一念放恣，则百邪乘衅。

得罪于法，尚可逃避；得罪于理，更没处存身。只我的心便放不过我。是故君子畏理甚于畏法。

或问：“鸡鸣而起，若未接物，如何为善？”程子曰：“只主于敬便是善。”愚谓：惟圣人未接物时何思何虑？贤人以下，睡觉时，合下便动个念头，或昨日已行事，或今日当行事，便来心上。只看这念头如何，如一念向好处想，便是舜边人；若一念向不好处想，便是跖边人。若念中是善，而本意却有所为，这又是舜中跖，渐来渐去，还向跖边去矣。此是务头工夫。此时克己更觉容易，点检更觉精明，所谓“去恶在纤微，持善在根本”也。

目中有花，则视万物皆妄见也；耳中有声，则听万物皆妄闻也；心中有物，则处万物皆妄意也。是故此心贵虚。

忘是无心之病，助长是有心之病。心要从容自在，活泼于有无之间。

静之一字，十二时离不了，一刻才离便乱了。门尽日开阖，枢常静；妍蚩尽日往来，镜常静；人尽日应酬，心常静。惟静也，故能张主得动，若逐动而去，应事定不分晓。便是睡时此念不静，作个梦儿也胡乱。

把意念沉潜得下，何理不可得？把志气奋发得起，何事不可做？今之学者，将个浮躁心观理，将个委靡心临事，只模糊过了一生。

心平气和，此四字非涵养不能做，工夫只在个定火。火定则百物兼照，万事得理。水明而火昏。静属水，动属火，故病人火动则躁扰狂越，及其苏定，浑不能记。苏定者，水澄清而火熄也。故人非火不生，非火不死；事非火不济，非火不败。惟君子善处火，故身安而德滋。

当可怨、可怒、可辩、可诉、可喜、可愕之际，其气甚平，这是多大涵养。

天地间真滋味，惟静者能尝得出；天地间真机括，惟静者能看得透；天地间真情景，惟静者能题得破。作热闹人，说孟浪语，岂无一得？皆偶合也。

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。惟理义之悦我心，却步步是安乐境。

伦理

宇宙内大情种，男女居其第一。圣王不欲裁割而矫拂之，亦不能裁割矫拂也。故通之以不可已之情，约之以不可犯之礼，绳之以必不赦之法，使纵之而相安相久也。圣人亦不若是之亟也，故五伦中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，笃了又笃，厚了又厚，惟恐情意之薄。惟男女一伦，是圣人苦心处，故有别先自夫妇始。本与之以无别也，而又教之以有别，况有别者，而肯使之混乎？圣人之用意深矣！是死生之衢而大乱之首也，不可以不慎也。

亲母之爱子也，无心于用爱，亦不知其为用爱，若渴饮饥食然，何尝勉强？子之得爱于亲母也，若谓应得，习于自然，如夏葛冬裘然，何尝归功？至于继母之慈，则有德色，有矜语矣。前子之得慈于继母，则有感心，有颂声矣。

一家之中，要看得尊长尊，则家治。若看得尊长不尊，如何齐他？得其要在尊长自修。

人子之事亲也，事心为上，事身次之；最下，事身而不恤其心；又其下，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。

孝子之事亲也，礼卑伏如下仆，情柔婉如小儿。

进食于亲，侑而不劝；进言于亲，论而不谏；进侍于亲，和而不庄。亲有疾，忧而不悲；身有疾，形而不声。

侍疾，忧而不食，不如努力而加餐，使此身不能侍疾，不孝之大者也；居丧，羸而废礼，不如哀而慎终，此身不能襄事，不孝之大者也。

朝廷之上，纪纲定而臣民可守，是曰朝常；公卿大夫、百司庶官，各有定法，可使持循，是曰官常；一门之内，父子兄弟、长幼尊卑，各有条理，不变不乱，是曰家常；饮食起居，动静语默，择其中正者，守而勿失，是曰身常。得其常则治，失其常则乱，未有苟且冥行而不取败者也。

雨泽过润，万物之灾也；恩宠过礼，臣妾之灾也；情爱过义，子孙之灾也。

人心喜则志意畅达，饮食多进而不伤，血气冲和而不郁，自然无病而体充身健，安得不寿？故孝子之于亲也，终日乾乾，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头。自家既不惹起，外触又极防闲，无论贫富、贵贱、常变、顺逆，只是以悦亲为主。盖悦一字，乃事亲第一传心口诀也。即不幸而亲有过，亦须在悦字上用工夫。几谏积诚、耐烦留意、委曲方略，自有回天妙用。若直谏以甚其过，暴弃以增其怒，不悦莫大焉。

故曰：“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。”

郊社，报天地生成之大德也，然灾沴有禳，顺成有祈，君为私田则仁，民为公田则忠，不嫌于求福，不嫌于免祸。子孙之祭先祖，以追养继孝也，自我祖父母，以有此身也，曰：“赖先人之泽，以享其余庆也。”曰：“吾朝夕奉养承欢，而一旦不复献杯棬，心悲思而无寄，故祭荐以伸吾情也。”曰：“吾贫贱不足以供菽水，今鼎食而亲不逮，心悲思而莫及，故祭荐以志吾悔也。”岂为其游魂虚位能福我而求之哉？求福已非君子之心，而以一饭之设，数拜之勤，求福于先人，仁孝诚敬之心果如是乎？不谋利，不责报，不望其感激，虽在他人犹然，而况我先人乎？《诗》之祭必言福，而《楚茨》诸诗为尤甚，岂可为训耶？吾独有取于《采芣》、《采芣》二诗，尽物尽志，以达吾子孙之诚敬而已，他不及也。明乎此道，则天下万事万物，皆尽我所当为，祸福利害，皆听其自至，人事修而外慕之心息，向道专而作辍之念忘矣。何者？明于性分而无所冀悻也。

友道极关系，故与君父并列而为五。人生德业成就，少朋友不得。君以法行，治我者也；父以恩行，不责善者也；兄弟怡怡，不欲以切偲伤爱；妇人主内事，不得相追随；规过，子虽敢争，终有可避之嫌；至于对严师，则矜持收敛而过无可见；在家庭，则狎昵亲习而正言不入。惟夫朋友者，朝夕相与，既不若师之进见有时，情礼无嫌；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语有忌。一德亏，则友责之；一业废，则友责之，美则相与奖劝，非则相与匡救，日更月变，互感交摩，赅赅然不觉其劳且难，而入于君子之域矣。是朋友者，四伦之所赖也。嗟夫！斯道之亡久矣。

言语嬉嫖，樽俎姬煦，无论事之善恶，以顺我者为厚交；无论人之奸贤，以敬我者为君子。蹑足附耳，自谓知心；接膝拍肩，滥许刎颈。大家同陷于小人而不知，可哀也已！是故物相反者相成，见相左者相益。孔子取友，曰“直、谅、多闻”。此三友者，皆与我不相附会者也，故曰益。是故，得三友难，能为人三友更难。天地间，不论天南地北，缙绅草莽，得一好友，道同志合，亦人生一大快也。

长者有议论，唯唯而听，无相直也；有咨询，謇謇而对，无遽尽也。此卑幼之道也。

阳称其善，以悦彼之心；阴养其恶，以快己之意，此友道之大戮也。青天白日之下，有此魑魅魍魉之俗，可哀也已也！

古称：“君门远于万里。”谓情隔也。岂惟君门？父子殊心，一堂远于万里；兄弟离情，一门远于万里；夫妻反目，一榻远于万里。苟情联志通，则万里之外，犹同堂共门而比肩一榻也。以此推之，同时不相知，而神交于千百世之上下亦然。是知离合在心期，不专在躬逢。躬逢而心期，则天下至遇也：君臣之尧舜，父子之文周，师弟之孔颜。

“隔”之一字，人情之大患。故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、上下之交，务去隔，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，未之有也。

仁者之家：父子愉愉如也，夫妇融融如也，兄弟怡怡如也，僮仆欣欣如也，一家之气象融融如也。义者之家：父子凛凛如也，夫妇喟喟如也，兄弟翼翼如也，僮仆肃肃如也，一家之气象栗栗如也。仁者以恩胜，其流也知和而和；义者以严胜，其流也疏而寡恩。故圣人之居家也，仁以主之，义以辅之，洽其太和之情，但不溃其防，斯已矣。其井井然严城深堑，则男女之辨也！虽圣人不敢与家人相忘。

父在居母丧，母在居父丧，以从生者之命为重。故孝子不以死者忧生者，不以小节伤大体，不泥经而废权，不徇名而害实，不全我而伤亲。所贵乎孝子者，心亲之心而已。

天下不可一日无君，故夷、齐非汤武，明臣道也。此天下之大妨也！不然，则乱臣贼子接踵矣，而难为君。天下不可一日无民，故孔、孟是汤武，明君道也。此天下之大惧也！不然，则暴君乱主接踵矣，而难为民。

爵禄恩宠，圣人未尝不以为荣。圣人非以此为加损也。朝廷重之以示劝，而我轻之以示高，是与君忤也，是穷君鼓舞天下之权也。故圣人虽不以爵禄恩宠为荣，而未尝不荣之，以重帝王之权，以示天下帝王之权之可重，此臣道也。

人子和气、愉色、婉容，发得深时，养得定时，任父母冷面寒铁，雷霆震怒，只是这一腔温意、一面春风，则自无不回之天，自无屡变之天，谗譖何由入？嫌隙何由作？其次莫如敬慎，夔夔斋栗，敬慎之至也，故瞽瞍亦允若。温和示人以可爱，消融父母之恶怒；敬慎示人以可矜，激发父母之悲怜。所谓积诚意以感动之者，养和致敬之谓也。盖格亲之功，惟和为妙、为深、为速、为难，非至性纯孝者不能。敬慎犹可勉强耳。而今人子以凉薄之色、惰慢之身、骄蹇之性，及犯父母之怒，既不肯挽回，又倨傲以甚之，此其人在孝弟之外，故不足论。即有平日温愉之子，当父母不悦而亦愠见，或生疑而迁怒者；或无意迁怒而不避嫌者；或不善避嫌，愈避而愈冒嫌者，积隙成衅，遂致不祥。岂父母之不慈？此孤臣孽子之法戒，坚志熟仁之妙道也。

孝子之事亲也，上焉者先意，其次承志，其次共命。共命，则亲有未言之志，不得承也；承志，则亲有未萌之意，不得将也；至于先意，而悦亲之道至矣。或曰：“安得许多心思能推至此乎？”曰：“事亲者，以悦亲为事者也。以悦亲为事，则孳孳皇皇无以尚之者，只是这个念头，亲有多少意志，终日体认不得？”

或问：“共事一人，未有不妒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人之才能、性行、容貌、辞色，种种不同，所事者，必悦其能事我者，恶其不能事我者。能事者见悦，则不能事者

必疏。是我之见疏，彼之能事成之也，焉得不妒？既妒，安得不相倾？相倾，安得不受祸？故见疏者妒，妒其形己也；见悦者亦妒，妒其妒己也。”“然则奈何？”曰：“居宠，则思分而推之以均众；居尊，则思和而下之以相忘，人何妒之有？缘分以安心，缘遇以安命，反己而不尤人，何妒人之有？此入宫入朝者之所当知也。”

孝子侍亲，不可有沉静态，不可有庄肃态，不可有枯淡态，不可有豪雄态，不可有劳倦态，不可有病疾态，不可有愁苦态，不可有怨怒态。

子弟生富贵家，十九多骄惰淫佚，大不长进。古人谓之豢养，言甘食美服，养此血肉之躯与犬豕等。此辈鬪茸，士君子见之为羞，而彼方且志得意满，以此夸人。父兄之孽，莫大乎是！

男女远别，虽父女、母子、兄妹、姊弟，亦有别嫌明微之礼。故男女八岁不同食，子妇事舅姑，礼也。本不远别，而世俗最严翁妇之礼，影响间，即疾趋而藏匿之；其次夫兄弟妇相避，此外，一无所避，已乱纲常。乃至叔嫂、姊夫、妻妹、妻弟之妻互相嘲谑以为常，不几于夷风乎？不知，古者远别，止于授受不亲，非避匿之谓，而男女所包甚广，自妻妾外，皆当远授受之嫌。爱礼者，不可不明辨也！

子、妇事人者也，未为父兄以前，莫令奴婢奉事，长其骄惰之情。当日使勤劳，常令卑屈，此终身之福。不然，是杀之也。昏愚父母，骄奢子弟，不可不知。

问安，问侍者，不问病者；问病者，非所以安之也。

丧服之制，以缘人情，亦以立世教。故有引而致之者，有推而远之者，要不出恩、义两字。而不可晓亦多。达观会通之君子，当制作之权，必有一番见识。泥古，非达观也。

亲没而遗物在眼，与其不忍见而毁之也，不若不忍忘而存之。

（示儿）云：“门户高一尺，气焰低一丈。华山只让天，不怕没人上。”

慎言之地，惟家庭为要；应慎言之人，惟妻子、仆隶为要，此理乱之原而祸福之本也。人往往忽之，悲夫！

门户可以托父兄，而丧德辱名，非父兄所能庇；生育可以由父母，而求疾蹈险，非父母所得由。为人子弟者，不可不知。

继母之虐，嫡妻之妒，古今以为恨者也；而前子不孝，丈夫不端，则舍然不问焉。

世情之偏也，久矣！怀非母之迹，而因似生嫌；借恃父之名，而无端造谤；讟怨忤逆，父亦被诬者，世岂无耶？恣淫狎之性，而恩重绿丝；挟城社之威，而侮及黄里；《谷风》、《栢舟》，妻亦失所者，世岂无耶？惟子孝夫端，然后继母嫡妻无辞于姻族矣！居官不可不知。

齐以刀切物，使参差者就于一致也。家人恩胜之地，情多而义少，私易而公难，若人人遂其欲，势将无极。故古人以父母为严君，而家法要威如，盖对症之治也。

闺门之中，少了个礼字，便自天翻地覆。百祸千殃，身亡家破，皆从此起。

家长，一家之君也。上焉者使人欢爱而敬重之，次则使人有所严惮，故曰严君。下则使人慢，下则使人陵，最下则使人恨。使人慢，未有不乱者；使人陵，未有不败者；使人恨，未有不亡者。呜呼！齐家岂小故哉？今之人皆以治生为急，而齐家之道不讲久矣！

儿女辈，常着他拳拳曲曲，紧紧恰恰，动必有畏，言必有惊，到自专时，尚不可知。若使之快意适情，是杀之也。此愚父母之所当知也。

责人到闭口卷舌、面赤背汗时，犹刺刺不已，岂不快心？然浅隘刻薄甚矣！故君子攻人，不尽其过，须含蓄以徐人之愧惧，令其自新，方有趣味，是谓以善养人。

曲木恶绳，顽石恶攻，责善之言，不可不慎也。

恩礼出于人情之自然，不可强致。然礼系体面，犹可责人；恩出于根心，反以责而失之矣。故恩薄可结之使厚，恩离可结之使固，一相责望，为怨滋深。古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，使骨肉为寇讐，皆坐责之一字耳。

宋儒云：“宗法明而家道正。”岂惟家道？将天下之治乱，恒必由之。宇宙内，无有一物不相贯属，不相统摄者。人以一身统四肢，一肢统五指；木以株统干，以干统枝，以枝统叶；百谷以茎统穗，

以穗统〔禾尊〕，以〔禾尊〕统粒，盖同根一脉，联属成体。此操一举万之术，而治天下之要道也。天子统六卿，六卿统九牧，九牧统郡邑，郡邑统乡正，乡正统宗子。事则以次责成，恩则以次流布，教则以次传宣，法则以次绳督。夫然后上不劳、下不乱、而政易行。自宗法废，而人各为身，家各为政，彼此如飘絮飞沙，不相维系，是以上劳而无要领可持，下散而无脉胳相贯，奸盗易生而难知，教化易格而难达。故宗法立而百善兴，宗法废而万事弛。或曰：“宗子而贱、而弱、而幼、而不肖，何以统宗？”曰：“古之宗法也，如封建，世世以嫡长。嫡长不得其人，则一宗受其敝，且豪强得以鼠视宗子，而鱼肉孤弱。其谁制之？盖有宗子又当立家长

，宗子以世世长子孙为之；家长以阖族之有德望，而众所推服能佐宗子者为之，胥重其权而互救其失。此二者，宗人一委听焉，则有司有所责成，而纪法易于修举矣。

责善之道，不使其有所无，不使其无我所有，此古人之所以贵友也。

“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”孝子不可不知；“臣罪当诛兮，天王圣明。”忠臣不可不知。

士大夫以上，有祠堂，有正寝，有客位。祠堂：有斋房、神库，四世之祖考居焉，先世之遗物藏焉，子孙立拜之位焉，牺牲、鼎俎、盥尊之器物陈焉，堂上堂下之乐列焉，主人之周旋升降由焉。正寝：吉礼则生忌之考妣迁焉，凶礼则尸柩停焉，柩前之食案、香几、衣冠设焉，朝夕哭奠之位容焉，柩旁牀帐诸器之陈设、五服之丧次，男女之哭位分焉，堂外吊奠之客、祭器之罗列在焉。客位：则将葬之迁柩宿焉，冠礼之曲折、男女之醮位、宾客之宴飨行焉。此三所者，皆有两阶，皆有位次。故居室宁陋，而四礼之所断乎其不可陋。近见名公，有以旋马容膝、绳枢瓮牖为清节高品者，余甚慕之，而爱礼一念甚于爱名。故力可勉为，不嫌弘裕，敢为大夫以上者告焉。

守礼不足愧，抗于礼乃可愧也。礼当下则下，何愧之有？

家人之害莫大于卑幼各恣其无厌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，犹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妇人悦之，妇人附会而丈夫信之。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鲜矣。

只拿定一个是字做，便是“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”底道理，更问甚占卜，信甚星命！或曰：“趋吉避凶，保身之道。”曰：“君父在难，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时，而趋吉避凶可乎？”或曰：“智者明义理、识时势，君无乃专明于义理乎？”曰：“有可奈何时，正须审时因势，时势亦求之识见中，岂于讖纬阴阳家求之邪？”或曰：“气数自然，亦强作不成。”曰：“君子所安者义命，故以气数从义理，不以义理从气数。富贵利达则付之天，进退行藏则决之己。”或曰：“到无奈何时何如？”曰：“这也看道理，病在膏肓，望之而走，扁鹊之道当如是也。若属纆顷刻，万无一生，偶得良方，犹然忙走灌药，孝子慈孙之道当如是也。”

谨言不但外面，虽家庭间，没个该说的话；不但大宾，虽亲厚友，没个该任口底话。

谈道

大道有一条正路，进道有一定等级。圣人教人只示以一定之成法，在人自理会；理会得一步再说与一步，其第一步不理会到十分，也不说与第二步。非是苦人，等级原是如此。第一步差一寸，也到第二步不得。孔子于赐，才说与他一贯，又先难他“多学而识”一语。至于仁者之事，又说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。”今人开口便讲学脉，便说本体，以此接引后学，何似痴人前说梦？孔门无此教法。

有处常之五常，有处变之五常。处常之五常是经，人所共知；处变之五常是权，非识道者不能知也。不擒二毛不以仁称，而血流漂杵不害其为仁；二子乘舟不以义称，而管、霍被戮不害其为义。由此推之，不可胜数也。嗟夫！世无有识者，每泥于常而不通其变；世无识有识者，每责其经而不谅其权。此两人皆道之贼也，事之所以难济也。噫！非精义择中之君子，其谁能用之？其谁能识之？

谈道者虽极精切，须向苦心人说，可使手舞足蹈，可使大叫垂泣，何者？以求通未得之心，闻了然透彻之语，如饥得珍馐，如旱得霖雨。相悦以解妙，不容言其不然者，如麻木之肌，针灸终日尚不能觉，而以爪搔之，安知痛痒哉？吾窃为言者惜也。放大道独契，至理不言，非圣贤之忍于弃人，徒哓哓无益耳。是以圣人待问而后言，犹因人而就事。

庙堂之乐，淡之至也，淡则无欲，无欲之道与神明通；素之至也，素则无文，无文之妙与本始通。

真器不修，修者伪物也；真情不饰，饰者伪交也。家人父子之间不让而登堂，非简也，不侑而饱食，非饗也，所谓真也。

谁待让而入，而后有让亦不入者矣；惟待侑而饱，而后有侑亦不饱者矣，是两修文也。废文不可为礼，文至掩真，礼之贼也，君子不尚焉。

百姓得所，是人君太平；君民安业，是人臣太平；五谷丰登，是百胜太平，大小和顺，是一家太平；父母无疾，是人子太平；胸中无累，是一腔太平。

至道之妙，不可意思，如何可言？可以言，皆道之浅也。

玄之又玄，犹龙公亦说不破，盖公亦囿于玄玄之中耳。要说，说个甚？然却只在匹夫匹妇共知共行之中，外了这个便是虚无。

除了个中字，更定道统不得。傍流之至圣，不如正路之贤人。故道统宁中绝，不以傍流继嗣，何者？气脉不同也。予尝曰：“宁为道统家奴婢，不为傍流家宗子。”

或问：“圣人有可克之已否？”曰：“惟尧、舜、文王、周、孔无已可克，其馀圣人都有已。任是伊尹的已，和是柳下惠的已，清是伯夷的已。志向偏于那一边便是已，已者，我也，不能忘我而任意见也，狃于气质之偏而离中也。这已便是人欲，胜不得这已都不成个刚者。

自然者，发之不可遏；禁之不能止。才说是当然，便没气力；然反之之圣，都在当然上做工夫，所以说勉然。勉然做到底。知之成功，虽一分数境界，到那难题试验处，终是微有不同。此难以形迹语也。

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只是傍人情、依物理，拈出个天然自有之中行将去，不惊人，不苦人，所以难及。后来人胜他不得，却寻出甚高难行之事，玄冥隐僻之言，怪异新奇、偏曲幻妄以求胜，不知圣人妙处，只是个庸常。看六经、四书语言何等平易，不害其为圣人之笔，亦未尝有不明不备之道。嗟夫！

贤智者过之，佛、老、扬、墨、庄、列、申、韩是已。彼具意见才是圣人中万分之一，而漫衍闳肆以至偏重而贼道。后学无识，遂至弃菽粟而餐玉屑，厌布帛而慕火浣，无补饥寒，反生奇病，悲夫！

中之一字，是先天乎上，无地宁下，无东西南北于四方。

此是南亩独尊；道中的天子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都是东西侍立，百行万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。不意宇宙间有此一妙字，有了这一个，别个都可勾销，五常、百行、万善但少了这个，都是一家货，更成甚么道理？

愚不肖者不能任道，亦不能贼道，贼道全是贤智。后世无识之人，不察道之本然面目，示天下以大中至正之矩，而但以贤智者为标的。世间有了贤智，便看的中道寻常，无以过人，不起名誉，遂薄中道而不为。道之坏也，不独贤智者之罪，而惟崇贤智，其罪亦不小矣。中庸为贤智而作也。中足矣，又下个庸字，旨深哉！此难与曲局之士道。

道者，天下古今共公之理，人人都有分的。道不自私，圣人不私道，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。言必循经，事必稽古，曰卫道。嗟夫！此千古之大防也，谁敢决之？然道无津涯，非圣人之言所能限；事有时势入，非圣人之制所能尽。后世苟有明者出，发圣人所未发，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；为圣人所不为，而吻合圣人为之事，故此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。呜呼！此可与通者道。汉唐以来鲜若人矣。

易道浑身都是，满眼都是，盈六合都是。三百八十四爻圣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来做题目。使千圣作《易》，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说，都外不了那阴阳道理。后之学者，求易于《易》，穿凿附会以求通。不知易是个活的，学者看做死的；易是个无

方体的，学者看做有定象的。故论简要，乾坤二卦已多了；论穷尽，虽万卷书说不尽易的道理，何止三百八十四爻？

中之一字，不但道理当然，虽气数离了中亦成不得寒暑，灾祥失中则万物殃，饮食起居失中则一身病。故四时各顺其序，五脏各得其职，此之谓中。差分毫便有分毫验应，是以圣人执中以立天地万物之极。

学者只看得世上万事万物种种是道，此心才觉畅然。

在举世尘俗中另识一种意味，又不轻与鲜能知味者尝，才是真趣。守此便是至宝。

五色胜则相掩，然必厚益之，犹不能浑然无迹，维黑一染不可辩矣。故黑者，万事之府也，敛藏之道也。帝王之道黑，故能容保无疆；圣人之心黑，故能容会万理。盖含英彩、韬精明、养元气、蓄天机，皆黑之道也，故曰：“惟玄催默”。玄，黑色也。默，黑象也。《书》称舜曰：“玄德升闻”。《老子》曰：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得黑之精者也。”故外着而不可掩，皆道之浅者也。

虽然，儒道内黑而外白，黑为体，白为用；老氏内白而外黑，白安身，黑善世。

道在天地间不限于取数之多，心力勤者得多，心力衰者得少，昏弱者一无所得。假使天下皆圣人，道亦足以供其求，苟皆为盗跖，道之本体自在也，分毫无损。毕竟是世有圣人，道斯有主；道附圣人，道斯有用。

汉唐而下，议论驳而至理杂，吾师宋儒。宋儒求以明道而多穿凿附会之谈，失平正通达之旨，吾师先圣之言。先圣之言煨于秦火、杂于百家，莠苗朱紫，使后学尊信之而不敢异同，吾师道。苟协诸道，而协则千圣万世无不吻合，何则？道无二也。

或问：“中之道，尧、舜传心，必有至去至妙之理。”余叹曰：“只就我两人眼前说，这饮酒不为限量，不至过醉，这就是饮酒之中；这说话不缄默；不狂诞，这就是说话之中；这作揖跪拜，不烦不疏，不疾不徐，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。一事得中，就是一事的尧、舜。推之万事皆然。又到那安行处，便是十全的尧、舜。”

形神一息不相离，道器一息不相无；故道无精粗，言精粗者，妄也。因与一客共酌，指案上罗列者谓之曰：“这安排必有停妥处，是天然自有底道理；那僮仆见一豆上案，将满案樽俎东移西动，莫知措手，那知底入眼便有定位，未来便有安排。

新者近前，旧者退后，饮食居左，匙箸居右，重积不相掩，参错不相乱，布置得宜，楚楚齐齐，这个是粗底。若说神化性命，不在此却在何处？若说这里有神化性命，这个工夫还欠缺否？

推之耕耘簸扬之夫，炊爨烹调之妇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，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极。学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，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，原不曾理会。理会得来这案上罗列得，天下古今万事万物都在这里，横竖推行、扑头盖面、脚踏身坐底都是神化性命，乃知神化性命极粗浅底。”

有大一贯，有小一贯。小一贯，贯万殊；大一贯，贯小一贯。大一贯一，小一贯千百。无大一贯，则小一贯终是零星；无小一贯，则大一贯终是浑沌。

静中看天地万物都无些子。

一门人向予数四穷问无极、太极及理气同异，性命精粗，性善是否。予曰：“此等语予亦能剿先儒之成说及一己之谬见以相发明，然非汝今日急务。假若了悟性命，洞达天人，也只于性理书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语，讲学衙门中多了一宗卷案。后世穷理之人，信彼驳此，服此辟彼，再世后汗牛充栋都是这桩话说，不知于国家之存亡，万姓之生死，身心之邪正，见在得济否？我只有个粗法子，汝只把存心、制行、处事、接物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大本小节都事事心下信得过了，再讲这话不迟。”

曰：“理气、性命，终身不可谈耶？”曰：“这便是理气、性命显设处，除了撒数没总数。”

阳为客，阴为主；动为客，静为主；有为客，无为主；万为客，一为主。

理路宜截，欲路多岐；理路光明，欲路微暖；理路顺畅，欲路懊烦；理路逸乐，欲路忧劳。

无万则一何处着落？无一则万谁为张主？此二字一时离不得。一只在万中走，故有正一，无邪万；有治一，无乱万；有中一，无偏万；有活一，无死万。

天下之大防五，不可一毫溃也，一溃则决裂不可收拾。宇内之大防，上下名分是已；境外之大防，夷夏出入是已；一家之大防，男女嫌微是已；一身之大防，理欲消长是已；万世之大防，道脉纯杂是已。

儒者之末流与异端之末流何异？似不可以相诮也。故明于医，可以攻病人之标本；精于儒，可以中邪说之膏肓。辟邪不得其情，则邪愈肆；攻病不对其症，则病愈剧。何者？授之以话柄而借之以反攻自救之策也。

人皆知异端之害道，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。见理不明，似是而非，或骋浮词以乱真，或执偏见以夺正，或徇目前而昧万世之常经，或徇小道而溃天下之大防，而

其闻望又足以行其学术，为天下后世人心害亦不细。是故，有异端之异端，有吾儒之异端。异端之异端真非也，其害小？吾儒之异端似是也，其害大。有卫道之心者，如之何而不辩哉？

天卞事皆实理所为，未有无实理而有事物者也。幻家者流，无实用而以形惑人！呜呼！不窥其实而眩于形以求理，愚矣。

公卿争议予朝，曰天子有命，则屏然不敢屈直矣；师儒相辩于学，曰孔子有言，则寂然不敢异同矣。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。虽然，理又尊之尊也。庙堂之上言理，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，即相夺焉，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。故势者，帝王之权也；理者，圣人之权也。帝王无圣人之理，则其权有时而屈，然则理也者，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。以莫大之权，无僭窃之禁，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。

阳道生，阴道养。故向阳者先发，向阴者后枯。

正学不明，聪明才辩之士各枝叶其一隅之见，以成一家之说，而道始千岐百径矣。岂无各得？终是偏术。到孔门只如枉木着绳，一毫邪气不得。

禅家有理障之说。愚谓理无障，毕竟是识障。无意识心，何障之有？

道莫要于损己，学莫急于矫偏。

七情总是个欲，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；五性总是个仁，只不仁了都是人欲。

万籁之声皆自然也，自然皆真也，物各自鸣其真。何天何人？何今何古？六经籁道者也，统一圣真，而汉宋以来胥执一响以吹之，而曰是外无声矣，观俳谑者，万人粲然皆笑，声不同也而乐同。人各笑其乐，何清浊高下妍蚩之足云？故见各鸣其自得。语不诡于六经，皆吾道之众响也，不必言言同、事事同矣。“‘

气者，形之精华；形者，气之渣滓。故形中有气，无气则形不生；气中无形，有形则气不载。故有无形之气，无无气之形。星陨为石者，先感于形也。

天地万物，只到和平处无一些不好。何等畅快！

庄、列见得道理原著不得人为，故一向不尽人事。不知一任自然，成甚世界？圣人明知自然，却把自然阁起，只说个当然，听那个自然。

私恩煦感，仁之贼也；直往轻担，义之贼也；足恭伪态，礼之贼也；苛察岐疑，智

之贼也；苟约因守，信之贼也。此五贼者，破道乱正，圣门斥之，后世儒者往往称之以训世，无识也与？

道有二然，举世皆颠倒之。有个当然，是属人底，不问吉凶祸福，要向前做去；有个自然，是属天底，任你踟躅咆哮，自勉强不来，举世昏迷，专在自然上错用工夫，是谓替天忙，徒劳无益。却将当然底全不着意，是谓弃人道，成个甚人？圣贤看着自然可得底，：果于当然有碍，定不肯受，况未必得乎？

只把二然字看得真；守得定，有多少受用处！

气用形，形尽而气不尽；火用薪，薪尽而火不尽。故天地惟无能用有，五行惟火为气，其四者皆形也。

气盛便不见涵养。浩然之气虽充塞天地间，其实本体闲定：冉冉口鼻中不足以呼吸。

有天欲，有人欲。吟风弄月，傍花随柳，此天欲也。声色货利，此人欲也。天欲不可无，无则禅；人欲不可有，有则秽。

天欲即好的人欲，人欲即不好底天欲。

朱子云：“不求人知而求天知。”为初学言也。君子为善，只为性中当如此，或此心过不去。天知、地知、人知、我知，浑是不求底，有一求心，便是伪，求而不得，此念定是衰歇。

以吾身为内，则吾身之外皆外物也，故富贵利达，可生可荣，苟非道焉，而君子不居；以吾心为内，则吾身亦外物也；故贫贱忧戚，可辱可杀，苟道焉，而君子不辞。

或问敬之道。曰，“外面整齐严肃，内面齐庄中正，是静时涵养的敬；读书则心在于所读，治事则心在于所治，是主一无边的敬；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是随事小心的敬”。或曰：“若笑谈歌咏、宴息造次之时，恐如是则矜持不泰然矣。”

曰：“敬以端严为体，以虚活为用，以不离于正为主。斋日衣冠而寝，梦寐乎所祭者也。不斋之寝，则解衣脱冕矣。未有释衣冕而持敬也。然而心不流于邪僻，事不诡于道义，则不害其为敬矣；君若专去端严上求敬，则荷锄负耒、执轡御车、鄙事贱役，古圣贤皆为之矣，岂能日日手容恭、足容重耶？又若孔子曲肱指掌，及居，不容点之浴沂，何害其为敬耶？大端心与正依，事与道合，虽不拘拘于端严，不害

其为敬。苟心游手里，意逐百欲，而此身却兀然端严在此，这是敬否？譬如谨避深藏，秉烛鸣佩，缓步轻声，女教内则原是如此，所以养贞信也。若饥妇汲妻，及当颠沛奔走之际，自是回避不得。然而贞信之守与深藏谨避者同是，何害其为女教哉？是故敬不择人，敬不择事，敬不择时，敬不择地，只要个心与正依，事与道合。

”

先难后获，此是立德立功第一个张主。若认得先难是了，只一向持循去，任千毁万谤也莫动心，年如是，月如是，竟无效验也，只如是久则自无不获之理。故工夫循序以进之，效验从容以俟之，若欲速，便是揠苗者，自是欲速不来。

造化之精，性天之妙，惟静观者知之，惟静养者契之，难与纷扰者道。故止水见星月，才动便光芒错杂矣。悲夫！纷扰者，昏昏以终身而一无所见也。

满腔子是侧隐之心，满六合是运恻隐之心处。君子于六合飞潜动植、纤细毫末之物，见其得所则油然而喜，与自家得所一般；见其失所则闵然而戚，与自家失所一般，位育念头如何一刻放得下？

万物生于性，死于情。故上智去情，君子正情，众人任情，小人肆情。夫知情之能死人也，则当游心于淡泊无味之乡，而于世之所欣戚趋避漠然不以婴其虑，则身苦而心乐，感殊而应一，其所不能逃者，与天下同其所；了然独得者，与天下异。

此身要与世融液，不见有万物形迹、六合界限，此之谓化；然中间却不模糊，自有各正的道理，此之谓精。

人一生不闻道，真是可怜！

已欲立而立人，已欲达而达人，便是肫肫其仁，天下一家滋味。然须推及鸟兽，又推及草木，方充得尽。若父子兄弟间便有各自立达、争先求胜的念头，更那顾得别个。

天德只是个无我，王道只是个爱人。

道是第一等，德是第二等，功是第三等，名是第四等。自然之谓道，与自然游谓之道士。体道之谓德，百行俱修谓之德士。

济世成物谓之功。一味为天下洁身着世谓之名。一味为自家立言者亦不出此四家之言，下此不入等矣。

凡动天感物，皆纯气也。至刚至柔与中和之气皆有所感动，纯故也。十分纯里才有

一毫杂，便不能感动。无论佳气戾气，只纯了，其应便捷于影响。

万事万物有分别，圣人之心无分别，因而付之耳。譬之日因万物以为影，水因万川以顺流，而日水原无两，未尝不分别，而非以我分别之也。以我分别，自是分别不得。

下学学个什么？上达达个什么？下学者，学其所达也；上达者，达其所学也。

弘毅，坤道也。《易》曰“含弘光大”，言弘也：“利永贞”，言毅也。不毅不弘，何以载物？

六经言道而不辨，辨自孟子始；汉儒解经而不论，论自宋儒始；宋儒尊理而不僭，僭自世儒始，

圣贤学问是一套，行王道必本天德；后世学问是两截，不修己只管治人。

自非生知之圣，未有言而不思者。貌深沉而言安定，若蹇若疑，欲发欲留。虽有失焉者，寡矣，神奋扬而语急速，若涌若悬，半踏半晦，虽有得焉者，寡矣。夫一言之发，四面皆渊阱也。喜言之则以为骄，戚言之则以为懦，谦言之则以为谄，直言之则以为陵，微言之则以为险，明言之则以为浮。无心犯讳，则谓有心之讥；无为发端，则疑有为之说。简而当事，曲而当情，精而当理，确而当时，一言而济事，一言而服人，一言而明道，是谓修辞之善者。其要有二：曰澄心，曰定气。余多言而无当，真知病本云云，当与同志者共改之。

知彼知我，不独是兵法，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。

静中真味至淡至冷，及应事接物时，自有一段不冷不淡天趣。只是众人习染世味十分浓艳，便看得他冷淡。然冷而难亲，淡而可厌，原不是真味，是谓拨寒灰嚼净蜡。

明体全为适用。明也者，明其所适也。不能实用，何贵明体？然未有明体而不实用者。树有根，自然千枝万叶；水有泉，自然千流万派。

天地人物原来只是一个身体，一个心肠，同了便是一家，异了便是万类。而今看着风云雷雨都是我胸中发出，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来，那个是天地？那个是万物？

万事万物都有个一，千头万绪皆发于一，千言万语皆明此一，千体认万推行皆做此一。得此一，则万皆举。求诸万，则一反迷。但二氏只是守一，吾儒却会用一。

三氏传心要法，总之不离一静字。下手处皆是制欲，归宿处都是无欲，是则同。

子欲无言，非雅言也，言之所不能显者也。吾无隐尔，非文辞也，性与天道也。说便说不来，藏也藏不得，然则无言即无隐也；在学者之自悟耳。天地何尝言？何尝隐？以是知不可言传者，皆日用流行于事物者也。

天地间道理，如白日青天；圣贤心事，如光风霁月。若说出一段话，说千解万，解说者再不痛快，听者再不惺惺，岂举世人皆愚哉？此立言者之大病。

罕譬而喻者，至台也；譬而喻者，微言也；譬而不喻者，玄言也。玄言者，道之无以为者也。不理会玄言，不害其为圣人。

正大光明，透彻简易，如天地之为形，如日月之垂象，足以开物成务，足以济世安民，达之天下万世而无弊；此谓天言。平易明白，切近精实，出于吾口而当于天下之心，载之典籍而裨于古人之道，是谓人言。艰深幽僻，吊诡探奇，不自句读不能通其文，通则无分毫会心之理趣；不考音韵不能识其字，识则皆常行日用之形声，是谓鬼言。鬼言者，道之贼也，木之孽也，经生学士之殃也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？逃之径异足以文凡陋之笔，见其怪异易以孩肤浅之目。此光明平易太雅君子为之汗颜泚颡，而彼方以为得意者也。哀哉！

衰世尚同，盛世未尝不尚同。衰世尚同流合污，盛世尚同心合德。虞廷同寅协恭，修政无异识，圯族者殛之；孔门司道协志，修身无异术，非吾徒者攻之。故曰，道德一，风俗同。

二之非帝王之治，二之非圣贤之教，是谓败常乱俗，是谓邪说破道。衰世尚同则异是矣。逐波随风，共撼中流之砥柱，一颓百靡，谁容尽醉之醒人？读桃园、诵板荡，自古然矣。乃知盛世贵同，衰世贵独。独非立异也，众人皆我之独，即盛世之同矣。

世间物一无可恋，只是既生在此中，不得不相与耳。不宜着情，着情便生无限爱欲，便招无限烦恼。

安而后自虑，止水能照也。

君子之于事也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；于言也，语乎其所不得不语，默乎其所不得不默。尤悔庶几寡矣。

发不中节，过不在已发之后。

才有一分自满之心，面上便带自满之色，口中使出自满之声，此有道之所耻也。见得大时世间再无可满之事，吾分再无能满之时，何可满之有？故盛德容貌若愚。

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，此是千古严师；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此是千古严刑。

诚与才合，毕竟是两个，原无此理。盖才自诚出，才不出于诚算不得个才，诚了自然有才。今人不患无才，只是讨一诚字不得。

断则心无累。或曰：“断用在何处？”曰：“谋后当断，行后当断。”

道尽于一，二则赘；体道者不出一，二则支；天无二气，物无二本，心无二理，世无二权。一则万，二则不万，道也，二乎哉？故执一者得万，求方者失一。水壅万川未必能塞，木滋万叶未必能荣，失一故也。

道有一真，而意见常千百也，故言多而道愈漓；事一有是，而意见常千百也，故议多而事愈僨。

吾党望人甚厚，自治甚疏，只在口脍上做工夫，如何要得长进。

宇宙内原来是一个，才说同，便不是。

周子太极图第二圈子是分阴分阳，不是根阴根阳。世间没有这般截然，气化都是互为其根耳。

说自然是第一等话，无所为而为。说当然是第二等话，性分之所当尽，职分之所当为。说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话，是非毁誉是已。说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话，利害祸福是已。

人欲扰害天理，众人都晓得；天理扰害天理，虽君子亦迷，况在众人！而今只说慈悲是仁，谦恭是礼，不取是廉，慷慨是义，果敢是勇，然诺是信。这个念头真实发出，难说不是天理，却是大中至正天理被他扰害，正是执一贼道。举世所谓君子者，都在这里看不破，故曰道之不明也。

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，见孤阳也。若无阳，则二女何不同行之有？二阳同居，其志同行，不见阴也。若见孤阴，则二男亦不可以同居矣。故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六子虽具阴阳之偏，然各成一体，故无嫌。

利刃斲木绵，迅炮击风帆，必无害矣。

士之于道也，始也求得，既也得得，既也养得，既也忘得。

不养得则得也不固，不忘得则得也未融。学而至于忘得，是谓无得。得者，自外之名，既失之名，还我故物，如未尝失，何得之有？心放失，故言得心。从古未言得耳目口鼻四肢者，无失故也。

圣人作用皆以阴为主，以阳为客。阴所养者也，阳所用者也。天地亦主阴而客阳。二氏家全是阴。道家以阴养纯阳而嗇之，释家以阴养纯阴而宝之。凡人阴多者，多寿多福；阳多者，多夭多祸。

只隔一丝，便算不得透彻之悟，须是入筋内、沁骨髓。

异端者，本无不同，而端绪异也。千古以来，惟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孔、孟一脉是正端，千古不异。无论佛、老、庄、列、申、韩、管、商，即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都是异端。

子贡、子夏之徒，都流而异端。盖端之初分也，如路之有岐，未分之初都是一处发脚，既出门后，一股向西南走，一股向东南走，走到极处，末路梢头，相去不知几千万里。其始何尝不一本哉？故学问要析同异于毫厘，非是好辨，惧末流之可哀也。

天下之事，真知再没个不行，真行再没个不诚，真诚之行再没个不自然底。自然之行不至其极不止，不死不止，故曰明

则诚矣。

千万病痛只有一个根本，治千病万痛只治一个根本。

宇宙内主张万物底，只是一块气。气即是理。理者，气之自然者也。

到至诚地位，诚固诚，伪亦诚；未到至诚地位，伪固伪，诚办伪。

义袭取不得。

信知困穷、抑郁、贫贱、劳苦是我应得底，安富薄荣、欢欣如意是我倘来底，胸中便无许多冰炭。

事有豫而立，亦有豫而废者。吾曾豫以有待，临事凿枘不成，竟成弃掷者。所谓权不可预设，变不可先图，又难执一论也。

任是千变万化、千奇万异，毕竟落在平常处歇。

善是性，性未必是善；秤锤是铁，铁不是秤锤。或曰：“孟子道性善，非与？”曰：“余所言孟子之言也，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为性，此性善否？或曰：”欲当乎理即是善。曰：“如子所言，动心忍性，亦忍善性与？”或曰：“孔子系《易》，言继善成性，非与？”曰：“世儒解经皆不善读《易》者也。孔子云：”一阴一阳之谓道‘，谓一阴一阳均调而不偏，乃天地中和之气，故谓之道。

人继之则为善。继者禀受之初，人成之则为性。成者，不作之谓。假若一阴，则偏于柔；一阳，则偏于刚。皆落气质，不可谓之道。盖纯阴纯阳之谓偏，一阴二阳，二阴一阳之谓驳；一阴三四五阳，五阴一三四阳之谓杂。故仁知之见皆落了气质一边，何况百姓？仁智两字拈此以见例。礼者见之谓之礼，义者见之谓之义，皆是边见。朱注以继为天，误矣。又以仁智分阴阳，又误矣。抑尝考之，天自有两种天，有理道之天，有气数之天。故赋之于人，有义理之性，有气质之性。二天皆出于太极。理道之天是先天，未着阴阳五行以前，纯善无恶，《书》所谓惟皇降衷，厥有恒性‘。《诗》所谓‘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‘是也。气数之天是后天，落阴阳五行之后，有善有恶，《书》所谓‘天生烝民，有欲‘，孔子所谓‘惟上知与下愚不移‘是也。孟子道性善，只言个德性。“

物欲从气质来，只变化了气质，更说甚物欲。

耳目口鼻四肢有何罪过？尧、舜、周、孔之身都是有底；声色货利、可爱可欲有何罪过？尧、舜、周、孔之世都是有底。

千万罪恶都是这点心，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物，太株连了。只是先立乎其大，有了张主，小者都是好奴婢，何小之敢夺？没了窝主，那怕盗贼？问谁立大？曰大立大。

威仪养得定了，才有脱略，便害羞赧，放肆惯得久了，才入礼群；便害拘束。习不可不慎也。

絜矩是强恕事，圣人不絜矩。他这一副心肠原与天下打成一片，那个是矩？那个是絜？

仁以为己任，死而后已，此是大担当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此是大快乐。

内外本末交相培养，此语余所未喻。只有内与本，那外与末张主得甚？

不是与诸君不谈奥妙，古今奥妙不似《易》与《中庸》，至今解说二书不似青天白日，如何又于晦夜添浓云也？望诸君哀此。

后学另说一副当言语，须是十指露缝，八面开窗，你见我知，更无躲闪，方是正大光明男子。

形而上与形而下不是两般道理，下学上达不是两截工夫。

世之欲恶无穷；人之精力有限，以有限与无穷斗，则物之胜人不啻千万，奈之何不病且死也？

冷淡中有无限受用处。都恋恋炎热，抵死不悟，既悟不知回头，既回头却又羡慕，此是一种依膻附腥底人，切莫与谈真味。

处明烛幽，未能见物，而物先见之矣。处幽烛明，是谓神照。是故不言者非暗，不视者非盲，不听者非聋。

儒戒声色货利，释戒色声香味，道戒酒色财气，总归之无欲，此三氏所同也？儒衣儒冠而多欲，怎笑得释道！

敬事鬼神，圣人维持世教之大端也。其义深，其功大，但自不可凿求，不可道破耳。

天下之治乱，只在“相责各尽”四字。

世之治乱，国之存亡，民之死生，只是个我心作用，只无我了，便是天清地宁、民安物阜性界。

惟得道之深者，然后能浅言。凡深言者，得道之浅者也。

以虚养心，以德养身，以善养人，以仁养天下万物，以道养万世，养之义大矣哉！

万物皆能昏人，是人皆有所昏。有所不见为不见者所昏，有所见为见者所昏，惟一无所见者不昏，不昏然后见天下。

道非淡不入，非静不进，非冷不凝。

三千三百便是无声无臭。

天德王道不是两事，内圣外王不是两人。

损之而不见其少者必赘物也，益之而不见其多者必缺处也，惟分定者加一毫不得、减一毫不得。

知是一双眼，行是一双脚。不知而行，前有渊谷而不见，傍有狼虎而不闻，如中州之人适燕而南、之粤而北也，虽乘千里之马，愈疾愈远。知而不行，如痿痹之人，数路程，画山水，行更无多说，只用得一笃字。知的工夫千头万绪，所谓匪知之艰，惟行之艰，匪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知至至之，知终终之，穷神知化，穷理尽性，几深研极，探赜索隐，多闻多见。知也者，知所行也；行也者，行所知也。知也者，知此也；行也者，行此也。原不是两个世俗知行不分，直与千古圣人驳难，以为行即是知。余以为能行方算得知，徒知难算得行。

有杀之为仁，生之为不仁者；有取之为义，与之为不义者；有卑之为礼，尊之为非礼者；有不知为智，知之为不智者；有违言为信，践言为非信者。

觅物者，苦求而不得，或视之而不见，他日无事于觅也，乃得之。非构有趋避，目眩于急求也。天下之事；每得于从容，而失之急遽。

山峙川流，鸟啼花落，风清月白，自是各适其天，各得其分。我亦然，彼此无干涉也。才生系恋心，便是歆羡，便有沾着。主人淡无世好，与世相忘而已。惟并育而不有情，故并育而不相害。

公生明，诚生明，从容生明。公生明者，不蔽于私也。诚生明者，清虚所通也。从容生明者，不淆于感也，舍是无明道矣。

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”自有《中庸》以来，无人看破此一语。此吾道与佛、老异处，最不可忽。

知识，心之孽也；才能，身之妖也；贵宠，家之祸也；富足，子孙之殃也。

只泰了，天地万物皆志畅意得，欣喜欢爱。心、身、家、国、天下无一毫郁阏不平之气，所谓八达四通，千昌万遂，太和之至也。然泰极则肆，肆则不可收拾；而入于否。故泰之后继以大壮，而圣人戒之曰：“君子以非礼弗履。”用是见古人忧勤惕励之意多，豪雄旷达之心少。六十四卦惟有泰是快乐时，又恁极中极正，且惧且危，此所以致泰保泰而无意外之患也。

今古纷纷，辨口聚讼盈庭，积书充栋，皆起于世教之不明，而聪明才辨者各执意见以求胜。故争轻重者至衡而息，争短长者至度而息，争多寡者至量而息，争是非者

至圣人而息。中道者，圣人之权衡度量也。圣人往矣，而中道自在，安用是哓哓强口而逞辨以自是哉？嗟夫！难言之矣。

人只认得义、命商字真；随事随时在这边体认，果得趣味，一生受用不了。

夫焉有所倚，此至诚之胸次也。空空洞洞，一无所著，一无所有，只是不倚着，才倚一分，便是一分偏，才着一厘，便是一度碍。

形用事，则神者亦形；神用事，则形者亦神。

威仪三千，礼仪三百，五刑之属三千，皆法也。法是死的，令人可守；道是活底，令人变通。贤者持循于法之中，圣人变易于法之外；自非圣人，而言变易，皆乱法也。

道不可言，才落言诠便有倚着。

礼教大明，中有犯礼者一人焉，则众以为肆而无所容；礼教不明，中有守礼者一人焉，则众以为怪而无所容；礼之于世大矣哉！

良知之说，亦是致曲扩端学问，只是作用大端费力。作圣工夫当从天上做，培树工夫当从土上做。射之道，。中者矢也，矢由弦，弦由手；手由心，用工当在心，不在矢；御之道，用者辔也，衔由辔，辔由手，手由心，用工当在心，不在衔。

圣门工夫有两途，克己复礼是领恶以全好也。四夷靖则中国安。先立乎其大者，是正己而物正也。内顺治则外成严。

中，是千古道脉宗；敬，是圣学一字诀。

性只有一个，才说五便着情种矣。

敬肆是死生关。

瓜、李特熟，浮白生焉；礼由情生，后世乃以礼为情，哀哉！道理甚明、甚浅、甚易，只被后儒到今说底玄冥，只似真禅，如何使俗学不一切抵毁而尽叛之？

生成者，天之道心；灾害者，天之心。道心者，人之生成；人心者，人之灾害。此语众人惊骇死，必有能理会者。

道、器非两物，理、气非两件。成象成形者器，所以然者

道；生物成物者气，所以然者理。道与理，视之无迹，扪之无物。必分道、气；理、气为两项，殊为未精。《易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盖形而上，无体者也，万有之父母，故曰道。形而下，有体者也，一道之凝结，故曰器。

理、气亦然。生天、天地、生人、生物，皆气也。所以然者，理也。安得对待而言之？若对待为二，则费隐亦二矣。

先天理而已矣，后天气而已矣，天下势而已矣，人情利而已矣。理一，而气、势、利三，胜负可知矣。

人事就是天命。

我盛则万物皆为我用，我衰则万物皆为我病。盛衰胜负，宇宙内只有一个消息。

天地间惟无无累，有即不累。有身则身为我累，有物则物为我累。惟至人则有我而无我，有物而忘物，此身如在太虚中，何累之有？故能物我两化，化则何有何无？何非有何非无？故二氏逃有，圣人善处有；

义，合外内之道也。外无感，则义只是浑然在中之理。见物而裁制之，则为义。义不生于物；亦缘物而后见。告子只说义外，故孟子只说义内，各说一边以相驳，故穷年相辨而不服。

孟子若说：义虽缘外而形，实根吾心而生。物不是义，而处物乃为义也。告子再怎开口？性，合理气之道也。理不杂气，则纯粹以精，有善无恶，所谓义理之性也，理一东气，则五行纷揉，有善有恶，所谓气质之性也。诸家所盲，皆落气质之后之性，孟子所言，皆未着气质之先之性。各指一边以相驳，故穷年相辨而不服。孟子若说：有善有恶者，杂于气质之性；有善无恶者，上帝降衷之性。学问之道，正要变化那气质之性，完复吾降衷之性。诸家再怎开口？

干与垢，坤与复，对头相接，不间一发。乾坤尽头处，即垢复起头处，如呼吸之相连，无有断续，一断便是生死之界。

知费之为省，善省者也；而以省为省者愚，其费必倍。知劳之为逸者，善逸者也；而以逸为逸者昏，其劳必多。知苦之为乐者，善乐者也；而以乐为乐者痴，一苦不返，知通之为塞者，善塞者也；而以塞为塞者拙，一通必竭。

秦火之后，三代制作湮灭几尽。汉时购书之赏重，胡汉儒附会之书多。其幸存者，则焚书以前之宿儒尚存而不死，如伏生口授之类。好古之君子壁藏而石函，如《周

礼》出于屋壁之类。

后儒不考古今之文，概云先王制作而不敢易，即使尽属先王制作，然而议礼制度，考文沿世，道民俗而调剂之，易姓受命之天子皆可变通，故曰刑法世轻重，三王不沿礼袭乐。若一切泥古而求通，则茹毛饮血，土鼓污尊皆可行之今日矣。尧、舜而当此时，其制度文为必因时顺势，岂能反后世而跻之唐虞？或曰：“自秦火后，先王制作何以别之？”曰：“打起一道大中至正线来，真伪分毫不错。”

理会得简之 - 字，自家身心、天地万物、天下万事尽之矣。

一粒金丹，不载多药，一分银魂，不携钱币。

耳闻底，眼见底，身触、头戴、‘足踏底，灿然确然，无非都是这个。拈起一端来，色色都是这个。却向古人千言万语，陈烂葛藤，钻研究究，意乱神昏，了不可得，则多言之误后人也。噫！

鬼神无声无臭，而有声有臭者，乃无声无臭之散殊也。故先王以声息为感格鬼神之妙机。周人尚臭，商人尚声。自非达幽明之故者，难以语此。‘

三千三百茧丝牛毛，圣人之精细入渊微矣，然皆自性真流出，非由强作，此之谓天理。

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，便是真体认。

使人收敛庄重莫如礼，使人温厚和平莫如乐。德性之有资于礼乐，犹身体之有资于衣食，极重大，极急切。人君治天下，士君子治身，惟礼乐之用为急耳。自礼废，而惰慢放肆之态惯习于身体矣；自乐亡，而乖戾忿恨之气充满于一腔矣。三代以降，无论典秩之本，声气之元，即仪文器数，梦寐不及；悠悠六合，贸贸百年，岂非灵于万物，而万物且能笑之？细思先儒“不可斯须去身”六字，可为流涕长太息矣。

惟平脉无病，？七表、八里、九道皆病名也；惟中道无名，五常、百行、万善皆偏名也。

千载而下，最可恨者，乐之无传。士大夫视为迂阔无用之物，而不知其有切于身心性命也。

一、中、平、常、白、淡、无，谓之七无对。一不对万；万者，一之分也。太过不及对，中者，太过不及之君也。高下对，平者，高下之准也。吉凶、祸福、贫富、

贵贱对，常者，不增不减之物也。青黄、碧紫、赤黑对，白者，青、黄、碧、紫、赤之质也。酸、咸、甘、苦、辛对，淡者，受和五味之主也。有与无对，无者，万有之母也。

或问：“格物之物是何物？”曰：“至善是已。”“如何格？”曰：“知止是已。”“《中庸》不言格物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舜之执两端于问察，回之择一善而服膺，皆格物也。”“择善与格物同否？”曰：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皆格物也；致知、诚正，修、齐、治、平，皆择善也。除了善，更无物。除了择善，更无格物之功。”

“至善即中乎？”曰“不中不得谓之至善。不明乎善，不得谓之格物。故不明善不能诚身，不格物不能诚意。明了善，欲不诚身不得。格了物，欲不诚意不得。”“不格物亦能致知否？”曰“有、佛、老、庄、列皆致知也，非不格物；而非吾之所谓物，”不致知亦能诚意否？曰：“有。尾生孝已皆诚意也，乃气质之知，而非格物之知。”格物二字，在宇宙间乃鬼神诃护真灵至宝；要在个中人神解妙悟，不可与口耳家道也。

学术要辩邪。既正矣，文要辨真伪。既真矣，又要辩念头切不切，向往力不力。无以空言辄便许人也。

百姓冻馁，谓之国穷；妻子困乏，谓之家穷；气血虚弱，谓之身穷；学问空疏，谓之心穷。

人问：“君是道学否？”曰：“我不是道学。”“是仙学否？”曰：“我不是仙学。”“是释学否？”曰：“我不是释学。”是老、庄、申、韩学否？“曰：”我不是老、庄、申、韩学。“”毕竟是谁家门户？”

曰：“我只是我。”

与友人论天下无一物无礼乐，因指几上香曰：“此香便是礼，香烟便是乐；坐在此便是礼，一笑便是乐。”

心之好恶不可迷也，耳目口鼻四肢之好恶不可徇也。瞽者不辨苍素，聋者不辨宫商，馞者不辨香臭，狂者不辨辛酸，逃难而追亡者不辨险夷远近。然于我无损也，于道无损也，于事无损也。而有益于世，有益于我者，无穷。乃知五者之知觉，道之贼而心之殃也，天下之祸也。

气有三散：苦散，乐散，自然散。苦散、乐散可以复聚，自然散不复聚矣。

悟有顿修，无顿立。志在尧，即一念之尧；一语近舜，即一言之舜；一行师孔，即一事之孔。而况悟乎？若成一个尧、舜、孔子，非真积力久、毙而后已不能。

有人于此，其孙呼之曰祖，其祖呼之曰孙，其子呼之曰父，其父呼之曰子，其舅呼之曰甥，其甥呼之曰舅，其伯叔呼之曰侄，其侄呼之曰伯叔，其兄呼之曰弟，其弟呼之曰兄，其翁呼之曰婿，其婿呼之曰翁，毕竟是几人？曰：“一人也。”呼之毕竟孰是？曰：“皆是也。”吁！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。”无怪矣，道二乎哉！

豪放之心非道之所栖也，是故道凝于宁静。

圣人制规矩不制方圆，谓规矩可为方圆，方圆不能为方圆耳。

终身不照镜，终身不认得自家。乍照镜，犹疑我是别人，常磨常照，才认得本来面目。故君子不可以无友。

轻重只在毫厘，长短只争分寸。明者以少为多，昏者惜零弃顿。

天地所以循环无端积成万古者，只是四个字，曰“无息有渐”。圣学亦然，纵使生知之圣，敏则有之矣，离此四字不得。

下手处是自强不息，成就处是至诚无息。

圣学入门先要克己，归宿只是无我。盖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达人之障，此便是舜、跖关头，死生歧路。

心于淡里见天真，嚼破后许多滋味；学问渊中寻理趣，涌出来无限波澜。

百毒惟有恩毒苦，万味无如淡味长。

总埋泉壤终须白，才露天机便不玄。

横吞八极水，细数九牛毛。

修身

六合是我底六合，那个是人？我是六合底我，那个是我？

世上没个分外好底，便到天地位，万物育底功用，也是性分中应尽底事业。今人才有一善，便向人有矜色，便见得世上人都有不是，余甚耻之。若说分外好，这又是贤智之过，便不是好。

率真者无心过，殊多躁言轻举之失；慎密者无口过，不免厚貌深情之累。心事如青天白，言动如履薄临深，其惟君子乎？

沉静最是美质，盖心存而不放者。令人独居无事，已自岑寂难堪，才应事接人，便任口恣情，即是清狂，亦非蓄德之器。

攻己恶者，顾不得攻人之恶。若哓哓尔雌黄人，定是自治疏底。

大事、难事看担当，逆境、顺境看襟度，临喜、临怒看涵养，群行、群止看识见。

身是心当，家是主人翁当，郡邑是守令当，九边是将帅当，千官是冢宰当，天下是天子当，道是圣人当。故宇宙内几桩大事，学者要挺身独任，让不得人，亦与人计行止不得。

作人怕似渴睡汉，才唤醒时睁眼若有知，旋复沉困，竟是寐中人。须如朝兴栉盥之后，神爽气清，冷冷劲劲，方是真醒。

人生得有馀气，便有受用处。言尽口说，事尽意做，此是薄命子。

清人不借外景为襟怀，高士不以尘识染情性。

官吏不要钱，男儿不做贼，女于不失身，才有了一分人。

连这个也犯了，再休说别个。

才有一段公直之气，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，是大病痛。

讲学论道于师友之时，知其心术之所藏何如也；饬躬励行于见闻之地，知其暗室之所为何知也。然则盗跖非元愬也，彼盗利而不盗名也。世之大盗，名利两得者居其最。

圆融者，无诡随之态，精细者，无苛察之心；方正者，无乖之拂失；沉默者，无阴险之术；诚笃者，无椎鲁之累；光明者，无浅露之病；劲直者，无径情之偏；执持者，无拘泥之迹；敏练者，无轻浮之状。此是全才。有所长而矫其长之失，此是善学。

不足与有为者，自附于行所无事之名；和光同尘者，自附于无可无不可之名。圣人恶莠也以此。

古之士民，各安其业，策励精神，点检心事，昼之所为，夜而思之，又思明日之所为。君子汲汲其德，小人汲汲其业，日累月进，旦兴晏息，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气。夫是以士无惰德，民无怠行；夫是以家给人足，道明德积，身用康强，不即于祸。

不然，百亩之家不亲力作，一命之士不治常业，浪谈邪议，聚笑觅欢，耽心耳目之玩，骋情游戏之乐；身衣纹縠，口厌刍豢，志溺骄佚，懵然不知日用之所为，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来之费，又足以荒志而养其淫，消耗年华，妄费日用。噫！是亦名为人也，无惑乎后艰之踵至也。

世之人，形容人过只象个盗跖，回护自家只象个尧、舜。

不知这却是以尧、舜望人，而以盗跖跃自待也。

孟子看乡党自好，看得甚卑。近年看乡党人自好底不多。

爱名惜节，自好之谓也。

少年之情，欲收敛不欲豪畅，可以谨德；老人之情，欲豪畅不欲郁阏，可以养生。

广所依木如择所依，择所依不如无所依。无所依者，依天也。依天者，有独知之契，虽独立宇宙之内而不谓孤；众倾之、众毁之而不为动，此之谓男子。

坐间皆谈笑而我色庄，坐间皆悲感而我色怡，此之谓乖戾，处己处人两失之。

精明也要十分，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。古今将祸，精明人十居其九，未有浑厚而得祸者。今之人倍惑精明不至，乃所以为愚也。

分明认得自家是，只管担当直前做去。却因毁言辄便消沮；这是极无定力底，不可以任天下之重。

小屈以求大伸，圣贤不为。吾道必大行之自然后见，便是抱关击柝，自有不可枉之

道。松柏生来便直，士君子穷居便正。

若曰在卞位遇难事，姑韬光忍耻以图他日贵达之时，然后直躬行道，此不但出处为两截人，即既仕之后，又为两截人矣。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过耶？

才能技艺让他占个高名，莫与角胜，至于纲常大节，则定要自家努力，不可退居人后。

处众人中孤另另的别作一色人，亦吾道之所不取也。子曰：“群而不党”群占了八九分，不党，只到那不可处方用。其用之也，不害其群，才见把持，才见涵养。

今之人只是将好名二字坐君子罪，不知名是自好不将去。

分人以财者，实费财；教人以善者，实劳心；臣死忠，子死孝，妇死节者，实杀身；一介不取者，实无所得。试着渠将这好名儿好一好肯不肯？即使真正好名，所为却是道理。彼不好名者，舜乎？跖乎？果舜耶，真加于好名一等矣；果跖耶，是不好美名而好恶名也。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，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讥而自沮，吾道之大害也，故不得不辨。凡我君子，其尚独复自持，毋为哓哓者所撼哉。

大其心，容天下之物；虚其心，受天下之善；平其心，论天下之事；潜其心，观天下之理；定其心，应天下之变。

古之居民，上者治一邑则任一邑之重，治一郡则任一郡之全，治天下则任天下之重。朝夕思虑其事，日夜经纪其务，一物失所不遑安席，一事失理不遑安食。限于才者求尽吾心，限于势者求满吾分。不愧于君之付托、民之仰望，然后食君之禄，享民之奉，泰然无所歉，反焉无所愧，否则是食浮于功也，君子耻之。

盗嫂之诬雋不疑，挝妇翁之诬第五伦，皆二子之幸也。何者？诬其所无，无近似之迹也，虽不辨而久则自明矣。或曰：“使二子有嫂有妇翁，办当辨否？”曰：“嫌疑之迹，君子安得不辨？予所否者，天厌之。天厌之，若付之无言，是与马偿金之类也，君子之所恶也。故君子不洁已以病人，亦不自污以徇世。”

听言不爽，非圣人不能。根以有成之心，蜚以近似之语，加之以不避嫌之事，当仓卒无及之际，怀隔阂难辨之恨，父子可以相贼，死亡可以不顾，怒室闯墙，稽唇反目，何足道哉！

古今国家之败亡，此居强半。圣人忘于无言，智者照以先觉，资者熄于未着，刚者绝其口语，忍者断于不行。非此五者，无良术矣。

荣辱系乎所立。所立者固，则荣随之，虽有可辱，人不忍加也；所立者废，则辱随之，虽有可荣，人不屑及也。是故君子爱其所自立，惧其所自废。

掩护勿攻，屈服勿怒，此用威者之所当知也；无功勿赏，盛宠勿加，此用爱者之所当知也。反是皆败道也。

称人之善，我有一善，又何妒焉？称人之恶，我有一恶，又何毁焉？

善居功者，让大美而不居；善居名者，避大名而不受。

善者不必福，恶者不必祸，君子稔知之也，宁祸而不肯为恶；忠直者穷，谀佞者通，君子稔知之也，宁穷而不肯为佞。非坦然知理有当然，亦其心有所不容已耳。

居尊大之位，而使贤者忘其贵重，卑者乐于亲炙，则其人可知矣。

人不难于违众，而难于违己。能违己矣，违众何难？

攻我之过者，未必皆无过之人也。苟求无过之人攻我，则终身不得闻过矣。我当感其攻我之益而已，彼有过无过何暇计哉？

恬淡老成人，又不能俯仰一世，便觉干燥；圆和甘润人，又不能把持一身，便觉脂韦。

做人要做个万全。至于名利地步，休要十分占尽，常要分与大家，就带些缺绽不妨。何者？天下无人己惧遂之事，我得人必失，我利人必害，我荣人必辱，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。是以君子贪德而让名，辞完而处缺，使人我一船，不哓哓露头角、立标臬，而胸中自有无限之乐。孔子谦已尝自附于寻常人，此中极有意趣。

明理省事甚难，此四字终身理会不尽，得了时，无往而不裕如。

胸中有一个见识，则不惑于纷杂之说，有一段道理，则不挠于鄙俗之见。《诗》云：“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猷是经……惟迹言是争。”平生读圣贤书，某事与之合，某事与之背，即知所适从，知所去取。否则口诗书而心众人也，身儒衣冠而行鄙夫也。此土之稂莠也。

世人喜言无好人，此孟浪语也。今且不须择人，只于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长，人必有一善，集百人之善少，可以为贤人；人必有一见，集百人之见可以决大计。恐我于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，而安可忽匹夫匹妇哉？

学欲博，技欲工，难说不是一长，总较作人只是够了梗止。

学如班、马，字如钟、王，文如曹、刘，诗如李；杜，铮铮千古知名，只是个小艺习，所贵在作人好。

到当说处，一句便有千钧之力，却又不激不疏，此是言之上乘。除外虽十緘也不妨。

循弊规若时王之制，守时套若先圣之经，侈己自得，恶闻正论，是人也亦大可怜矣。世教奚赖焉？

心要常操，身要常劳。心愈操愈精明，身愈劳愈强健，但自不可过耳。

未适可，必止可；既适可，不过可，务求适可而止。此吾人日用持循，须臾粗心不得。

士君子之偶聚也，不言身心性命，则言天下国家；不言物理人情，则言风俗世道；不规目前过失，则问平生德业。傍花随柳之间，吟风弄月之际，都无鄙俗媒慢之谈，谓此心不可一时流于邪僻，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。若一相逢，不是褻狎，便是乱讲，此与仆隶下人何异？只多了这衣冠耳。

作人要如神龙屈伸变化，自得自如，不可为势利术数所拘缚。若羁绊随人，不能自决，只是个牛羊。然亦不可哓哓悻悻。

故大智上哲看得几事分明，外面要无迹无言，胸中要独往独来，怎被机械人驾驭得。

财色名位此四字，考人品之大节目也。这里打不过小善，不足录矣。自古砥砺名节者，兢兢在这里做工夫，最不可容易放过。

古之人非曰位居贵要、分为尊长而遂无可言之人，无可指之过也；非曰卑幼贫贱之人一无所知识，即有知识而亦不当言也。盖体统名分确然不可易者在道义之外；以道相成，以心相与在体统名分之外。哀哉！后世之贵要尊长而遂无过也。

只尽日点检自家，发出念头来果是人心？果是道心？出言行事果是公正？果是私曲？自家人品自家定了几分，何暇非笑人？又何敢喜人之誉己耶？

往见“泰山乔岳以立身”四语，甚爱之，疑有未尽，。因推广为男儿八景云：泰山乔岳之身，海阔天空之腹，和风甘雨之色，日照月临之目，旋乾转坤之手，盘石砥

柱之足，临深履薄之心，玉洁冰清之骨。此八景予甚愧之，当与同志者竭力从事焉。

求人己不可，又求人己之转求；徇人之求己不可，又转求人己之徇人；患难求人己不可，又以富贵利达求人，此丈夫之耻也。

文名、才名、艺名、勇名，人尽让得过，惟是道德之名则妒者众矣。无文、无才、无艺、无勇，人尽谦得起，惟是无道德之名则愧者众矣。君子以道德之实潜修，以道德之名自掩。

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，固是藏身之恕；有诸己而不求诸人，无诸己而不非诸人，自是无言之感。《大学》为居上者言，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，则余言亦蓄德之道也。

乾坤尽大，何处容我不得？而到处不为人所容，则我之难容也。眇然一身，而为世上难容之人，乃号于人曰：“人之本能容我也。”吁！亦愚矣哉！

名分者，天下之所共守者也。名分不立，则朝廷之纪纲不尊，而法令不行。圣人以名分行道，曲士恃道以压名分，不知孔子之道视鲁侯奚啻天壤，而《乡党》一篇何等尽君臣之礼！乃知尊名分与谄时势不同。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，时势所在一毫不敢阿谀。固哉！世之腐儒以尊名分为谄时势也。卑哉！世之鄙夫以谄时势为薄名分也。

圣人之道太和而已，故万物皆育。便是秋冬不害其为太和，况太和又未尝不在秋冬宇宙间哉！余性褊，无弘度、平心、温容、巽语，愿从事于太和之道以自广焉。

只竟夕点检今日说得几句话关系身心，行得几件事有益世道，自谦自愧，恍然独觉矣。若醉酒饱肉，恣谈浪笑，却不错过了一日，乱言妄动、昧理从欲，却不作孽了一日。

只一个俗念头，错做了一生人；只一双俗眼目，错认了一生人。

少年只要想我见在干些甚么事，到头成个甚么人，这便有多少恨心！多少愧汗！如何放得自家过？

明镜虽足以照秋毫之末，然持以照面不照手者何？面不自见，借镜以见，若手则吾自见之矣。镜虽明，不明于目也，故君子贵自知自信。以人言为进止，是照手之识也，若耳目识见所有及，则匪天下之见闻不济矣。

义、命、法，此三者，君子之所以定身，而众人之所妄念者也。从妄念而巧邪图以幸其私，君子耻之。夫义不当为，命不能为，法不敢为，虽欲强之，岂惟无获？所丧多矣。即获亦非福也。

避嫌者，寻嫌者也；自辨者，自诬者也。心事重门洞达，略本回邪，行事八窗玲珑，毫无遮障，则见者服，闻者信。

稍有不白之诬，将家家为吾称冤，人人为吾置喙矣。此之谓洁品，不自洁而人洁之。

善之当为，如饮食衣服然，乃吾人日用常行事也。人未闻有以祸福度衣食者，而为善则以祸福为行止；未闻有以毁誉废衣食者，而为善则以毁誉为行止。惟为善心不真诚之故耳。果真、果诚，尚有甘死饥寒而乐于趋善者。

有象而无体者，画人也，欲为而不能为；有体而无用者，塑人也，清净尊严，享牺牲香火，而一无所为；有运动而无知觉者，偶人也，持提掇指使而后为。此三人者，身无血气，心无灵明，吾无责矣。

我身原无贫富贵贱得失荣辱字，我只是个我，故富贵贫贱得失荣辱如春风秋月，自去自来，与心全不牵挂，我到底只是个我，夫如是，故可贫可富可贵可贱可得可失可荣可辱。今人惟富贵是贪，其得之也必喜，其失之也如何不悲？其得之也为荣，其失之也如何不辱？全是靠着假景作真身，外物为分内，此二氏之所笑也，况吾儒乎？吾辈做工夫，这个是第一。吾愧不能以告同志者。

本分二字，妙不容言。君子持身不可不知本分，知本分则千态万状一毫加损不得。圣王为治，当使民得其本分，得本分则荣辱死生一毫怨望不得。子弑父，臣弑君，皆由不知本分始。

两柔无声，合也，一柔无声，受也。两刚必碎，激也；一刚必损，积也。故《易》取一刚一柔。是谓乎中以成天下之务，以和一身之德，君子尚之。

毋以人誉而遂谓无过。世道尚浑厚，人人有心史也。人之心史真，惟我有心史而后无畏人之心史矣。

淫怒是大恶，里面御不住气，外面顾不得人，成甚涵养？

或曰：“涵养独无怒乎？”曰：“圣贤之怒自别。”

凡智愚无他，在读书与不读书；祸福无他，在为善与不为善；贫富无他，在勤俭与

不勤俭；毁誉无他，在仁恕与不仁恕。

古人之宽大，非直为道理当如此，然煞有受用处。弘器度以养德也，省怨怒以养气也，绝仇讎以远祸也。

平日读书，惟有做官是展布时。将穷居所见闻，及生平所欲为者一一试尝之，须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，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，才是满了本然底分量。

只见得眼前都不可意，便是个碍世之人。人不可我意，我必不可人意。不可人意者我一人，不可我意者千万人。呜呼！

未有不可千万人意而不危者也。是故智者能与世宜，至人不与世碍。

性分、职分、名分、势分，此四者，宇内之大物。性分、职分在己，在己者不可不尽；名分、势分在上，在上者不可不守。

初看得我污了世界，便是个盗跖；后看得世界污了我，便是个伯夷；最后看得世界也不污我，我也不污世界，便是个老子。

心要有城池，口要有门户。有城池则不出，有门户则不纵。

士君子作人不长进，只是不用心，不着力。其所以不用心、不着力者，只是不愧不奋。能愧能奋，圣人可至。

有道之言，将之心悟；有德之言，得定躬行。有道之言弘畅，有德之言亲切。有道之言如游万货之肆，有德之言如发万货之商。有道者不容不言，有德者无俟于言，虽然，未尝不言也。故曰：有德者必有言。

学者说话要简重从容，循物傍事，这便是说话中涵养。

或问：“不怨不尤了，恐于事天处人上更要留心不？”曰“这天人两项，千头万绪，如何照管得来？有个简便之法，只在自家身上做，一念、一言、一事都点检得没我分毫不是，那祸福毁誉都不须理会。我无求祸之道，而祸来自有天耽借；我无致毁之道，而毁来自有人耽错，与我全不干涉。若福与誉是我应得底，我不加喜；是我幸得底，我且惶惧愧郝。况天也有力量不能底，人也有知识不到底，也要体悉他，却有一件紧要，生怕我不能格天动物。这个稍有欠缺，自怨自尤且不暇，又那顾得别个。孔子说个上不怨、下不尤，是不愿乎其外道理；孟子说个仰不愧、俯不忤，是素位而行道理。此二意常相须。

天理本自廉退，而吾又处之以疏；人欲本善夤缘，而吾又狎之以亲；小人满方寸，而君子在千里之外矣，欲身之修，得乎？故学者与天理处，始则敬之如师保，既而亲之如骨肉，久则浑化为一体。人欲虽欲乘间而入也，无从矣。

气忌盛，心忌满，才忌露。

外勑敌五：声色、货利、名位、患难、晏安，内勑敌五：恶怒、喜好、牵缠、徧急、积惯。世君子终日被这个昏惑凌驾，此小勇者之所纳款，而大勇者之所务克也。

玄奇之疾，医以平易；英发之疾，医以深沉；阔大之疾，医以充实。不远之复，不若来行之审也。

奋始怠终，修业之贼也；缓前急后，应事之贼也；躁心浮气，畜德之贼也；疾言厉色，处众之贼也。

名心盛者必作伪。

做大官底是一样家数，做好人底是一样家数。

见义不为，又托之违众，此力行者之大戒也。若肯务实，又自逃名，不患于无术吾窃以自恨焉。

恭敬谦谨，此四字有心之善也；狎侮傲凌，此四字有心之恶也，人所易知也。至于怠忽惰慢，此四字乃无心之失耳，而丹书之戒怠胜敬者凶，论治忽者至分存亡。《大学》以傲惰同论，曾子以暴慢连语者何哉？盖天下之祸患皆起于四字，一身之罪过皆生于四字。怠则一切苟且，忽则一切昏忘，惰则一切疏懒，慢则一切延迟，以之应事则万事皆废，以之接人则众心皆离。

古人临民如驭朽索，使人如承大祭，况接平交以上者乎？古人处事不泄迤，不忘远，况目前之亲切重大者乎？故曰无众寡，无大小，无敢慢，此九字即毋不敬。毋不敬三字，非但圣狂之分，存亡、治乱、死生、祸福之关也，必然不易之理也。沉心精应者，始真知之。

人一生大罪过，只在自是自私四字。

古人慎言，每云有馀不敢尽。今人只尽其馀，还不成大过，只是附会支吾，心知其非而取辨于口，不至屈人不止，则又尽有馀者之罪人也。

真正受用处，十分用不得一分，那九分都无些干系，而拼死忘生、忍辱动气以求之

者，皆九分也。何术悟得他醒？可笑可叹！

贫不足羞，可羞是贫而无志；贱不足恶，可恶是贱而无能；老不足叹，可叹是老而虚生；死不足悲，可悲是死而无闻。

圣人之闻善言也，欣欣然惟恐尼之，故和之以同言，以开其乐告之诚；圣人之闻过言也，引引然惟恐拂之，故内之以温色，以诱其忠告之实。何也？进德改过为其有益于我也。此之谓至知。

古者招隐逸，今也奖恬退，吾党可以愧矣，古者隐逸养道，不得已而后出，今者恬退养望，邀虚名以干进，吾党可以戒矣。

喜来时一点检，怒来时一点检，怠惰时一点检，放肆时一点检，此是省察大条款。人到此，多想不起，顾不得，一错了，便悔不及。

治乱系所用事。天下国家君子用事则治，小人用事则乱；一身德性用事则治，气习用事则乱。

难管底是任意，难防底是惯病。此处着力，便是穴上着针、痒处着手。

试点检终日说话有几句恰好底，便见所养。

业刻木如巨齿，古无文字，用以记日行之事数也。一事毕；则去一刻；事俱毕，则尽去之，谓之修业。更事则再刻如前，大事则大刻，谓之大业。多事则多刻，谓之广业。士农工商所业不同，谓之常业。农为士则改刻，谓之易业。古人未有一生无所业者，未有一日不修业者，故古人身修事理，而无怠惰荒宁之时，常有忧勤惕励之志。一日无事，则一日不安，惧业之不修而旷日之不可也。今也昏昏荡荡，四肢不可收拾，穷年终日无一猷为放逸而入于禽兽者，无业之故也。人生两间，无一事可见，无一善可称，资衣藉食于人，而偷安惰行以死，可羞也已。

古之谤人也，也忠厚诚笃。株林之语，何等浑涵！舆入之谣，犹道实事。后世则不然，所怨在此，所谤在彼。彼固知其所怨者未必上之非，而其谤不足以行也，乃别生一项议论，其才辨附会足以泯吾怨之之实，启人信之之心，能使被谤者不能免谤之之祸，而我逃谤人之罪。呜呼！今之谤，虽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。圣贤处谤无别法，只是自修，其祸福则听之耳。

处利则要人做君子，我做小人；处名则要人做小人，我做君子，斯惑之甚也。圣贤处利让利，处名让名，故淡然恬然，不与世忤。

任教万分矜持，千分点检，里面无自然根本，仓卒之际、忽突之顷，本态自然露出。是以君子慎独。独中只有这个，发出来只是这个，何劳回护，何用支吾？

力有所不能，圣人不以无可奈何者责人；心有所当尽，圣人不以无可奈何者自诿。

或问：“孔子缁衣羔裘，素衣麕裘，黄衣狐裘，无乃非位素之义与？”曰：“公此问甚好。慎修君子，宁失之俭素不妨。若论大中至正之道，得之为有财，却俭不中礼，与无财不得为而侈然自奉者相去虽远，而失中则均。圣贤不讳奢之名，不贪俭之美，只要道理上恰好耳。”

寡恩曰薄，伤恩曰刻，尽事曰切，过事曰激。此四者，宽厚之所深戒也。

《易》称“道济天下”，而吾儒事业，动称行道济时，济世安民。圣人未尝不贵济也。舟覆矣，而保得舟在，谓之济可乎？

故为天下者，患知有其身，有其身不可以为天下。

万物安于知足，死于无厌。

足恭过厚，多文密节，皆名教之罪人也。圣人之道自有中正。彼乡原者，微名惧讥、希进求荣、辱身降志，皆所不恤，遂成举世通套。虽直道清节之君子，稍无砥柱之力，不免逐波随流，其砥柱者，旋以得罪。嗟夫！佞风谀俗，不有持衡当路者一极力挽回之，世道何时复古耶？

时时体悉人情，念念持循天理。

愈进修，愈觉不长；愈点检，愈觉有非；何者？不留意作人，自家尽看得过。只日日留意向上，看得自家都是病痛。那有些好处？初头只见得人欲中过失，到久久又见得天理中过失，到无天理过失，则中行矣。又有不自然，不浑化，着色吃力，过失走出这个边境才是。圣人能立无过之地。故学者以有一善自多，以寡一过自幸，皆无志者也。急行者，只见道远而足不前；急耘者，只见草多而锄不利。

礼义之大防，坏于众人一念之苟。譬如由径之人，只为一时倦行几步，便平地踏破一条蹊径，后来人跟寻旧迹，踵成不可塞之大道。是以君子当众人所惊之事，略不动容，才干碍礼义上些须，便愕然变色，若触大刑宪然，惧大防之不可溃，而微端之不可开也。嗟夫！此众人之所谓迂，而不以为重轻者也。

此开天下不可塞之衅者，自苟且之人始也。

大行之美，以孝为第一；细行之美，以廉为第一。此二者，君子之所务敦也。然而不辨之申生，不如不告之舜；井上之李，不如受馈之鹅。此二者，孝廉之所务辨也。

吉凶祸福是天主张，毁誉予夺是人主张，立身行已是我主张。此三者，不相夺也。

不得罪于法易，不得罪于理难。君子只是不得罪于理耳。

凡在我者，都是分内底；在天在人者，都是分外底。学者要明于内外之分，则在内缺一分，便是不成人处，在外得一分，便是该知足处。

听言观行，是取人之道；乐其言而不问其人，是取善之道。

今人恶闻善言，便訑訑曰：“彼能言而行不逮言，何足取？”是弗思也。吾之听言也，为其言之有益于我耳。苟益于我，人之贤否奚问焉？衣敝絮者，市文绣；食糟糠者，市粱肉，将以人弃之乎？

取善而不用，依旧是寻常人，何贵于取？譬之八珍方丈而不下箸，依然饿死耳。

有德之容深沉凝重，内充然有馀，外阒然无迹。若面目都是精神，即不出诸口，而漏泄已多矣，毕竟是养得浮浅。譬之无量人，一杯酒便达于面目。

人人各有一句终身用之不尽者，但在存心着力耳。或问之，曰：“只是对症之药便是。如子张只消得存诚二字，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，子路只消得择善二字，子夏只消得见大二字。”

言一也，出由之口，则信且从；出跖之口，则三令五申而人且疑之矣。故有言者，有所以重其言者。素行孚人，是所以重其言者也。不然，且为言累矣。

世人皆知笑人，笑人不妨，笑到是处便难，到可以笑人时则更难。

毁我之言可闻，毁我之人不必问也。使我有此事也，彼虽不言，必有言之者。我闻而改之，是又得一不受业之师也。使我无此事耶，我虽不辨，必有辨之者。若闻而怒之，是又多一不受言之过也。

精明世所畏也，而暴之；才能世所妒也，而市之，不没也夫！

只一个贪爱心，第一可贱可耻。羊马之于水草，蝇蚁之于腥膻，蜣螂之于积粪，都是这个念头。是以君子制欲。

清议酷于律令，清议之人酷于治狱之吏。律令所冤，赖清议以明之，虽死犹生也；清议所冤，万古无反案矣。是以君子不轻议人，惧冤之也。惟此事得罪于天甚重，报必及之。

权贵之门虽系通家知己，也须见面稀，行踪少就好。尝爱唐诗有“终日帝城里，不识五侯门”之句，可为新进之法。

闻世上有不平事，便满腔愤懑，出激切之语，此最浅夫薄子，士君子之大戒。

仁厚刻薄，是修短关；行止语默，是祸福关；勤惰俭奢，是成败关；饮食男女，是死生关。

言出诸口，身何与焉？而身亡。五味宜于口，腹何知焉？而腹病。小害大，昭昭也，而人每纵之，徇之，恣其所出，供其所入。

浑身都遮盖得，惟有面目不可掩。面目者，公之证也。即有厚貌者，卒然难做预备，不觉心中事都发在面目上。故君子无愧心则无忤容。中心之达达以此也，肺肝之视视以此也。此修己者之所畏也。

韦弁布衣，是我生初服，不愧，此生尽可以还大造。轩冕是甚物事？将个丈夫来做坏了，有甚面目对那青天白日？是宇宙中一腐臭物也，乃扬眉吐气，以此夸人，而世人共荣慕之，亦大异事。

多少英雄豪杰可与为善而卒无成，只为拔此身于习俗中不出。若不恤群谤，断以必行，以古人为契友，以天地为知己，任他千诬万毁何妨？

为人无复扬善者之心，无实称恶者之口，亦可以语真修矣。

身者，道之舆也。身载道以行，道非载身以行也。故君子道行，则身从之以进；道不行，则身从之以退。道不行而求进不已，譬之大贾百货山积不售，不载以归，而又以空舆雇钱也；贩夫笑之，贪鄙孰甚焉？故出处之分，只有工语：道行则仕，道不行则卷而怀之。舍是皆非也。

世间至贵，莫如人品与天地参，与古人友，帝王且为之屈，天下不易其守。而乃以声色、财货、富贵、利达，轻轻将个人品卖了，此之谓自贱。商贾得奇货亦须待价，况士君子之身乎？

身以不护短为第一长进人。能不护短，则长进至矣。

世有十态，君子免焉：无武人之态（粗豪），无妇人之态（柔懦），无儿女之态（娇稚），无市井之态（贪鄙），无俗子之态（庸陋）；无荡子之态（僇佻），无伶优之态（滑稽）；无闾阎之态（村野），无堂下人之态（局迫），无婢子之态：（卑谄），无侦谍之态（诡暗），无商贾之态（衒售）。

作本色人，说根心话，干近情事。

君子有过不辞谤，无过不反谤，共过不推谤。谤无所损于君子也。

惟圣贤终日说话无一字差失。其馀都要拟之而后言，有馀，不敢尽，不然未有无过者。故惟寡言者寡过。

心无留言，言无择人，虽露肺肝，君子不取也。彼固自以为光明矣，君子何尝不光明？自不轻言，言则心口如一耳。

保身底是德义，害身底是才能。德义中之才能，呜呼！免矣。

恒言“疏懒勤谨”，此四字每相因。懒生疏，谨自勤。圣贤之身岂生而恶逸好劳哉？知天下皆惰慢则百务废弛，而乱亡随之矣。先正云：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怠惰荒宁为惧，勤励不息自强；曰惧；曰强而圣贤之情见矣，所谓忧勤惕励者也。惟忧故勤，惟惕故励。

谑非有道之言也。孔子岂不戏？竟是道理上脱洒。今之戏者，媒矣，即有滑稽之巧，亦近俳优之流。凝静者耻之。

无责人，自修之第一要道；能体人，养量之第一要法。

予不好走贵公之门，虽情义所关，每以无谓而止。或让予曰：“奔走贵公，得不谓其喜乎？”或曰：“惧彼以不奔走为罪也。”

予叹曰：“不然。贵公之门奔走如市，彼固厌苦之甚者见于颜面，但浑厚忍不发于声耳。徒输自己一勤劳，徒增贵公一厌恶。且入门一揖之后，宾主各无可言，此面愧郝已无发付处矣。予恐初入仕者犯于众套而不敢独异，故发明之。”

亡我者，我也。人不自亡，谁能亡之？

沾沾煦煦，柔润可人，丈夫之大耻也。君子岂欲与人乖戾？但自有正情真味故柔嘉不是软美，自爱者不可不辨。

士大夫一身，斯世之奉弘矣。不蚕织而文绣，不耕畜而膏粱，不雇贷而本马，不商贩而积蓄，此何以故也？乃于世分毫无补，惭负两间。‘人又以大官诧市井儿，盖棺有馀愧矣。

且莫论身体力行，只听随在聚谈间曾几个说天下、国家、身心、性命正经道理？终日哓哓刺刺，满口都是闲谈乱谈。吾辈试一猛省，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？

君子慎求人。讲道问德，虽屈已折节，自是好学者事。若富贵利达向人开口，最伤士气，宁困顿没齿也。

言语之恶，莫大于造诬，行事之恶，莫大于苛刻；心术之恶，莫大于深险。

自家才德，自家明白的。才短德微，即卑官薄禄，已为难称。若已逾埃分而觖望无穷，却是难为了造物。孔孟身不遇，又当如何？

不善之名，每成于一事，后有诸长，不能掩也；而惟一不善传。君子之动可不慎与？

一日与友人论身修道理，友人曰：“吾老矣。”某曰：“公无自弃。平日为恶，即属行时干一好事，不失为改过之鬼，况一息尚存乎？”

既做人在世间，便要劲爽爽、立铮铮的。若如春蚓秋蛇，风花雨絮，一生靠人作骨，恰似世上多了这个人。

有人于此，精密者病其疏，靡绮者病其陋，繁缚者病其简，谦恭者病其倨，委曲者病其直，无能可于一世之人，奈何？曰：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，只自点检吾身果如所病否？若以一身就众口，孔子不能，即能之，成个甚么人品？放君子以中道为从违，不以众言为忧喜。

夫礼非徒亲人，乃君子之所以自爱也；非徒尊人，乃君子之所以敬身也。

君子之出言也，如啬夫之用财；其见义也，如贪夫之趋利。

古之人勤励，今之人惰慢。勤励故精明，而德日修；惰慢故昏蔽，而欲日肆。是以圣人贵忧勤惕励。

先王之礼文用以饰情，后世之礼文用以饰伪。饰情则三千三百，虽至繁也，不害其为率真；饰伪则虽一揖一拜，已自多矣。后之恶饰伪者，乃一切苟简决裂，以溃天下之防，而自谓之率真，将流于伯子之简而不可行，又礼之贼也。

清者浊所妒也，而又激之浅之乎？其为量矣。是故君子于已讳美，于人藏疾。若有激浊之任者，不害其为分晓。

处世以讥讪为第一病痛。不善在彼，我何与焉？

余待小人不能假辞色，小人或不能堪。年友王道源危之曰：“今世居官切宜戒此。法度是朝廷的，财货是百姓的，真借不得人情。至于辞色，却是我的；假借些儿何害？”余深感之，因识而改焉。

刚、明，世之碍也。刚而婉，明而晦，免祸也夫！

君子之所持循，只有两条路：非先圣之成规，则时王之定制。此外悉邪也、俗也，君子不由。

非直之难，而善用其直之难；非用直之难，而善养其直之难。

处身不妨于薄，待人不妨于厚；责己不妨于厚，责人不妨于薄。

坐于广众之中，四顾而后语，不先声，不扬声，不独声。

苦处是正容谨节，乐处是手舞足蹈。这个乐又从那苦处来。

滑稽谈谐，言毕而左右顾，惟恐人无笑容，此所谓巧言令色者也。小人侧媚皆此态耳。小子戒之。

人之视小过也，愧作悔恨如犯大恶，夫然后能改。无伤二字，修己者之大戒也。

有过是一过，不肯认过又是一过。一认则两过都无，一不认则两过不免。彼强辩以饰非者，果何为也？

一友与人争，而历指其短。予曰，“于十分中，君有一分不是否？”友曰：“我难说没一二分。”予曰：“且将这一二分都没了才好责人。”

余二十年前曾有心迹双清之志，十年来有四语云：“行欲清，名欲浊；道欲进，身欲退；利欲后，害欲前；人欲丰，己欲约。”

近看来，太执着，大矫激，只以无心任自然求当其可耳。名迹一任去来，不须照管。

君子之为善也，以为理所当为，非要福，非干禄；其不为不善也，以为理所不当为，非惧祸，非远罪。至于垂世教，则谆谆以祸福刑赏为言。此天地圣王劝惩之大权，君子不敢不奉若而与众共守也，

茂林芳树，好鸟之媒也；污池浊渠，秽虫之母也，气类之自然也。善不与福期，恶不与祸招。君子见正人而合，邪人见愠夫而密。

吾观于射，而知言行矣。夫射审而后发，有定见也；满而后发，有定力也。夫言能审满，则言无不中；行能审满，则行无不得。今之言行皆乱放矢也，即中，幸耳。

蜗以涎见觅，蝉以身见黏，萤以光见获。故爱身者，不贵赫赫之名。

大相反者大相似，此理势之自然也。故怒极则笑，喜极则悲。

敬者，不苟之谓也，故反苟为敬。

多门之室生风，多口之人生祸。

磨砖砌壁不涂以垩，恶掩其真也。一垩则人谓粪土之墙矣。

凡外饰者，皆内不足者。至道无言，至言无文，至文无法。

苦毒易避，甘毒难避。晋人之壁马，齐人之女乐，越人之子女玉帛，其毒甚矣，而愚者如饴，即知之亦不复顾也。由是推之，人皆有甘毒，不必自外馈，而眈眈求之者且众焉。岂独虞人、鲁人、吴人愚哉？知味者可以惧矣。

好逸恶劳，甘食悦色，适己害群，择便逞忿，虽鸟兽亦能之。灵于万物者，当求有别，不然，类之矣。且风德麟仁，鹤清豸直，乌孝雁贞，苟择鸟兽之有知者而效法之，且不失为君子矣。可以人而不如乎？

万事都要个本意；宫室之设，只为安居；衣之设，只为蔽体；食之设，只为充饥；器之设，只为利用；妻之设，只为有后。推此类不可尽穷。苟知其本意，只在本意上求，分外的都是多了。

士大夫殃及子孙者有十：一曰优免太多。二曰侵夺太多。

三曰请托灭公。四曰恃势凌人。五曰困累乡党。六曰要结权贵，损国病人。七曰盗上剥下，以实私橐。八曰簧鼓邪说，摇乱国是。九曰树党报复，明中善人。十曰引用邪昵，虐民病国。

儿辈问立身之道。曰：“本分之内，不欠纤微；本分之外，不加毫末。今也本分弗图，而加于本分之外者，不啻千万矣。

内外之分何处别白？况敢问纤微毫末间耶？

智者不与命斗，不与法斗，不与理斗，不与势斗。

学者事事要自责，慎无责人。人不可我意，自是我无量；我不可人意，自是我无能。时时自反，才德无不进之理。

气质之病小，心术之病大。

童心俗态，此二者士人之大耻也。二耻不服，终不可以入君子之路。

习成仪容止甚不打紧，必须是瑟僩中发出来，才是盛德光辉。那个不严厉？不放肆庄重？不为矜持戏谑？不为嫚慢？惟有道者能之，惟有德者识之。

容貌要沉雅自然，只有一些浮浅之色，作为之状，便是屋漏少工夫。

德不怕难积，只怕易累。千日之积不禁一日之累，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。

枕席之言，房闼之行，通乎四海。墙卑室浅者无论，即宫禁之深严，无有言而不知，动而不闻者。士君子不爱名节则已，如有一毫自好之心，幽独盲动可不慎与？

富以能施为德，贫以无求为德，贵以下人为德，贱以忘势为德。

入庙不期敬而自敬，入朝不期肃而自肃，是以君子慎所入也。见严师则收敛，见狎友则放恣，是以君子慎所接也。

《氓》之诗，悔恨之极也，可为士君子殷鉴，当三复之。唐诗有云：“两落不上天，水覆难再收。”又近世有名言一偶云：“一失脚为千古恨，再回头是百年身。”此语足道《氓》诗心事，其曰亦已焉哉。所谓何嗟及矣，无可奈何之辞也。

平生所为，使怨我者得以指摘，爱我者不能掩护，此省身之大惧也。士君子慎之。故我无过，而谤语滔天不足谅也，可谈笑而受之；我有过，而幸不及闻，当寝不贴席、食不下咽矣。

是以君子贵无恶于志。

谨言慎动，省事清心，与世无碍，与人无求，此谓小跳脱。

身要严重，意要安定，色要温雅，气要和平，语要简切，心要慈祥，志要果毅，机要缜密。

善养身者，饥渴、寒暑、劳役，外感屡变，而气体若一，未尝变也；善养德者，死生、荣辱、夷险，外感屡变，而意念若一，未尝变也。夫藏令之身，至发扬时而解〔个亦〕；长令之身，至收敛时而郁阂，不得谓之定气。宿称镇静，至仓卒而色变；宿称淡泊，至纷华而心动，不得谓之定力。斯二者皆无养之过也。

里面要活泼于规矩之中，无令怠忽；外面要溜脱于礼法之中，无令矫强。

四十以前养得定，则老而愈坚；养不定，则老而愈坏。百年实难，是以君子进德修业贵及对也。

涵养如培脆萌，省察如搜田蠹，克治如去盘根。涵养如女子坐幽闺，省察如逻卒缉奸细，克治如将军战勍敌。涵养用勿忘勿助工夫，省察用无怠无荒工夫，克治用是绝是忽工夫。

世上只有个道理是可贪可欲的，初不限于取数之多，何者？

所性分定原是无限量的，终身行之不尽。此外都是人欲，最不可萌一毫歆羡心。天之生人各有一定的分涯，圣人制人各有一定的品节，譬之担夫欲肩舆，丐人欲鼎食，徒尔劳心，竟亦何益？嗟夫！篡夺之所由生，而大乱之所由起，皆耻其分内之不足安，而惟见分外者之可贪可欲故也。故学者养心先要个知分。

知分者，心常宁，欲常得，所欲得自足以安身利用。

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，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，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。

学者只把性分之所固有，职分之所当为；时时留心，件件努力，便赳赳乎圣贤之域。非此二者，皆是对外物，皆是妄为。

进德莫如不苟，不苟先要个耐烦。今人只为有躁心而不耐烦，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顾，弃大义而不为，其始皆起于一念之苟也。

不能长进，只为昏弱两字所苦。昏宜静以澄神，神定则渐精明；弱宜奋以养气，气壮则渐强健。

一切言行，只是平心易气就好。

恣纵既成，不惟礼法所不能制，虽自家悔恨，亦制自家不得。善爱人者，无使恣纵；善自爱者，亦无使恣纵。

天理与人欲交战时，要如百战健儿，九死不移，百折不回，其奈我何？如何堂堂天君，却为人欲臣仆？内款受降，腔子中成甚世界？

有问密语者嘱曰：“望以实心相告！”余笑曰：“吾内有不可瞒之本心，上有不可欺之天日，在本人有不可掩之是非，在通国有不容泯之公论，一有不实，自负四愆矣。何暇以貌言诳门下哉？”

士君子澡心浴德，要使咳唾为玉，便溺皆香，才见工夫圆满。若灵台中有一点污浊，便如瓜蒂藜芦，入胃不呕吐尽不止，

岂可使一刻容留此中耶？夫如是，然后囹圄可沉，缁泥可入。

与其抑暴戾之气，不若养和平之心；与其裁既溢之恩，不若绝分外之望；与其为后事之厚，不若施先事之簿；与其服延年之药，不若守保身之方。

猥繁拂逆，生厌恶心，奋守耐之力；柔艳芳浓，生沾惹心，奋跳脱之力；推挽冲突，生随逐心，奋执持之力；长途末路，生衰歇心，奋鼓舞之力；急遽疲劳，生苟且心，奋敬慎之力。

进道入德莫要于有恒。有恒则不必欲速，不必助长，优优渐渐自到神圣地位。故天道只是个恒，每日定准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分毫不损不加，流行不缓不急，而万古常存，万物得所。只无恒了，万事都成不得。余最坐此病。古人云：“有勤心，无远道。”只有人胜道，无道胜人之理。

士君子只求四真：真心、真口、真耳、真眼。真心，无妄念；真口，无杂语；真耳，无邪闻；真眼，无错识。

愚者人笑之，聪明者人疑之。聪明而愚，其大智也。夫《诗》云“靡哲不愚”，则知不愚非哲也。

以精到之识，用坚持之心，运精进之力，便是金石可穿，豚鱼可格，更有甚么难做之事功？难造之圣神？士君子碌碌一生，百事无成，只是无志。

其有善而彰者，必其有恶而掩者也。君子不彰善以损德，不掩恶以长慝。

余日日有过，然自信过发吾心，如清水之鱼，才发即见，小发即觉，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，至流浪不可收拾者。胸中是非，原先有以照之也。所以常发者何也？只是心不存，养不定。

才为不善，怕污了名儿，此是徇外心，苟可瞒人，还是要做；才为不善，怕污了身子，此是为己心，即人不知，成为人疑谤，都不照管。是故欺大庭易，欺屋漏难；欺屋漏易，欺方寸难。

吾辈终日不长进处，只是个怨尤两字，全不反己。圣贤学问，只是个自责自尽，自责自尽之道原无边界，亦无尽头。若完了自家分数，还要听其在天在人，不敢怨尤。况自家举动又多鬼责人非底罪过，却敢怨尤耶？以是知自责自尽底人，决不怨尤；怨尤底人，决不肯自责自尽。吾辈不可不自家一照看，才照看，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，恶只是我多惭负处。

果是瑚琏，人不忍以盛腐殍；果是荼蓼，人不肯以荐宗祊；履也，人不肯以加诸首；冠也，人不忍以籍其足。物犹然，而况于人乎？荣辱在所自树，无以致之，何由及之？此自修者所当知也。

无以小事动声色，褻大人之体。

立身行己，服人甚难，也要看甚么人不服，若中道君子不服，当蚤夜省惕。其意见不同、性术各别、志向相反者，只要求我一个是，也不须与他别自理会。

其恶恶不严者，必有恶于己者也；其好善不亟者，必无善于己者也。仁人之好善也，不啻口出；其恶恶也，进诸四夷不与同中国。孟子曰：“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。”则恶恶亦君子所不免者，但恐为己私，作恶在他人，非可恶耳。若民之所恶而不恶；谓为民之父母可乎？

世人胡涂，只是抵死没自家不是，却不自想，我是尧、舜乎？果是尧、舜，真是没一毫不是？我若是汤武，未反之前也有分毫错误。如何盛气拒人，巧言饰已，再不认一分过差耶？

懒散二字，立身之贼也。千德万业，日怠废而无成；干罪万恶，日横恣而无制，皆此二字为之。西晋仇礼法而乐豪放，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。安肆，懒散之谓也。此圣贤之大成也。

甚么降伏得此之字，日勤慎。勤慎者，敬之谓也。

不难天下相忘，只怕一人窃笑。夫举世之不闻道也久矣，而闻道者未必无人。苟为

闻道者所知，虽一世非之可也；苟为闻道者所笑，虽天下是之，终非纯正之学。故曰：众皆悦之，其为士者笑之，有识之君子必不以众悦博一笑也。

以圣贤之道教人易，以圣贤之道治人难，以圣贤之道出口易，以圣贤之道躬行难；以圣贤之道奋始易，以圣贤之道克终难；以圣贤之道当人易，以圣贤之道慎独难；以圣贤之道口耳易，以圣贤之道心得难；以圣贤之道处常易，以圣贤之道处变难。过此六难，真到圣贤地步。区区六易，岂不君子路上人？

终不得谓笃实之士也。

山西臬司书斋，余新置一榻铭于其上左曰：“尔酣馀梦，得无有宵征露宿者乎？尔灸重衾，得无有抱肩裂肤者乎？古之人卧八垓于襁褓，置万姓于衽席，而后突然得一夕之安。呜呼！

古之人亦人也夫？古之民亦民也夫？“右曰：”独室不触欲，君子所以养精；独处不交言，君子所以养气；独魂不着碍，君子所以养神；独寝不愧衾，君子所以养德。“

慎者之有馀，足以及人；不慎者之所积，不能保身。

近世料度人意，常向不好边说去，固是衰世人心无忠厚之意。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责。若是素行孚人，便是别念头人亦向好边料度，何者？所以自立者，足信也。是故君子慎所以立。

人不自爱，则无所不为；过于自爱，则一无可为。自爱者，先占名，实利于天下国家，而迹不足以白其心则不为；自爱者，先占利，有利于天下国家，而有损于富贵利达则不为。上之者即不为富贵利达，而有累于身家妻子则不为。天下事待其名利两全而后为之，则所为者无几矣。

与其喜闻人之过，不若喜闻己之过；与其乐道己之善，不若乐道人之善。

要非人，先要认的自家是个甚么人；要认的自家，先看古人是个甚么人。

口之罪大于百体，一进去百川灌不满，一出来万马追不回。

家长不能令人敬，则教令不行？不能令人爱，则心志不孚。

自心得者，尚不能必其身体力行，自耳目入者，欲其勉从而强改焉，万万其难矣。故三达德不恃知也，而又欲其仁；不恃仁也，而又欲其勇。

合下作人自有作人道理，不为别个。

认得真了，便要不候终日，坐以待旦，成功而后止。

人生惟有说话是第一难事。

或问修己之道。曰：“无鲜克有终。”问治人之道。曰：“无忿疾于顽。”

人生天地间，要做有益于世底人。纵没这心肠、这本事，也休作有损于世底人。

说话如作文字，字在心头打点过，是心为草稿而口誊真也，犹不能无过，而况由易之言，真是病狂丧心者。

心不坚确，志不奋扬，力不勇猛，而欲徒义改过，虽千悔万悔，竟无补于分毫。

人到自家没奈自家何时，便可恸哭。

福莫美于安常，祸莫危于盛满。天地间万物万事未有盛满而不衰者也。而盛满各有分量，惟智者能知之。是故卮以一勺为盛满，瓮以数石为盛满；有瓮之容而怀勺之惧，则庆有馀矣。

祸福是气运，善恶是人事。理常相应，类亦相求。若执福善祸淫之说，而使之不爽，则为善之心衰矣。大段气运只是偶然，故善获福、淫获祸者半，善获祸、淫获福者亦半，不善不淫而获祸获福者亦半，人事只是个当然。善者获福，吾非为福而修善；淫者获祸，吾非为祸而改淫。善获祸而淫获福，吾宁善而处祸，不肯淫而要福。是故君子论天道不言祸福，论人事不言利害。自吾性分当为之外，皆不庸心，其言祸福利害，为世教发也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来无所畏而不亡者也。天子者，上畏天，下畏民，畏言官于一时，畏史官于后世。百官畏君，群吏畏长吏，百姓畏上，君子畏公议，小人畏刑，子弟畏父兄，卑幼畏家长。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，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。

非生知，安行之？圣人未有所畏而能成其德者也。

物忌全盛，事忌全美，人忌全名。是故天地有欠缺之体，圣贤无快足之心。而况琐屑群氓，不安浅薄之分，而欲满其难厌之欲，岂不安哉？是以君子见益而思损，持满而思溢，不敢恣无涯之望。

静定后看自家是甚么一个人。

少年大病，第一怕是气高。

余参政东藩日，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。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，临碧曰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余擎笔举手曰：“年兄此一念，天下受其福矣。判笔一字所费丝毫朱耳，积日积岁，省费不知几万倍。克用朱之心，万事皆然。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省费又不知几万倍。且心不侈然自放，足以养德；财不侈然浪费，足以养福。不但天物不宜暴殄，民膏不宜慢弃而已。夫事有重于费者，过费不为奢；省有不废事者，过省不为吝。”余在抚院日，不俭于纸，而戒示吏书片纸皆使有用。比见富贵家子弟，用财货如泥沙，长馥之惠既不及人，有用之物皆弃于地，胸中无不忍一念，口中无可惜两字。人或劝之，则曰：“所值几何？”余尝号为沟壑之鬼，而彼方侈然自以为大手段，不小家势。痛哉！

儿曹志之。

言语不到千该万该，再休开口。

今人苦不肯谦，只要拿得架子定，以为存体。夫子告子张从政，以无小大、无众寡、无敢慢为不骄，而周公为相，吐握下白屋甚者。父师有道之君，子不知损了甚体？若名分所在，自是贬损不得。

过宽杀人，过美杀身。是以君子不纵民情以全之也，不盈己欲以生之也。

闺门之事可传，而后知君子之家法矣；近习之人起敬，而后知君子之身法矣。其作用处只是无不敬。

宋儒纷纷聚讼语且莫理会，只理会自家何等简径。

各自责，则天清地宁；各相责，则天翻地覆。

不逐物是大雄力量，学者第一工夫全在这里做。

手容恭，足容重，头容直，口容止，坐如尸，立如斋，俨若思，目无狂视，耳无倾听，此外景也。外景是整齐严肃，内景是斋庄中正，未有不整齐严肃而能斋庄中正者。故检束五官百体，只为收摄此心。此心若从容和顺于礼法之中，则曲肱指掌、浴沂行歌、吟风弄月、随柳傍花，何适不可？所谓登彼岸无所事筏也。

天地位，万物育，几千年有一会，几百年有一会，几十年有一会。故天地之中和甚难。

敬对肆而言。敬是一步一步收敛向内，收敛至无内处，发出来自然畅四肢，发事业，弥漫六合；肆是一步一步放纵外面去，肆之流祸不言可知。所以千古圣人只一敬字为允执的关捩子。尧钦明允恭，舜温恭允塞，禹之安汝止，汤之圣敬日跻，文之朗恭，武之敬胜，孔子之恭而安。讲学家不讲这个，不知怎么做工夫。

窃叹近来世道，在上者积宽成柔，积柔成怯，积怯成畏，积畏成废；在下者积慢成骄，积骄成怨，积怨成横，积横成敢。

吾不知此时治体当如何反也。体面二字，法度之贼也。体面重，法度轻；法度弛，纪纲坏。昔也病在法度，今也病在纪纲。名分者，纪纲之大物也。今也在朝小臣藐大臣，在边军士轻主帅，在家子妇蔑父母，在学校弟子慢师，后进凌先进，在乡里卑幼轧尊长。惟贪肆是恣，不知礼法为何物，渐不可长。今已长矣，极之必乱必亡，势已重矣，反已难矣。无识者犹然，甚之，奈何？

祸福者，天司之；荣辱者，君司之；毁誉者，人司之；善恶者，我司之。我只理会我司，别个都莫照管。

吾人终日最不可悠悠荡荡作空躯壳。

业有不得不废时，至于德，则自有知以至无知时，不可一息断进修之功也。

清无事澄，浊降则自清；礼无事复，己克则自复。去了病，便是好人；去了云，便是晴天。

七尺之躯，戴天覆地，抵死不屈于人，乃自落草，以至盖棺降志辱身、奉承物欲，不啻奴隶，到那魂升于天之上，见那维皇上帝有何颜面？愧死！愧死！

受不得诬谤，只是无识度。除是当罪临刑，不得含冤而死，须是辩明。若污蔑名行，闲言长语，愈辨则愈加，徒自愤懣耳。

不若付之忘言，久则明也。得不明也，得自有天在耳。

作一节之士也要成章，不成章便是苗而不秀。

不患无人所共知之显名，而患有人所不知之隐恶。显明虽着远迩，而隐恶获罪神明。省躬者惧之。

蹈邪僻，则肆志抗额略无所顾忌；由义礼，则羞头愧面若无以自容。此愚不肖之恒态，而士君子之大耻也。

物欲生于气质。

要得富贵福泽，天主张，由不得我；要做贤人君子，我主张，由不得天。

为恶再没个勉强底，为善再没个自然底。学者勘破此念头，宁不愧奋？

不为三氏奴婢，便是两间翁主。三氏者何？一曰气质氏，生来气禀在身，举动皆其作使，如勇者多暴戾，懦者多退怯是已。二曰习俗氏，世态即成，贤者不能自免，只得与世浮沉，与世依违，明知之而不能独立。三曰物欲氏，满世皆可殢之物，每日皆殉欲之事，沉痾流连，至死不能跳脱。魁然七尺之躯，奔走三家之门，不在此则在彼。降志辱身，心安意肯，迷恋不能自知，即知亦不愧愤，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间，与两仪参，为万物灵，不能挺身自竖而倚门傍户于三家，轰轰烈烈，以富贵利达自雄，亦可怜矣。予即非忠藏义获，亦豪奴悍婢也，咆哮踣躅，不能解粘去缚，安得挺然脱然独自当家为两间一主人翁乎！可叹可恨。

自家作人，自家十分晓得，乃虚美熏心，而喜动颜色，是为自欺。别人作人，自家十分晓得，乃明知其恶，而誉侈口颊，是谓欺人。二者皆可耻也。

知觉二字，奚翹天渊。致了知才觉，觉了才算知，不觉算不得知。而今说疮痛，人人都知，惟病疮者谓之觉。今人为善去恶不成，只是不觉，觉后便由不得不为善不去恶。

顺其自然，只有一毫矫强，便不是；得其本有，只有一毫增益，便不是。

度之于长短也，权之于轻重也，不爽毫发，也要个掌尺提秤底。

四端自有分量，扩充到尽处，只满得原来分量，再增不得些子。

见义不为，立志无恒，只是肾气不足。

过也，人皆见之，乃见君子。今人无过可见，岂能贤于君子哉？缘只在文饰弥缝上做工夫，费尽了无限巧回护，成就了一个真小人。

自家身子，原是自己心去害他，取祸招尤，陷于危败，更不干别个事。

六经四书，君子之律令。小人犯法，原不曾读法律。士君子读圣贤书而一一犯之，是又在小人下矣。

慎言动于妻子仆隶之间，检身心于食息起居之际，这工夫便密了。

休诿罪于气化，一切责之人事；休过望于世间，一切求之我身。

常看得自家未必是，他人未必非，便有长进。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，吾身只是过多，更有长进。

理会得义命两字，自然不肯做低人。

稠众中一言一动，大家环向而视之，口虽不言，而是非之公自在。果善也，大家同萌爱敬之念；果不善也，大家同萌厌恶之念，虽小言动，不可不谨。

或问：“傲为凶德，则谦为基德矣？”曰：“谦真是吉，然谦不中礼，所损亦多。”在上者为非礼之谦，则乱名份、紊纪纲，久之法令不行。在下者为非礼之谦，则取贱辱、丧气节，久之廉耻扫地。君子接人未尝不谨飭，持身未尝不正大，有子曰：“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。”又曰：“巧言令色足恭，某亦耻之。”曾子曰：“胁肩谄笑，病于夏畦。”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何尝贵傲哉？而其羞卑佞也又如此，可为立身行己者之法戒。

凡处人不系确然之名分，便小有谦下不妨。得为而为之，虽无暂辱，必有后忧。即不论利害论道理，亦云居上不骄民，可近不可下。

只人情世故熟了，甚么大官做不到？只天理人心合了，甚么好事做不成？

士君子常自点检，昼思夜想，不得一时闲，却思想个甚事？果为天下国家乎？抑为身家妻子乎？飞禽走兽，东鹜西奔，争食夺巢；贩夫竖子，朝出暮归，风餐水宿，他自食其力，原为温饱，又不曾受人付托，享人供奉，有何不可？士君子高官重禄，上藉之以名份，下奉之以尊荣，为汝乎？不为汝乎？乃资权势而营鸟哭市井之图，细思真是愧死。

古者乡有缙绅，家邦受其庇荫，士民视为准绳。今也乡有缙绅，增家邦陵夺劳费之忧，开士民奢靡浮薄之俗。然则乡有缙绅，乡之殃也，风教之蠹也。吾党可自愧自恨矣。

俗气入膏肓，扁鹊不能治。为人胸中无分毫道理，而庸调卑职、虚文滥套认之极真，而执之甚定，是人也，将欲救药，知不可入。吾党戒之。

士大夫居乡，无论大有裨益，只不违禁出息，倚势侵陵，受贿嘱托，讨占夫役，无此四恶，也还算一分人。或曰：“家计萧条，安得不治生？”曰：“治生有道，如此而后治生，无势可藉者死乎？”或曰：“亲族有事，安得不伸理？”曰：“官自有法，有讼必藉请谒，无力可通者死乎？”士大夫无穷饿而死之理，安用寡廉丧耻

若是。

学者视人欲如寇仇，不患无攻治之力，只缘一向姑息他如骄子，所以养成猖獗之势，无可奈何，故曰识不早，力不易也。制人欲在初发时，极易剿捕，到那横流时，须要奋万夫莫当之勇，才得济事。

宇宙内事，皆备此身，即一种未完，一毫未尽，便是一分破绽；天地间生，莫非吾体，即一夫不获，一物失所，便是一处疮痍。

克一分、百分、千万分，克得尽时，才见有生真我；退一步、百步、千万步，退到极处，不愁无处安身。

事到放得心下，还慎一慎何妨？言于来向口边，再思一步更好。

万般好事说为，终日不为；百种贪心要足，何时是足？

回着头看，年年有过差；放开脚行，日日见长进。

难消客气衰犹壮，不尽尘心老尚童。

但持铁石同坚志，即有金钢不坏身。

问学

学必相讲而后明，讲必相宜而后尽。孔门师友不厌穷问极言，不相然诺承顺，所谓审问明辨也。故当其时，道学大明，如拨云披雾，白日青天，无纤毫障蔽。讲学须要如此，无坚自是之心，恶人相直也。

熟思审处，此四字德业之首务；锐意极力，此四字德业之要务；有渐无已，此四字德业之成务；深忧过计，此四字德业之终务。

静是个见道的妙诀，只在静处潜观，六合中动的机括都解破。若见了，还有个妙诀以守之，只是一，一是大根本，运这一却要因的通变。

学者只该说下学，更不消说上达。其未达也，空劳你说；其既达也，不须你说。故一贯惟参、赐可与，又到可语地位，

才语又一个直语之，二个启语之，便见孔子诲人妙处。

读书人最怕诵底是古人语，做底是自家人。这等读书虽闭户十年，破卷五车，成甚么用！

能辨真假是一种大学问。世之所抵死奔走者，皆假也。万古惟有真之一字磨灭不了，盖藏不了。此鬼神之所把握，风雷之所呵护；天地无此不能发育，圣人无此不能参赞；朽腐得此可为神奇，鸟兽得此可为精怪。道也者，道此也；学也者，学此也。

或问：“孔子素位而行，非政不谋，而儒者著书立言，便谈帝王之略，何也？”曰：古者十五而入大学，修齐治平此时便要理会。故陋巷而问为邦，布衣而许南面。由、求之志富强，孔子之志三代，孟子乐中，天下而立定，四海之民何曾便到手，但所志不得不然。所谓“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要知以个甚么；苟有用我者，执此以往，要知此是甚么；大人之事备矣，要知备个甚么。若是平日如醉梦〔全〕不讲求，到手如痴呆胡乱了事。

如此作人，只是一块顽肉，成甚学者。即有聪明材辨之士，不过学眼前见识，作口头话说，妆点支吾亦足塞责。如此作人，只是一场傀儡，有甚实用。修业尽职之人，到手未尝不学，待汝学成，而事先受其敝，民已受其病，寻又迁官矣。譬之饥始种粟，寒始纺绵，怎得奏功？此凡事所以贵豫也。

不由心上做出，此是喷叶学问；不在独中慎超，此是洗面工夫，成得甚事。

尧、舜事功，孔、孟学术：此八字是君子终身急务。或问，“尧、舜事功，孔、孟学术，何处下手？”曰：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此是孔、孟学术；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，此是尧、舜事功。”

总来是一个念头。“

上吐下泻之疾，虽日进饮食，无补于憔悴；入耳出口之学，虽日事讲究，无益于身心。

天地万物只是个渐，理气原是如此，虽欲不渐不得。而世儒好讲一顿字，便是无根学问。

只人人去了我心，便是天清地宁世界。

塞乎天地之间，尽是浩然了。愚谓根荄须栽入九地之下，枝梢须插入九天之上，横拓须透过八荒之外，才是个圆满工夫，无量学问。

我信得过我，人未必信得过我，故君子避嫌。若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，又以至诚恻怛之意如火热水寒，何嫌之可避。故君子学问第一要体信，只信了，天下无些子事。

要体认，不须读尽古今书，只一部《千字文》，终身受用不尽。要不体认，即三坟以来卷卷精熟，也只是个博学之士，资谈口、侈文笔、长盛气、助骄心耳。故君子贵体认。

悟者，吾心也。能见吾心，便是真悟。

明理省事，此四字学者之要务。

今人不如古人，只是无学无识。学识须从三代以上来，才正大，才中平。今只将秦汉以来见识抵死与人争是非，已自可笑，况将眼前闻见、自己聪明，翹然不肯下人，尤可笑也。

学者大病痛，只是器度小。

识见议论，最怕小家子势。

默契之妙，越过六经千圣，直与天地谈，又不须与天交一语，只对越仰观，两心一个耳。

学者只是气盈，便不长进。含六合如一粒，觅之不见；吐一粒于六合，出之不穷，可谓大人矣。而自处如庸人，初不自表异；退让如空夫，初不自满足，抵掌攘臂而视世无人，谓之以善服人则可。

心术、学术、政术，此三者不可不辨也。心术要辨个诚伪，学术要辨个邪正，政术要辨个王伯。总是心术诚了，别个再不差。

圣门学问心诀，只是不做贼就好。或问之。曰：“做贼是个自欺心，自利心，学者于此二心，一毫摆脱不尽，与做贼何异？”

脱尽气习二字，便是英雄。

理以心得为精，故当沉潜。不然，耳边口头也。事以典故为据，故当博洽。不然，臆说杜撰也。

天是我底天，物是我底物。至诚所通，无不感格，而乃与之扞隔抵牾，只是自修之功未至。自修到格天动物处，方是学问，方是工夫。未至于此者，自愧自责不暇，岂可又萌出个怨尤底意思？

世间事无巨细，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。才行一事，便思古人处这般事如何？才处一人，便思古人处这般人如何？至于起居、言动、语默，无不如此，久则古人与稽，而动与道合矣。

其要在存心，其工夫又只在诵诗读书时便想曰：“此可以为我某事之法，可以药我某事之病。”如此则临事时触之即应，不待思索矣。

扶持资质，全在学问，任是天资近圣，少此二字不得。三代而下无全才，都是负了在天，欠了在我的，纵做出掀天揭地事业来，仔细看他，多少病痛！

劝学者歆之以名利，劝善者歆之以福样。哀哉！

道理书尽读，事务书多读，文章书少读，闲杂书休读，邪妄书焚之可也。

君子知其可知，不知其不可知。不知其可知则愚，知其不可知则凿。

余有责善之友，既别两月矣，见而问之曰：“近不闻仆有过？”

友曰：“子无过。”余曰：“此吾之大过也。有过之过小，无过之过大，何者？拒谏自矜而人不敢言，饰非掩恶而人不能知，过有大于此者乎？使余即圣人也，则可

。余非圣人，而人谓无过，余其大过哉！”

工夫全在冷清时，力量全在浓艳时。

万仞崢嶸而呼人以登，登者必少。故圣人之道平，贤者之道峻。穴隙迫窄而招人以入，入者必少。故圣人之道博，贤者之道狭。

以是非决行止，而以利害生悔心，见道不明甚矣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自尧、舜以至于途之人，必有所汲汲皇皇者，而后其德进，其业成。故曰：鸡鸣而起，舜、跖之徒皆有所孳孳也。无所用心，孔子忧之曰：“不有博奕者乎？”惧无所孳孳者，不舜则跖也。今之君子纵无所用心，而不至于为跖，然饱食终日，惰慢弥年，既不作山林散客，又不问庙堂急务，如醉如痴，以了日月。《易》所谓“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”，果是之谓乎？如是而自附于清品高贤，吾不信也。孟子论历圣道统心传，不出忧勤惕励四字。其最亲切者，曰：“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”此四语不独作相，士、农、工、商皆可作座右铭也。

怠惰时看工夫，脱略时看点检，喜怒时看涵养，患难时看力量。

今之为举子文者，遇为学题目，每以知行作比。试思知个甚么？行个甚么？遇为政题目，每以教养作比。试问做官养了那个？教了那个？若资口舌浮谈，以自致其身，以要国家宠利，此与诳骗何异？吾辈宜惕然省矣。

圣人以见义不为属无勇，世儒以知而不行属无知。圣人体道有三达德，曰：智、仁、勇。世儒曰知行。只是一个不知，谁说得是？愚谓自道统初开，工夫就是两项，曰惟精察之也，曰惟一守之也。千圣授受，惟此一道。盖不精则为孟浪之守，不一则为想象之知。曰思，曰学，曰致知，曰力行，曰至明，曰至健，曰问察，曰用中，曰择乎中庸、服膺勿失，曰非知之艰、惟行之艰，曰非苟知之、亦允蹈之，曰知及之、仁守之，曰不明乎善、不诚乎身。

自德性中来，生死不变；自识见中来，则有时而变矣。故君子以识见养德性。德性坚定则可生可死。

昏弱二字是立身大业障，去此二字不得，做不出一分好人。

学问之功，生知圣人亦不敢废。不从学问中来，任从有掀天揭地事业，都是气质作用。气象岂不炫赫可观，一入圣贤秤尺，坐定不受贴。学问之要如何？随事用中而矣。

学者，穷经博古，涉事筹今，只见日之不足，惟恐一登荐举，不能有所建树。仕者，修政立事，淑世安民，只见日之不足，惟恐一旦升迁，不获竟其施为。此是确实心肠，真正学问，为学为政之得真味也。

进德修业在少年，道明德立在中年，义精仁熟在晚年。若五十以前德性不能坚定，五十以后愈懒散，愈昏弱，再休说那中兴之力矣。

世间无一件可骄人之事。才艺不足骄人，德行是我性分事，不到尧、舜、周、孔，便是欠缺，欠缺便自可耻，如何骄得人？

有希天之学，有达天之学，有合天之学，有为天之学。

圣学下手处，是无不敬；住脚处，是恭而安。

小家学问不可以语广大，囿障学问不可以语易简。

天下至精之理，至难之事，若以潜玩沉思求之，无厌无躁，虽中人以下，未有不得者。

为学第一工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气定。

学者万病，只个静字治得。

学问以澄心为大根本，以慎口为大节目。

读书能使人寡过，不独明理。此心日与道俱，邪念自不得乘之。

无所为而为，这五字是圣学根源。学者入门念头就要在这上做。今人说话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为上来，只为毁誉利害心脱不去，开口便是如此。

己所独知，尽是方便；人所不见，尽得自由。君子必兢兢然细行，必谨小物不遗者，惧工夫之间断也，惧善念之停息也，惧私欲之乘间也，惧自欺之萌蘖也，惧一事苟而其徐皆苟也，惧闲居忽而大庭亦忽也。故广众者，幽独之证佐；言动者，意念之枝叶。意中过，独处疏，而十目十手能指视之者，枝叶、证佐上得之也。君子奈何其慢独？不然，苟且于人不見之时，而矜持于视尔友之际，岂得自然？岂能周悉？徒尔劳心，而慎独君子已见其肺肝矣。

古之学者在心上做工夫，故发之外面者为盛德之符；今之学者在外面做工夫，故反之于心则为实德之病。

事事有实际，言言有妙境，物物有至理，人人有处法，所贵乎学者，学此而已。无地而不学，无时而不学，无念而不学，不会其全、不诣其极不止，此之谓学者。今之学者果如是乎？

留心于浩瀚博杂之书，役志于靡丽刻削之辞，耽心于凿真乱俗之技，争胜于烦劳苛琐之仪，可哀矣！而醉梦者又贸贸昏昏，若痴若病，华衣甘食而一无所用心，不尤可哀哉？是故学者贵好学，尤贵知学。

天地万物，其情无一毫不与吾身相干涉，其理无一毫不与吾身相发明。

凡字不见经传，语不根义理，君子不出诸口。

古之君子病其无能也，学之；今之君子耻其无能也，讳之。

无才无学，士之羞也；有才有学，士之忧也。夫才学非有之为难，降伏之难。君子贵才学以成身也，非以矜己也；以济世也，非以夸人也。故才学如剑，当可试之时一试，不则藏诸室，无以衒弄，不然，鲜不为身祸者。自古十人而十，百人而百，无一幸免，可不忧哉？

人生气质都有个好处，都有个不好处、学问之道无他，只是培养那自家好处，救正那自家不好处便了。

道学不行，只为自家根脚站立不住。或倡而不和，则势孤；或守而众挠，则志惑，或为而不成，则气沮；或夺于风俗，则念杂。要挺身自拔，须是有万夫莫当之勇，死而后已之心。不然，终日三五聚谈，焦唇敝舌，成得甚事？

役一己之聪明，虽圣人不能智；用天下之耳目，虽众人不能愚。

涵养不定底，自初生至盖棺时凡几变？即知识已到，尚保不定毕竟作何种人，所以学者要德性坚定。到坚定时，随常变、穷达、生死只一般；即有难料理处，亦自无难。若乎日不

遇事时，尽算好人，一遇个小小题目，便考出本态，假遇着难者、大者，知成个甚么人？所以古人不可轻易笑，恐我当此未便在渠上也。

屋漏之地可服鬼神，室家之中不厌妻子，然后谓之真学、真养。勉强于大庭广众之中，幸一时一事不露本象，遂称之曰贤人，君子恐未必然。

这一口呼吸去，万古再无复返之理。呼吸暗积，不觉白头，静观君子所以抚髀而爱

时也。然而爱时不同，富贵之士叹荣显之未极，功名之士叹事业之未成，放达之士恣情于酒以乐余年，贫鄙之士苦心于家以遗后嗣。然犹可取者，功名之士耳。彼三人者，何贵于爱时哉？惟知道君子忧年数之日促，叹义理之无穷，天生此身无以称塞，诚恐性分有缺，不能全归，错过一生也。此之谓真爱时。所谓此日不再得，此日足可惜者，皆救火追亡之念，践形尽性之心也。呜呼！不患无时，而患奔时。苟不弃时，而此心快足，虽夕死何恨？不然，即百岁，幸生也。

身不修而惴惴焉，毁誉之是恤；学不进而汲汲焉，荣辱之是忧，此学者之通病也。

冰见烈火，吾知其易易也，然而以炽炭铄坚冰，必舒徐而后尽；尽为寒水，又必待舒徐而后温；温为沸汤，又必待舒徐而后竭。夫学岂有速化之理哉？是故善学者无躁心，有事勿忘从容以俟之而已。

学问大要，须把天道、人情、物理、世故识得透彻，却以胸中独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。

与人为善，真是好念头。不知心无理路者，淡而不觉；道不相同者，拂而不入。强聒杂施，吾儒之戒也。孔子启愤发、悱复、三隅，中人以下不语上，岂是倦于诲人？谓两无益耳。

故大声不烦奏，至教不苟传。

罗百家者，多浩瀚之词；工一家者，有独诣之语。学者欲以有限之目力，而欲竟其律涯；以卤莽之心思，而欲探其蕴奥，岂不难哉？故学贵有择。

讲学人不必要另寻题目，只将四书六经发明得圣贤之道精尽有心得。此心默契千古，便是真正学问。

善学者如闹市求前，摩肩重足得一步便紧一步。

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，万善俱足。若只作一种人，兢兢自守，沾沾自多，这便不长进。

《大学》一部书，统于明德两字；《中庸》一部书，统于修道两字。

学识一分不到，便有一分遮障。譬之掘河分隔，一界土不通，便是一段流不去，须是冲开，要一点碍不得。涵养一分不到，便有一分气质。譬之烧炭成熟，一分木未透，便是一分烟不止，须待灼透，要一点烟也不得。

除了中字，再没道理；除了敬字，再投学问。

心得之学，难与口耳者道；口耳之学，到心得者前，如权度之于轻重短长，一毫掩护不得。

学者只能使心平气和，便有几分工夫。心乎气和人遇事却执持担当，毅然不挠，便有几分人品。

学莫大于明分。进德要知是性分，修业要知是职分，所遇之穷通，要知是定分。

一率作，则觉有意味，日浓日艳，虽难事，不至成功不休；一间断，则渐觉疏离，日畏日怯，虽易事，再使继续甚难。是以圣学在无息，圣心曰不已。一息一已，难接难起，此学者之大惧也。余平生德业无成，正坐此病。《诗》曰：“日就月将，学有缉熙于光明。”吾党日宜三复之。
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全从“不自满假”四字做出，至于孔子，平生谦退冲虚，引过自责，只看着世间有无穷之道理，自家有未尽之分量。圣人之心盖如此。孟子自任太勇，自视太高，而孜孜向学，〔舀欠〕〔舀欠〕自歉之意，似不见有宋儒口中谈论都是道理，身所持循亦不着世俗，岂不圣贤路上人哉？但人非尧、舜，谁无气质？稍偏，造诣未至，识见未融，体验未到，物欲未忘底过失，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，再不肯口中说出，以自勉自责，亦不肯向别人招认，以求相劝相规。所以自孟子以来，学问都似登坛说法，直下承当，终日说短道长，谈天论性，看着自家便是圣人，更无分毫可增益处。只这见识，便与圣人作用已自不同，如何到得圣人地位？

性躁急人，常令之理纷解结；性迟缓人，常令之逐猎追奔。

推此类，则气质之性无不渐反。

恒言平稳二字极可玩。盖天下之事，惟平则稳，行险亦有得的，终是不稳。故君子居易。

二分寒暑之中也，昼夜分停，多不过七、八日；二至寒暑之偏也，昼夜偏长，每每二十三日。始知中道难持，偏气易胜，天且然也。故尧舜毅然曰允执，盖以人事胜耳。

里面五分，外面只发得五分，多一厘不得；里面十分，外面自发得十分，少一厘不得。诚之不可掩如此，夫故曰不诚无物。

休蹑着人家脚跟走，此是自得学问。

正门学脉切近精实，旁门学脉奇特玄远；正门工夫戒慎恐惧，旁门工夫旷大逍遥；正门宗指渐次，旁门宗指径顿；正门造诣俟其自然，旁门造诣矫揉造作。

或问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发而为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便是天则否？”曰，“圣人发出来便是天则，众人发出来都落气质，不免有太过不及之病。只如好生一念，岂非恻隐？至以面为牺牲，便非天则。”

学问博识强记易，会通解悟难。会通到天地万物[已难]，解悟到幽明古今无间为尤难。

强恕是最拙底学问，三近人皆可行，下此无工夫矣。

王心斋每以乐为学，此等学问是不会苦的甜瓜。入门就学乐，其乐也，逍遥自在耳，不自深造真积、忧勤惕励中得来。孔子之乐以忘忧，由于发愤忘食；颜子之不改其乐，由于博约克复。其乐也，优游自得，无意于欢欣，而自不扰，无心于旷达，而自不闷。若觉有可乐，还是乍得心；着意学乐，便是助长心，几何而不为猖狂自恣也乎？

余讲学只主六字，曰天地万物一体。或曰：“公亦另立门户耶？”曰：“否。只是孔门一个仁字。”

无慎独工夫，不是真学问；无大庭效验，不是真慎独。终日哢哢，只是口头禅耳。

体认要尝出悦心真味工夫，更要进到百尺竿头始为真儒。

向与二三子暑月饮池上，因指水中莲房以谈学问曰：“山中人不识莲，于药铺买得干莲肉，食之称美。后入市买得久摘鲜莲，食之更称美也。”余叹曰：“渠食池上新摘，美当何如？一摘出池，真味犹漓，若卧莲舟挽碧筒就房而裂食之，美更何如？今之体认皆食干莲肉者也。又如这树上胡桃，连皮吞之，不可谓之不吃，不知此果须去厚肉皮，不则麻口；再去硬骨皮，不则损牙；再去瓢上粗皮，不则涩舌；再去薄皮内萌皮，不则欠细腻。如是而渍以蜜，煎以糖，始为尽美。今之工夫，皆囫圇吞胡桃者也。如此体认，始为精义入神；如此工夫，始为义精仁熟。”

上达无一顿底。一事有一事之上达，如洒扫应对，食息起居，皆有精义入神处。一步有一步上达，到有恒处达君子，到君子处达圣人，到汤、武圣人达尧、舜。尧、舜自视亦有上达，自叹不如无怀葛天在世矣。

学者不长进，病根只在护短。闻一善言，不知不肯问；理有所疑，对人不肯问，恐人笑己之不知也。孔文子不耻下问，今也耻上问；颜子以能问不能，今也以不能问能。若怕人笑，比德山捧临济喝法坛对众如何承受？这般护短，到底成个人笑之人。一笑之耻，而终身之笑顾不耻乎？儿曹戒之。

学问之道，便是正也，怕杂。不一则不真，不真则不精。入万景之山，处处堪游，我原要到一处，只休乱了脚；入万花之谷，朵朵堪观，我原要折一枝，只休花了眼。

日落赶城门，迟一脚便关了，何处止宿？故学贵及时。悬崖抱孤树，松一手便脱了，何处落身？故学贵着力。故伤悲于老大，要追时除是再生；既失于将得，要仍前除是从头。

学问要诀只有八个字：“涵养德性，变化气质。”守住这个，再莫问迷津问渡。

点检将来，无愧心，无悔言，无耻行，胸中何等快乐！只苦不能，所以君子有终身之忧。常见王心斋“学乐歌”，心颇疑之，乐是自然养盛所致，如何学得。

除不了“我”，算不得学问。

学问二字原自外面得来。盖学问之理，虽全于吾心，而学问之事，则皆古今名物，人人而学，事事而问，攒零合整，融化贯串，然后此心与道方浹洽畅快。若怠于考古，耻于问人，聪明只自己出，不知怎么叫做学者。

圣人千言万语，经史千帙万卷，都是教人学好，禁人为非。若以先哲为依归，前言为律令，即一二语受用不尽。若依旧作世上人，或更污下，即将苍颉以来书读尽，也只是个没学问底人。

万金之贾，货虽不售不忧；贩夫闭门数日，则愁苦不任矣。凡不见知而愠，不见是而闷，皆中浅狭而养不厚者也。

善人无邪梦，梦是心上有底。男不梦生子，女不梦娶妻，念不及也。只到梦境，都是道理上做。这便是许大工夫，许大造詣。

天下难降伏、难管摄底，古今人都做得来，不谓难事。惟有降伏管摄自家难，圣贤做工夫只在这里。

吾友杨道渊常自叹恨，以为学者读书，当失意时便奋发，曰：“到家却要如何？”及奋发数日，或倦怠，或应酬，则曰：“且歇下一时，明日再做。”且、却二字循

环过了一生。予深味其言。士君子进德修业皆为且、却二字所牵缚，白首竟成浩叹。果能一旦奋发有为，鼓舞不倦，除却进德是毙而后已工夫，其余事业，不过五年七年，无不成就之理。

君子言见闻，不言不见闻；言有益，不言不益。

对左右言，四顾无愧色；对朋友言，临别无戒语，可谓光明矣，胸中何累之有？

学者常看得为我之念轻，则欲念自薄，仁心自达。是以为仁工夫曰“克己”，成仁地位曰“无我”。

天下事皆不可溺，惟是好德欲仁不嫌于溺。

把矜心要去得毫发都尽，只有些须意念之萌，面上便带着。圣贤志大心虚，只见得事事不如人，只见得人人皆可取，矜念安从生？此念不忘，只一善便自足，浅中狭量之鄙夫耳。

师无往而不在也，乡国天下古人师善人也，三人行则师恶人矣。予师不止此也，鹤之父子，蚁之君臣，鸳鸯之夫妇，果然之朋友，鸟之孝，驹虞之仁，雉之耿介，鸠之守拙，则观禽哭而得吾师矣。松柏之孤直，兰芷之清芳，萍藻之洁，桐之高秀，莲之淄泥不染，菊之晚节愈芳，梅之贞白，竹之内虚外直、圆通有节，则观草木而得吾师矣。山之镇重，川之委曲而直，石之坚贞，渊之涵蓄，土之浑厚，火之光明，金之刚健，则观五行而得吾师矣。鉴之明，衡之直，权之通变，量之有容，机之经纶，则观杂物而得吾师矣。嗟夫！能自得师，则盈天地间皆师也。不然尧舜自尧舜，朱均自朱均耳。

圣贤只在与人同欲恶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，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”，便是圣人。能近取譬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便是贤者。专所欲于己，施所恶于人，便是小人。学者用情，只在此二字上体认，最为吃紧，充得尽时，六合都是个，有甚一己。

人情只是个好恶，立身要在端好恶，治人要在同好恶。故好恶异，夫妻、父子、兄弟皆寇仇；好恶同，四海、九夷、八蛮皆骨肉。

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”，有志者事竟成，那怕一生昏弱。“内视之谓明，反听之谓聪，自胜之谓强。”，外求则失愈远，空劳百倍精神。

寄讲学诸云：“白日当天，又向蚁封寻燭火；黄金满室，却穿鹑结丐藜羹。

岁首桃符：“新德随年进，昨非与岁除。”

纵作神仙，到头也要尽；莫言风水，何地不堪埋？

应务

闲暇时留心不成，仓卒时措手不得。胡乱支吾，任其成败，或悔或不悔，事过后依然如昨世之人。如此者，百人而百也。

凡事豫则立，此五字极当理会。

道眼在是非上见，情眼在爱憎上见，物眼无别白，浑沌而已。

实见得是时，便要斩钉截铁，脱然爽洁，做成一件事，不可拖泥带水，靠壁倚墙。

人定真足胜天。今人但委于天，而不知人事之未定耳。夫冬气闭藏不能生物，而老圃能开冬花，结春实；物性蠢愚不解人事，而鸟师能使雀奕棋，蛙教书，况于能为之人事而可委之天乎？

责善要看其人何如，其人可责以善，又当自尽长善救失之道。无指摘其所忌，无尽数其所失，无对人，无峭直，无长言，无累言，犯此六戒，虽忠告，非善道矣。其不见听，我亦且有过焉，何以责人？

余行年五十，悟得五不争之味。人问之。曰：“不与居积人争富，不与进取人争贵，不与矜饰人争名，不与简傲人争礼，不与盛气人争是非。”

众人之所混同，贤者执之；贤者之所束缚，圣人融之。

做天下好事，既度德量力，又审势择人。专欲难成，众怒难犯。此八字者，不独妄动人宜慎，虽以至公无私之心，行正大光明之事，亦须调剂人情，发明事理，俾大家信从，然后动有成，事可久。盘庚迁殷，武王伐纣，三令五申犹恐弗从。盖恒情多暗于远识，小人不便于己私；群起而坏之，虽有良法，胡成胡久？自古皆然，故君子慎之。

辨学术，谈治理，直须穷到至处，让人不得，所谓宗庙朝廷便便言者。盖道理，古今之道理，政事，国家之政事，务须求是乃已。我两人皆置之度外，非求伸我也，非求胜人也，何让人之有？只是平心易气，为辨家第一法。才声高色厉，便是没涵养。

五月缣丝，正为寒时用；八月绩麻，正为暑时用；平日涵养，正为临时用。若临时不能驾御气质、张主物欲，平日而曰“我涵养”，吾不信也。夫涵养工夫岂为涵养时用哉？故马蹏而后求辔，不如操持之有常；辐拆而后为轮，不如约束之有素。

其备之也若迂，正为有时而用也。

肤浅之见，偏执之说，傍经据传也近一种道理，究竟到精处都是浮说陂辞。所以知言必须胸中有一副极准秤尺，又须在堂上，而后人始从。不然，穷年聚讼，其谁主持耶？

纤芥众人能见，置纤芥于百里外，非骊龙不能见，疑似贤人能辨，精义而至入神，非圣人不解辨。夫以圣人之辨语贤人，且滋其感，况众人乎？是故微言不入世人之耳。

理直而出之以婉，善言也，善道也。

因之一字妙不可言。因利者无一钱之费，因害者无一力之劳，因情者无一念之拂，因言者无一语之争。或曰：“不几于徇乎？”曰：“此转入而徇我者也。”或曰：“不几于术乎？”曰：“此因势而利导者也。”故惟圣人善用因，智者善用因。

处世常过厚无害，惟为公持法则不可。

天下之物纤徐柔和者多长，迫切躁急者多短。故烈风骤雨无崇朝之威，暴涨狂澜无三日之势，催拍促调非百板之声，疾策紧衔非千里之辔。人生寿夭祸福无一不然，徧急者可以思矣。

干天下事无以期限自宽。事有不测，时有不给，常有馀于期限之内，有多少受用处！

将事而能弭，当事而能救，既事而能挽，此之谓达权，此之谓才；未事而知其来，始事而要其终，定事而知其变，此之谓长虑，此之谓识。

凡祸患，以安乐生，以忧勤免；以奢肆生，以谨约免；以觖望生，以知足免；以多事生，以慎动免。

任难任之事，要有力而无气；处难处之人，要有知而无言。

撼大摧坚，要徐徐下手，久久见功，默默留意，攘臂极力，一犯手自家先败。

昏暗难谕之识，优柔不断之性，刚愎自是之心，皆不可与谋天下之事。智者一见即透，练者触类而通，困者熟思而得。

三者之所长，谋事之资也，奈之何其自用也？

事必要其所终，虑必防其所至。若见眼前快意便了，此最无识，故事有当怒，而君子不怒；当喜，而君子不喜；当为，而君子不为，当已，而君子不已者，众人知其一，君子知其它也。

柔而从人于恶，不若直而挽人于善；直而挽人于善，不若柔而挽人于善之为妙也。

激之以理法，则未至于恶也，而奋然为恶；愧之以情好，则本不徙义也，而奋然向义。此游说者所当知也。

善处世者，要得人自然之情。得人自然之情，则何所不得？

失人自然之情，则何所不失？不惟帝王为然，虽二人同行，亦离此道不得。

察言观色，度德量力，此八字处世处人一时少不得底。

人有言不能达意者，有其状非其本心者，有其言貌诬其本心者。君子现人与其过察而诬人之心，宁过恕以逃人之情。

人情天下古今所同，圣人防其肆，特为之立中以的之。故立法不可太极，制礼不可太严，责人不可太尽，然后可以同归于道。不然，是驱之使畔也。

天下之事，有速而迫之者，有迟而耐之者，有勇而劫之者，有柔而折之者，有愤而激之者，有喻而悟之者，有奖而歆之者，有甚而谈之者，有顺而缓之者，有积诚而感之者，要在相机。因时舛施，未有不败者也。

论眼前事，就要说眼前处置，无追既往，无道远图，此等语虽精，无裨见在也。

我益智，人益愚；我益巧，人益拙。何者？相去之远而相责之深也。惟有道者，智能谅人之愚，巧能容人之拙，知分量不相及，而人各有能不能也。

天下之事，只定了便无事。物无定主而争，言无定见而争，事无定体而争。

至人无好恶，圣人公好恶，众人随好恶，小人作好恶。

仆隶下人昏愚者多，而理会人意，动必有合，又千万人不一二也。后上者往往以我责之，不合则赧然怒，甚者继以鞭答，则被愈惶惑而错乱愈甚。是我之过大于彼也，彼不明而我当明也，彼无能事上而我无量容下也，彼无心之失而我有有心之恶也。

若忍性平气，指使而面命之，是两益也。彼我无苦而事有济，不亦可乎？《诗》曰

：“匪怒伊教。”《书》曰：“无忿疾于顽。”此学者涵养气质第一要务也。

或问：“士大夫交际礼与？”曰：“礼也。古者，睦邻国有享礼，有私觐”士大夫相见各有所贄，乡党亦然，妇人亦然，何可废也？”曰：“近者严禁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非禁交际，禁以交际行贿赂者也。夫无缘而交，无处而馈，其馈也过情，谓之贿可也。

岂惟严禁，即不禁，君子不受焉。乃若宿在交，知情犹骨肉，数年不见，一饭不相留，人情乎？数千里来，一揖而告别，人情乎？则彼有馈遗，我有赠送，皆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也。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，绝人逃世，情所不安。余谓秉大政者贵持平，不贵一切。持平则有节，一切则愈溃，何者？势不能也。”

古人爱人之意多，今日恶人之意多。爱人，故人易于改过；而视我也常亲，我之教常易行；恶人，故人甘于自弃，而视我也常仇，我之言益不入。

观一叶而知树之死生，观一面而知人之病否，现一言而知识之是非，现一事而知心之邪正。

论理要精详，论事要剴切，论人须带二三分浑厚。若切中人情，人必难堪。故君子不尽人之情，不尽人之过，非直远祸，亦以留人掩饰之路，触人悔悟之机，养人体面之余，亦天地涵蓄之气也。

“父母在难，盗能为我救之，感乎？”曰：“此不世之恩也，何可以弗感？”“设当用人之权，此人求用，可荐之乎？”曰：“何可荐也？天命有德，帝王之公典也，我何敢以私恩奸之？”“设当理刑之职，此人在狱，可纵之乎？”曰：“何可纵也？天讨有罪，天下之公法也，我何敢以私恩骖之？”曰：“何以报之？”曰：“用吾身时，为之死可也；用吾家时，为之破可也。其它患难与之共可也。”

凡有横逆来侵，先思所以取之之故，即思所以处之之法，不可便动气。两个动气，一对小人一般受祸。

喜奉承是个愚障。彼之甘言、卑辞、隆礼、过情，冀得其所欲，而免其可罪也，而我喜之，感之，遂其不当得之欲，而免其不可已之罪。以自蹈于废公党恶之大咎；以自犯于难事易悦之小人。是奉承人者智巧，而喜奉承者愚也。乃以为相沿旧规，责望于贤者，遂以不奉承恨之，甚者罗织而害之，其获罪国法圣训深矣。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。虽然，奉承人者未尝不愚也。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，则可果；君子也，彼未尝不以此观人品也。

疑心最害事。二则疑，不二则不疑。然则圣人无疑乎？曰，“圣人只认得一个理，

因理以思，顺理以行，何疑之有？贤人有疑惑于理也，众人多疑惑于情也。”或曰：“不疑而为人所欺奈何？”曰：“学到不疑时自然能先觉。况不疑之学，至诚之学也，狡伪亦不忍欺矣。”

以时势低昂理者，众人也；以理低昂时势者，贤人也；推理是视，无所低昂者，圣人也。

贫贱以傲为德，富贵以谦为德，皆贤人之见耳。圣人只看理当何如，富贵贫贱除外算。

成心者，见成之心也。圣人胸中洞然清虚，无个见成念头，故曰绝四。今人应事宰物都是成心，纵使聪明照得破，毕竟是意见障。

凡听言，先要知言者人品，又要知言者意向，又要知言者识见，又要知言者气质，则听不爽矣。

不须犯一口说，不须着一意念，只恁真真诚诚行将去，久则自有不言之信，默成之孚，熏之善良，遍为尔德者矣。碱蓬生于碱地，燃之可碱；盐蓬生于盐地，燃之可盐。

世人相与，非面上则口中也。人之心固不能掩于面与口，而不可测者则不尽于面与口也。故惟人心最可畏，人心最不可知。此天下之陷阱，而古今生死之衢也。余有一拙法，推之以至诚，施之以至厚，持之以至慎，远是非，让利名，处后下，则夷狄鸟兽可骨肉而腹心矣。将令深者且倾心，险者且化德，而何陷阱之予及哉？不然，必予道之未尽也。

处世只一恕字，可谓以己及人，视人犹己矣。然有不足以尽者。天下之事，有己所不欲而人欲者，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。

这里还须理会，有无限妙处。

宁开怨府，无开恩窦。怨府难充，而恩窦易扩也；怨府易闭，而恩窦难塞也。闭怨府为福，而塞恩窦为祸也。怨府一仁者能闭之，思窦非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备不能塞也。仁考布大德，不干小誉；义者能果断，不为姑息；礼者有等差节文，不一切以苦人情；智者有权宜运用，不张皇以骇闻听；信者素孚人，举措不生众疑，缺一必无全计矣。

君子与小人共事必败，君子与君子共事亦未必无败，何者？

意见不同也。今有仁者、义者、礼者、智者、信者五人焉，而共一事，五相济则事无不成，五有主，则事无不败。仁者欲宽，义者欲严，智者欲巧，信者欲实，礼者欲文，事胡以成？此无他，自是之心胜，而相持之势均也。历观往事，每有以意见相争至亡人国家，酿成祸变而不顾。君子之罪大矣哉！然则何如？

曰：“势不可均。势均则不相下，势均则无忌惮而行其胸臆。三军之事，卒伍献计，偏裨谋事，主将断一，何意见之敢争？然则善天下之事，亦在乎通者当权而已。

万弊都有个由来，只救枝叶成得甚事？

与小人处，一分计较不得，须要放宽一步。

处天下事，只消得安详二字。虽兵贵神速，也须从此二字做出。然安详非迟缓之谓也，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凝定之中耳。

是故不闲则不忙，不逸则不劳。若先怠缓，则后必急躁，是事之殃也。十行九悔，岂得谓之安详？

果决人似忙，心中常有馀闲；因循人似闲，心中常有馀累。

君子应事接物，常赢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便好。若应酬时劳扰，不应酬时牵挂，极是吃累的。

为善而偏于所向，亦是病。圣人之为善，度德量力，审势顺时，且如发棠不劝，非忍万民之死也，时势不可也。若认煞民穷可悲，而枉已徇人，便是欲矣。

分明不动声色，济之有馀，却露许多痕迹，费许大张皇，最是拙工。

天下有两可之事，非义精者不能择。若到精处，毕竟只有一可耳。

圣人处事，有变易无方底，有执极不变底，有一事而所处不同底，有殊事而所处一致底，惟其可而已。自古圣人，适当其可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文、周、孔数圣人而已。当可而又无迹，此之谓至圣。

圣人处事，如日月之四照，随物为影；如水之四流，随地成形，己不与也。

使气最害事，使心最害理，君子临事平心易气。

昧者知其一。不知其二，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，故于事鲜克有济。惟智者能柔

能刚，能圆能方，能存能亡，能显能藏，举世惧且疑，而彼确然为之，卒如所料者，见先定也。

字到不择笔处，文到不修句处，话到不检口处，事到不苦心处，皆谓之自得。自得者与天遇。

无用之朴，君子不贵。虽不事机械变诈，至于德慧术知，亦不可无。

神清人无忽语，机活人无痴事。

非谋之难，而断之难也。谋者尽事物之理，达时势之宜，意见所到不思其不精也，然众精集而两可，断斯难矣。故谋者较尺寸，断者较毫厘；谋者见一方至尽，断者会八方取中。故贤者皆可与谋，而断非圣人不能也。

人情不便处，便要回避。彼虽难于言；而心厌苦之，此慧者之所必觉也。是以君子体悉人情。悉者，委曲周至之谓也。

恤其私、济其愿、成其名、泯其迹，体悉之至也，感人沦于心骨矣。故察言观色者，学之粗也；达情会意者，学之精也。

天下事只怕认不真，故依违观望，看人言为行止。认得真时，则有不敢从之君亲，更那管一国非之，天下非之。若作事先怕人议论，做到中间一被谤诽，消然中止，这不止无定力，且是无定见。民各有心，岂得人人识见与我相同；民心至愚，岂得人人意思与我相信。是以作事君子要见事后功业，休恤事前议论，事成后众论自息。即万一不成，而我所为者，合下便是当为也，论不得成败。

审势量力，固智者事，然理所当为，而值可为之地，圣人必做一番，计不得成败。如围成不克，何损于举动，竟是成当堕耳。孔子为政于卫，定要下手正名，便正不来，去卫也得。

只事这个，事定姑息不过。今人做事只计成败，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。

或问：“虑以下人，是应得下他不？”曰：“若应得下他，如子弟之下父兄，这何足道？然亦不是卑谄而徇人以非礼之恭，只是无分毫上人之心，把上一着，前一步，尽着别人占，天地间惟有下面底最宽，后面底最长。”

士君子在朝则论政，在野则论俗，在庙则论祭礼，在丧则论丧礼，在边国则论战守，非其地也，谓之羡谈。

处天下事，前面常长出一分，此之谓豫；后面常馀出一分，此之谓裕。如此则事无不济，而心有馀乐。若扣杀分数做去，必有后悔处。人亦然，施在我有馀之恩，则可以广德，留在人不尽之情，则可以全好。

非首任，非独任，不可为祸福先。福始祸端，皆危道也。

士君子当大事时，先人而任，当知慎果二字；从人而行，当知明哲二字。明哲非避难也，无裨于事而只自没耳。

养态，士大夫之陋习也。古之君子养德，德成而见诸外者有德容。见可怒，则有刚正之德容；见可行，则有果毅之德容。

当言，则终日不虚口，不害其为默；当刑，则不宥小故，不害其为量。今之人，士大夫以宽厚浑涵为盛德，以任事敢言为性气，销磨忧国济时者之志，使之就文法，走俗状，而一无所展布。

嗟夫！治平之世宜尔，万一多故，不知张眉吐胆、奋身前步者谁也？此前代之覆辙也。

处事先求大体，居官先厚民风。

临义莫计利害，论人莫计成败。

一人覆屋以瓦，一人覆屋以茅，谓覆瓦者曰：“子之费十倍予，然而蔽风雨一也。”覆瓦者曰：“茅十年腐，而瓦百年不碎，子百年十更，而多以工力之费、屡变之劳也。”嗟夫！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坚久之费，貽屡变之劳，是之谓工无用，害有益。天下之思，亦莫大于徇朝夕之近，忘久远之安，是之谓欲速成见小利。是故朴素浑坚，圣人制物利用之道也。彼好文者，惟朴素之耻而靡丽，夫易败之物，不智甚矣。或曰：“靡丽其浑坚者可乎？”曰：“既浑坚矣，靡丽奚为？苟以靡丽之费而为浑坚之资，岂不尤浑坚哉？是故君子作有益，则轻千金；作无益，则惜一介。假令无一介之费，君子亦不作无益，何也？不敢以耳目之玩，启天下民穷财尽之祸也。”

遇事不妨详问、广问，但不可有偏主心。

轻言骤发，听言之大戒也。

君子处事主之以镇静有主之心，运之以圆活不拘之用，养之以从容敦大之度，循之以推行有渐之序，待之以序尽必至之效，又未尝有心勤效远之悔。今人临事，才去

安排，又耐踌躇，草率含糊，与事拂乱，岂无幸成？竟不成个处事之道。

君子与人共事，当公人己而不私。苟事之成，不必功之出自我也；不幸而败，不必咎之归诸人也。

有当然、有自然、有偶然。君子尽其当然，听其自然，而不感于偶然；小人泥于偶然，拂其自然，而弃其当然。噫！偶然不可得，并其当然者失之，可哀也。

不为外撼，不以物移，而后可以任天下之大事。彼悦之则悦，怒之则怒，浅衷狭量，粗心浮气，妇人孺子能笑之，而欲有所树立，难矣。何也？其所以待用者无具也。

明白简易，此四字可行之终身。役心机，扰事端，是自投网也。

水之流行也，碍于刚，则求通于柔；智者之于事也，碍于此，则求通于彼。执碍以求通，则愚之甚也，徒劳而事不济。

计天下大事，只在紧要处一着留心用力，别个都顾不得。

譬之奕棋，只在输赢上留心，一马一卒之失浑不放在心下，若观者以此预计其高低，奕者以此预乱其心目，便不济事。况善筹者以与为取，以丧为得；善奕者饵之使吞，诱之使进，此岂寻常识见所能策哉？乃见其小失而遽沮挠之，摈斥之，英雄豪杰可为窃笑矣，可为恻惋矣。

夫势，智者之所藉以成功，愚者之所逆以取败者也。夫势之盛也，天地圣人不能裁，势之衰也，天地圣人不能振，亦因之而已。因之中寓处之权，此善用势者也，乃所以裁之振之也。

士君子抱经世之具，必先知五用。五用之道未将，而漫尝试之，此小丈夫技痒、童心之所为也，事必不济。是故贵择人。

不择可与共事之人，则不既厥心，不堪其任。或以虚文相欺，或以意见相倾，譬以玉杯付小儿，而奔走于崎岖之峰也。是故贵达时。时者，成事之期也。机有可乘，会有可际，不先不后，则其道易行。不达于时。譬投种于坚冻之候也。是故贵审势。

者，成事之藉也。登高而招，顺风而呼，不劳不费，而其易就。不审于势，譬行舟于平陆之地也。是故贵慎发。左盼望，长虑却顾，实见得利矣，又思其害，实见得成矣，又虑其败，万无可虞则执极而不变。不慎所发，譬夜射的也。是故贵宜物。

。夫事有当蹈常袭故者，有当改弦易辙者，有当兴废举坠者，有当救偏补救者，有以小弃大而卒以成其大者，有理屈于势而不害其为理者，有当三令五申者，有当不动声色者。不宜于物，譬苗莠兼存，而玉石俱焚也。嗟夫！非有其具之难，而用其具者之难也。

腐儒之迂说，曲士之拘谈，俗子之庸识，躁人之浅见，谄者之异言，憊夫之邪语，皆事之成也，谋断家之所忌也。

智者之于事，有言之而不行者，有所言非所行者，有先言而后行者，有先行而后言者，有行之既成而始终不言其故者，要亦为国家深远之虑，而求以必济而已。

善用力者就力，善用势者就势，善用智者就智，善用财者就财，夫是之谓乘。乘者，知几之谓也。失其所乘，则倍劳而力不就，得其所乘，则与物无忤，于我无困，而天下享其利。

凡酌量天下大事，全要个融通周密，忧深虑远。营室者之正方面也，远视近视，曰有近视正而远视不正者；较长较短，曰有准于短而不准于长者；应上应下，曰有合于上而不合于下者；顾左顾右，曰有协于左而不协于右者。既而远近长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，然后执绳墨、运木石、鸠器用以定万世不拔之基。今之处天下事者，粗心浮气，浅见薄识，得其一方而固执以求胜。以此图久大之业，为治安之计，难矣。

字经三书，未可遽真也；言传三口，未可遽信也。

巧者，气化之贼也，万物之祸也，心术之蠹也，财用之灾也，君子不贵焉。

君子之处事有真见矣，不遽行也，又验众见，察众情，协诸理而协，协诸众情、众见而协，则断以必行；果理当然，而众情、众见之不协也，又委曲以行吾理。既不贬理，又不骇人，此之谓理术。噫！惟圣人者能之，猎较之类是也。

干天下大事非气不济。然气欲藏，不欲露；欲抑，不欲扬。

掀天揭地事业不动声色，不惊耳目，做得停停妥妥，此为第一妙手，便是入神。譬之天地当春夏之时，发育万物，何等盛大流行之气！然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岂无风雨雷霆，亦只时发间出，不显匠作万物之迹，这才是化工。

疏于料事，而拙于谋身，明哲者之所惧也。

实处 footing，稳处下手。

姑息依恋，是处人大病痛，当义处，虽处骨肉亦要果断；卤莽径宜，是处事大病痛，当紧要处，虽细微亦要检点。

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。其才、其守小事自可见。若说小事且放过，大事到手才见担当，这便是饰说，到大事定然也放过了。松柏生，小便直，未有始曲而终直者也。若用权变时另有较量，又是一副当说话。

无损损，无益益，无通通，无塞塞，此调天地之道，理人物之宜也。然人君自奉无嫌于损损，于百姓无嫌于益益；君子扩理路无嫌于通通，杜欲窦无嫌于塞塞。

事物之理有定，而人情意见千歧万径，吾得其定者而行之，即形迹可疑，心事难白，亦付之无可奈何。若惴惴畏讥，琐琐自明，岂能家置一喙哉？且人不我信，辩之何益？人若我信，何事于辩？若事有关涉，则不当以缄默妨大计。

处人、处己、处事都要有馀，无馀便无救性，此里甚难言。

悔前莫如慎始，悔后莫如改图，徒悔无益也。

居乡而囿于数十里之见，矻矻然守之也，百攻不破，及游大都，见千里之事，茫然自失矣。居今而囿于千万人之见，矻矻然守之也，百攻不破，及观坟典，见千万年之事，茫然自失矣。是故囿见不可狃，狃则狭，狭则不足以善天下之事。

事出于意外，虽智者亦穷，不可以苛责也。

天下之祸多隐成而卒至，或偶激而遂成。隐成者贵预防，偶激者贵坚忍。

当事有四要：际畔要果决，怕是绵；执持要坚耐，怕是脆；机括要深沉，怕是浅；应变要机警，怕是迟。

君子动大事十利而无一害，其举之也，必矣。然天下无十利之事，不得已而权其分数之多寡，利七而害三则吾全其利而防其害。又较其事势之轻重，亦有九害而一利者为之，所利重而所害轻也，所利急而所害缓也，所利难得而所害可救也，所利久远而所害一时也。此不可与浅见薄识者道。

当需莫厌久，久时与得时相邻。若愤其久也，而决绝之，是不能忍于斯须，而甘弃前劳，坐失后得也。此从事者之大戒也。若看得事体审，便不必需，即需之久，亦当速去。

朝三暮四，用术者诚诈矣，人情之极致，有以朝三暮四为便者，有以朝四暮三为便

者，要在当其所急。猿非愚，其中必有所当也。

天下之祸非偶然而成也，有凑合，有搏激，有积渐。凑合者，杂而不可解，在天为风雨雷电，在身为多过，在人为朋奸，在事为众恶遭会，在病为风寒暑湿，合而成痹。搏激者，勇而不可御，在天为迅雷大雹，在身为忿狠，在人为横逆卒加，在事为骤感成凶，在病为中寒暴厥。积渐者，极重而不可反，在天为寒暑之序，在身为罪恶贯盈，在人为包藏待逞，在事为大敝极坏，在病为血气衰羸、痰火蕴郁，；奄奄不可支。此三成者，理势之自然，天地万物皆不能外，祸福之来，恒必由之。故君子为善则籍众美，而防错履之多，奋志节而戒一朝之怒，体道以终身，孜孜不倦，而绝不可长之欲。

再之略，不如一之详也；一之详，不如再之详也，再详无后忧矣。

有馀，当事之妙道也。故万无可虑之事备十一，难事备百一，大事备千一，不测之事备万一。

在我有馀则足以当天下之感，以不足当感，未有不困者。

识有馀，理感而即透；才有馀，事感而即办；力有馀，任感而即胜；气有馀，变感而不震；身有馀，内外感而不病。

语之不从，争之愈勌，名之乃惊。不语不争，无所事名，忽忽冥冥，吾事已成，彼亦懵懵。昔人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，予以为动声色则不能措天下于泰山矣。故曰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

天下之事，在意外者常多。众人见得眼前无事都放下心，明哲之士只在意外做工夫，故每万全而无后忧。

不以外至者为荣辱，极有受用处，然须是里面分数足始得。

今人见人敬慢，辄有喜愠，心皆外重者也。此迷不破，胸中冰炭一生。

有一介必吝者，有千金可轻者，而世之论取与动，曰所直几何？此乱语耳。

才犹兵也，用之伐罪吊民，则为仁义之师；用之暴寡凌弱，则为劫夺之盗。是故君子非无才之患，患不善用才耳。故惟有德者能用才。

藏莫大之害，而以小利中其意；藏莫大之利，而以小害疑其心。此患者之所必堕，而智者之所独觉也。

今人见前辈先达作事不自振拔，辄生叹恨，不知渠当我时也会叹恨人否？我当渠时能免后人叹恨否？事不到手，责人尽易，待君到手时，事事努力不轻放过便好。只任哓哓责人，他日纵无可叹恨，今日亦浮薄子也。

区区与人较是非，其量与所较之人相去几何？

无识见底人，难与说话；偏识见底人，更难与说话。

两君子无争，相让故也；一君子一小人无争，有容故也。

争者，两小人也。有识者奈何自处于小人？即得之未必荣，而况无益于得以博小人之名，又小人而愚者。

方严是处人大病痛。圣贤处世离一温厚不得，故曰泛爱众，曰和而不同，曰和而不流，曰群而不党，曰周而不比，曰爱人，曰慈祥，曰岂弟，曰乐只，曰亲民，曰容众，曰万物一体，曰天下一家，中国一人。只恁踽踽凉凉冷落难亲，便是世上一个碍物。即使持正守方，独立不苟，亦非用世之才，只是一节狷介之土耳。

谋天下后世事最不可草草，当深思远虑。众人之识，天下所同也，浅昧而狃于目前，其次有众人看得一半者，其次豪杰之士与练达之人得其大概者，其次精识之人有旷世独得之见者，其次经纶措置、当时不动声色，后世不能变易者，至此则精矣，尽矣，无以复加矣，此之谓大智，此之谓真才。若偶得之见，借听之言，翹能自喜而攘臂直言天下事，此老成者之所哀，而深沉者之所惧也。

而今只一个苟字支吾世界，万事安得不废弛？

天下事要乘势待时，譬之决痈待其将溃，则病者不苦而痈自愈，若虺蜥毒人，虽即斫手断臂，犹迟也。

饭休不嚼就咽，路休不看就走，人休不择就交，话休不想就说，事休不思就做。

参苓归芪本益人也，而与身无当，反以益病；亲厚恳切本爱人也，而与人无当，反以速祸，故君子慎焉。

两相磨荡，有皆损无俱全，特大小久近耳。利刃终日断割，必有缺折之时；砥石终日磨砢，亦有亏消之渐。故君子不欲敌人以自全也。

见前面之千里，不若见背后之一寸。故达现非难，而反观为难；见见非难，而见不见为难；此举世之所迷，而智者之独觉也。

誉既汝归，毁将安辞？利既汝归，害将安辞？巧既汝归，罪将安辞？

上士会意，故体人也以意，观人也亦以意。意之感人也深于骨肉，怠之杀人也毒于斧钺。鸥鸟知渔父之机，会意也，可以人而不如鸥乎？至于征色发声而不观察，则又在色斯举矣之下。

士君子要任天下国家事，先把本身除外。所以说策名委质，言自策名之后身已非我有矣，况富贵乎？若营营于富贵身家，却是社稷苍生委质于我也，君之贼臣乎？天之僇民乎？

圣贤之量空阔，事到胸中如一叶之泛沧海。

圣贤处天下事，委曲纤徐，不轻徇一己之情，以违天下之欲，以破天下之防。是故道有不直，事有不果者，此类是也。

譬之行道然，循曲从远顺其成迹，而不敢以欲速适己之便者，势不可也。若必欲简捷直遂，则两京程途正以绳墨，破城除邑，塞河夷山，终有数百里之近矣，而人情事势不可也。是以处事要逊以出之，而学者接物怕径情直行。

热闹中空老了多少豪杰，闲淡滋味惟圣贤尝得出，及当热闹时也只以这闲淡心应之。天下万事万物之理都是闲淡中求来，热闹处使用。是故，静者，动之母。

胸中无一毫欠缺，身上无一些点染，便是羲皇以上人，即在夷狄患难中，何异玉烛春台上？

圣人掀天揭地事业只管做，只是不费力；除害去恶只管做，只是不动气；蹈险投艰只管做，只是不动心。

圣贤用刚，只够济那一件事便了；用明，只够得那件情便了；分外不剩分毫。所以作事无痕迹，甚浑厚，事既有成，而亦无议。

圣人只有一种才，千通万贯随事合宜，譬如富贵只积一种钱，贸易百货都得。众人之材如货，轻縠虽美，不可御寒；轻裘虽温，不可当暑。又养才要有根本，则随遇不穷；运才要有机括，故随感不滞；持才要有涵蓄，故随事不败。

坐疑似之迹者，百口不能自辨；犯一见之真者，百口难夺其执。此世之通患也。圣〔人〕虚明通变吻合人情，如人之肝肺在其腹中，既无遁情，亦无诬执。故人有感泣者，有愧服者，有欢悦者。故曰惟圣人为能通天下之志，不能如圣人，先要个虚心。

圣人处小人不露形迹，中间自有得已，处高崖陡堑，直气壮愤皆偏也，即不论取祸，近小文夫矣。孟子见乐正子从王骥，何等深恶！及处王骥，与行而不与比，虽然，犹形迹矣。孔子处阳货只是个给法，处向魑只是个躲法。

君子所得不问，故其所行亦异。有小人于此，仁者怜之，义者恶之，礼者处之不失礼，智者处之不取祸，信者推诚以御之而不计利害，惟圣人处小人得当可之宜。

被发于乡邻之斗，岂是恶念头？但类于从井救人矣。圣贤不为善于性分之外。

仕途上只应酬无益人事，工夫占了八分，更有甚精力时候修正经职业？我尝自喜行三种方便，甚于彼我有益：不面谒人，省其疲于应接；不轻寄书，省其困于裁答；不乞求人看顾，省其难于区处。

士君子终身应酬不止一事，全要将一个静定心酌量缓急轻重为后先。若应轲轳情处纷杂事，都是一味热忙，颠倒乱应，只此便不见存心定性之功，当事处物之法。

儒者先要个不俗，才不俗又怕乖俗。圣人只是和人一般，中间自有妙处。

处天下事，先把我字阁起，千军万马中，先把人字阁起。

处毁誉，要有识有量。今之学者，尽有向上底，见世所誉而趋之，见世所毁而避之，只是识不定；闻誉我而喜，闻毁我而怒，只是量不广。真善恶在我，毁誉于我无分毫相干。

某平生只欲开口见心，不解作吞吐语。或曰：“恐非其难其慎之义。”予矍然惊谢曰：“公言甚是。但其难其慎在未言之前，心中择个是字才脱口，更不复疑，何吞吐之有？吞吐者，半明半暗，似于开成心三字碍。”

接人要和中，有介，处事要精中有果，认理要正中有通。

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见罢劳，一衰歇便难振举。是以君子提醒精神不令昏眩，役使筋骨不令怠惰，惧振举之难也。

实官、实行、实心，无不孚人之理。

当大事，要心神定，心气足。

世间无一处无拂意事，无一日无拂意事，惟度量宽弘有受用处，彼局量褊浅者空自懊恨耳。

听言之道徐审为先，执不信之心与执必信之心，其失一也。

惟圣人能先觉，其次莫如徐审。

君子之处事也，要我就事，不令事就我；其长民也，要我就民，不令民就我。

上智不悔，详于事先也；下愚不悔，迷于事后也。惟君子多悔。虽然，悔人事，不悔天命，悔我不悔人。我无可悔，则天也、人也，听之矣。

某应酬时有一大病痛，每于事前疏忽，事后点检，点检后辄悔吝；闲时慵懒，忙时迫急，迫急后辄差错。或曰：“此失先后着耳。”肯把点检心放在事前，省得点检，又省得悔吝。肯把急迫心放在闲时，省得差错，又省得牵挂。大率我辈不是事累心，乃是心累心。一谨之不能，而谨无益之谨；一勤之不能，而勤无及之勤，于此心倍苦，而于事反不详焉，昏懦甚矣！书此以自让。

无谓人唯唯，遂以为是我也；无谓人默默，遂以为服我也，无谓人煦煦，遂以为爱我；无谓人卑卑，遂以为恭我也。

事到手且莫急，便要缓缓想；想得时切莫缓，便要急急行。

我不能宁耐事，而令事如吾意，不则躁烦；我不能涵容人，而令人如吾意，不则譴怒。如是则终日无自在时矣，而事卒以债，人卒以怨，我卒以损，此谓至愚。

有由衷之言，有由口之言；有根心之色，有浮面之色。各不同也，应之者贵审。

富贵，家之灾也；才能，身之殃也；声名，谤之媒也；欢乐，悲之藉也。故惟处顺境为难。只是常有惧心，迟一步做，则免于祸。

语云一错二误最好理会。凡一错者，必二误，盖错必悔忤，悔忤则心凝于所悔，不暇他思，又错一事。是以无心成一错，有心成二误也。礼节应对间最多此失。苟有错处，更宜镇定，不可忙乱，一忙乱则相因而错者无穷矣。

冲繁地，顽钝人，纷杂事，迟滞期，拂逆时，此中最好养火。若决裂愤激，悔不可言；耐得过时，有无限受用。

当繁迫事，使聋瞽人；值追逐时，骑瘦病马；对昏残烛，理烂乱丝，而能意念不躁，声色不动，亦不后事者，其才器吾诚服之矣。

义所当为，力所能为，心欲有为，而亲友挽得回，妻孥劝得止，只是无志。

妙处先定不得，口传不得，临事临时，相几度势，或只须色意，或只须片言，或用疾雷，或用积阴，务在当可，不必彼觉，不必人惊，却要善持善发，一错便是死生关。

意主于爱，则诟骂扑击皆所以亲之也；意主于恶，则奖誉绸缪皆所以仇之也。

养定者，上交则恭而不迫，下交则泰而不忽，处亲则爱而不狎，处疏则真而不厌。

有进用，有退用，有虚用，有实用，有缓用，有骤用，有默用，有不用之用，此八用者，宰事之权也。而要之归于济义，不义，虽济，君子不贵也。

责人要含蓄，忌太尽；要委婉，忌太直；要疑似，忌太真。

今子弟受父兄之责也，尚有所不堪，而况他人乎？孔子曰：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。”此语不止全交，亦可养气。

祸莫大于不仇人而有仇人之辞色，耻莫大于不恩人而诈恩人之状态。“

柔胜刚，讷止辩，让愧争，谦伏傲。是故退者得常倍，进者失常倍。

余少时曾泄当密之语，先君责之，对曰：“已戒闻者使勿泄矣。”先君曰：“子不能必子之口，而能必人之口乎？且戒人与戒己孰难？小子慎之。”

中孚，妙之至也。格天动物不在形迹言语。事为之末；苟无诚以孚之，诸皆糟粕耳，徒勤无益于义；鸟抱卵曰孚，从爪从子，血气潜入而子随母化，岂在声色？岂事造作？学者悟此，自不怨天尤人。

应万变，索万理，惟沉静者得之。是故水止则能照，衡定则能称。世亦有昏昏应酬而亦济事，梦梦谈道而亦有发明者，非资质高，则偶然合也，所不合者何限？

祸莫大于不体人之私而又苦之，仇莫深于不讳人之短而又讦之。

肯替别人想，是第一等学问。

不怕千日密，只愁一事疏。诚了再无疏处，小人掩着，徒劳尔心矣。譬之于物，一毫欠缺，久则自有欠缺承当时；譬之于身，一毫虚弱，久则自有虚弱承当时。

置其身于是非之外，而后可以折是非之中；置其身于利害之外，而后可以观利害之变。

余观察晋中，每升堂，首领官凡四人，先揖堂官，次分班对揖，将退则余揖手，四人又一躬而行。一日，三人者以公出？

一人在堂，偶忘对班之无人，又忽揖下，起，愧不可言，群吏忍口而笑。余揖手谓之曰：“有事不妨先退。”揖者退，其色顿平。

昔余今大同日，县丞到任，余让笔揭手，丞他顾而失瞻，余面责簿吏曰：“奈何不以礼告新官？”丞愧谢，终公宴不解容，余甚悔之。偶此举能掩人过，可补前失矣。因识之以充忠厚之端云。

善用人底，是个人都用得；不善用人底，是个人用不得。

以多恶弃人，而以小失发端，是藉弃者以口实而自取不韪之讥也。曾有一隶怒挞人，余杖而恕之；又窃同舍钱，又杖而恕之。且戒之曰：“汝慎，三犯不汝容矣。”一日在燕醉而寝，余既行矣，而呼之不至，既至，托疾，实醉也。余逐之出。语人曰：“余病不能从，遂逐我。”人曰：“某公有德器，乃以疾逐人耶？”不知余恶之也，以积愆而逐之也，以小失则余之拙也。虽然，彼借口以自白，可为他日更主之先容，余拙何悔？

手段不可太阔，太阔则填塞难完；头绪不可太繁，太繁则照管不到。

得了真是非，才论公是非。而今是非不但捉风捕影，且无风无影，不知何处生来，妄听者遽信是实以定是非。曰：我无私也。噫！固无私矣，彩苓止棘、暴公巷伯，孰为辩之？

固可使之愧也，乃使之怨；固可使之悔也，乃使之怒；固可使之感也，乃使之恨。晓人当如是耶？

不要使人有过。

谦忍皆居尊之道，俭朴皆居富之道。故曰：卑不学恭，贫不学俭。

豪雄之气虽正多粗，只用他一分，便足济事，那九分都多了，反以愤事矣。

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，不苦人不敢不从之事。

教人十六字：诱掖，奖劝，提撕，警觉，涵育；熏陶，鼓舞，兴作。

水激逆流，火激横发，人激乱作，君子慎其所以激者。愧之，则小人可使为君子，

激之，则君子可使为小人。

事前忍易，正事忍难；正事悔易，事后悔难。

说尽有千说，是却无两是。故谈道者必要诸一是而后精，谋事者必定于一是而后济。

世间事各有恰好处，慎一分者得一分，忽一分者失一分，全慎全得，全忽全失。小事多忽，忽小则失大；易事多忽，忽易则失难。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。

到一处问一处风俗，果不大害，相与循之，无与相忤。果于义有妨，或不言而默默转移，或婉言而徐徐感动，彼将不觉而同归于我矣。若疾言厉色，是己非人，是激也，自家取祸不惜，可惜好事做不成。

事有可以义起者，不必泥守旧例；有可以独断者，不必观望众人。若旧例当，众人是，莫非胸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，方喜旧例免吾劳，方喜众见印吾是，何可别生意见以作聪明哉？

此继人之后者之所当知也。

善用明者，用之于暗；善用密者，用之于疏。

你说底是我便从，我不是从你，我自从是，仍私之有？你说底不是我便不从，不是不从你，我自不从不是，何嫌之有？

日用酬酢，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。所谓合者，如物之有底盖然，方者不与圆者合，大者不与小者合，欹者不与正者合。

覆诸其上而不广不狭，旁视其隙而若有若无。一物有一物之合，不相苦窳；万物各有其合，不相假借。此之谓天则，此之谓大中，此之谓天下万事万物各得其所，而圣人之所以从容中，贤者之所以精一求，众人之所以醉心梦意、错行乱施者也。

事有不当为而为者，固不是；有不当悔而悔者，亦不是。

圣贤终始无二心，只是见得定了。做时原不错，做后如何悔？

即有凶咎，亦是做时便大[拏 弃] 如此。

心实不然，而迹实然。人执其然之迹，我辨其不然之心，虽百口，不相信也。故君

子不示人以可疑之迹，不自诬其难辨之心。何者？正大之心孚人有素，光明之行无所掩覆也。倘有疑我者，任之而已，哓哓何为？

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轻，所以不肯死者，将以求死所也。死得其所，则为善用死矣。成仁取义，死之所也，虽死贤于生也。

将祭而齐其思虑之不齐者，不惟恶念，就是善念也是不该动的。这三日里，时时刻刻只在那所祭者身上，更无别个想头，故曰精白一心。才一毫杂便不是精白，才二便不是一心，故君子平日无邪梦，齐日无杂梦。

彰死友之过，此是第一不仁。生而告之也，望其能改，彼及闻之也，尚能自白，死而彰之，夫何为者？虽实过也，吾为掩之。

争利起于人各有欲，争言起于人各有见。惟君子以淡泊自处，以知能让人，胸中有无限快活处。

吃这一箸饭，是何人种获底？穿这一匹帛，是何人织染底？

大厦高堂，如何该我住居？安车驷马，如何该我乘坐？获饱暖之休，思作者之劳；享尊荣之乐，思供者之苦，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。不然，其负斯世斯民多矣。

只大公了，便是包涵天下气象。

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，此五字时时有，事事有，离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。

公人易，公己难；公己易，公己于人难；公己于人易，忘人己之界而不知我之为谁难。公人处，人能公者也；公己处，己亦公者也。至于公己于人，则不以我为嫌时，当贵我富我。

泰然处之而不嫌于尊己事，当逸我利我。公然行之而不嫌于厉民，非富贵我，逸利我也。我者，天下之我也。天下名分纪纲于我乎寄，则我者，名分纪纲之具也。何嫌之有？此之谓公己于人，虽然，犹未能忘其道，未化也。圣人处富贵逸利之地，而忘其身；为天下劳苦卑困，而亦忘其身。非曰我分当然也，非曰我志欲然也。譬痛者之必呻吟，乐者之必谈笑，痒者之必爬搔，自然而然已。譬蝉之鸣秋，鸡之啼晓，草木之荣枯，自然而然已。夫如是，虽负之使灰其心，怒之使薄其意，不能也；况此分不尽，而此心少怠乎？况人情未孚，而惟人是责乎？夫是之谓忘人己之界，而不知我之为谁。不知我之为谁，则亦不知人之为谁矣。不知人我之为谁，则六合混一，而太和元气塞于天地之间矣。必如是而后谓之仁。

才下手便想到究竟处。

理、势、数皆有自然。圣人不与自然斗，先之不敢于之，从之不敢迎之，待之不敢奈之，养之不敢强之。功在凝精不撓其锋，妙在默成不揭其名。夫是以理、势、数皆为我用，而相忘于不争。噫！非善济天下之事者，不足以语此。

心一气纯，可以格天动物，天下无不成之务矣。

握其机使自息，开其窍使自嗽，发其萌使自峥，提其纲使自张，此老氏之术乎？曰：非也。二帝三王御世之大法不过是也。解其所不得不动，投其所不得不好，示其所不得不避。天下固有抵死而惟吾意指者，操之有要而故斂其心故也。化工无他术，亦只是如此。

对忧人勿乐，对哭人勿笑，对失意人勿矜。

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此是孟子大排遣。初爱敬人时，就安排这念头，再不生气。余因扩充排遣横逆之法，此外有十：一曰与小人处，进德之资也。彼侮愈甚，我忍愈坚，于我奚损哉？《诗》曰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二曰不遇小人，不足以验我之量。《书》曰：“有容德乃大。”三曰彼横逆者至于自反，而忠犹不得免焉。其人之顽悖甚矣，一与之校必起祸端。兵法云：“求而不得者，挑也无应。”四曰始爱敬矣，又自反而仁礼矣，又自反而忠矣。我理益直，我过益寡。其卒也乃不忍于一逞以掩旧善，而与彼分恶，智者不为。太史公曰：“无弃前修而崇新过。”五曰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彼固自昧其天，而责我无已，公论自明，吾亦付之不辩；古人云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六曰自反无阙。彼欲难盈，安心以待之，缄口以听之，彼计必穷。

兵志曰：“不应不动，敌将自静。”七曰可避则避之，如太王之去邠；可下则下之，如韩信之跨下。古人云：“身愈拙，道愈尊。”

又曰：“终身让畔，不失一段。”八曰付之天。天道有知，知我者其天乎？《诗》曰：“投彼有昊。”九曰委之命。人生相与，或顺或忤，或合或离，或疏之而亲，或厚之而疑，或偶遭而解，或久构而危。鲁平公将出而遇臧仓，司马牛为弟子而有桓魋，岂非命耶？十曰外宁必有内忧。小人侵陵则惧患、防危、长虑、却顾，而不敢侈然。有肆心则百祸潜消。孟子曰：“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”三自反后，君子存心犹如此。彼爱人不亲礼，人不答而遽怒，与夫不爱人、不敬人而望人之爱敬己也，其去。

横逆能几何哉？

过责望人，亡身之念也。君子相与，要两有退心，不可两有进心。自反者，退心也。故刚两进则碎，柔两进则屈，万福皆生于退反。

施者不知，受者不知，诚动于天之南，而心通于海之北，是谓神应；我意才萌，彼意即觉，不俟出言，可以默会，是谓念应；我以目授之，彼以目受之，人皆不知，商人独觉，是谓不言之应；我固强之，彼固拂之，阳异而阴同，是谓不应之应。

明乎此者，可以谈兵矣。

卑幼有过，慎其所以责让之者：对众不责，愧悔不责，暮夜不则，正饮食不责，正欢庆不责，正悲忧不责，疾病不责。

举世之议论有五：求之天理而顺，即之人情而安，可按圣贤，可质神明，而不必于天下所同，曰公论。情有所便，意有所拂，逞辩博以济其一偏之说，曰私论。心无私曲，气甚豪雄，不察事之虚实、势之难易、理之可否，执一隅之见，徇时俗之习，既不正大，又不精明，蝇哄蛙噉，通国成一家之说，而不可与圣贤平正通达之识，曰妄论。造伪投奸，滃訾诡秘，为不根之言，播众人之耳，千口成公，久传成实，卒使夷由为蹻跖，曰诬论。称人之善，胸无秤尺，惑于小廉曲谨，感其照意象恭，喜一激之义气，悦一霎之道言，不观大节，不较生平，不举全体，不要永终，而遽许之，曰无识之论。呜呼！议论之难也久矣，听之者可弗察与？

简静沉默之人发用出来不可当，故停蓄之水一决不可御也，蛰处之物其毒不可当也，潜伏之兽一猛不可禁也。轻泄骤举，暴雨疾风耳，智者不惧焉。

平居无事之时，则丈夫不可绳以妇人之守也，及其临难守死，则当与贞女烈妇比节；接人处众之际，则君子未尝示人以廉隅之迹也，及其任道徒义，则当与壮士健卒争勇。

祸之成也必有渐，其激也奋于积。智者于其渐也绝之，于其积也消之，甚则决之。决之必须妙手，譬之疡然，郁而内溃，不如外决；成而后决，不如早散。

涵养不定的，恶言到耳先思馭气，气平再没错的。一不平，饶你做得是，也带着五分过失在。

疾言、遽色、厉声、怒气，原无用处。万事万物只以心平气和处之，自有妙应。余褊，每坐此失，书以自警。

尝见一论人者云：“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，安得不败？”余闻之甚惊讶，窃意天下事尽认真做去，还做得不象，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，成甚道理？天下事只认真

做了。更有甚说？何事不成？方今大病痛，正患在不肯认真做，所以大纲常、正道理无人扶持，大可伤心。嗟夫！武子之愚，所谓认真也与？

人人因循昏忽，在醉梦中过了一生，坏废了天下多少事！

惟忧勤惕励之君子，常自惺惺爽觉。

明义理易，识时势难；明义理腐儒可能，识时势非通儒不能也。识时易，识势难；识时见者可能，识势非蚤见者不能也。

识势而蚤图之，自不至于极重，何时之足忧？

只有无迹而生疑，再无有意而能掩者，可不畏哉？

令人可畏，未有不恶之者，恶生毁；令人可亲，未有不爱之者，爱生誉。

先事体怠神昏，事到手忙脚乱，事过心安意散，此事之贼也。兵家尤不利此。

善用力者，举百钧若一羽，善用众者，操万旅若一人。

没这点真情，可惜了繁文侈费；有这点真情，何嫌于二簋一掬？

百代而下，百里而外，论人只是个耳边纸上，并迹而诬之，那能论心？呜呼！文士尚可轻论人乎哉？此天谴鬼责所系，慎之！

或问：“怨尤之念，底是难克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君自来怨尤，怨尤出甚的？天之水旱为虐不怕人怨，死自死耳，水旱白若也；人之贪残无厌不伯你尤，恨自恨耳，贪残自若也。此皆无可奈何者。今且不望君自修自责，只将这无可奈何事恼乱心肠，又添了许多痛苦，不若淡然安之，讨些便宜。”其人大笑而去。

见事易，任事难。当局者只怕不能实见得，果实见得，则死生以之，荣辱以之，更管甚一家非之，全国非之，天下非之。

人事者，事由人生也。清心省事，岂不在人？

闭户于乡邻之斗，虽有解纷之智，息争之力，不为也，虽忍而不得谓之杨朱。忘家于怀襄之时，虽有室家之忧，骨肉之难，不顾也，虽劳而不得谓之墨翟。

流俗污世中真难做人，又跳脱不出，只是清而不激就好。

恩莫到无以加处：情薄易厚，爱重成隙。

欲为便为，空言何益？不为便不为，空言何益？

以至公之耳听至私之口，舜、跖易名矣；以至公之心行至私之闻，黜陟易法矣。故兼听则不蔽，精察则不眩，事可从容，不必急遽也。

某居官，厌无情者之多言，每裁抑之。盖无厌之欲，非分之求，若以温颜接之，彼恳乞无已，烦琐不休，非严拒则一日之应酬几何？及部署日看得人有不尽之情，抑不使通，亦未尽善。尝题二语于私署云：“要说的尽着都说，我不嗔你；不该从未敢轻从，你休怪我。”或曰：“毕竟往日是。”

同途而遇，男避女，骑避步，轻避重，易避难，卑幼避尊长。

势之所极，理之所截，圣人不得而毫发也。故保辜以时刻分死生，名次以相邻分得失。引绳之绝，堕瓦之碎，非必当断当敝之处，君子不必如此区区也。

制礼法以垂万世、绳天下者，须是时中之圣人斟酌天理人情之至而为之。一以立极，无一毫矫拂心，无一毫惩创心，无一毫一切心，严也而于人情不苦，宽也而于天则不乱，俾天下肯从而万世相安。故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和之一字，制礼法时合下便有，岂不为美？《仪礼》不知是何人制作，有近于迂阔者，有近于迫隘者，有近于矫拂者，大率是个严苛繁细之圣人所为，胸中又带个惩创矫拂心，而一切之。后世以为周公也，遂相沿而守之，毕竟不便于人情者，成了个万世虚车。是以繁密者激人躁心，而天下皆逃于阔大简直之中；严峻者激人畔心，而天下皆逃于逍遥放恣之地。甚之者，乃所驱之也。此不可一二指。余读《礼》，盖心不安而口不敢道者，不啻百馀事也。而宋儒不察《礼》之情，又于节文上增一重锁钥，予小子何敢言？

礼无不报，不必开多事之端怨；无不酬，不可种难言之恨。

舟中失火，须思救法。

象箸夹冰丸，须要夹得起。

相嫌之敬慎，不若相忘之怒詈。

士君子之相与也，必求协诸礼义，将世俗计较一切脱尽。今世号为知礼者全不理圣贤本意，只是节文习熟，事体谙练，灿然可观，人便称之，自家欣然自得，泰然责人。嗟夫！自繁文弥尚而先王之道湮没，天下之苦相责，群相逐者，皆末世之靡

文也。求之于道，十九不合，此之谓习尚。习尚坏人，如饮狂泉。

学者处事处人，先要识个礼义之中。正这个中正处，要析之无毫厘之差，处之无过不及之谬，便是圣人。

当急遽冗杂时，只不动火，则神有余而不劳事，从容而就理。一动火，种种都不济。

予平生处人处事，泪切之病升居其九，一向在这里克，只凭消磨不去。始知不美之质变化甚难，而况以无恒之志、不深之养，如何能变化得？若志定而养深，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。

予平生做事发言，有一大病痛，只是个尽字，是以无涵蓄，不浑厚，为终身之大戒。

凡当事，无论是非邪正，都要从容蕴藉，若一不当意便忿恚而决裂之，此人终非远器。

以泪而发者，必以无而癯，此不自涵养中来，算不得有根本底学者。涵养中人，遇当为之事，来得不徙，若懒若迟，持得甚坚，不移不歇。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，难说不是义气，毕竟到尽头处不全美。

天地万物之理皆始于从容，而卒于急促。急促者尽气也，从容者初气也。事从容则有余味，人从容则有余年。

凡人应酬多不经思，一向任情做去，所以动多有悔。若心头有一分检点，便有一分得处，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详也。

日日行不怕千万里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。

事见到无不可时便斩截做，不要留恋，儿女子之情不足以语办大事者也。

断之一事，原谓义所当行，鄙念有牵缠，事有掣碍，不得脱然爽洁，才痛煞煞下一个断字，如刀斩斧齐一般。总然只在大头脑处成一个是字，第二义又都放下，况儿女情、利害念，那顾得他？若待你百可意、千趁心，一些好事做不成。

先众人而为，后众人而言。

在邪人前发正论，不问有心无心，此是不磨之恨。见贪者谈廉道，已不堪闻；又说

某官如何廉，益难堪；又说某官贪，愈益难堪；况又劝汝当廉，况又责汝如何贪，彼何以当之？或曰：“当如何？”曰：“位在，则进退在我，行法可也。位不在，而情意相关，密讽可也。若与我无干涉，则钳口而已。”礼入门而问讳，此亦当讳者。

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豫道之，已定矣，临时还有变更，况未定者乎？故宁有不知之名，无贻失言之悔。

举世嚣嚣兢兢不得相安，只是抵死没自家不是耳。若只把自家不是都认，再替别人认一分，便是清宁世界，两忘言矣。

人人自责自尽，不直四海无争，弥宇宙间皆太和之气矣。

当处都要个自强不息之心，天下何事不得了？天下何人不能处？

规模先要个阔大，意思先要个安闲，古之人约己而丰人，故群下乐为之用，而所得常倍。徐思而审处，故己不劳而事极精详。褊急二字，处世之大碍也。

凡人初动一念是如此，及做出来都不是如此，事去回顾又觉不是如此，只是识见不定。圣贤才发一念，始终如一，即有思索，不过周详此一念耳。盖圣贤有得于豫养，故安闲；众人取办于临时，故眩惑。

处人不可任己意，要悉人之情；处事不可任己见，要悉事之理。

天下无难处之事，只消得两个“如之何”；天下无难处之人，只消得三个“必自成”。

人情要耐心体他，体到悉处，则人可寡过，我可寡怨。

事不关系都歇过到关系时悔之何及？事幸不败都饶过，到败事时惩之何益？是以君子不忽小防，其败也不恕败，防其再展。此心与旁观者一般，何事不济？

世道、人心、民生、国计，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。这里都有经略，都能张主，此是士君子四大功业。

情有可通，莫于旧有者过裁抑，以生寡恩之怨；事在得已，莫于旧无者妄增设，以开多事之门。若理当革、时当兴，合于事势人情，则非所拘矣。

毅然奋有为之志，到手来只做得五分。渠非不自信，未临事之志向虽笃，既临事之

力量不足也。故平居观人以自省，只可信得一半。

办天下大事，要精详，要通变，要果断，要执持。才松软怠弛，何异鼠头蛇尾？除天下大奸，要顾虑，要深沉，要突卒，要洁绝，才张皇疏慢，是攫虎欲龙鳞。

利害死生间有毅然不夺之介，此谓大执持。惊急喜怒事无卒然遽变之容，此谓真涵养。

力负邱山未足雄，地负万山，此身还负地。量包沧海不为大，天包四海，吾量欲包天。

天不可欺，人不可欺，何处瞒藏些子？性分当尽职分当尽，莫教久缺分毫。

何是何非，何长何短，但看百忍之图。不暗不瞽，不痴不聋，自取一朝之忿。

植万古纲常，先立定自家地步；做两间事业，先推开物我藩篱。

捱不过底事，莫如早行；悔无及之言，何似休说。

苟时不苟真不苟，忙处无忙再无忙。

《谦》六爻，画画皆吉；恕一字，处处可行。

才逢乐处须知苦，既没闲时那有忙。

生来不敢拂吾发，义到何妨断此头。

量嫌六合隘，身负五岳轻。

休买贵后贱，休逐众人见。

难乎能忍，妙在不言。

休忙休懒，不懒不忙。

养生

夫水竭之，乃所以多之；泄之，乃所以竭之。惟仁者能泄。

惟智者知泄。

天地间之祸人者，莫如多；令人易多者，莫如美。美味令人多食，美色令人多欲，美声令人多听，美物令人多贪，美官令人多求，美室令人多居，美田令人多置，美寝令人多逸，美言令人多入，美事令人多恋，美景令人多留，美趣令人多思，皆祸媒也。不美则不令人多。不多则不令人败。予有一室，题之曰“远美轩”，而扁其中曰“冷淡”。非不爱美，惧祸之及也。

夫鱼见饵不见钩，虎见羊不见阱。猩猩见酒不见人，非不见也，迷于所美而不暇顾也。此心一冷，则热闹之景不能入；一淡，则艳冶之物不能动。夫能知困穷、抑郁、贫贱，坎坷之为详，则可与言道矣。

以肥甘爱儿女而不思其伤身，以姑息爱儿女而不恤其败德，

甚至病以死，患大辟而不知悔者，皆妇人之仁也。噫！举世之自爱而陷于自杀者，又十人而九矣。

五闭，养德养生之道也。或问之曰：“视、听、言、动、思将不启与？”曰：“常闭而时启之，不弛于事可矣。此之谓夷夏关。”

今之养生者，饵药、服气、避险、辞难、慎时、寡欲，诚要法也。嵇康善养生，而其死也却在所虑之外。乃知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。德在我，而蹈白刃以死，何害其为养生哉？

愚爱谈医，久则厌之，客言及者，告之曰：“以寡欲为四物，以食淡为二陈，以清心省事为四君子。无价之药，不名之医，取诸身而已。”

仁者寿，生理完也；默者寿，元气定也；拙者寿，元神固也。反比皆妖道也。其不然，非常理耳。

盗为男戎，色为女戎。人皆知盗之劫杀为可畏。而忘女戎之劫杀。悲夫！

太朴，天地之命脉也。太朴散而天地之寿夭可卜矣。故万物蕃，则造化之元精耗散。木多实者根伤，草出茎者根虚，费用广者家贫，言行多者神竭，皆妖道也。老子受用处，尽在此中看破。

饥寒痛痒，此我独觉，虽父母不之觉也；衰老病死，此我独当，虽妻子不能代也。自爱自全之道，不自留心，将谁赖哉？

气有为而无知，神有知而无为。精者，无知无为，而有知有为之母也。精天一也，属水，水生气；气纯阳也，属火，火生神；神太虚也，属无，而丽于有。精盛则气盛，精衰则气衰，故甑涸而不蒸。气存则神存，气亡则神亡，故烛尽而火灭。

气只够喘息底，声只够听闻底，切莫长馥分毫，以耗无声无臭之真体。

语云：“纵欲忘身”，忘之一字最宜体玩。昏不省记谓之忘，欲迷而不悟，情胜而不顾也。夜气清明时，都一一分晓，着迷处，便思不起，沉溺者可以惊心回首矣。

在筐香韞，在几香损，在炉香烬。

书室联：“曙枕酣余梦，旭窗闲展书。”

天地

湿温生物，湿热长物，燥热成物，凄凉杀物，严寒养物。

湿温，冲和之气也；湿热，蒸发之气也；燥热，燔灼之气也；凄凉，杀气，阴壮而阳微也，严寒，敛气，阴外激而阳内培也。

五气惟严寒最仁。

浑厚，天之道也。是故处万物而忘言，然不能无日月星辰以昭示之，是寓精明于浑厚之中。

精存则生神，精散则生形。太乙者，天地之神也；万物者，天地之形也。太乙不尽而天地存，万物不已而天地毁。人亦然。

天地只一个光明，故不言而人信。

天地不可知也，而吾知天地之所生，观其所生，而天地之性情形体俱见之矣。是故观子而知父母，观器而知模范。天地者，万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范也。

天地之气化，生于不齐，而死于齐。故万物参差，万事杂揉，势固然耳，天地亦主张不得。

观七十二候者，谓物知时，非也，乃时变物耳。

天地盈虚消息是一个套子，万物生长收藏是一副印板。

天积气所成，自吾身以上皆天也。日月星辰去地八万四千里，囿于积气中，无纤隔微碍，彻地光明者，天气清甚无分毫渣滓耳。故曰太清。不然，虽薄雾轻烟，一里外有不见之物矣。

地道，好生之至也，凡物之有根种者，必与之生。尽物之分量，尽己之力量，不至寒凝枯败不止也、故曰坤称母。

四时惟冬是天地之性，春夏秋皆天地之情。故其生万物也，动气多而静气少。

万物得天地之气以生，有宜温者，有宜微温者，有宜太温者，有宜温而风者，有宜温而湿者，有宜温而燥者，有宜温而时风时湿者。何气所生，则宜何气，得之则长养，失之则伤病。

气有一毫之爽，万物阴受一毫之病。其宜凉、宜寒、宜暑，无不皆然。飞潜动植，蟻蠓之物，无不皆然。故天地位则万物育，王道平则万民遂。

六合中洪纤动植之物，都是天出气、地出质熔铸将出来，都要消磨无迹还他。故物不怕是金石，也要归于无。盖从无中生来，定要都归无去。譬之一盆水，打搅起来大小浮沬以千万计，原是假借成的，少安静时，还化为一盆水。

先天立命处，是万物自具的，天地只是个生息培养。只如草木原无个生理，天地好生亦无如之何。

天地间万物，都是阴阳两个共成的。其独得于阴者，见阳必避，蜗牛壁藓之类是也；其独得于阳者，见阴必枯，夏枯草之类是也。

阴阳合时只管合，合极则离；窝时只管离，离极则合。不极则不离不合，极则必离必合。

定则水，燥则火，吾心自有水火；静则寒，动则热，吾身自有冰炭。然则天地之冰炭谁为之？亦动静为之。一阴生而宇宙入静，至十月闭塞而成寒；一阳生而宇宙入动，至五月熏蒸而成暑。或曰，“五月阴生矣，而六月大暑，十一月阳生矣，而十二月大寒；何也？”曰：“阳不极则不能生阴，阴不极则不能生阳，势穷则反也。微阴激阳，则阳不受激而愈炽；微阳激阴，则阴不受激而愈溢，气逼则甚也。至七月、正月，则阴阳相战，客不胜主，衰不胜旺，过去者不胜方来。故七月大火西流，而金渐生水；正月析木用事，而水渐生火。盖阴阳之气续接非直接，直接则绝，父母死而子始生，有是理乎？渐至非骤至，骤至则激，五谷种而能即熟，有是理乎？二气万古长存，万物四时成遂，皆续与渐为之也。惟续，故不已；惟渐，故无迹。

既有个阴气，必有聚结，故为月；既有个阳气，必有精华，故为日。晦是月之体，本是纯阴无光之物，其光也映日得之，客也，非主也。

天地原无昼夜，日出而成昼，日入而成夜。星常在天，日出而不显其光，日入乃显耳。古人云星从日生。细看来，星不借日之光以为光。嘉靖壬寅日食，既满天有星，当是时，日且无光，安能生星之光乎？

水静柔而动刚，金动柔而静刚，木生柔而死刚，火生刚而死柔。土有刚有柔，不刚不柔，故金、木、水、火皆从钟焉，得中故也，天地之全气也。

嘘气自内而之外也，吸气自外而之内也。天地之初嘘为春，嘘尽为夏，故万物随嘘而生长；天地之初吸为秋，吸尽为冬，故万物随吸而收藏。嘘者，上升阳气也，阳

主发；吸者，下降阴气也，阴主成。嘘气温，故为春夏；吸气寒，故为秋冬。一嘘一吸，自开辟以来至混沌之后，只这一丝气有毫发断处，万物灭，天地毁。万物，天地之于也，一气生死无不肖之。

风惟知其吹拂而已，雨惟知其淋漓而已，雪惟知其严凝而已，水惟知其流行而已，火惟知其燔灼而已。不足则屏息而各藏其用，有馀则猖狂而各恣其性。卒然而感则强者胜，若两军交战，相下而后已。是故久阴则权在雨，而日月难为明；久旱则权在风，而云雨难为泽，以至水火霜雪莫不皆然。谁为之？

曰：明阳为之。阴阳谁为之？曰：自然为之。

阴阳征应，自汉儒穿凿附会，以为某灾样应某政事，最迂。

大抵和气致祥，戾气致妖，与作善降祥，作恶降殃，道理原是如此。故圣人只说人事，只尽道理，应不应，在我不在我都不管。若求一一征应，如鼓答桴，尧、舜其犹病矣。大段气数有一定的，有偶然的，天地不能违，天地亦顺之而已。旱而雩，水而禱，彗孛而禳，火而祓，日月食而救，君子畏天威，谨天戒当如是尔。若云随祷辄应，则日月盈亏岂系于救不救之间哉？

大抵阴阳之气一偏必极，势极必反。阴阳乖戾而分，故孤阳亢而不下阴则旱，无其极，阳极必生阴，故久而雨；阴阳和合而留，故淫阴升而不舍阳则雨，无其极，阴极必生阳，故久而晴。

草木一衰不至遽茂，一茂不至遽衰；夫妇朋友失好不能遽合，合不至遽乖。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是一定的，星陨地震，山崩雨血，火见河清此是偶然的。吉凶先见，。自非常理，故臣子以修德望君，不必以灾异恐之。若因灾而惧，困可修德。一有祥瑞使可谓德已足而罢修乎？乃若至德回天，灾祥立应，桑谷枯，彗星退，冤狱释而骤雨，忠心白而反风，亦间有之。但曰必然事，吾不能确确实信也。

气化无一息之停，不属进，就属退。动植之物其气机亦无一息之停，不属生，就属死，再无不进不退而止之理。

形生于气。气化没有底，天地定然没有；天地没有底，万物定然没有。

生气醇浓浑浊，杀气清爽澄澈；生气牵恋优柔，杀气果决脆断；生气宽平温厚，杀气峻隘凉薄。故春气絪縕，万物以生；夏气熏蒸，万物以长；秋气严肃，万物以入；冬气闭藏，万物以亡。

一呼一吸，不得分毫有馀，不得分毫不足；不得连呼，不得连吸；不得一呼无吸，

不得一吸无呼，此盈虚之自然也。

水质也，以万物为用；火气也，以万物为体。及其化也，同归于无迹。水性徐，火性疾，故水之入物也，因火而疾。水有定气，火无定气，放火附刚则刚，附柔则柔，水则入柔不入刚也。

阳不能藏，阴不能显。才有藏处，便是阳中之阴；才有显处，便是阴中之阳。

水能实虚，火能虚实。

乾坤是毁的，故开辟后必有混沌所以主宰？乾坤是不毁的，故混沌还成开辟。主宰者何？元气是已。元气亘万亿岁年终不磨灭，是形化气化之祖也。

天地全不张主，任阴阳；阴阳全不摆布，任自然。世之人趋避祈禳徒自苦耳。其夺自然者，惟至诚。

天地发万物之气到无外处，止收敛之气到无内处。止不至而止者，非本气不足，则客气相夺也。

静生动长，动消静息。总则生，生则长，长则消，消则息。

万物生于阴阳，死于阴阳。阴阳于万物原不相干，任其自然而已。雨非欲润物，旱非欲燥物，风非欲挠物，雷非欲震物，阴阳任其气之自然，而万物因之以生死耳。《易》称“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”，另是一种道理，不然，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。若有心成化，则寒暑灾祥得其正，乃见天心矣。

天极从容，故三百六十日为一嘘吸；极次第，故温暑凉寒不躋越而杂至；极精明，故昼有容光之照而夜有月星；极平常，寒暑旦夜、生长收藏，万古如斯而无新奇之调；极含蓄，并包万象而不见其满塞；极沉默，无所不分明而无一言；极精细，色色象象条分缕析而不厌其繁；极周匝，疏而不漏；极凝定，风云雷雨变态于胸中，悲欢叫号怨德于地下，而不恶其扰；极通变，普物因材不可执为定局；极自然，任阴阳气数理势之所极所生，而已不与；极坚耐，万古不易而无欲速求进之心，消磨曲折之患；极勤敏，无一息之停；极聪明，亘古今无一人一事能欺罔之者，极老成，有亏欠而不隐藏；极知足，满必损，盛必定；极仁慈，雨露霜雪无非生物之心；极正直，始终计量，未尝养人之奸、容人之恶；极公平，抑高举下，贫富贵贱一视同仁；极简易，无琐屑曲局示人以繁难；极雅淡，青苍自若，更无炫饰；极灵爽，精诚所至，有感必通；极谦虚，四时之气常下交；极正大，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；极诚实，无一毫伪妄心，虚假事；极有信，万物皆任之而不疑。故人当法天。人，天所生也。如之者存，反之者亡，本其气而失之也。

春夏后看万物繁华，造化有多少淫巧，多少发挥，多少张大，元气安得不断丧？机械安得不穷尽？此所以虚损之极，成否塞，成浑沌也。

形者，气之橐囊也。气者，形之线索也。无形，则气无所凭藉以生；无气，则形无所鼓舞以为生。形须臾不可无气，气无形则万古依然在宇宙间也。

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。

浊气醇，清气漓；浊气厚，清气薄；浊气同，清气分；浊气温，清气寒；浊气柔，清气刚；浊气阴，消气阳；浊气丰，清气啬；浊气甘，清气苦；浊气喜，清气恶；浊气荣，清气枯；浊气融，清气孤；浊气生，清气杀。

一阴一阳之谓道。二阴二阳之谓驳。阴多阳少、阳多阴少之谓偏。有阴无阳、有阳无阴之谓孤。一阴一阳，乾坤两卦，不二不杂，纯粹以精，此天地中和之气，天地至善也。是道也，上帝降衷，君子衷之。是故继之即善，成之为性，更无偏驳，不假修为，是一阴一阳属之君子之身矣。故曰，君子之道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此之谓偏。百胜日用而不知，此之谓驳。至于孤气所生，大乖常理。孤阴之善，慈悲如母，恶则险毒如虺；孤阳之善，嫉恶如仇，恶则凶横如虎。此篇夫子论性纯以善者言之，与性相近，稍稍不同。

天地万物只是一个渐，故能成，故能久。所以成物悠者，渐之象也；久者，渐之积也。天地万物不能顿也，而况于人乎？

故悟能顿，成不能顿。

盛德莫如地，万物于地，恶道无以加矣。听其所为而莫之憾也，负荷生成而莫之厌也。故君子卑法地，乐莫大焉。

日正午，月正圆，一呼吸间耳。呼吸之前，未午未圆；呼吸之后，午过圆过。善观中者，此亦足观矣。

中和之气，万物之所由以立命者也，故无所不宜；偏盛之气，万物之所由以盛衰者也，故有宜有不宜。

禄、位、名、寿、康、宁、顺、适、子孙贤达，此天福人之大权也。然尝轻以与人，所最靳而不轻以与人者，惟名。福善祸淫之言，至名而始信。大圣得大名，其次得名，视德无分毫爽者，恶亦然。禄、位、寿、康在一身，名在天下；禄、位、寿、康在一时，名在万世。其恶者备有百福，恶名愈着；善者备尝艰苦，善誉日彰。桀、封、幽、厉之名，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。此固天道报应之微权也。天之以百福

予人者，恃有此耳。

彼天下万世之所以仰慕钦承痰恶笑骂，其祸福固亦不小也。

以理言之，则当然者谓之天，命有德讨有罪，奉三尺无私是已；以命言之，则自然者谓之天，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致而至，定于有生之初是已；以数言之，则偶然者谓之天，会逢其适，偶值其际是已。

造物之气有十：有中气，有纯气，有杂气，有戾气，有似气，有大气，有细气，有间气，有变气，有常气，皆不外于五行。中气，五行均调，精粹之气也，人钟之而为尧、舜、禹、文、周、孔，物得之而为鳞凤之类是也。纯气，五行各具纯一之气也，人得之而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物得之而为龙虎之类是也。杂气，五行交乱之气也。戾气，五行粗恶之气也。

似气，五行假借之气也。大气，磅礴浑沦之气也。细气，纤蒙浮渺之气也。间气，积久充溢会合之气也。变气，偶尔遭逢之气也。常气，流行一定之气也。万物各有所受以为生，万物各有所属以为类，万物不自由也。惟有学问之功，变九气以归中气。

火性发扬，水性流动，木性条畅，金性坚刚，土性重厚，其生物也亦然。

太和在我，则天地在我，何动不臧？何往不得？

弥六合皆动气之所为也，静气一粒伏在九地之下以胎之。

故动者静之死乡，静者动之生门。无静不生，无动不死。静者常施，动者不还。发大造之生气者动也，耗大造之生气者亦动也。圣人主静以涵元理，道家主静以留元气。

万物发生，皆是流于既溢之余，万物收敛，皆是劳于既极之后。天地一岁一呼吸，而万物随之。

天地万物到头来皆归于母。故水、火、金、木有尽，而土不尽。何者？水、火、金、木，气尽于天，质尽于地，而土无可尽。故真气无归，真形无藏。万古不可磨灭，灭了更无开辟之时。所谓混沌者，真气与真形不分也。形气混而生天地，形气分而生万物。

天欲大小人之恶，必使其恶常得志。彼小人者，惟恐其恶之不遂也，故贪天祸以至于亡。

自然谓之天，当然谓之天，不得不然谓之天；阳亢必旱，久旱必阴，久阴必雨，久雨必晴，此之谓自然。君尊臣卑，父坐子立，夫唱妇随，兄友弟恭，此之谓当然。小役大，弱役强，贫役富，贱役贵，此之谓不得不然。

心就是天，欺心便是欺天，事心便是事天，更不须向苍苍上面讨。

天者，未定之命；命者，已定之天。天者，大家之命，命者，各物之天。命定而吉凶祸福随之也，由不得天，天亦再不照管。

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，更无别个。形者，气所附以为凝结；气者，形所托以为运动。无气则形不存，无形则气不住。

天地既生人物，则人物各具一天地。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，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。人各任其气质之天地至于无涯牿，其降衷之天地几于渐尽，天地亦无如之何也已。其吉凶祸福率由自造，天何尤乎而怨之？

吾人浑是一天，故日用起居食总念念时时事事便当以天自处。

朱子云：“天者，理也。”余曰：“理者，天也。”

有在天之天，有在人之天。有在天之先天，太极是已；有在天之后天，阴阳五行是已。有在人之先天，元气、无理是已；有在人之后天，血气、心知是已。

问：“天地开辟之初，其状何似？”曰：“未易形容。”因指斋前盆沼，令满贮带沙水一盆，投以瓦砾数小块，杂谷豆升许，令人搅水浑浊，曰：“此是混沌未分之状。待三日后再来看开辟。”

至日而浊者清矣，轻清上浮，曰：“此是天开于子。沉底浑泥，此是地辟于丑。中间瓦砾出露，此是山陵，是时谷。豆芽生月馀，而水中小虫浮沉奔逐，此是人与万物生于寅。彻底是水，天包乎地之象也。地从上下，故山上锐而下广，象粮谷堆也。

气化日繁华，日广侈，日消耗，万物毁而生机微，天地虽不毁，至亥而又成混沌之世矣。”

雪非熏蒸之化也。天气上升，地气下降，是干涸世界矣。

然阴阳之气不交则绝，故有留滞之馀阴，始生之嫩阳，往来交结，久久不散而迫于严寒，遂为雪为霰。白者，少明之色也，水之母也。盛则为雪，微则为霜，冬月片

瓦半砖之下着湿地，皆有霜，阴气所呵也，土干则否。

两间气化，总是一副大蒸笼。

天地之于万物，因之而已，分毫不与焉。

世界虽大，容得千万人忍让，容不得一两个纵横。

天地之于万物原是一贯。

轻清之气为霜露，浓浊之气为云雨。春雨少者，熏蒸之气未浓也。春多雨则沁夏之气，而夏雨必少，夏多雨者，熏蒸之气有余也。夏少雨则积气之余，而秋雨必多，此谓气之常耳。至于霪潦之年，必有亢阳之年，则数年总计也。蜀中之漏天，四时多雨；云中之高地，四时多旱；吴下之水乡，黄梅之雨为多，则四方互计也。总之，一个阴阳，一般分数，先有余则后不足，此有余则彼不足，均则各足，是谓太和，太和之岁，九有皆丰。

冬者，万物之夜，所以待劳倦养精神者也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成，而不培养之以冬，则万物之灭久矣。是知大冬严寒，所以仁万物也。愈严凝则愈收敛，愈收敛则愈精神，愈精神则生发之气愈条畅。譬之人须要安歇，今夜能熟睡，则明日必精神。故曰冬者万物之所以归命也。

世运

势之所在，天地圣人不能违也。势来时即摧之，未必遽坏；势去时即挽之，未必能回。然而圣人每与势忤，而不肯甘心从之者，人事宜然也。

世人贱老，而圣王尊之；世人弃愚，而君子取之；世人耻贫，而高士清之；世人厌淡，而智者味之；世人恶冷，而幽人宝之；世人薄素，而有道者尚之。悲夫！世之人难与言矣。

坏世教者，不是宦官宫安，不是农工商贾，不是衙门市井，不是口口。

古昔盛时，民自饱暖之外无过求，自利用之外无异好，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。家无奇货，人无玩物，馀珠玉于山泽而不知宝，赢茧丝于箱篋而不知绣。偶行于途而知贵贱之等，创见于席而知隆杀之理。农于桑麻之外无异闻，士于礼义之外

无羨谈；公卿大夫于劝深训迪之外无簿书。知官之贵，而不知为民之难；知贫之可忧，而不知人富之可嫉。夜行不以兵，远行不以糒。施人者非欲其我德，施于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。诉欣浑浑，其时之春乎？其物之胚孽乎？吁！可想也已。

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，其治任之而已，己无所与也。五帝是一截世道，其治安之而已，不扰民也。三王是一截世道，其治正之而已，不使纵也。秦以后是一截世道，其治劫之而已，愚之而已，不以德也。

世界一般是唐虞时世界，黎民一般是唐虞时黎民，而治不古若，非气化之罪也。

终极与始接，困极与亨接。

三皇是道德世界，五帝是仁义世界，三王是礼义世界，春秋是威力世界，战国是智巧世界，汉以后是势利世界。

士鲜衣美食，浮谈怪说、玩日愒时，而以农工为村鄙；女傅粉簪花、冶容学态、袖手乐游，而以勤俭为羞辱；官盛从丰供、繁文縟节、奔逐世态，而以教养为迂腐。世道可为伤心矣。

喜杀人是泰，愁杀人也是泰。泰之人昏惰侈肆，泰之事废坠宽罢，泰之风纷华骄蹇，泰之前如上水之篙，泰之世如高竿之顶，泰之后如下坂之车。故否可以致泰，泰必至于否。故圣人忧泰不忧否。否易振，泰难持。

世之衰也，卑幼贱微气高志肆而无上，子弟不知有父母，妇不知有舅姑，后进不知

有先达，士民不知有官师，郎署不知有公卿，偏裨军士不知有主帅。目空空而气勃勃，耻于分义而敢于陵驾。呜呼！世道至此，未有不乱不亡者也。

节文度数，圣人之所以防肆也。伪礼文不如真爱敬，真简率不如伪礼文。伪礼文犹足以成体，真简率每至于逾闲；伪礼文流而为象恭滔天，真简率而为礼法扫地。七贤八达，简率之极也。举世牛马而晋因以亡。近世士风崇尚简率；荡然无检，嗟嗟！吾莫知所终矣。

天下之势顿可为也，渐不可为也。顿之来也骤骤多无根，渐之来也深深则难撼。顿着力在终，渐着力在始。

造物有涯而人情无涯，以有涯足无涯，势必争，故人人知足则天下有馀。造物有定而人心无定，以无定撼有定，势必败。

故人人安分则天下无事。

天地有真气，有似气。故有凤皇则有昭明，有粟谷则有稂莠，兔葵似葵，燕麦似麦，野菽似菽，槐蓝似槐之类。人亦然皆似气之所锤也。

六合是个情世界，万物生于情死于情。至人无情，圣人调情，君子制情，小人纵情。

变民风易，变士风难；变士风易，变仕风难。仕风变，天下治矣。

古之居官也，在下民身上做工夫；今之居官也，在上官眼底做工夫。古之居官也尚正直，今之居官也尚穀阿。

任侠气质皆贤者也，使人圣贤绳墨，皆光明俊伟之人。世教不明，纪法陵替，使此辈成此等气习，谁之罪哉！

世界毕竟是吾儒世界，虽二氏之教杂出其间，而纪纲法度、教化风俗，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数。即百家井出，只要主仆分明，所谓元气充实，即风寒入肌，疮疡在身，终非危症也。

一种不萌芽，六尘不缔构，何须度万众成罗汉三千？九边无夷狄，四海无奸雄，只宜销五兵铸金人十二。

圣贤

孔子是五行造身，两仪成性。其馀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，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，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，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，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，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，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。气质既有所限，虽造其极，终是一偏底圣人。此七子者，共事多不相合，共言多不相入，所同者大根本大节目耳。

孔颜穷居，不害其为仁覆天下，何则？仁覆天下之具在我，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尝一日忘也。

圣人不落气质，贤人不浑厚便直方，便着了气质色相；圣人不带风土，贤人生燕赵则慷慨，生吴越则宽柔，就染了风土气习。

性之圣人，只是个与理相忘，与道为体，不待思，惟横行直撞，恰与时中吻合。反之，圣人常常小心，循规蹈矩，前望后顾，才执得中字，稍放松便有过不及之差。是以希圣君子心上无一时任情恣意处。

圣人一，圣人全，一则独诣其极，全则各臻其妙。惜哉！

至人有圣人之功而无圣人之全者，囿于见也。

所贵乎刚者，贵其能胜己也，非以其能胜人也。子路不胜其好勇之私，是为勇字所伏，终不成个刚者。圣门称刚者谁？吾以为恂恂之颜子，其次鲁钝之曾子而已，馀无闻也。

天下古今一条大路，曰大中至正，是天造地设的。这个路上古今不多几人走，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颜、曾、思、孟，其馀识得的周、程、张、朱，虽走不到尽头，毕竟是这路上人。将这个路来比较古今人，虽伯夷、伊、惠也是异端，更那说那佛、老、杨、墨、阴阳术数诸家。若论个分晓，伯夷、伊、惠是旁行的，佛、老、杨、墨是斜行的，阴阳星数是歧行的。本原处都从正路起，却念头一差，走下路去，愈远愈缪。所以说，异端言本原不异而发端异也。何也？佛之虚无是吾道中寂然不动差去，老之无为是吾道中守约施博差去，为我是吾道中正静自守差去，兼爱是吾道中万物一体差去，阴阳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时差去，术数家是吾道中至诚前知差去。看来大路上人时为佛，时为老，时为杨，时为墨，时为阴阳术数，是合数家之所长。岔路上人佛是佛，老是老，杨是杨，墨是墨，阴阳术数是阴阳术数，殊失圣人之初意。譬之五味不适均不可以专用也，四时不错行不可以专今也。

圣人之道不奇，才奇便是贤者。

战国是个惨酷的气运，巧伪的世道，君非富强之术不讲，臣非功利之策不行，六合正气独钟在孟子身上。故在当时疾世太严，忧民甚切。

清任和时，是孟子与四圣人议定的谥法。祖术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，是子思作仲尼的赞语。

圣贤养得天所赋之理完，仙家养得天所赋之气完。然出阳脱壳，仙家未尝不死，特留得此气常存。性尽道全，圣贤未尝不死，只是为此理常存。若修短存亡，则又系乎气质之厚薄，圣贤不计也。

贤人之言视圣人未免有病，此其大较耳。可怪俗儒见说是圣人语，便回护其短而推类以求通；见说是贤人之言，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过。设有附会者从而欺之，则阳虎优孟皆失其真，而不免徇名得象之讥矣。是故儒者要认理，理之所在，虽狂夫之言，不异于圣人。圣人岂无出于一时之感，而不可为当然不易之训者哉？

尧、舜功业如此之大，道德如此之全，孔子称赞不啻口出。

在尧、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满足处！道原体不尽，心原趁不满，势分不可强，力量不可勉，圣人怎放得下？是以圣人身囿于势分，力量之中，心长于势分、力量之外，才觉足了，便不是尧、舜。

伊尹看天下人无一个不是可怜的，伯夷看天下人无一个不是可恶的，柳下惠看天下人无一个不是可与之。

浩然之气孔子非无，但用的妙耳。孟子一生受用全是这两字。我尝云：“孟于是浩然之气，孔于是浑然之气。浑然是浩然的归宿。浩然是浑然的作用。惜也！孟子未能到浑然耳。”

圣学专责人事，专言实理。

二女试舜，所谓书不可尽信也，且莫说玄德升闻，四岳共荐。以圣人遇圣人，一见而人品可定，一语而心理相符，又何须试？即帝艰知人，还须一试，假若舜不能谐二女，将若之何？是尧轻视骨肉，而以二女为市货也，有是哉？

自古功业，惟孔孟最大且久。时雍风动，今日百姓也没受用处，赖孔孟与之发挥，而尧、舜之业至今在。

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如九达之衢，无所不通；如代明之日月，无所不照。其余有所明，必有所昏，夷、尹、柳下惠昏于清、任、和，佛氏昏于寂，老氏昏于裔，杨

氏昏于义，墨氏昏于仁，管、商昏于法。其心有所向也，譬之鹄鹄知南；其心有所厌也，譬之盍旦恶夜。岂不纯然成一家人物？竟是偏气。

尧、舜、禹、文、周、孔，振古圣人无一毫偏倚，然五行所鍾，各有所厚，毕竟各人有各人气质。尧敦大之气多，舜精明之气多，禹收敛之气多，文王柔嘉之气多，周公文为之气多，孔子庄严之气多，熟读经史自见。若说天纵圣人，如太和元气流行略不沾着一些，四时之气纯是德性，用事不落一毫气质，则六圣人须索一个气象无毫发不同方是。

读书要看圣人气象性情。乡党见孔子气象十九至其七情。

如回非助我牛刀割鸡，见其喜处；由之瑟，由之使门人为臣，仍然于沮溺之对，见其怒处；丧予之恸，获麟之泣，见其哀处；侍侧言志之问，与人歌和之时，见其乐处；山梁雌雉之叹，见其爱处；斥由之佞，答子贡“君子有恶”之语，见其恶处；周公之梦，东周之想，见其欲处。便见他发而皆中节处。

费宰之辞，长府之止，看闵子议论，全是一个机轴，便见他和悦而诤。处人论事之法，莫妙于闵子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气。

圣人妙处在转移人不觉，贤者以下便露圭角，费声色，做出来只见张皇。

或问，“孔、孟周流，到处欲行其道，似技痒的？”曰：“圣贤自家看的分数真，天生出我来，抱千古帝王道术，有旋乾转坤手投，只兀兀家居，甚是自负，所以遍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。既而天下皆无一遇，犹有九夷、浮海之思，公山佛肸之往。

夫子岂真欲如此？只见吾道有起死回生之力，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，必得君而后术可施也。譬之他人孺子入井与已无干，既在井畔，又知救法，岂忍袖手？

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，伊川答子由，遂激成三党，可以观二公所得。

休作世上另一种人，形一世之短。圣人也只是与人一般，才使人觉异样便不是圣人。

平生不作圆软态，此是丈夫。能软而不失刚方之气，此是大丈夫。圣贤之所以分也。

圣人于万事也，以无定体为定体，以无定用为定用，以无定见为定见，以无定守为定守。贤人有定体，有定用，有定见，有定守。故圣人为从心所欲，贤人为立身行

己，自有法度。

圣贤之私书，可与天下人见；密事，可与天下人知；不意之言，可与天下人闻；暗室之中，可与天下人窥。

好问、好察时，着一我字不得，此之谓能忘。执两端时，着一人字不得，此之谓能定。欲见之施行，略无人己之嫌，此之谓能化。

无过之外，更无圣人；无病之外，更无好人。贤智者于无过之外求奇，此道之贼也。

积爱所移，虽至恶不能怒，狃于爱故也；积恶所习，虽至感莫能回，狃于恶故也。惟圣人之用情不狃。

圣人有功于天地，只是人事二字。其尽人事也，不言天命，非不知回天无力，人事当然，成败不暇计也。

或问：“狂者动称古人，而行不掩言，无乃行本顾言乎？孔子奚取焉？”曰：“此与行不顾言者人品悬绝。譬之于射，立拱把于百步之外，九矢参连，此养由基能事也。孱夫拙射，引弦之初，亦望拱把而从事焉，即发，不出十步之远，中不近方丈之鹄，何害其为志士？又安知日关弓，月抽矢，白首终身，有不为由基者乎？是故学者贵有志，圣人取有志。狷者言尺行尺，见寸守寸，孔子以为次者，取其守之确，而恨其志之隘也。今人安于凡陋，恶彼激昂，一切以行不顾言沮之，又甚者，以言是行非谤之，不知圣人岂有一蹴可至之理？‘希圣人岂有一朝径顿之术？只有有志而废于半途，未有无志而能行跬步者。’或曰：“不言而躬行何如？”曰：“此上智也，中人以下须要讲求博学、审问、明辩，与同志之人相砥砺奋发，皆所以讲求之也，安得不言？”

若行不顾言，则言如此而行如彼，口古人而心衰世，岂得与狂者同日语哉？“

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，此有道之言也。但法度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以来只有一个，譬如律令一般，天下古今所共守者。若家自为律，人自为令，则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之法度。故以道为法度者，时中之圣；以气质为法度者，一偏之圣。

圣人是物来顺应，众人也是物来顺应。圣人之顺应也，从廓然太公来，故言之应人如响，而吻合乎当言之理；行之应物也，如取诣宫中，而吻合乎当行之理。众人之顺应也，从任情信意来，故言之应人也，好莠自口，而鲜与理合；事之应物也，可否惟欲，而鲜与理合。君子则不然，其不能顺应也，不敢以顺应也。议之而后言，

言犹恐尤也；拟之而后动，动犹恐悔也。

却从存养省察来。噫！今之物来顺应者，人人是也，果圣人乎？

可哀也已！

圣人与众人一般，只是尽得众人的道理，其不同者，乃众人自异于圣人也。

天道以无常为常，以无为为为。圣人以无心为心，以无事为事。

万物之情，各求自遂者也。惟圣人之心，则欲遂万物而志自遂。

为宇宙完人甚难，自初生以至属纆，彻头彻尾无些子破绽尤难，恐亘古以来不多几人。其徐圣人都是半截人，前面破绽，后来修补，以至终年晚岁，才得干净成就了一个好人，还天付本来面目，故曰汤武反之也。曰反，则未反之前便有许多欠缺处。今人有过便甘自弃，以为不可复入圣人境域，不知盗贼也许改恶从善，何害其为有过哉？只看归宿处成个甚人，以前都饶得过。

圣人低昂气化，挽回事势，如调剂气血，损其侈不益其强，补其虚不甚其弱，要归于平而已。不平则偏，偏则病，大偏则大病，小偏则小病。圣人虽欲不平，不可得也。

圣人绝四，不惟纤尘微障无处着脚，即万理亦无作用处，所谓顺万事而无情也。

圣人胸中万理浑然，寂时则如悬衡鉴，感之则若决江河，未有无故自发一善念。善念之发，胸中不纯善之故也。故惟旦昼之饬食，然后有夜气之清明。圣人无时不夜气，是以胸中无无故自见光景。

法令所行，可以使土偶奔趋；惠泽所浸，可以使枯木萌孽；教化所孚，可以使鸟兽伏驯；精神所极，可以使鬼神感格，吾必以为圣人矣。

圣人不强人以太难，只是拨转他一点自然底肯心。

参赞化育底圣人，虽在人类中，其实是个活天，吾尝谓之人天。

孔子只是一个通，通外更无孔子。

圣人不随气运走。不随风俗走，不随气质走。

圣人平天下，不是夷山填海，高一寸还他一寸，低一分还他一分。

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不可知，可知之祖也。无不可知做可知不出，无可知则不可知何所附属？

只为多了这知觉，便生出许多情缘，添了许多苦恼。落花飞絮岂无死生？他只恁委和委顺而已。或曰：“圣学当如是乎？”

曰：“富贵、贫贱、寿夭、宠辱，圣人未尝不落花飞絮之耳。虽有知觉，心不为知觉苦。”

圣人心中再无分毫不自在处。内省不疚，既无忧惧，外至之患，又不怨尤，只是一段不释然，却是畏天命，悲人穷也。

定静安虑，圣人无一刻不如此。或曰：“喜怒哀乐到面前何如？”曰：“只恁喜怒哀乐，定静安虑，胸次无分毫加损。”

有相予者，谓面上部位多贵，处处指之。予曰：“所忧不在此也。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，相予两肩要担当得天下事，相予两脚要踏得万事定，虽不贵，子奚忧？不然，予有愧于面也。”

物之入物者染物，入于物者染于物；惟圣人无所入，万物亦不得而入之。惟无所入，故无所不入。惟不为物入，故物亦不得而离之。

人于吃饭穿衣，不曾说我当然不得不然，至于五常百行，却说是当然不得不然，又竟不能然。

孔子七十而后从心，六十九岁未敢从也。众人一生只是从心，从心安得好？圣学战兢兢，只是降伏一个从字，不曰戒慎恐惧，则曰忧勤惕励，防其从也。岂无乐的，乐也只是乐天。众人之乐则异是矣。任意若不离道，圣贤性不与人殊，何苦若此？

日之于万形也，鉴之于万象也，风之于万籁也，尺度权衡之于轻重长短也，圣人之于万事万物也，因其本然付以自然，分毫我无所与焉。然后感者常平，应者常逸，喜亦天，怒亦天，而吾心之天如故也。万感动勦，众动鞅鞅，而吾心之天如故也。

平生无一事可瞒人，此是大快乐。

尧、舜虽是生知安行，然尧、舜自有尧、舜工夫。学问但聪明睿智，千百众人岂能

不资见闻，不待思索？朱文公云：圣人生知安行，更无积累之渐。圣人有圣人底积累，岂儒者所能测识哉？

圣人不矫。

圣人一无所昏。

孟子谓文王取之，而燕民不悦则勿取，虽非文王之心，最看得时势定。文王非利天下而取之，亦非恶富贵而逃之，顺天命之予夺，听人心之向背，而我不与焉。当是时，三分天下才有其二，即武王亦动手不得，若三分天下有其三，即文王亦束手不得。《酌》之诗曰：“遵养时晦，时纯熙矣，是用大介。”天命人心一毫假借不得。商家根深蒂固，须要失天命人心到极处，周家积功累仁，须要收天命人心到极处，然后得失界限决绝洁净，无一毫黏带。如瓜熟自落，栗熟自坠，不待剥摘之力；且莫道文王时动得手，即到武王时，纣又失了几年人心，武王又收了几年人心。牧誓武成取得，何等费唇舌！多士多方守得，何等耽惊怕；则武王者，生摘劲剥之所致也。又譬之疮落痂、鸡出卵，争一刻不得。若文王到武王时定不犯手，或让位微箕为南河阳城之避，徐观天命人心之所属，属我我不却之使去，不属我我不招之使来，安心定志，任其自去来耳。此文王之所以为至德。使安受二分之归，不惟至德有损，若纣发兵而问，叛人即不胜，文王将何辞？虽万万出文王下者，亦不敢安受商之叛国也。用是见文王仁熟智精，所以为宣哲之圣也。

汤祷桑林以身为牺，此史氏之妄也。按汤世十八年旱，至二十三年祷桑林责六事，于是旱七年矣，天乃雨。夫农事冬旱不禁三月，夏旱不禁十日，使汤持七年而后祷，则民已无子遗矣，何以为圣人？即汤以身祷而天不雨，将自杀，与是绝民也，将不自杀，与是要天也，汤有一身能供几祷？天虽享祭，宁欲食汤哉？是七年之间，岁岁有旱，未必不祷，岁岁祷雨，未必不应，六事自责，史氏特纪其一时然耳。以人祷，断断乎其无也。

伯夷见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何不告之使正？柳下惠见袒裼裸程，而由由与偕，何不告之使衣？故曰：不夷不惠，君子后身之珍也。

亘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英，铸成一个孔子，馀者犹成颜、曾以下诸贤至思、孟，而天地纯粹之气索然一空矣。春秋战国君臣之不肖也宜哉！后乎此者无圣人出焉。靳孔、孟诸贤之精英，而未尽泄与！

周子谓：“圣可学乎？曰无欲。”愚谓圣人不能无欲，七情中合下有欲。孔子曰己欲立欲达。孟子有云：“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。”天欲不可无，人欲不可有。天欲，公也；人欲，私也。周子云“圣无欲”，愚云：“不如圣无私。”此二字者，三氏之所以异也。

圣人没自家底见识。

对境忘情，犹分彼我，圣人可能入尘不染，则境我为一矣。而浑然无点染，所谓“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”，非圣人之至者不能也。若尘为我役，化而为一，则天矣。

圣人学问只是人定胜天。

圣人之私，公；众人之公，私。

圣人无夜气。

“衣锦尚絅”，自是学者作用，圣人无尚。

圣王不必天而必我，我之天定而天随之。

生知之圣人不长进。

学问到孔子地位才算得个通，通之外无学问矣。

圣人尝自视不如人，故天下无有如圣者，非圣人之过虚也，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圣人下也。以圣人无所不能，岂无一毫之未至；以众人之无所不能，岂无一见之独精。以独精补未至，固圣人之所乐取也。此圣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满足，日汲汲然不已于取善也。

圣人不示人以难法，其所行者，天下万世之可能者也；其所言者，天下万世之可知者也。非圣人贬以徇人也，圣人虽欲行其所不能，言其所不知，而不可得也。道本如是，其易知易从也。

品藻

独处看不破，忽处看不破，劳倦时看不破，急遽仓卒时看不破，惊忧骤感时看不破，重大独当时看不破，吾必以为圣人。

圣人做出来都是德性，贤人做出来都是气质，众人做出来都是习俗，小人做出来都是私欲。

汉儒杂道，宋儒隘道。宋儒自有宋儒局面，学者若入道，且休着宋儒横其胸中，只读六经四书而体玩之，久久胸次自是不同。若看宋儒，先看濂溪、明道。

一种人难悦亦难事，只是度量褊狭，不失为君子；一种人易事亦易悦，这是贪污软弱，不失为小人。

为小人所荐者，辱也；为君子所弃者，耻也。

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肠，便有一段邪见识；有一段邪见识，便有一段邪议论；有一段邪议论，便引一项邪朋党，做出一番邪举动。其议论也，援引附会，尽成一家之言，攻之则圆转迁就而本可破；其举动也，借善攻善，匿恶济恶，善为骑墙之计，击之则疑似牵缠而不可断。此小人之尤，而借君子之迹者也。

此藉君子之名，而济小人之私者也。亡国败家，端是斯人。

明白小人，刚戾小人，这都不足恨。所以易恶阴柔阳只是一个，惟阴险伏而多端，变幻而莫测，驳杂而疑似，譬之光天化日，黑白分明，人所共见，暗室晦夜，多少埋伏，多少类象，此阴阳之所以别也。虞廷黜陟，惟曰幽明，其以是夫？

富于道德者不矜事功，犹矜事功，道德不足也；富于心得者不矜闻见，犹矜获见，心得不足也。文艺自多浮薄之心也，富贵自雄，卑陋之见也。此二人者，皆可怜也，而雄富贵者更不数于丈夫。行彼其冬烘盛大之态，皆君子之所欲呕者也。而彼且志骄意得，可鄙孰甚焉？

士君子在尘世中，摆脱得开，不为所束缚；摆脱得净，不为所污蔑，此之谓天挺人豪。

藏名远利，夙夜汲汲乎实行者，圣人也。为名修，为利劝，夙夜汲汲乎实行者，贤人也。不占名标，不寻利孔，气昏志惰，荒德废业者，众人也。炫虚名，渔实利，而内存狡狴之心，阴为鸟兽之行者，盗贼也。

圈子里干实事，贤者可能；圈子外干大事非豪杰不能。或曰：“圈子外可干乎？”曰：“世俗所谓圈子外，乃圣贤所谓性分内也。人守一官，官求一称，内外皆若人焉，天下可庶几矣，所谓圈子内干实事者也。心切忧世，志在匡时，苟利天下，文法所不能拘，苟计成功，形迹所不必避，则圈子外干大事者也。”

识高千古，虑周六合，挽末世之颓风，还先王之雅道，使海内复尝秦汉以前之滋味，则又圈子以上人矣。世有斯人乎？吾将与之共流涕矣。乃若矻矻徇众见，惴惴循弊规，威仪文辞，灿然可观，勤慎谦默，居然寡过，是人也，但可为高官耳，世道奚赖焉？

达人落叶穷通，浮云生死；高士睥睨古今，玩弄六合；圣人古今一息，万物一身；众人尘弃天真，腥集世味。

阳君子取祸，阴君子独免；阳小人取祸，阴小人得福。阳君子刚正直方，阴君子柔嘉温厚；阳小人暴庆放肆，阴小人奸回智巧。

古今士率有三品：上士不好名，中士好名，下士不知好名。

上士宜道德，中士重功名，下士重辞章，斗筭之人重富贵。

人流品格，以君子小人定之，大率有九等，有君子中君子，才全德备，无往不宜者也。有君子，优于德而短于才者也。有善人，恂雅温朴，仅足自守，识见虽正，而不能自决，躬行虽力，而不能自保。有众人，才德识见俱无足取，与世浮沉，趋利避害，碌碌风俗中无自表异。有小人，偏气邪心，惟己私是殖，苟得所欲，亦不害物。有小人中小人，贪残阴狠，恣意所极，而才足以济之，敛怨怙终，无所顾忌。外有似小人之君子，高峻奇绝，不就俗检，然规模弘远，小疵常类，不足以病之。有似君子之小人，老诈浓文，善藏巧借，为天下之大恶，占天下之大名，事幸不败当时，后世皆为所欺而竟不知者。有君子小人之间，行亦近正而偏，语亦近道而杂，学圆通便近于俗，尚古朴则入于腐，宽便姑息，严便猛鸷。是人也，有君子之心，有小人之过者也，每至害道，学者成之。

有俗检，有礼检。有通达，有放达。君子通达于礼检之中，骚士放达于俗检之外。世之无识者，专以小节细行定人品，大可笑也。

上才为而不为，中才只见有为，下才一无所为。

心术平易，制行诚直，语言疏爽，文章明达，其人必君子也。心术微暖，制行诡秘，语言吞吐，文章晦涩，其人亦可知矣。

有过不害为君子，无过可指底，真则圣人，伪则大奸，非乡愿之媚世，则小人之欺世也。

从欲则如附膻，见道则若嚼蜡，此下愚之极者也。

有涵养人心思极细，虽应仓卒，而胸中依然暇豫，自无粗疏之病。心粗便是学不济处。

功业之士，清虚者以为粗才，不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皋、夔、稷、契功业乎？清虚乎？饱食暖衣而工骚墨之事，话玄虚之理，谓勤政事者为俗吏，谓工农桑者为鄙夫，此敝化之民也，尧、舜之世无之。

观人括以五品：高、正、杂、庸、下。独行奇识曰高品，贤智者流。择中有执曰正品，圣贤者流。有善有过曰杂品，劝惩可用。无短无长曰庸品，无益世用。邪伪二种曰下品，慎无用之。

气节信不过人，有出一时之感慨，则小人能为君子之事；有出于一念之剽窃，则小人能盗君子之名。亦有初念甚力，久而屈其雅操，当危能奋安而丧其平生者，此皆不自涵养中来。

若圣贤学问，至死更无破绽。

无根本底气节，如酒汉殴人，醉时勇，醒时索然无分毫气力。无学问底识见，如庖人炆灶，面前明，背后左右无一些照顾，而无知者赏其一时，惑其一偏，每击节叹服，信以终身。

吁！难言也。

众恶必察，是仁者之心。不仁者闻人之恶，喜谈乐道。疏薄者闻人之恶，深信不疑。惟长者知恶名易以污人，而作恶者之好为诬善也，既察为人所恶者何人，又察言者何心，又察致恶者何由，耐心留意，独得其真，果在位也，则信任不疑，果不在位也，则举辟无贰，果如人所中伤也，则扶救必力。呜呼！

此道不明久矣。

党锢诸君，只是褊浅无度量。身当浊世，自处清流，譬之泾渭，不言自别。正当遵海滨而处，以待天下之清也，却乃名检自负，气节相高，志满意得，鄙视一世而践踏之，讥谤权势而狗彘之，使人畏忌奉承愈炽愈骄，积津要之怒，溃权势之毒，一朝而成载胥之凶，其死不足惜也。《诗》称“明哲保身”，孔称“默足有容，免于

刑戮”，岂贵货清市直，甘鼎饔如饴哉？申、陈二子，得之郭林宗几矣。顾厨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，仅愈于卑污耳。若张俭则又李膺、范滂之罪人，可诛也夫！

问：“严子陵何如？”曰：“富贵利达之世不可无此种高人，但朋友不得加于君臣之上。五臣与舜同僚友，今日比肩，明日北面而臣之，何害其为圣人？若有用世之才，抱忧世之志，朋时之所讲求，正欲大行，竟施以康，天下孰君孰臣，正不必尔。

如欲远引高蹈，何处不可藏身，便不见光武也得，既见矣，犹友视帝，而加足其腹焉，恐道理不当如是，若光武者则大矣。

见是贤者，就着意回护，虽有过差，都向好边替他想；见是不贤者，就着意搜索，虽有偏长，都向恶边替他想，自宋儒以来率坐此失。大段都是个偏识见，所谓好而不知其恶，恶而不知其美者。惟圣人便无此失，只是此心虚平。

蕴藉之士深沉，负荷之士弘重，斡旋之士圆通，康济之士精敏。反是皆凡才也，即聪明辩博无补焉。

君子之交怕激，小人之交怕合。斯二者，祸人之国，其罪均也。

圣人把得定理，把不得定势。是非，理也。成败，势也。

有势不可为而犹为之者，惟其理而已。知此则三仁可与五臣比事功，孔子可与尧、舜较政治。

未试于火，皆纯金也。未试于事，皆完人也。惟圣人无往而不可。下圣人一等皆有所不足，皆可试而败。夫三代而下人物，岂甚相远哉？生而所短不遇于所试，则全名定论，可以盖棺，不幸而偶试其所不足，则不免为累。夫试不试之间，不可以定人品也。故君子观人不待试，而人物高下终身事业不爽分毫，彼其神识自在世眼之外耳。

世之颓波，明知其当变，狃于众皆为之而不敢动；事之义举，明知其当为，狃于众皆不为而不敢动，是亦众人而已。提抱之儿得一果饼，未敢辄食，母尝之而后入口，彼不知其可食与否也。既知之矣，犹以众人为行止，可愧也夫惟英雄豪杰不徇习以居非，能违俗而任道，夫是之谓独复。呜呼！此庸人智巧之士，所谓生事而好异者也。

士气不可无，傲气不可有。士气者，明于人己之分，守正而不诡随。傲气者，昧于上下之等，好高而不素位。自处者每以傲人为士气，观人者每以士气为傲人。悲夫

！故惟有士气者能谦己下人。彼做人者昏夜乞哀，或不可知矣。

体解神昏、志消气沮，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底。接臂抵掌，矢志奋心，天下事也不是这般人干底。干天下事者，智深勇沉、神闲气定，有所不言，言必当，有所不为，为必成。不自好而露才，不轻试以幸功，此真才也，世鲜识之。近世惟前二种人，乃互相讥，识者胥笑之。

贤人君子，那一种人里没有？鄙夫小人，那一种人里没有？

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，把那邪正却作第二着看。今有仆隶乞丐之人，特地做忠孝节义之事，为天地间立大纲常，我当北面师事之；环视达官贵人，似俛首居其下矣。论到此，那富贵利达与这忠孝节义比来，岂直太山鸿毛哉？然则匹夫匹妇未可轻，而下士寒儒其自视亦不可渺然小也。故论势分，虽抱关之吏，亦有所下以伸其尊。论性分，则尧、舜与途人可揖让于一堂。论心谈道，孰贵孰贱？孰尊孰卑？故天地间惟道贵，天地间人惟得道者贵。

山林处士常养一个傲慢轻人之象，常积一腹痛愤不平之气，此是大病痛。

好名之人充其心，父母兄弟妻子都顾不得，何者？名无两成，必相形而后显。叶人证父攘羊，陈仲子恶兄受鹅，周泽奏妻破戒，皆好名之心为之也。

世之人常把好事让与他人做，而甘居已于不肖，又要掠个好名儿在身上，而诋他人为不肖。悲夫！是益其不肖也。

理圣人之口易，理众人之口难。至人之口易为众人，众人之口难为圣人，岂直当时之毁誉，即千古英雄豪杰之士，节义正直之人，一入议论之家，彼臧此否，各骋偏执，互为雌黄。

譬之舞文吏出入人罪，惟其所欲，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见，死者复生。而响服者几人？是生者肆口，而死者含冤也。噫！使臧否人物者，而出于无闻之士，犹昔人之幸也。彼擅著作之名，号为一世人杰，而立言不慎，则是狱成于廷尉，就死而莫之辩也，不仁莫大焉。是故君子之论人，与其刻也宁恕。

正直者必不忠厚，忠厚者必不正直。正直人植纲常扶世道，忠厚人养和平培根本。然而激天下之祸者，正直之人；养天下之祸者，忠厚之过也。此四字兼而有之，惟时中之圣。

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，尤其甚于饰才。露者，不藏其所有也。饰者，虚剽其所无也。

。

士有三不顾：行道济时人顾不得爱身，富贵利达人顾不得爱德，全身远害人顾不得爱天下。

其事难言而于心无愧者，宁灭其可知之迹。故君子为心受恶，太伯是已。情有所不忍，而义不得不然者，宁负大不韪之名。故君子为理受恶，周公是已。情有可矜，而法不可废者，宁自居于忍以伸法。故君子为法受恶，武侯是已。人皆为之，而我独不为，则掩其名以分谤。故君子为众受恶，宋子罕是已。

不欲为小人，不能为君子。毕竟作甚么人？曰：众人。既众人，当与众人伍矣，而列其身名于士大夫之林可乎？故众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荣，士大夫而为众人之行者辱。

天之生人，虽下愚亦有一窍之明听其自为用。而极致之，亦有可观而不可谓之才。所谓才者，能为人用，可圆可方，能阴能阳，而不以己用者也，以己用皆偏才也。

心平气和而有强毅不可夺之力，秉公持正而有圆通不可拘之权，可以语人品矣。

从容而不后事，急遽而不失容，脱略而不疏忽，简静而不凉薄，真率而不鄙俚，温润而不脂韦，光明而不浅浮，沉静而不阴险，严毅而不苛刻，周匝而不烦碎，权变而不谲诈，精明而不猜察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

厚德之士能掩人过，盛德之士不令人有过。不令人有过者，体其不得已之心，知其必至之情，而预遂之者也。

烈士死志，守士死职，任士死怨，忿士死斗，贪士死财，躁士死言。

知其不可为而遂安之者，达人智士之见也；知其不可为而犹极力以图之者，忠臣孝子之心也。

无识之士有三耻：耻贫，耻贱，耻老。或曰：“君子独无耻与？”曰：“有耻。亲在而贫耻，用贤之世而贱耻，年老而德业无闻耻。”

初开口便是煞尾语，初下手便是尽头着，此人大无含蓄，大不济事，学者戒之。

一个俗念头，一双俗眼目，一口俗话说，任教聪明才辩，可惜错活了一生。

或问：“君子小人辩之最难？”曰：“君子而近小人之迹，小人而为君子之态，此诚难辩。若其大都，则如皂白不可掩也。君子容貌敦大老成，小人容貌浮薄琐屑。君子平易，小人跷蹊；君子诚实，小人奸诈；君子多让，小人多争；君子少文，小

人多态。君子之心正直光明，小人之心邪曲微暖。君子之言雅淡质直，惟以达意；小人之言鲜浓柔泽，务于可人。君子与人亲而不昵，宜谅而不养其过；小人与人狎而致情，谀悦而多济其非。君子处事可以盟天质日，虽骨肉而不阿；小人处事低昂世态人情，虽昧理而不顾。君子临义慷慨当前，惟视天下国家人物之利病，其祸福毁誉了不关心；小人防义则观望顾忌，先虑爵禄身家妻子之便否，视社稷苍生漫不属己。君子事上，礼不敢不恭，难使任道；小人事上，身不知为我，侧意随人。君子御下，防其邪而体其必至之情；小人御下，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愿。君子自奉节俭恬雅，小人自奉汰侈弥文。君子亲贤爱士，乐道人之善；小人嫉贤妒能，乐道人之非。如此类者，色色顿殊。孔子曰：“患不知人”，吾以为终日相与，其类可分，虽善矜持，自有不可掩者在也。

今之论人者，于辞受不论道义，只以辞为是，故辞宁矫廉，而避贪爱之嫌。于取与不论道义，只以与为是，故与宁伤惠，而避吝啬之嫌。于怨怒不论道义，只以忍为是，故礼虽当校，而避无量之嫌。义当明分，人皆病其谀而以倨傲矜陵为节概；礼当持体，人皆病其倨而以过礼足恭为盛德。惟俭是取者，不辩礼有当丰；惟默是贵者，不论事有当言。此皆察理不精，贵贤知而忘其过者也。噫！与不及者诚有间矣，其贼道均也。

狃浅识狭闻，执偏见曲说，守陋规格套，斯人也若为乡里常人，不足轻重，若居高位有令名，其坏世教不细。

以粗疏心看古人亲切之语，以烦躁心看古人静深之语，以浮泛心看古人玄细之语，以浅狭心看古人博洽之语，便加品隲，真孟浪人也。

文姜与弑桓公，武后灭唐子孙，更其国庙，此二妇者，皆国贼也，而祔葬于墓，祔祭于庙，礼法安在？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。或曰：“子无废母之义。”噫！是言也，閭閻市井儿女之识也，以礼言，三纲之重等于天地，天下共之。子之身，祖庙承继之身，非人子所得而有也。母之罪，宗庙君父之罪，非人子所得而庇也。文姜、武后，庄公、中宗安得而私之？以情言，弑吾身者与我同丘陵，易吾姓者与我同血食；祖父之心悦乎？怒乎？对子而言则母尊，对祖父而言，则吾母臣妾也。以血属而言，祖父我同姓，而母异姓也，子为母忘身可也，不敢仇，虽杀我可也不敢仇。宗庙也，父也，我得而专之乎？。专祖父之庙以济其私，不孝；重生我之恩，而忘祖父之仇，亦不孝；不体祖父之心，强所仇而与之共土同牢，亦不孝。二妇之罪当诛，吾为人子不忍行，亦不敢行也；有为国讨贼者，吾不当闻，亦不敢罪也。不诛不讨，为吾母者逋戮之元凶也。葬于他所，食于别宫，称后夫人而不系于夫，终身哀悼，以伤吾之不幸而已。庄公、中宗皆昏庸之主，吾无责矣。吾恨当时大臣陷君于大过而不顾也。或曰：“葬我小君文姜，夫子既许之矣，于何罪，焉？”曰：“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。仲尼盖伤鲁君臣之昧礼，而特着其事以示讥尔。曰我言不当我而我之也，曰小君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。与历世夫人同书而不异其词，仲尼之

心岂无别白至此哉？‘不然，姜氏会齐侯，每行必书其恶，恶之深如此而肯许其为我小君耶？’或曰：“子弑于母重而不敢不尊，授弑于君命而不敢不从，是亦权变之礼耳。”余曰：“否！否！宋桓夫人出耳，襄公立而不敢迎其母，圣人不罪。襄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礼，况二妇之罪弥漫宇宙万倍于出者，臣子忘祖父之重，而尊一罪大恶极之母，以伸其私，天理民彝灭矣。道之不明一至是哉！余安得而忘言？”

平生无一人称誉，其人可知矣。平生无一人诋毁，其人亦可知矣。大如天，圣如孔子，未尝尽可人意。是人也，无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，是在天与圣人上，贤耶？不肖耶？我不可知矣。

寻行数墨是头巾见识，慎步矜趋是钗裙见识，大刀阔斧是丈夫见识，能方能圆、能大能小是圣人见识。

春秋人计可否，畏礼义，惜体面。战国人只是计利害，机械变诈，苟谋成计得，顾甚体面？说甚羞耻？

太和中发出，金石可穿，何况民物有不孚格者乎？

自古圣贤孜孜汲汲，惕励忧勤，只是以济世安民为己任，以检身约己为先图。自有知以至于盖棺，尚有未毕之性分，不了之心缘，不惟孔、孟，虽佛、老、墨翟、申、韩皆有一种毙而后已念头，是以生不为世间赘疣之物，死不为幽冥浮荡之鬼。

乃西晋王衍辈一出，以身为懒散之物，百不经心，放荡于礼法之外，一无所忌，以浮谈玄语为得圣之清，以灭理废教为得道之本，以浪游于山水之间为高人，以衔杯于糟曲之林为达士，人废职业，家尚虚无，不止亡晋，又开天下后世登临题咏之祸；长情慢放肆之风，以至于今。追原乱本，益开衅于庄、列、而基恶于巢、由。有世道之责者，宜所戒矣。

微子抱祭器归周，为宗祀也。有宋之封，但使先王血食，则数十世之神灵有托，我可也，箕子可也，但属子她者一人亦可也，若曰事异姓以苟富贵而避之嫌则浅之乎？其为识也，惟是箕子可为夷齐，而洪范之陈、朝鲜之封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

曰：系累之臣，释囚访道，待以不臣之礼而使作宾，固圣人之所不忍负也。此亦达节之一事，不可为后世宗臣借口。

无心者公，无我者明。当局之君子不如旁观之众人者，有心有我之故也。

君子豪杰战兢惕励，当大事勇往直前；小人豪杰放纵恣睢，拼一命横行直撞。

老子犹龙不是尊美之辞，盖变化莫测，渊深不露之谓也。

乐要知内外。圣贤之乐在心，故顺逆穷通随处皆泰；众人之乐在物，故山溪花鸟遇境才生。

可恨读底是古人书，作底是俗人事。

言语以不肖而多，若皆上智人，更不须一语。

能用天下而不能用其身，君子惜之。善用其身者，善用天下者也。

粗豪人也自正气，但一向恁底便不可与人道。

学者不能徙义改过，非是不知，只是积慵久惯。自家由不得自家，便没一些指望。若真正格致了，便由不得自家，欲罢不能矣。

孔、孟以前人物只是见大，见大便不拘李小家势，人寻行数墨，使杀了只成就个狷者。

终日不歇口，无一句可议之言，高于缄默者百倍矣。

越是聪明人越教诲不得。

强恕，须是有这恕心才好。勉强推去，若视他人饥寒痛楚漠然通不动心，是恕念已无，更强个甚？还须是养个恕出来，才好与他说强。

盗莫大于瞒心昧己，而窃劫次之。

明道受用处，阴得之佛、老，康节受用处，阴得之庄、列，然作用自是吾儒。盖能奴仆四氏，而不为其所用者。此语人不敢道，深于佛、老之庄、列者自然默识得。

乡原是似不是伪，孟子也只定他个似字。今人却把似字作伪字看，不惟欠确，且未减了他罪。

不当事，不知自家不济。才随遇长，识以穷精。坐谈先生只好说理耳。

沉溺了，如神附，如鬼迷，全由不得自家，不怕你明见真知。眼见得深渊陡涧，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，到此翻然跳出，无分毫黏带，非天下第一大勇不能。学者须要知此。

巢父、许由，世间要此等人作甚？荷蓑晨门，长沮桀溺知世道已不可为，自有无道则隐一种道理。巢、由一派有许多人皆污浊尧、舜，啾吐皋、夔，自谓旷古高人，而不知不仕无义洁一身以病天下，吾道之罪人也。且世无巢、许不害其为唐虞，无尧、舜、皋、夔，巢、许也没安顿处，谁成就你个高人？

而今士大夫聚首时，只问我辈奔奔忙忙、熬熬煎煎，是为天下国家，欲济世安民乎？是为身家妻子，欲位高金多乎？世之治乱，民之死生，国之安危，只于这两个念头定了。嗟夫！

吾辈日多而世益苦，吾辈日贵而民日穷，世何贵于有吾辈哉？

只气盛而色浮，便见所得底浅。邃养之人安详沉静，岂无慷慨激切，发强刚毅时，毕竟不轻恁的。

以激为直，以浅为诚，皆贤者之过。

评品古人，必须胸中有段道理，如权衡直，然后能称轻重。若执偏见曲说，昧于时不知其势，责其病不察其心，未尝身处其地，未尝心筹其事，而曰某非也，某过也，是瞽指星、聋议乐，大可笑也。君子耻之。

小勇噉燥，巧勇者笑，大勇沉毅，至勇无气。

为善去恶是，趋吉避凶惑矣。阴阳异端之说也，祀非类之

鬼，禳白致之灾，祈难得之福，泥无损益之时，日宗趋避之邪术。悲夫！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。即悟之者，亦徇天下皆然，而不敢异。至有名公大人，尤极信尚。呜呼！反经以正邪慝，将谁望哉？

夫物愚者真，智者伪；愚者完，智者丧。无论人，即鸟之返哺，雉之耿介鸣鸛，均平专一，睢鸛和而不流，雁之贞静自守，驺虞之仁，獬豸之隶正嫉邪，何尝有矫伪哉？人亦然，人之全其天者，皆非智巧者也。才智巧，则其天漓矣；漓则其天可夺，惟愚者之天不可夺。故求道真，当求之愚；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，亦当求之愚。夫愚者何尝不智哉？愚者之智，纯正专一之智也。

面色不浮，眼光不乱，便知胸中静定非久养不能。《礼》曰：“俨若思，安定辞，善形容，有道气象矣。”

于天理汲汲者，于人欲必淡；于私事耽耽者，于公务必疏；于虚文烨烨者，于本实必薄。

圣贤把持得义字最干净，无分毫利字干扰。众人才有义举，便不免有个利字来扰乱。利字不得，便做义字不成。

道自孔、孟以后，无人识三代以上面目。汉儒无见于精，宋儒无见于大。

有忧世之实心，泫然欲泪，有济世之实才，施处辄宜。斯人也，我愿为曳履执鞭。若聚谈纸上，微言不关国家治忽；争走尘中，众辙不知黎庶死生，即品格有清浊，均于宇宙无补也。

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质。定天下之大难者，此人也。辩天下之大事者，此人也。刚明果断次之。其它浮薄好任，翹能自喜，皆行不逮者也。即见诸行事而施为无术，反以僨事，此等只可居谈论之科耳。

任有七难：繁任要提纲挈领，宜综核之才。重任要审谋独断，宜镇静之才。急任要观变会通，宜明敏之才。密任要藏机相可，宜周慎之才。独任要担当执持，宜刚毅之才。兼任要任贤取善，宜博大之才。疑任要内明外朗，宜驾驭之才。天之生人，各有偏长。国家之用人，备用群长。然而投之所向辄不济事者，所用非所长，所长非所用也。

操进退用舍之权者，要知大体。若专以小知观人，则卓犖奇伟之士都在所遗。何者？敦大节者不为细谨，有远略者或无小才，肩巨任者或无捷识；而聪明材辩、敏给圆通之士，节文习熟、闻见广洽之人，类不能裨缓急之用。嗟夫！难言之矣。

士之遇不遇，顾上之所爱憎也。

居官念头有三用：念念用之君民，则为吉士。念念用之套数，则为俗吏。念念用之身家，则为贼臣。

小廉曲谨之士，循涂守辙之人，当太平时，使治一方、理一事，尽能本职。若定难决疑，应卒蹈险，宁用破绽人，不用寻常人。虽豪悍之魁，任侠之雄，驾御有方，更足以建奇功，成大务。噫！难与曲局者道。

圣人悲时悯俗，贤人痛世疾俗，众人混世逐俗，小人败常乱俗。呜呼！小人坏之，众人从之，虽悯虽疾，竟无益矣。故明王在上，则移风易俗。

观人只谅其心，心苟无他迹，皆可原。如下官之供应未备，礼节偶疏，此岂有意简傲乎？简傲上官以取罪，甚愚者不为也，何怒之有？供应丰溢，礼节卑屈，此岂敬戒乎？将以说我为进取之地也，何感之有？

今之国语乡评，皆绳人以细行，细行一亏，若不可容于清议，至于大节都脱略废坠，浑不说起。道之不明，亦至此乎？

可叹也已！

凡见识，出于道理者第一，出于气质者第二，出于世俗者第三，出于自私者为下。道理见识，可建天地，可质鬼神，可推四海，可达万世，正大公平，光明易简，此尧、舜、禹、汤文、武、周、孔相与授受者是也。气质见识，仁者谓之仁，智者谓之智。刚气多者为贤智，为高明；柔气多者为沉潜，为谦忍。夷、惠、伊尹、老、庄、申、韩各发明其质之所近是已。

世俗见识，狃于传习之旧，不辩是非；安于耳目之常，遂为依据。教之则藐不相入，攻之则牢不可破；浅庸卑陋而不可谈王道。自秦、汉、唐、宋以彩，创业中兴，往往多坐此病。故礼乐文章，因陋就简，纪纲法度，缘势因时。二帝三王旨趣〔楞去木加〕不曾试尝，邈不入梦寐，可为流涕者，此辈也已。私见识，利害荣辱横于胸次，是非可否迷其本真，援引根据亦足成一家之说，附会扩充尽可眩众人之听。秦皇本游观也，而托言巡狩四岳；汉武帝本穷兵也，而托言张皇六师。道自多歧，事有两端，善辩者不能使服，不知者皆为所惑。是人也设使旁观，未尝不明，惟是当局，便不除己，其流之弊，至于祸国家乱世道而不顾，岂不大可忧大可惧哉？故圣贤蹈险履危，把自家搭在中间；定议决谋，把自家除在外面，即见识短长不敢自必，不害其大公无我之心也。

凡为外所胜者，皆内不足也；为邪所夺者，皆正不足也。

二者如持衡然，这边低一分，那边即昂一分，未有毫发相下者也。

善为名者，借口以掩真心；不善为名者，无心而受恶名。

心迹之间，不可以不辩也。此观人者之所忽也。

自中庸之道不明，而人之相病无终已。狷介之人病和易者为熟软，和易之人病狷介者为乖戾；率真之人病慎密者为深险，慎密之人病率真者为粗疏；精明之人病浑厚者为含糊，浑厚之人病精明者为苛刻。使质于孔子，吾知其必有公案矣；孔子者，合千圣于一身，萃万善于一心，随事而时出之，因人而通变之，圆神不滞，化裁无端。其所自为，不可以教人者也。何也？难以言传也。见人之为，不以备责也。何也？难以速化也。

观操存在利害时，观精力在饥疲时，观度量在喜怒时，观存养在纷华时，观镇定在震惊时。

人言之不实者十九，听言而易信者十九，听言而易传者十九。以易信之心，听不实之言，播喜传之口，何由何跖？而流传海内，纪载史册，冤者冤，幸者幸。呜呼！难言之矣。

孔门心传，惟有颜子一人，曾子便属第二等。

名望甚隆，非大臣之福也；如素行无愆，人言不足仇也。

尽聪明底是尽昏愚，尽木讷底是尽智慧。

透悟天地万物之情，然后可与言性。

僧道、宦官、乞丐，未有不许其为圣贤者。我儒衣儒冠且不类儒，彼顾得以嗤之，奈何以为异类也，而鄙夷之乎？

盈山宝玉，满海珠玑，任人恣意采取，并无禁厉摧夺，而束手畏足，甘守艰难，愚亦尔此乎？

告子许大力量，无论可否，只一个不动心，岂无骨气人所能？可惜只是没学问，所谓其至尔力也。

千古一条大路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孔、孟由之。

此是官路古路，乞人盗跖都有分，都许由，人自不由耳。或曰：“须是跟着数圣人走。”曰：“各人走各人路。数圣人者，走底是谁底路？肯实在走，脚踪儿自是暗合。”

功士后名，名士后功。三代而下，其功名之士绝少。圣人以道德为功名者也，贤人以功名为功名者也，众人以富贵为功名者也。

建天下之大事功者，全要眼界大。眼界大则识见自别。

谈治道，数千年来只有个唐虞禹汤文武，作用自是不侔。

衰周而后，直到于今，高之者为小康，卑之者为庸陋。唐虞时光景，百姓梦也梦不着。创业垂统之君臣，必有二帝五臣之学术而后可。若将后世眼界立一代规模，如何是好？

一切人为恶，犹可言也，惟读书人不可为恶。读书人为恶，更无教化之人矣。一切

人犯法犹可言也，做官人不可犯法。做官人犯法，更无禁治之人矣。

自有书契以来，穿凿附会，作聪明以乱真者，不可胜纪。

无知者借信而好古之名，以误天下后世苍生。不有洞见天地万物之性情者出而正之，迷误何有极哉？虚心君子，宁阙疑可也。

君子当事，则小人皆为君子，至此不为君子，真小人也；小人当事，则中人皆为小人，至此不为小人，真君子也。

小人亦有好事，恶其人则并疵共事；君子亦有过差，好其人则并饰其非，皆偏也。

无欲底有，无私底难。二氏能无情欲，而不能无私。无私无欲，正三教之所分也。此中最要留心理会，非徇于闻见、章句之所能悟也。

道理中作人，天下古今都是一样；气质中作人，便自千状万态。

论造道之等级，士不能越贤而圣，越圣而天。论为学之志向，不分士、圣、贤，便要希天。

额渊透彻，曾子敦朴，子思缜细，孟子豪爽。

多学而识，原是中人以下一种学问。故夫子自言多闻，择其善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。教子张多闻阙疑，多见阙殆。教人博学于文。教颜子博之以文。但不到一贯地位，终不成究竟。

故顿渐两门，各缘资性。今人以一贯为入门上等天资，自是了悟，非所望于中人，其误后学不细。

无理之言，不能惑世诬人。只是他聪明才辩，附会成一段话说，甚有滋味，无知之人欣然从之，乱道之罪不细。世间此种话十居其六七，既博且久，非知道之君子，孰能辩之？

间中都不容发，此智者之所乘，而思者之所昧也。

明道在朱、陆之间。

明道不落尘埃，多了看释、老；伊川终是拘泥，少了看庄、列。

迷迷易悟，明迷难醒。明迷愚，迷明智。迷人之迷，一明则跳脱；明人之迷，明知而陷溺。明人之明，不保其身；迷人之明，默操其柄。明明可与共太平，明迷可与共患忧。

巢、由披卷佛、老、庄、列，只是认得我字真，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我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孔、孟，只是认得人字真，将此身心性命只是为天下国家。

闻毁不可遽信，要看毁人者与毁于人者之人品。毁人者贤，则所毁者损；毁人者不肖，则所毁者重。考察之年，闻一毁言如获珙璧，不暇计所从来，枉人多矣。

是众人，即当取其偏长；是贤者，则当望以中道。

士君子高谈阔论，语细探玄，皆非实际，紧要在适用济事。

故今之称拙钝者曰不中用，称昏庸者曰不济事。此虽谚语口头，余尝愧之同志者，盍亦是务乎？

秀雅温文，正容谨节，清庙明堂所宜。若蹈汤火，衽金革，食牛吞象之气，填海移山之志，死孝死忠，千捶百折，未可专望之斯人。

不做讨便宜底学问，便是真儒。

千万人吾往，赫杀老子。老子是保身学问。

亲疏生爱憎，爱憎生毁誉，毁誉生祸福。此智者之所耿耿注意，而端人正士之所脱略而不顾者也。此个题目考人品者不可不知。

精神只顾得一边，任你聪明智巧，有所密必有所疏。惟平心率物，无毫发私意者，当疏当密，一准予道而人自相忘。

读书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学识，甚气度，甚作用。汉之粗浅，便着世俗；宋之局促，使落迂腐，如何见三代以前景象？

真是真非，惟是非者知之，旁观者不免信迹而诬其心，况门外之人，况千里之外，百年之后乎？其不虞之誉，求全之毁，皆爱憎也。其爱憎者，皆恩怨也。故公史易，信史难。

或问：“某公如何？”曰：“可谓豪杰英雄，不可谓端人正士。”

问：“某公如何？”曰：“可谓端人正士，不可谓达节通儒。”达节通儒，乃端人正士中豪杰英雄者也。

名实如形影。无实之名，造物所忌，而矫伪者贪之，暗修者避之。

“遗葛牛羊，毫众往耕”，似无此事。圣人虽委曲教人，未尝不以诚心直道交邻国。桀在则葛非汤之属国也，奚问其不招，即知其无牺牲矣。毫之牛羊，岂可以常遗葛伯耶？葛岂真无牛羊耶？有毫之众，自耕不暇，而又使为葛耕，无乃后世市恩好名、沾沾煦煦者之所为乎？不然，葛虽小，亦先王之建国也，宁至无牛羊粢盛哉？即可以供而不祭，当劝谕之矣。或告之天子，以明正其罪矣。何至遗牛羊往为之耕哉？可以不告天子而灭其国，顾可以不教之，自供祭事而代之劳且费乎？不然，是多彼之罪，而我得以借口也。是伯者，假仁义济贪欲之所为也。孟子此言，其亦刘太王好货好色之类与？

汉以来儒者一件大病痛，只是是古非今。今人见识作为不如古人，此其大都。至于风会所宜，势极所变，礼义所起，自有今人精于古人处。二帝者，夏之古也。夏者，殷之古也。殷者，周之古也。其实制度文为三代不相祖述，而达者皆以为是。

宋儒泥古，更不考古昔真伪，今世是非。只如祭祀一节，古人席地不便于饮食，故尚簠簋笾豆，其器皆高。今祭古人用之，从其时也。子孙祭祖考，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，而簠簋笾豆是设可乎？古者墓而不坟，不可识也，故不墓祭。后世父母体魄所藏，巍然丘壠，今欲舍人子所睹记者而敬数寸之木可乎？则墓祭似不可已也。诸如此类甚多，皆古人所笑者也。使古人生于今，举动必不如此。

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。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，人未尝尽试所言，恐试后纵不邪气，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。

而今讲学不为明道，只为角胜，字面词语间拿住一点半点错，便要连篇累牍辨个足。这是甚么心肠？讲甚学问？

得人不欲不然之情易，得人自然之情难。秦、汉而后皆得人不欲不然之情者也。

众人但于义中寻个利字，再没于利中寻个义字。

性分、名分不是两项，尽性分底不做名分。召之见，不肯见之；召之役，往执役之事。今之讲学者，陵犯名分，自谓高洁。孔子乘田委吏何尝不折腰屈膝于大夫之庭乎？噫！道不明久矣。

中高第，做美官，欲得愿足，这不是了却一生事。只是作人不端，或无过可称，而

分毫无补于世，则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 者也。而世顾以此自多，予不知其何心。

隐逸之士只优于贪荣恋势人，毕竟在行道济时者之下。君子重之，所以羞富贵利达之流也。若高自标榜，尘视朝绅而自谓清流，傲然独得，则圣世之罪人也。夫不仕无义，宇宙内皆儒者事，奈之何洁身娱己弃天下理乱于不闻，而又非笑尧舜稷契之俦哉？使天下而皆我也，我且不得有其身，况有此乐乎？予无用世具，行将老桑麻间，故敢云。

古之论贤不肖者，不曰幽明则曰枉直，则知光明洞达者为贤，隐伏深险者为不肖。真率爽快者为贤，斡旋转折者为不肖。故贤者如白日青天，一见即知其心事。不肖者如深谷晦夜，穷年莫测其浅深。贤者如疾矢急弦，更无一些回顾。枉者如曲 盘绳，不知多少机关。故虞廷曰“黜陟幽明”，孔子曰“举直错枉”。观人者之用明，舍是无所取矣。

品第大臣率有六等，上焉者宽厚深沉，远识兼照，造福于无形，消祸于未然，无智名勇功，而天下阴受其赐。其次刚明任事，慷慨敢言，爱国如家，忧时如病，而不免太露锋芒，得失相半。其次恬静逐时，动循故事，利不能兴，害不能除。其次持禄养望，保身固宠，国家安危，略不介怀。其次贪功启 衅，怙宠张威，愎是任情，扰乱国政。其次奸险凶淫，煽虐肆毒，贼伤善类，蛊惑君心，断国家命脉，失四海人望。

极宽过厚足恭曲谨之人，乱世可以保身，治世可以敦俗。若草昧经纶，仓卒筹划，荷天下之重，襄四海之难，永百世之休，旋乾转坤，安民阜物，自有一等英雄豪杰，渠辈当束之高阁。

弃此身操执之常而以圆软沽俗誉，忘国家远大之患而以宽厚市私恩，巧趋人所未见之利，善避人所未识之害，立身于百祸不侵之地，事成而我有功，事败而我无咎，此智巧士也，国家奚赖焉！

委罪掠功，此小人事。掩罪夸功，此众人事。让美归功，此君子事。分怨共过，此盛德事。

士君子立身难，是不苟；识见难，是不俗。

十分识见人与九分者说，便不能了悟，况愚智相去不翅倍蓰。而一不当意辄怒而弃之，则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傅、周、召弃人多矣。所贵乎有识而居人上者，正以其能就无识之人，因其微长而善用之也。

大凡与人情不近，即行能卓越，道之贼也。圣人之道，人情而已。

以林皋安乐懒散心做官，未有不荒怠者。以在家治生营产心做官，未有不贪鄙者。

守先王之大防，不为苟且人开蹊窦，此儒者之操尚也。敷先王之道而布之宇宙，此儒者之事功也。

士君子须有三代以前一副见识，然后可以进退今，权衡道法，可以成济世之业，可以建不世之功。

矫激之人加卑庸一等，其害道均也。吴季札、陈仲子、时苗、郭巨之类是已。君子矫世俗只到恰好处便止，矫枉只是求直，若过直则彼左枉而我右枉也。故圣贤之如衡，处事与事低昂，分毫不得高下，使天下晓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，然后为不诡于道。

曲如炼铁钩，直似脱弓弦，不觅封侯贵，何为死道边。雅士无奇名，幽人绝隐愿。

题汤阴庙末联：千古形销骨已朽，丹心犹自血鲜鲜。

寄所知云：道高毁自来，名重身难隐。

治道

庙堂之上，以养正气为先；海宇之内，以养元气为本。能使贤人君子无郁心之言，则正气培矣；能使群黎百姓无腹诽之语，则元气固矣。此万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。

六合之内，有一事一物相凌夺假借，而不各居其正位，不成清世界；有匹夫匹妇冤抑愤懣，而不得其分愿，不成平世界。

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。实用者，与吾身心关损益者也。凡一切不急之物，供耳目之玩好，皆非实用也，愚者甚至丧其实用以求无用。悲夫！是故明君治天下，必先尽革靡文，而严诛淫巧。

当事者若执一簿书，寻故事，循弊规，只用积年书手也得。

兴利无太急，要左视右盼；革弊无太骤，要长虑却顾。

苟可以柔道理，不必倖直也；苟可以无为理，不必多事也。

经济之士，一居言官便一建白，此是上等人，去缄默保位者远，只是治不古。若非前人议论不精，乃今人推行不力。试稽旧读，今日我所言，昔人曾道否？若只一篇文章了事，虽牒如山，只为纸笔作孽障，架阁上添鼠食耳。夫士君子建白，岂欲文章奕世哉？冀谏行而民受其福也。今诏令刊布遍中外，而民间疾苦自若，当求其故。故在实政不行而虚文搪塞耳。综核不力，罪将谁归？

为政之道，以不扰为安，以不取为与，以不害为利，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。

从政自有个大体。大体既立，则小节虽抵牾，当别作张弛，以辅吾大体之所未备，不可便改弦易辙。譬如待民贵有恩，此大体也，即有顽暴不化者，重刑之，而待民之大体不变。待士有礼，此大体也，即有淫肆不检者，严治之，而待士之大严不变。彼始之宽也，既养士民之恶，终之猛也，概及士民之善，非政也，不立大体故也。

为政先以扶持世教为主。在上者一举措间，而世教之隆污、风俗之美恶系焉。若不管大体何如，而执一时之偏见，虽一事未为不得，而风化所伤甚大，是谓乱常之政。先王慎之。

人情之所易忽，莫如渐；天下之大可畏，莫如渐。渐之始也，虽君子不以为意。有谓其当防者，虽君子亦以为迂。不知其极重不反之势，天地圣人亦无如之奈何，其

所由来者渐也。

周、郑交质，若出于骤然，天子虽孱懦甚，亦必有恚心，诸侯虽豪横极，岂敢生此念？迨积渐所成，其流不觉，至是故步视千里为远，前步视后步为近。千里者，步步之积也。是以骤者举世所惊，渐者圣人独惧。明以烛之，坚以守之，毫发不以假借，此慎渐之道也。

君子之于风俗也，守先王之礼而俭约是崇，不妄开事端以贻可长之渐。是故漆器不至金玉，而刻镂之不止；黼黻不至庶人，锦绣被墙屋不止。民贫盗起不顾也，严刑峻法莫禁也。是故君子谨其事端，不开人情窞而恣小人无厌之欲。

着令甲者，凡以示天下万世，最不可草率，草率则行时必有滞碍；最不可含糊，含糊则行者得以舞文；最不可疏漏，疏漏则出于吾令之外者无以凭借，而行者得以专辄。

筑基树臬者，千年之计也；改弦易辙者，百年之计也；兴废补敝者，十年之计也；埜白黝青者，一时之计也。因仍苟且，势必积衰。助波覆倾，反以裕蛊。先天下之忧者，可以审矣。

气运怕盈，故天下之势不可使之盈。既盈之势，便当使之损。是故不测之祸，一朝之忿，非目前之积也，成于势盈。势盈者，不可不自损。捧盈卮者，徐行不如少挹。

微者正之，甚者从之。从微则甚，正甚愈甚，天地万物、气化人事，莫不皆然。是故正微从甚，皆所以禁之也。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。

圣人治天下，常今天下之人精神奋发，意念敛束。奋发则万民无弃业，而兵食足，义气充，平居可以勤国，有事可以捐躯。敛束则万民无邪行，而身家重名检修。世治则礼法易行，国衰则奸盗不起。后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。臣民而怠惰放肆，明主之忧也。

能使天下之人者，惟神、惟德、惟惠、惟威。神则无言无为，而妙应如响。德则共尊共亲，而归附自同。惠则民利其利，威则民畏其法。非是则动众无术矣。

只有不容己之真心，自有不可易之良法。其处之未必当者，必其思之不精者也。其思之不精者，必其心之不切者也。故有纯王之心，方有纯王之政。

《关雎》是个和平之心，《麟趾》是个仁厚之德。只将和平仁厚念头行政，则仁民爱物，天下各得其所。不然，周官法度以虚文行之，岂但无益，且以病民。

民胞物与子厚，胸中合下有这段着痛着痒，心方说出此等语。不然，只是做戏的一般，虽是学哭学笑，有甚悲喜？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。二帝三王亲亲、仁民、爱物，不是向人学得来，亦不是见得道理当如此。曰亲、曰仁、曰爱，看是何等心肠，只是这点念头恳切殷浓，至诚恻怛，譬之慈母爱子，由不得自家。所以有许多生息爱养之政。悲夫！可为痛哭也已。

为人上者，只是使所治之民个个要聊生，人人要安分，物物要得所，事事要协宜。这是本然职分。遂了这个心，才得畅然一霎欢，安然一觉睡。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贴，此心如何放得下？何者？为一郡邑长，一郡邑皆待命于我者也；为一国君，一国皆待命于我者也；为天下主，天下皆待命于我者也。

无以答其望，何以称此职？何以居此位？夙夜汲汲图，惟之不暇，而暇于安富尊荣之奉，身家妻子之谋，一不遂心，而淫怒是逞耶？夫付之以生民之寄，宁为盈一己之欲哉？试一反思，便当愧汗。

王法上承天道，下顾人情，要个大中至正，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轻之制。行法者，要个大公无我，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，则是天也。君臣以天行法，而后下民以天相安。

人情天下古今所同，圣人惧其肆，特为之立中以防之，故民易从。有乱道者从而矫之，为天下古今所难为之事，以为名高，无识者相与骇异之，崇奖之，以率天下，不知凡于人情不近者，皆道之贼也。故立法不可太激，制礼不可太严，责人不可太尽，然后可以同归于道。不然，是驱之使畔也。

振玩兴废，用重典；惩奸止乱，用重典；齐众摧强，用重典。

民情有五，皆生于便。见利则趋，见色则爱，见饮食则贪，见安逸则就，见愚弱则欺，皆便于己故也。惟便，则术不期工而自工；惟便，则奸不期多而自多。君子固知其难禁也，而德以柔之，教以偷之，礼以禁之，法以惩之，终日与便为敌，而竟不能衰止。禁其所便，与强其所不便，其难一也。故圣人治民如治水，不能使不就下，能分之使不泛滥而已。堤之使不决，虽尧、舜不能。

尧、舜无不弊之法，而恃有不弊之身，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，如此而已。今也不然，法有九利，不能必其无一害；法有始利，不能必其不终弊。嫉才妒能之人，愆身利口之士，执其一害终弊者讪笑之。谋国不切而虑事不深者，从而附和之。不曰天下本无事，安常袭故何妨，则曰时势本难为，好动喜事何益。至大坏极弊，瓦解土崩，而后付之天命焉。呜呼！

国家养士何为哉？士君子委质何为哉？儒者以宇宙为分内何为哉？

官多设而数易，事多议而屡更，生民之殃未知所极。古人慎择人而久任，慎立政而久行。一年如是，百千年亦如是。不易代不改政，不弊事不更法。故百官法守一，不敢作聪明以擅更张；百姓耳目一，不至乱听闻以乖政令。日渐月渍，莫不遵上之纪纲法度以淑其身，习上之政教号令以成其俗。譬之寒暑不易，而兴作者岁岁有持循焉；道路不易，而往来者年年知远近焉。何其定静！何其经常！何其相安！何其易行！何其省劳费！

或曰：“法久而弊奈何？”曰：“寻立法之本意，而救偏补弊耳。善医者，去其疾不易五脏，攻本脏不及四脏；善补者，缝其破不剪馀完，浣其垢不改故制。

圣明之世，情礼法三者不相忤也。末世，情胜则夺法，法胜则夺礼。

汤、武之诰誓，尧、舜之所悲，桀、纣之所笑也。是岂不示信于民，而白己之心乎？尧、舜曰：何待哓哓尔！示民民不忍不从。桀、纣曰：何待哓哓尔！示民民不敢不从。观《书》之诰誓，而知王道之衰矣。世道至汤、武，其势必桀、纣，又其势必至有秦、项、莽、操也。是故维持世道者，不可不虑其流。

圣人能用天下，而后天下乐为之用。圣人以心用，天下以形用。心用者，无用者也。众用之所恃，以为用者也。若与天下竞智勇、角聪明，则穷矣。

后世无人才，病本只是学政不修。而今把作万分不急之务，才振举这个题目，便笑倒人。官之无良，国家不受其福，苍生且被其祸。不知当何如处？

圣人感人心于患难处更验。盖圣人平日仁渐义摩，深思厚泽，入于人心者化矣。及临难处仓卒之际，何暇思图，拿出见成的念头来，便足以捐躯赴义。非曰我以此成名也，我以此报君也。彼固亦不自知其何为，而迫切至此也。其次捐躯而志在图报。其次易感而终难。其次厚赏以激其感。噫！至此而上下之相与薄矣，交孚之志解矣。嗟夫！先王何以得此于人哉？

圣人在上，能使天下万物各止其当然之所，而无陵夺假借之患，夫是之谓各安其分，而天地位焉；能使天地万物各遂其同然之情，而无抑郁倔强之态，夫是之谓各得其愿，而万物育焉。

民情既溢，裁之为难。裁溢如割骍拇赘疣，人甚不堪。故裁之也欲令民堪，有渐而已矣。安静而不震激，此裁溢之道也。

故圣王在上，慎所以溢之者，不生民情。礼义以驯之，法制以防之，不使潜滋暴决，此慎溢之道也。二者帝王调剂民情之大机也，天下治乱恒必由之。

创业之君，当海内属目倾听之时，为一切雷厉风行之法。

故今行如流，民应如响。承平日久，法度疏阔，人心散而不收，惰而不振，顽而不爽。譬如熟睡之人，百呼若聋；欠倦之身，两足如跛，惟是盗贼所迫，水火所迫，或可猛醒而急奔。是以诏今废格，政事颓靡，条上者纷纷，中伤者累累，而听之者若罔闻知，徒多书发之劳，纸墨之费耳。即杀其尤者一人，以号召之，未知肃然改视易听否。而迂腐之儒，犹曰宜崇长厚，勿为激切。嗟夫！养天下之祸，甚天下之弊者，必是人也。故物垢则浣，甚则改为；室倾则支，甚则改作。中兴之君，综核名实，整顿纪纲，当与创业等而后可。

先王为政，全在人心上用工夫。其体人心，在我心上用工夫。何者？同然之故也。故先王体人于我，而民心得，天下治。

天下之思，莫大于“苟可以”而止。养颓靡不复振之习，成亟重不可反之势，皆“苟可以”三字为之也。是以圣人之治身也，勤励不息；其治民也，鼓舞不倦。不以无事废常规，不以无害忽小失。非多事，非好劳也，诚知夫天下之事，靡未然之忧者尚多；或然之悔怀，太过之虑者犹贻不及之；忧兢慎始之图者，不免怠终之患故耳。

天下之祸，成于怠忽者居其半，成于激迫者居其半。惟圣人能销祸于未形，弭思于既着。夫是之谓知微知彰。知微者不动声色，要在能察几；知彰者不激怒涛，要在能审势。呜呼！非圣人之智，其谁与于此？

精神爽奋，则百废俱兴；肢体怠弛，则百兴俱废。圣人之治天下，鼓舞人心，振作士气，务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叶，不欲如久旱之午苗。

而今不要掀揭天地、惊骇世俗，也须拆洗乾坤、一新光景。

无治人，则良法美意反以殃民；有治人，则弊习陋规皆成善政。故有文武之政，须待文武之君臣。不然，青萍结绿，非不良剑也；乌号繁弱，非不良弓矢也，用之非人，反以资敌。

予观放赈、均田、减漕、检灾、乡约、保甲、社仓、官牛八政而伤心焉。不肖有司放流，有馀罪矣。

振则须起风雷之益，惩则须奋刚健之干，不如是，海内大可忧矣。

一呼吸间，四肢百骸无所不到；一痛痒间，手足心知无所不通，一身之故也。无论人生，即偶提一线而浑身俱动矣，一脉之故也。守令者，一郡县之线也。监司者，

一省路之线也。君相者，天下之线也。心知所及，而四海莫不精神；政令所加，而万姓莫不鼓舞者何？提其线故也。令一身有痛痒而不知觉，则为痴迷之心矣。手足不顾，则为痿痹之手足矣。三代以来，上下不联属久矣。是人各一身，而家各一情也，死生欣戚不相感，其罪不在下也。

夫民怀敢怒之心，畏不敢犯之法，以待可乘之衅。众心已离，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，此桀纣之所以亡也。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，置同然之腹，不恃其顺我者之迹，而欲得其无怨我者之心。体其意欲而不忍拂，知民之心不尽见之于声色，而有隐而难知者在也。此所以因结深厚，而子孙终必赖之也。

圣主在上，只留得一种天理、民彝、经常之道在，其馀小道、曲说、异端、横议斩然芟除，不遗馀类。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、洗心濯虑，于一切乱政之术，如再生，如梦觉，若未尝见闻。然后道德一而风俗同，然后为纯王之治。

治世莫先无伪，教民只是不争。

任是权奸当国，也用几个好人做公道，也行几件好事收人心。继之者欲矫前人以自高，所用之人一切罢去，所行之政一切更张，小人奉承以干进，又从而巧言附和，尽改良法而还弊规焉。这个念头为国为民乎？为自家乎？果曰为国为民，识见已自聋瞽；果为自家，此之举动二帝三王之所不赦者也，更说甚么事业？

至人无奇名，太平无奇事，何者？皇锡此极，民归此极，道德一，风俗同，何奇之有？

势有时而穷。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，受制于匹夫，何者？

匹夫者，天子之所恃以成势者也。自倾其势反为势所倾，故明王不恃萧墙之防御，而以天下为藩篱。德之所渐，薄海皆腹心之兵；怨之所结，衽席皆肘腋之寇。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，爱民是自爱其身者也。覆辙满前，而驱车者接踵，可恻哉！

如今天下人，譬之骄子，不敢热气，唐突便赧然起怒，缙绅稍加综核，则曰苛刻；学校稍加严明，则曰寡恩；军士稍加敛戢，则曰凌虐；乡官稍加持正，则曰践踏。今纵不敢任怨，而废公法以市恩，独不可已乎？如今天下事，譬之敝屋，轻手推扶，便愕然咋舌。今纵不敢更张，而毁拆以滋坏，独不可已乎？

公私两字，是宇宙的人鬼关。若自朝堂以至闾里，只把持得公字定，便自天清地宁，政清讼息；只一个私字，扰攘得不成世界。

王道感人处，只在以我真诚怛惻之心，体其委曲必至之情。

是故不赏而劝，不激而奋，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，诚故也。

人君者，天下之所依以欣戚者也。一念怠荒，则四海必有废弛之事，一念纵逸，则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。故常一日之间，几运心思于四海，而天下尚有君门万里之叹。苟不察群情之向背，而惟己欲之是恣，呜呼！可惧也。

天下之存亡系两字，曰天命。天下之去就系两字，曰人心。

耐烦则为三王，不耐烦则为五霸。

一人忧，则天下乐；一人乐，则天下忧。

圣人联天下为一身，运天下于一心。今夫四肢百骸、五脏六腑皆吾身也，痛痒之微，无有不觉，无有不顾。四海之痛痒，岂帝王所可忽哉？夫一指之疗如粟，可以致人之死命。国之存亡不在耳目闻见时，闻见时则无及矣。此以利害言之耳。一身麻木若不是我，非身也。人君者，天下之人君。天下者，人君之天下。而血气不相通，心知不相及，岂天立君之意耶？

无厌之欲，乱之所自生也。不平之气，乱之所由成也。皆有国者之所惧也。

用威行法，宜有三豫，一曰上下情通，二曰惠爱素孚，三曰公道难容。如此则虽死而人无怨矣。

第一要爱百姓。朝廷以赤子相付托，而士民以父母相称谓。

试看父母之于赤子，是甚情怀，便知长民底道理。就是愚顽梗化之人，也须耐心渐渐驯服。王者必世而后仁，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顷过化手段否？奈何以积习惯恶之人，而遽使之帖然我顺，一教不从，而遽赫然武怒耶？此居官第一戒也。有一种不可驯化之民，有一种不教而杀之罪。此特万分一耳，不可以立治体。

天下所望于圣人，只是个安字。圣人所以安天下，只是个平字。平则安，不平则不安矣。

三军要他轻生，万姓要他重生。不轻生不能勘乱，不重生易于为乱。

太古之世，上下相忘，不言而信。中古上下求相孚。后世上下求相胜：上用法胜下，下用欺以避法；下以术胜上，上用智以防术。以是而欲求治，胡可得哉？欲复古

道，不如一待以至诚。诚之所不学者，法以辅之，庶几不死之人心，尚可与还三代之旧乎？

治道尚阳，兵道尚阴；治道尚方，兵道尚圆。是惟无言，言必行；是惟无行，行必竟。易简明达者，治之用也。有言之不必行者，有言之即行者，有行之不言者，有行之非其所言者。融通变化，信我疑彼者，兵之用也。二者杂施，鲜不败矣。

任人不任法，此惟尧、舜在上，五臣在下可矣。非是而任人，未有不乱者。二帝三王非不知通变宜民、达权宜事之为善也，以为吾常御天下，则吾身即法也，何以法为？惟夫后世庸君具臣之不能兴道致治，暴君邪臣之敢于恣恶肆奸也，故大纲细目备载具陈，以防检之，以诏示之。固知夫今日之画一，必有不便于后世之推行也，以为圣子神孙自能师其意，而善用于不穷，且尤足以济吾法之所未及，庸君具臣相与守之而不敢变，亦不失为半得。暴君邪臣即欲变乱，而奔髦之犹必有所顾忌，而法家拂士亦得执祖宗之成宪，以匡正其恶，而不苟从，暴君邪臣亦畏其义正事核也，而不敢遽肆，则法之不可废也明矣。

善用威者不轻怒，善用恩者不安施。

居上之患，莫大于赏无功，赦有罪；尤莫大于有功不赏，而罚及无罪。是故王者任功罪，不任喜怒；任是非，不任毁誉。

所以平天下之情，而防其变也。此有国家者之大戒也。

事有知其当变而不得不因者，善救之而已矣；人有知其当退而不得不用者，善驭之而已矣。

下情之通于上也，如婴儿之于慈母，无小弗达；上德之及于下也，如流水之于间隙，无微不入。如此而天下乱亡者，未之有也。故壅蔽之奸，为亡国罪首。

不齐，天之道也，数之自然也。故万物生于不齐，而死于齐。而世之任情厌事者，乃欲一切齐之，是益以甚其不齐者也。夫不齐其不齐，则简而易治；齐其不齐，则乱而多端。

宇宙有三纲，智巧者不能逃也。一王法，二天理，三公论。

可畏哉！

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又曰：“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君子观于

《诗》而知为政之道矣。

既成德矣，而诵其童年之小失；既成功矣，而笑其往日之偶败，皆刻薄之见也。君子不为。

任是最愚拙人，必有一般可用，在善用之者耳。

公论，非众口一词之谓也。满朝皆非，而一人是，则公论在一人。

为政者，非谓得行即行，从可行则行耳。有得行之势，而昧可行之理，是位以济其恶也。君子谓之贼。

使众之道，不分职守，则分日月，然后有所责成而上不劳，无所推委而下不奸。混呼杂命，概怒偏劳，此不可以使二人，况众人乎？勤者苦，惰者逸，讷者冤，辩者欺，贪者饱，廉者饥，是人也，即为人下且不能，而使之为人上，可叹也夫！

世教不明，风俗不美，只是策励士大夫。

治病要择良医，安民要择良吏。良吏不患无人，在选择有法，而激劝有道耳。

孔子在鲁，中大夫耳，下大夫僚侪也，而犹侃侃。今监司见属吏，煦煦沾沾，温之以儿女子之情，才正体统，辄曰示人以难堪，才尚综核，则曰待人以苛刻。上务以长厚悦下官心，以树他日之桃李；下务以弥文涂上官耳，以了今日之簿书。

吏治安得修举？民生安得辑宁？忧时者，伤心恻之。

据册点选，据俸升官，据单进退，据本题覆，持至公无私之心，守画一不二之法，此守常吏部也。选人严于所用，迁官定于所宜，进退则出精识于抚按之外，题覆则持定见于科道之中，此有数吏部也。外而与士民同好恶，内而与君相争是非。铨注为地方，不为其人去留；为其人，不为其出身与所恃品材官。

如辨白黑，果黜陟，不论久新。任宇宙于一肩，等富贵于土苴。

庶几哉其称职矣。呜呼！非大丈夫孰足以语此？乃若用一人则注听宰执口脰，退一人则凝视相公眉睫，借公名以济私，实结士口而灰民心，背公市誉、负国殖身。是人也，吾不忍道之。

藏人为君守财，吏为君守法，其守一也。藏人窃藏以营私，谓之盗。吏以法市恩，不曰盗乎？卖公法以酬私德，剥民财以树厚交，恬然以为当然，可叹哉！若吾身家

，慨以许人，则吾专之矣。

弭盗之末务，莫如保甲；弭之本务，莫如教养。故斗米十钱，夜户不闭，足食之效也。守遗待主，始于盗牛，教化之功也。夫盗，辱名也。死，重法也。而人犹为之，此其罪岂独在民哉？而惟城池是恃，关键是严，巡缉是密，可笑也已。

整顿世界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。鼓舞人心，先要振作自家神气。而今提纲挈领之人，奄奄气不足以息，如何教海内不软手折脚、零骨懈髓底！

事有大于劳民伤财者，虽劳民伤财亦所不顾。事有不关利国安民者，虽不劳民伤财亦不可为。

足民，王政之大本。百姓足，万政举；百姓不足，万政废。

孔子告子贡以足食，告冉有以富之。孟子告梁王以养生、送死、无憾，告齐王以制田里、教树畜。尧、舜告此无良法矣。哀哉！

百姓只干正经事，不怕衣食不丰足。君臣只干正经事，不怕天下不太平。试问百司庶府所职者何官？终日所干者何事？

有道者可以自省矣。

法至于平静矣，君子又加之以恕。乃知平者，圣人之公也。

恕者，圣人之仁也。彼不平者，加之以深，不恕者，加之以刻，其伤天地之和多矣。

化民成俗之道，除却身教，再无巧术；除却久道，再无顿法。

礼之有次第也，犹堂之有阶，使人不得骤僭也。故等级不妨于太烦。阶有级，虽疾足者不得阔步；礼有等，虽倨傲者不敢凌节。

人才邪正，世道为之也。世道污隆，君相为之也。君人者何尝不费富贵哉？以正富贵人，则小人皆化为君子；以邪富贵人，则君子皆化为小人。

满目所见，世上无一物不有淫巧。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底财货，误了世上多少生财底工夫，淫巧不诛，而欲讲理财，皆苟且之谈也。

天地之财，要看他从来处，又要看他归宿处。从来处要丰要养，归宿处要约要节。

将三代以来陋习敞规一洗而更之，还三代以上一半古意，

也是一个相业。若改正朔、易服色，都是腐儒作用；茸倾厦，逐颓波，都是俗吏作用，于苍生奚补？噫！此可与有识者道。

御戎之道，上焉者德化心孚，其次讲信修睦，其次远驾长驱，其次坚壁清野，其次阴符智运，其次接刃交锋，其下叩关开市，又其下纳币和亲。

为政之道，第一要德感诚服孚，第二要令行禁止。令不行，禁不止，与无官无政同，虽尧、舜不能治一乡，而况天下乎！

防奸之法，毕竟疏于作奸之人。彼作奸者，拙则作伪以逃防，巧则就法以生弊，不但去害，而反益其害。彼作者十，而犯者一耳。又轻其罪以为未犯者劝，法奈何得行？故行法不严，不如无法。

世道有三责：责贵，责贤，责坏纲乱纪之最者。三责而世道可回矣。贵者握风俗教化之权，而首坏以为庶人倡，则庶人莫不象之。贤者明风俗教化之道，而自坏以为不肖者倡，则不肖者莫不象之。责此二人，此谓治本。风教既坏，诛之不可胜诛，故择其最甚者以令天下，此谓治末。本末兼治，不三年而四海内光景自别。乃今贵者、贤者为教化风俗之大蠹，而以体面宽假之，少严则曰苛刻以伤士大夫之体，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说否乎？世教衰微，人心昏醉，不知此等见识何处来？所谓淫朋比德，相为庇护，以藏其短，而道与法两病矣。天下如何不敝且乱也？

印书先要个印板真，为陶先要个模子好。以邪官举邪官，以俗士取俗士，国欲治，得乎？

不伤财，不害民，只是不为虐耳。苟设官而惟虐之虐也，不设官其谁虐之？正为家给人足，风移俗易，兴利除害，转危就安耳。设廉静寡欲，分毫无损于民，而万事废弛，分毫无益于民也，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。

天地所以信万物，圣人所以安天下，只是一个常字。常也者，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。常一定，则乐者以乐为常，不知德；苦者以苦为常，不知怨。若谓当然，有趋避而无恩仇，非有大奸臣凶，不敢辄生厌足之望，忿恨之心，何则？狃于常故也。

故常不至大坏极敝，只宜调适，不可轻变，一变则人人生觊觎。

心，一觊觎则大家引领垂涎，生怨起纷，数年不能定。是以圣人只是慎常，不敢轻变；必不得已，默变，不敢明变；公变，不敢私变；分变，不敢圉变。

纪纲法度，整齐严密，政教号令，委曲周详，原是实践躬行，期于有实用，得实力。今也自贪暴者好法，昏惰者废法，延及今日万事虚文，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，遂欲并其文而去之。只今文如学校，武如教场，书声军容，非不可观可听，将这二途作养人用出来，令人哀伤愤懑欲死。推之万事，莫不

皆然。安用缙绅簪婴塞破世间哉？

安内攘外之略，须责之将吏。将吏不得其人，军民且不得其所，安问夷狄？是将吏也，养之不善则责之文武二学校，用之不善则责吏兵两尚书。或曰：“养有术乎？”曰：“何患于无术？

儒学之大坏极矣，不十年不足以望成材。武学之不行久矣，不十年不足以求名。将至于遴选于未用之先，条责于方用之际，综核于既用之后，黜陟于效不效之时，尽有良法可旋至，而立有验者。

而今举世有一大迷，自秦、汉以来，无人悟得。官高权重，原是投大遗艰。譬如百钧重担，须寻乌获来担；连云大厦，须用大木为柱。乃朝廷求贤才，借之名器以任重，非朝廷市私恩，假之权势以荣人也。今也崇阶重地，用者以为荣，人重以予其所爱，而固以吝于所疏，不论其贤不贤。其用者以为荣，己未得则眼穿涎流以干人，既得则捐身楼骨以感德，不计其胜不胜。

旁观者不论其官之称不称，人之宜不宜，而以资浅议骤迁，以格卑议冒进，皆视官为富贵之物，而不知富贵之也，欲以何用？果朝廷为天下求人耶？抑君相为士人择官耶？此三人者，皆可怜也。叔季之世生人，其识见固如此可笑也！

汉始兴郡守某者，御州兵，常操之内免操二月，继之者罢操，又继之者常给之外冬加酒银人五钱，又继之者加肉银人五钱，又继之者加花布银人一两。仓库不足，括税给之，犹不足，履亩加赋给之。兵不见德也，而民怨又继之者，曰：“加吾不能，而损吾不敢。”竟无加。兵相与鼓噪曰：“郡长无恩。”率怨民以叛，肆行攻掠。元帝命刺史按之，报曰：“郡守不职，不能抚镇军民，而致之叛。”竟弃市。嗟夫！当弃市者谁耶？识治体者为之伤心矣。

人情不论是非利害，莫不乐便己者，恶不便己者。居官立政，无论殃民，即教养谆谆，禁令惓惓，何尝不欲其相养相安、免祸远罪哉？然政一行，而未有不怨者。故圣人先之以躬行，浸之以口语，示之以好恶，激之以赏罚，日积月累，耐意精心，但尽熏陶之功，不计俄顷之效，然后民知善之当为，恶之可耻，默化潜移，而服从乎圣人。今以无本之令，责久散之民，求旦夕之效，逞不从之怒，忿疾于顽，而望敏德之治，即我且亦愚不肖者，而何怪乎蚩蚩之氓哉？

嘉靖间，南京军以放粮过期，减短常例，杀户部侍郎，散银数十万，以安抚之。万历间，杭州军以减月粮，又给以不通行之钱，欲杀巡抚不果，既而军骄，散银万馀乃定。后严火夫夜巡之禁，宽免士夫而绳督市民，既而民变，杀数十人乃定。

鄱阳巡抚以风水之故，欲毁参将公署为学宫，激军士变，致殴兵备副使几死，巡抚被其把持，奏疏上，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。

陕西兵以冬操太早，行法太严，再三请宽，不从，谋杀抚按总兵不成。论者曰：“兵骄卒悍如此，奈何？”余曰：“不然，工不信度而乱常规，恩不下究而犯众怒，罪不在军也。上人者，体其必至之情，宽其不能之罪，省其烦苛之法，养以忠义之教，明约束，信号令，我不负彼而彼奸，吾令即杀之，彼有愧惧而已。

鸟兽来必无知觉，而谓三军之士无良心可乎？乱法坏政，以激军士之暴，以损国家之威，以动天下之心，以开无穷之衅，当事者之罪，不容诛矣。裴度所谓韩洪舆疾讨贼，承宗斂手削地。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，特以处置得宜，能服其心故耳。

处置得宜四字，此统大众之要法也。

霸者，豪强威武之名，非奸盗诈伪之类。小人之情，有力便挟力，不用伪，力不足而济以谋，使用伪。若力量自足以压服天下，震慑诸侯，直恁做将去，不怕他不从，便靠不到智术上，如何肯伪？王霸以诚伪分，自宋儒始。其实误在五伯假之以力、假仁二“假”字上，不知这假字只是借字。二帝三王以天德为本，便自能行仁，夫焉有所倚？霸者要做好事，原没本领，便少不得借势力以行之，不然，令不行、禁不止矣，乃是借威力以行仁义。故孟子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。”以其非身有之，故曰假借耳。人之服之也，非为他智能愚人，没奈他威力何，只得服他。服人者，以强；服于人者，以伪。管、商都是霸佐，看他作用都是威力制缚人，非略人，略卖人者。故夫子只说他器小，孟子只说他功烈，如彼其卑。而今定公孙鞅罪，只说他惨刻，更不说他奸诈。如今官府教民迁善远罪，只靠那刑威，全是霸道，他有甚诈伪？看来王霸考语，自有见成公案。曰以德以力所行底，门面都是一般仁义，如五禁之盟，二帝三王难道说他不是？难道反其所为？他只是以力行之耳。德力二字最确，诚伪二字未稳，何也？王霸是个粗分别，不消说到诚伪上。

若到细分别处，二帝三王便有诚伪之分，何况霸者？

骤制则小者未必贴服，以渐则天下豪杰皆就我羁勒矣。明制则愚者亦生机械，默制则天下无智巧皆入我范围矣。此驭夷狄待小人之微权，君子用之则为术知，小人用之则为智巧，舍是未有能济者也。或曰：“何不以至诚行之？”曰：“此何尝不至诚？

但不浅露轻率耳。孔子曰：“机事不密则害成。‘此之谓与？’”

迂儒识见，看得二帝三王事功，只似阳春雨露，煦煦可人，再无一些冷落严肃之气。便是慈母，也有诃骂小儿时，不知天地只恁阳春，成甚世界？故雷霆霜雪不备，不足以成天；威怒刑罚不用，不足以成治。只五臣耳，还要一个皋陶。而二十有二人，犹有四凶之诛。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恁秀雅温柔，岂知杀之而不怨，便是存神过化处。目下作用，须是汗吐下后，服四君子四物百十剂，才是治体。

三公示无私也，三孤示无党也，九卿示无隐也。事无私曲，心无闭藏，何隐之有？呜呼！顾名思义，官职亦少称矣。

要天下太平，满朝只消三个人，一省只消两个人。

贤者只是一味，圣人备五味。一味之人，其性执，其见偏，自有用其一味处，但当因才器使耳。

天之气运有常，人依之以事作，而百务成；因之以长养，而百病少。上之政体有常，则下之志趋定，而渐可责成。人之耳目一，而因以寡过。

君子见狱囚而加礼焉。今以后皆君子人也，可无敬与？噫！

刑法之设，明王之所以爱小人，而示之以君子之路也。然则囹圄者，小人之学校与？

小人只怕他有才，有才以济之，流害无穷。君子只怕他无才，无才以行之，斯世何补？

事有便于官吏之私者，百世常行，天下通行，或日盛月新，至弥漫而不可救。若不便于己私，虽天下国家以为极，便屡加申饬，每不能行，即暂行亦不能久。负国负民，吾党之罪大矣。

恩威当使有馀，不可穷也。天子之恩威，止于爵三公、夷九族。恩威尽，而人思以胜之矣。故明君养恩不尽，常使人有馀荣；养威不尽，常使人有馀惧。此久安长治之道也。

封建自五帝已然，三王明知不便势与情，不得不用耳。夏继虞，而诸侯无罪，安得废之？汤放桀，费征伐者十一国，馀皆服从，安得而废之？武伐纣，不期而会者八百，其不会者，或远或不闻，亦在三分有二之数，安得而废之？使六国尊秦为帝，秦亦不废六国。缘他不肯服，势必毕六王而后已。武王兴灭继绝，孔子之继绝举废

，亦自其先世曾有功德，及灭之，不以其罪言之耳。非谓六师所移及九族无血食者，必求复其国也。故封建不必是，郡县不必非。郡县者，无定之封建；封建者，有定之郡县也。

刑礼非二物也，皆令人迁善而去恶也。故远于礼，则近于刑。

上德默成示意而已。其次示观动其自然。其次示声色。其次示是非，使知当然。其次示毁誉，使不得不然。其次示祸福。

其次示赏罚。其次示生杀，使不敢不然。盖至于示生杀，而御世之术穷矣。叔季之世，自生杀之外无示也。悲夫！

权之所在，利之所归也。圣人以权行道，小人以权济私。

在上者慎以权与人。

太平之时，文武将吏习于懒散，拾前人之唾馀，高谈阔论，尽似真才。乃稍稍艰，大事到手，仓皇迷闷，无一干济之术，可叹可恨！士君子平日事事讲求，在在体验，临时只办得三五分，若全然不理睬，只似纸舟尘饭耳。

圣人之杀，所以止杀也。故果于杀，而不为姑息。故杀者一二，而所全活者千万。后世之不杀，所以滋杀也。不忍于杀一二，以养天下之奸，故生其可杀，而生者多陷于杀。呜呼！后世民多犯死，则为人上者妇人之仁为之也。世欲治得乎？

天下事，不是一人做底，故舜五臣，周十乱，其馀所用皆小德小贤，方能兴化致治。天下事，不是一时做底，故尧、舜相继百五十年，然后黎民于变。文、武、周公相继百年，然后教化大行。今无一人谈治道，而孤掌欲鸣。一人倡之，众人从而诋訾之；一时作之，后人从而倾记之。呜呼！世道终不三代耶？振教铎以化，吾侪得数人焉，相引而在事权，庶几或可望乎？

两精两备，两勇两智，两愚两意，则多寡强弱在所必较。

以精乘杂，以备乘疏，以勇乘怯，以智乘愚，以有馀乘不足，以有意乘不意，以决乘二三，以合德乘离心，以锐乘疲，以慎乘怠，则多寡强弱非所论矣。故战之胜负无他，得其所乘与为人所乘，其得失不啻百也。实精也，而示之以杂；实备也，而示之以疏；实勇也，而示之以怯；实智也，而示之以愚；实有馀也，而示之以不足；实有意也，而示之以不意；实有决也，而示之以二三；实合德也，而示之以离心；实锐也，而示之以疲；实慎也，而示之以怠，则多寡强弱亦非所论矣。故乘之可否无他，知其所示，知其无所示，其得失亦不啻百也。故不藏其所示，凶也。误中

于所示，凶也。此将家之所务审也。

守令于民，先有知疼知热，如儿如女一副真心肠，甚么爱养曲成事业做不出。只是生来没此念头，便与说绽唇舌，浑如醉梦。

兵士二党，。近世之隐忧也。士党易散，兵党难驯，看来亦有法处。我欲三月而令可杀，杀之可令心服而无怨，何者？罪不在下故也。

或问：“宰相之道？”曰：“无私有识”。“冢宰之道？”曰：“知人善任使。”

当事者，须有贤圣心肠，英雄才识。其谋国忧民也，出于惻怛至诚；其图事揆策也，必极详慎精密、踌躇及于九有，计算至于千年，其所施設，安得不事善功成、宜民利国？今也怀贪功喜事之念，为孟浪苟且之图，工粉饰弥缝之计，以遂其要荣取贵之奸，为万姓造殃不计也，为百年开衅不计也，为四海耗蠹不计也，计吾利否耳。呜呼！可胜叹哉！

为人上者，最怕器局小，见识俗。吏胥輿皂尽能笑人，不可不慎也。

为政者，立科条，发号令，宁宽些儿，只要真实行，永久行。若法极精密，而督责不严，综核不至，总归虚弥，反增烦扰。此为政者之大戒也。

民情不可使不便，不可使甚使。不便则壅阏而不通，甚者令之不行，必溃决而不可收拾；甚便则纵肆而不检，甚者法不能制，必放溢而不敢约束。故圣人同其好恶，以休其必至之情，纳之礼法，以防其不可长之渐。故能相安相习，而不至于为乱。

居官只一个快性，自家讨了多少便宜，左右省了多少负累，百姓省了多少劳费。

自委质后，终日做底是朝廷官，执底是朝廷法，干底是朝廷事。荣辱在君，爱憎在人，进退在我。吾辈而今错处，把官认作自家官，所以万事顾不得，只要保全这个在，扶持这个尊，此虽是第二等说话，然见得这个透，还算五分久。

铍矛而林挺，金矢而楷弓，虽有周官之法度，而无奉行之人，典训谟训何益哉？

二帝三王功业，原不难做，只是人不曾理会。譬之遥望万丈高峰，何等巍峨，他地步原自逶迤，上面亦不陡峻，不信只小试一试便见得。

洗漆以油，洗污以灰，洗油以膩，去小人以小人，此古今妙手也。昔人明此意者几？故以君子去小人，正治之法也。正治是堂堂之阵，妙手是玄玄之机。玄玄之机，非圣人不能用也。

吏治不但错枉去慵懦无用之人，清仕路之最急者。长厚者误国蠹民，以相培植，奈何？

余佐司寇日，有罪人情极可恨，而法无以加者，司官曲拟重条，余不可。司官曰：“非私恶也，以惩恶耳。”余曰：“谓非私恶诚然，谓非作恶可乎？君以公恶轻重法，安知他日无以私恶轻重法者乎？刑部只有个法字，刑官只有个执字，君其慎之！”

有圣人于此，与十人论争，圣人之论是矣，十人亦各是己论以相持，莫之能下。旁观者至有是圣人者，有是十人者，莫之能定。必有一圣人至，方是圣人之论；而十人者，旁观者，又未必以后至者为圣人，又未必是圣人之是圣人也，然则是非将安取决哉？昊天诗人，怨王惑于邪谋，不能断以从善。噫！

彼王也，未必不以邪谋为正谋，为先民之经，为大犹之程。当时在朝之臣，又安知不谓大夫为邪谋，为诬言也？是故执两端而用中，必圣人在天子之位，独断坚持，必圣人居父师之尊，诚格意孚，不然人各有口，人各有心，在下者多指乱视，在上者蓄疑败谋，孰得而禁之？孰得而定之？

易衰歇而难奋发者，我也。易懒散而难振作者，众也。易坏乱而难整饬者，事也。易蛊敝而难久当者，物也。此所以治日常少，而乱日常多也。故为政要鼓舞不倦，纲常张，纪常理。

滥准、株连、差拘、监禁、保押、淹久、解审、照提，此八者，狱情之大忌也，仁人之所隐也。居官者慎之。

养民之政，孟子云：“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。”韩子云：“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养也。”教民之道，孟子云：“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勋曰：‘劳之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。’”《洪范》曰：“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；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；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。”予每三复斯言，汗辄浹背；三叹斯语，泪便交颐。嗟夫！今之民非古之民乎？今之道非古之道乎？抑世变若江河，世道终不可反乎？爵禄事势视古人有何靳嗇？俾六合景象若斯，辱此七尺之躯，腴面万民之上矣。

智慧长于精神，精神生于喜悦，喜悦生于欢爱。故责人者，与其怒之也，不若教之；与其教之也，不若化之。从容宽大，谅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，恕其所不知而体其所不欲，随事讲说，随时开谕。彼乐接引之诚而喜于所好，感督责之宽而愧其不材，人非木石，无不长进。故曰：“敬敷五教在宽。”又曰：“无忿疾于顽。”又

曰：“匪怒伊教。”又曰：“善诱人。”今也不令而责之豫，不言而责之意，不明而责之喻，未及令人，先怀怒意，挺诟恣加，既罪矣而不详其故，是两相仇、两相苦也，智者之所笑而有量者之所羞也。为人上者切宜戒之。

德立行成了，论不得人之贵贱、家之富贫、分之尊卑。自然上下格心，大小象指，历山耕夫有甚威灵气焰？故曰：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”

宽人之恶者，化人之恶者也；激人之过者，甚人之过者也。

五刑不如一耻，百战不如一礼，万劝不如一悔。

举大事，动众情，必协众心而后济。不能尽协者，须以诚意格之，恳言入之。如不格不入，须委曲以求济事。不然彼其气力智术足以撼众而败吾之谋，而吾又以直道行之，非所以成天下之务也。古之人神谋鬼谋，以卜以筮，岂真有感于不可知哉？定众志也，此济事之微权也。

世间万物皆有欲，其欲亦是天理人情。天下万世公共之心，每怜万物有多少不得其欲处，有余者盈溢于所欲之外而死，不足者奔走于所欲之内而死，二者均，俱生之道也。常思天地生许多人物，自足以养之，然而不得其欲者，正缘不均之故耳。此无天地不是处，宇宙内自有任其责者。是以圣王治天下不说均就说平，其均平之术只是絜矩，絜矩之方，只是个同好恶。

做官都是苦事，为官是苦人，官职高一步，责任便大一步，忧勤便增一步。圣人胼手胝足，劳心焦思，惟天下之安而后乐，是乐者，乐其所苦者也。众人快欲适情，身尊家润，惟富贵之得而后乐，是乐者，乐其所乐者也。

法有定而持循之不易，则下之耳目心志习而上逸。无定，则上之指授口颊烦而下乱。

世人作无益事常十九，论有益惟有暖衣、饱食、安居、利用四者而已。臣子事君亲，妇事夫，弟事兄，老慈幼，上惠下，不出乎此。《豳风》一章，万世生人之大法，看他举动，种种皆有益事。

天下之事，要其终而后知。君子之用心、君子之建立，要其成后见事功之济否。可奈庸人俗识，谗夫利口，君子才一施設辄生议论，或附会以诬其心，或造言以甚其过，是以志趣不坚、人言是恤者辄灰心丧气，竟不卒功。识见不真、人言是听者辄罢居子之所为，不使终事。呜呼！大可愤心矣。古之大建立者，或利于千万世而不利于一时，或利于千万人而不利于一人，或利于千万事而不利于一事。其有所费也似贪，其有所劳也似虐，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议。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。

，奈之何铄金销骨之口夺未竟之施，诬不白之心哉？呜呼！英雄豪杰冷眼天下之事，袖手天下之敝，付之长吁冷笑，任其腐溃决裂而不之理，玩日?月，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躯保妻子者岂得已哉？盖惧此也。

变法者变时势不变道，变枝叶不变本。吾怪夫后之议法者偶有意见，妄逞聪明，不知前人立法千思万虑而后决。后人之所以新奇自喜，皆前人之所熟思而弃者也，岂前人之见不及此哉！

鳏寡孤独、疲癃残疾、颠连无告之失所者，惟冬为甚。故凡咏红炉锦帐之欢、忘雪夜呻吟之苦者，皆不仁者也。

天下之财，生者一人，食者九人；兴者四人，害者六人。其凍饿而死者，生之人十九，食之人十一。其饱暖而乐者，害之人十九，兴之人十一。呜呼！可为伤心矣。三代之政行，宁有此哉！

居生杀予夺之柄，而中奸细之术以陷正人君子，是受顾之刺客也。伤我天道，殃我子孙，而为他人快意，愚亦甚矣。愚尝戏谓一友人曰：“能辱能荣，能杀能生，不当为人作荆卿。”友人谢曰：“此语可为当路药石。”

秦家得罪于万世，在变了井田上。春秋以后井田已是十分病民了，但当复十一之旧，正九一之界，不当一变而为阡陌。后世厚取重敛，与秦自不相干。至于贫富不均，开天下奢靡之俗，生天下窃劫之盗，废比閭族党之法，使后世十人九贫，死于饥寒者多有，则坏井田之祸也。三代井田之法，能使家给人足、俗俭伦明、盗息讼简，天下各得其所。只一复了井田，万事俱理。

赦何为者？以为冤邪，当罪不明之有司；以为不冤邪，当报无辜之死恨。圣王有大庆虽枯骨罔不蒙恩。今伤者伤矣，死者死矣，含愤郁郁莫不欲仇我者速罹于法以快吾心，而乃赦之，是何仁于有罪而不仁于无辜也。将残贼幸赦而屡逞，善良闻赦而伤心，非圣王之政也。故圣王眚灾宥过不待庆时，其刑故也不论庆时，夫是之谓大公至正之道。而不以一时之喜滥恩，则法执而小人惧，小人惧则善良得其所。

庙堂之上聚议者，其虚文也。当路者持不虚之成心，循不可废之故事，特借群在以示公耳。是以尊者嚅囁，卑者唯诺，移日而退。巧于逢迎者观其颐指意向而极口称道，他日骤得殊荣；激于公直者知其无益有害而奋色极言，他日中以奇祸。

近世士风大可哀已。英雄豪杰本欲为宇宙树立大纲常、大事业，今也，驱之俗套，绳以虚文，不俯首吞声以从，惟有引身而退耳。是以道德之士远引高蹈，功名之士以屈养伸。彼在上者倨傲成习，看下面人皆王顺长息耳。

今四海九州岛之人，郡异风，乡殊俗，道德不一故也。故天下皆守先王之礼，事上接下，交际往来，揆事宰物，率遵一个成法，尚安有诋笑者乎？故惟守礼可以笑人。

凡名器服饰，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，各有一定筹差，不可僭逼。上太杀是谓逼下，下太隆是谓僭上，先王不裁抑以逼下也，而下不敢僭。

礼与刑二者常相资也，礼先刑后，礼行则刑措，刑行则礼衰。

官贵精不贵多，权贵一不贵分。大都之内，法令不行，则官多权分之故也，故万事俱弛。

名器于人无分毫之益，而国之存亡、民之死生于是乎系。是故 冕非暖于纶巾，黄瓦非坚于白屋，别等威者非有利于身，受跪拜者非有益于己，然而圣王重之者，乱臣贼子非此无以防其渐而示之殊也。是故虽有大奸恶，而以区区之名分折之，莫不失辞丧气。吁！名器之义大矣哉！

今之用人，只怕无去处，不知其病根在来处。今之理财，只怕无来处，不知其病根在去处。

用人之道，贵当其才；理财之道，贵去其蠹。人君以识深虑远者谋社稷，以老成持重者养国脉，以振励明作者起颓敝，以通时达变者调治化，以秉公持正者寄钧衡，以烛奸嫉邪者为按察，以厚下爱民者居守牧，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，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狱，以廉静综核者掌会计，以惜耻养德者司教化，则用人当其才矣。宫妾无慢弃之帛，殿廷无金珠之玩，近侍绝贿赂之通，宠幸无不赉之赏，臣工严贪墨之诛，迎送惩威福之滥，工商重淫巧之罚，众庶谨僭奢之戒，游惰杜幸食之门，缙黄示诳诱之罪，倡优就耕织之业，则理财得其道矣。

古之官人也择而后用，故其考课也常恕。何也？不以小过弃所择也。今之官人也用而后择，郤又以姑息行之，是无择也，是容保奸回也。岂不浑厚？哀哉万姓矣！

世无全才久矣，用人者各因其长可也。夫目不能听，耳不能视，鼻不能食，口不能臭，势也。今之用人不审其才之所堪，资格所及，杂然授之。方司会计，辄理刑名；既典文铨，又握兵柄。养之不得其道，用之不当其才，受之者但悦美秩而不自量。以此而求济事，岂不难哉！夫公绰但宜为老而裨谏不可谋邑，今之人才岂能倍蓰古昔？愚以为学校养士，科目进入，便当如温公条议，分为数科，使各学其才之所近，而质性英发能奋众长者特设全才一科，及其授官，各任所长。夫资有所近，习有所通，施之政事，必有可观。盖古者以仕学为一事，今日分体用为两截。穷居草泽，止事词章；一入庙廊，方学政事。虽有明敏之才，英达之识，岂能观政数月便

得每事尽善？不免鹬蚌相争，鹬突支吾。苟不大败，辄得迁升。以此用人，虽尧舜不治。夫古之明体也养适用之才，致君泽民之术固已熟于畎亩之中，苟能用我者，执此以往耳。今之学校，可为流涕矣。

官之所居曰任，此意最可玩。不惟取责仕负之义，任者，任也。听其便宜信任而责成也。若牵制束缚，非任矣。

之言直 之九重，台省以之为藏否，部院以之为进退，世道大可恨也。或诮之。愚曰：“天子之用舍托之吏部，吏部之贤不肖托之抚按，抚按之耳目托之两司，两司之心腹托之守令，守令之见闻托之皂快，皂快之采访托之他邑别邵之皂快。彼其以恩仇为是非，以谬妄为情实，以前令为后宫，以旧愆为新过，以小失为大辜，密报密收，信如金石；愈伪愈详，获如至宝。谓夷、由污，谓蹇、跖廉，往往有之。而抚按据以上闻，吏部据以黜陟。一吏之荣辱不足惜，而夺所爱以失民望，培所恨以滋民殃，好恶拂人甚矣。

居官有五要：“休错问一件事，休屈打一个人，休妄费一分财，休轻劳一夫力，休苟取一文钱。”

吴越之战利用智，羌胡之战利用勇。智在相机，勇在养气。相机者务使鬼神不可知，养气者务使身家不肯顾，此百姓之道也。

兵以死使人者也。用众怒，用义怒，用恩怒。众怒仇在万姓也，汤武之师是已。义怒以直攻曲也，三军缟素是已。恩怒感泪思奋也，李牧犒三军，吴起同甘苦是已。此三者，用人之心，可以死人之身，非是皆强驱之也。猛虎在前，利兵在后，以死殴死，不战安之？然而取胜者幸也，败与溃者十九。

寓兵于农，三代圣王行之甚好，家家知耕，人人知战，无论即戎，亦可弭盗，且经数十百年不用兵。说用兵，才用农十分之一耳。何者？有不道之国则天子命曰：“某国不道，某方伯连师讨之。”天下无与也，天下所以享兵农未分之利。春秋以后，诸侯日寻干戈，农胥变而为兵，舍穡不事则吾国贫，因粮于敌则他国贫。与其农胥变而兵也，不如兵农分。

凡战之道，贪生者死，忘死者生，狃胜者败，耻败者胜。

疏法胜于密心，宽令胜于严主。

天下之事倡于作俑而滥于助波鼓焰之徒，至于大坏极敝，非截然毅然者不能救。于是而犹曰循旧安常，无更张以拂人意，不知其可也。

在上者能使人忘其尊而亲之，可谓盛德也已。因偶然之事，立不变之法；惩一夫之失，苦天下之人。法莫病于此矣。近日建白，往往而然。

礼繁则难行，卒成废阁之书；法繁则易犯，益甚决裂之罪。

为尧舜之民者逸于尧舜之臣，唐、虞世界全靠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，当时君民各享无为之业而已。臣劳之系于国家也，大哉！是故百官逸则君劳，而天下不得其所。

治世用端人正士，衰世用庸夫俗子，乱世用愤夫佞人。愤夫佞人盛，而英雄豪杰之士不伸。夫惟不伸也，而奋于一伸，遂至于亡天下。故明主在上必先平天下之情，将英雄豪杰服其心志，就我羁绁，不蓄其奋而使之逞。

天下之民皆朝廷之民，皆天地之民，皆吾民。

愈上则愈聋瞽，其壅蔽者众也。愈下则愈聪明，其见闻者真也故论见闻则君之知不如相，相之知不如监司，监司之知不如守令，守令之知不如民。论壅蔽，则守令蔽监司，监司蔽相，相蔽君。惜哉！愈下之真情不能使愈上者闻之也。

周公是一部活《周礼》，世只有周公不必有《周礼》，使周公而生于今，宁一一用《周礼》哉！愚谓有周公虽无《周礼》可也，无周公虽无《周礼》可也。

民鲜耻可以观上之德，民鲜畏可以观上之威，更不须求之民。

民情甚不可郁也。防以郁水，一 则漂屋推山；炮以郁火，一发则碎石破木。桀、纣郁民情而汤、武通之，此存亡之大机也。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孜者也。

天之生民非为君也，天之立君以为民也，奈何以我病百姓？夫为君之道无他，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民开寻撙节之，因人生固有之性而为民倡率裁制之，足其同欲，去其同恶，凡以安定之使无失所，而后立君之意终矣。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？呜呼！尧舜其知此也夫。

三代之法，井田、学校，万世不可废。世官、封建，废之已晚矣。此难与不思考者道。

圣王同民心而出治道，此成务者之要言也。夫民心之难同久矣。欲多而见鄙，圣王识度岂能同之？噫！治道以治民也，治民而不同之，其何能从？即从，其何能久？禹之戒舜曰：“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。”夫舜之欲岂适己自便哉？以为民也，而曰：“罔拂。”盘庚之迁殷也，再四晓譬；武王之伐纣也，三令五申。必如此而后事克有济。故曰：“专欲难成，众怒难犯。”我之欲未必非，彼之怒未必是，圣王求

以济事，则知专之不胜众也，而不动声色以因之，明其是非以悟之，陈其利害以动之，待其心安而意顺也，然后行之。是谓以天下人成天下事，事不劳而底绩。虽然，亦有先发后闻者，亦有不谋而断者，有拟议已成，料度已审，疾雷迅电而民不得不然者。此特十一耳、百一耳，不可为典则也。

人君有欲，前后左右之幸也。君欲一，彼欲百，致天下乱亡，则一欲者受祸，而百欲者转事他人矣。此古今之明，而有天下者之所当悟也。

平之一字极有意味，所以至治之世只说个天下平。或言：“水无高下，一经流注无不得平。”曰：“此是一味平了。世间千种人，万般物，百样事，各有分量，各有差等，只各安其位而无一毫拂泪不安之意，这便是太平。如君说则是等尊卑贵贱小大而齐之矣，不平莫大乎是。

国家之取士以言也，固将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。及他日效用，举背之矣。今闻小民立片纸，凭一人，终其身执所书而责之不敢二，何也？我之所言，昭然在纸笔间也，人已据之矣。吁！执卷上数千言，凭满闾之士大夫，且播之天下，视小民片纸何如？奈之何吾资之以进身，人君资之以进人，而自处于小民之下也哉？噫！无怪也。彼固以空言求之，而终身不复责券也。

漆器之谏，非为舜忧也，忧天下后世极欲之君自此而开其萌也。天下之势，无必有，有必文，文必靡丽，靡丽必亡。漆器之谏，慎其有也。

矩之不可以不直方也，是万物之所以曲直斜正也。是故矩无言而万物则之无毫发违，直方也。哀哉！为政之徒言也。

暑之将退也先燠，天之将旦也先晦。投丸于壁，疾则内射，物极则反，不极则不反也。故愚者惟乐其极，智者先惧其反。然则否不害于极，泰极其可惧乎！

余每食虽无肉味，而蔬食菜羹尝足。因叹曰：“嗟夫！使天下皆如此而后盗可诛也。”枵腹菜色，盗亦死，不盗亦死。夫守廉而俟死，此士君子之所难也。奈何以不能士君子之行而遂诛之乎？此富民为王道之首务也。

穷寇不可追也，遁辞不可攻也，贫民不可威也。

无事时埋藏 许多小人，多事时识破了许多君子。

法者，御世宰物之神器，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，人君不得与；人臣为天下万世守之，人臣不得与。譬之执圭捧节，奉持惟谨而已。非我物也，我何敢私？今也不然，人藉之以济私，请托公行；我藉之以市恩，听从如。而辩言乱政之徒又借曰长

厚、曰慈仁、曰报德、曰崇尊。夫长厚慈仁当施于法之所不犯，报德崇尊当求诸己之所得为，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、伸己私哉？此大公之贼也。

治世之大臣不避嫌，治世之小臣无横议。

姑息之祸甚于威严，此不可与长厚者道。

卑卑世态，袅袅人情，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悦，在上者悦不以道之工。奔走揖拜之日多，而公务填委；简书酬酢之文盛，而民事罔闻。时光只有此时光，精神只有此精神，所专在此，则所疏在彼。朝廷设官本劳己以安民，今也忧民以相奉矣。

天下存亡系人君喜好，鹤乘轩，何损于民？且足以亡国，而况大于此者乎？

动大众，齐万民，要主之以慈爱，而行之以威严，故曰：“威克厥爱。”又曰：“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”若姑息宽缓，煦煦沾沾，便是妇人之仁，一些事济不得。

为政以徇私、弭谤、违道、干誉为第一耻，为人上者自有应行道理，合则行，不合则去。若委曲迁就，计利虑害，不如奉身而退。孟子谓枉尺直寻，不可推起来。虽枉一寸，直千尺，恐亦未可也。或曰：“处君亲之际，恐有当枉处。”曰：“当枉则不得谓之枉矣，是谓权以行经，毕竟是直道而行。”

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此舜时狱也。以舜之圣，皋陶之明，听比屋可封之民，当淳朴未散之世，宜无不得其情者，何疑而有不经之失哉？则知五听之法不足以尽民，而疑狱难决自古有之，故圣人宁不明也而不忍不仁。今之决狱辄耻不明而以臆度之见、偏主之失杀人，大可恨也。夫天道好生，鬼神有知，奈何为此？故宁错生了人，休错杀了人。错生则生者尚有悔过之时，错杀则我亦有杀人之罪。司刑者慎之。

大纛高牙，鸣金奏管，飞旌卷盖，清道唱骝，輿中之人志骄意得矣。苍生之疾苦几何？职业之修废几何？使无愧于心焉，即匹马单车，如听钧天之乐。不然是益厚吾过也。妇人孺子岂不惊炫，恐有道者笑之。故君子之车服仪从足以辨等威而已，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。

徇情而不废法，执法而不病情，居官之妙悟也。圣人未尝不履正奉公，至其接人处事大段圆融浑厚，是以法纪不失而人亦不怨。何者？无躁急之心而不徇一切之术也。

宽简二字，为政之大体。不宽则威令严，不简则科条密。以至严之法绳至密之事，是谓烦苛暴虐之政也。困己忧民，明王戒之。

世上没个好做底官，虽抱关之吏，也须夜行早起，方为称职。才说做官好，便不是做官的人。

罪不当笞，一朴便不是；罪不当怒，一叱便不是。为人上者慎之。

君子之事君也，道则直身而行，礼则鞠躬而尽，诚则开心而 ，祸福荣辱则顺命而受。

弊端最不可开，弊风最不可成。禁弊端于未开之先易，挽弊风于既成之后难。识弊端而绝之，非知者不能；疾弊风而挽之，非勇者不能。圣王在上，诛开弊端者以徇天下，则弊风自革矣。

避其来锐，击其惰归，此之谓大智，大智者不敢常在我。击其锐，避其惰归，此之谓神武，神武者心服常在人。大智者可以常战，神武者无俟再战。

御众之道，赏罚其小者，赏罚小，则大者劝惩；甚者，赏罚甚者费省而人不惊；明者，人所共知；公者，不以己私。如是虽百万人可为一将用，不然必劳、必费、必不行，徒多赏罚耳。

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，其大利害当兴革者不过什一，外此只宜行所无事，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誉。故君子之建白，以无智名勇功为第一。至于雷厉风行，未尝不用，譬之天道然，以冲和镇静为常，疾风迅雷间用之而已。

罚人不尽数其罪，则有余惧；赏人不尽数其功，则有余望。

匹夫有不可夺之志，虽天子亦无可奈何。天子但能令人死，有视死如饴者，而天子之权穷矣。然而竟令之死，是天子自取过也。不若容而遂之，以成盛德。是以圣人体群情，不敢夺人之志，以伤天下之心，以成己之恶。

临民要庄谨，即近习门吏起居常侍之间，不可示之以可慢。

圣王之道以简为先，其繁者，其简之所不能者也。故惟简可以清心，惟简可以率人，惟简可以省人己之过，惟简可以培寿命之原，惟简可以养天下之财，惟简可以不耗天地之气。

圣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，后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，悲夫！吾不知得天下将以何为也。

圣君贤相在位，不必将在朝小人一网尽去之，只去元恶大奸，每种芟其甚者一二，

示吾意向之所在。彼群小邪与中人之可恶者莫不回心向道，以逃吾之所去，旧恶掩覆不暇，新善积累不及，而何敢怙终以自溺邪？故举皋陶，不仁者远；去四凶，不仁者亦远。

有一种人，以姑息匪人市宽厚名；有一种人，以毛举细故市精明名，皆偏也。圣人之宽厚不使人有所恃，圣人之精明不使人无所容，敦大中自有分晓。

申、韩亦王道之，圣人何尝废刑名不综核？四凶之诛，舜之申、韩也；少正卯之诛，侏儒之斩，三都之堕，孔子之申、韩也。即雷霆霜雪，天亦何尝不申、韩哉？故慈父挺诟，爱肉有针石。

三千三百，圣人靡文是尚而劳苦是甘也。人心无所存属则恶念潜伏，人身有所便安则恶行滋长。礼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适也，使人观文得情而习于善也，使人劳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养其淫也，使彼此相亲相敬而不伤好以起争也，是范身联世制欲已乱之大防也。故旷达者桀于简便，一决而溃之则大乱起。后世之所谓礼者则异是矣，先王情文废无一在而乃习容止，多揖拜，采颜色，柔声气，工颂谀，艳交游，密附耳蹊足之语，极笾豆筐之费，工书刺候问之文，君子所以深疾之，欲一洗而入于崇真尚简之归，是救俗之大要也。虽然，不讲求先王之礼而一入于放达，桀有简便，欠而不流于西晋者几希。

在上者无过，在下者多过。非在上者之无过，有过而人莫敢言。在下者非多过，诬之而人莫敢辩。夫惟使人无心言，然后为上者真无过；使人心服，而后为下者真多过也。

为政者贵因时。事在当因，不为后人开无故之端；事在当革，不为后人长不救之祸。

夫治水者，通之乃所以穷之，塞之乃所以决之也。民情亦然。故先王引民情于正，不裁于法。法与情不俱行，一存则一亡。三代之得天下，得民情也；其守天下也，调民情也。顺之而使不拂，节之而使不过，是谓之调。

治道之衰，起于文法之盛；弊蠹之滋，始于簿书之繁。彼所谓文法簿书者，不但经生黔首懵不见闻，即有司专职，亦未尝检阅校勘。何者？千宗百架，鼠蠹雨浥，或一事反复异同，或一时互有可否。后欲遵守，何所适从？只为积年老猾媒利市权之资耳，其实于事体无裨，弊蠹无损也。呜呼！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终不明，后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终不治。

六合都是情世界，惟朝堂官府为法世界，若也只徇情，世间更无处觅公道。

进贤举才而自以为恩，此斯世之大惑也。退不肖之怨，谁其当之？失贤之罪，谁其当之？奉君之命，尽己之职，而公法废于私恩，举世迷焉，亦可悲矣。

进言有四难：“审人、审己、审事、审时。”一有未审，事必不济。

法不欲骤变，骤变虽美，骇人耳目，议论之媒也。法不欲硬变，硬变虽美，拂人心志，矫抗之藉也。故变法欲详审，欲有渐，欲不动声色，欲同民心而与之反复其议论。欲心 如青天白日，欲独任躬行不令左右惜其名以行胸臆。欲明且确，不可含糊，使人得持两可以为重轻。欲着实举行，期有成效，无虚文搪塞，反贻实害。必如是而后法可变也。不然，宁仍旧贯而损益修举之。无喜事，喜事人上者之谬也。

新法非十有益于前，百无虑于后，不可立也。旧法非于事万无益，于理大有害，不可更也。要在文者实之，偏者救之，敝者补之，流者反之，怠废者申明而振作之。此治体调停之中策，百世可循者也。

用三代以前见识而不迂，就三代以后家数而不俗，可以当国矣。

善处世者，要得人自然之情。得人自然之情，则何所不得？失人自然之情，则何所不失？不惟帝王为然，虽二人同行，亦离此道不得。

夫坐法堂，厉声色，侍列武卒，错陈严刑，可生可杀，惟吾所欲为而莫之禁，非不泰然得志也。俄而有狂士直言正色，诋过攻失，不畏尊严，则王公贵人为之夺气。于斯时也，威非不足使之死也，理屈而威以劫之，则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矣。大盗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颈，人焉得而不畏哉？伸无理之威以服人，盗之类也，在上者之所耻也。彼以理伸，我以威伸，则彼之所伸者盖多矣。故为上者之用威，所以行理也，非以行势也。

礼之一字，全是个虚文，而国之治乱、家之存亡、人之死生、事之成败罔不由之。故君子重礼，非谓其能厚生利用人，而厚生利用者之所必赖也。

兵革之用，德化之衰也。自古圣人亦甚盛德，即不过化存神，亦能久道成孚，使彼此相安于无事。岂有四夷不可讲信修睦作邻国邪？何至高城深池以为卫，坚甲利兵以崇诛，侈万乘之师，靡数百万之财以困民，涂百万生灵之肝脑以角力，圣人之智术而止于是邪？将至愚极拙者谋之，其计岂出此下哉？若曰无可奈何不得不尔，无为贵圣人矣。将干羽曲格、因垒崇降，尽虚语矣乎？夫无德化可恃，无恩信可结，而曰去兵，则外夷交侵，内寇啸聚，何以应敌？不知所以使之不侵不聚者，亦有道否也？古称“四夷来王”，八蛮通道，越裳重译，日月霜露之所照堕者莫不尊亲，断非虚语。苟于此而岁岁求之，日日讲之，必有良法，何至因天下之半而为此无可奈何之策哉！

事无定分则人人各诿其劳而万事废，物无定分则人人各满其欲而万物争。分也者，物各付物，息人奸懒贪得之心，而使事得其理、人得其情者也。分定虽万人不须交一言。此修齐治平之要务，二帝三王之所不能外也。

骄惯之极，父不能制子，君不能制臣，夫不能制妻，身不能自制。视死如饴，何威之能加？视恩为玩，何惠之能益？不祸不止。故君子情盛不敢废纪纲，兢兢然使所爱者知恩而不敢肆，所以生之也，所以全之也。

物理人情，自然而已。圣人得其自然者以观天下，而天下之人不能逃圣人之洞察；握其自然者以运天下，而天下之人不觉为圣人所斡旋。即其轨物所绳于矫拂，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，而顺其天理自然之公。故虽有倔强锢蔽之人，莫不憬悟而驯服，则圣人触其自然之机而鼓其自然之情也。

监司视小民 然，待左右肃然，待寮案温然，待属官侃然，庶几乎得体矣。

自委质后，此身原不属我。朝廷名分，为朝廷守之。一毫贬损不得，非抗也；一毫高亢不得，非卑也。朝廷法纪为朝廷执之，一毫徇人不得，非固也；一毫任己不得，非蒞也。

未到手时，嫌于出位而不敢学；既到手时，迫于应酬而不及学。一世业官苟且，只于虚套搪塞，竟不嚼真味，竟不见成功。虽位至三公，点检真足愧汗。学者思之。

今天下一切人、一切事，都是苟且做，寻不 真正题目。便认了题目，尝不 真正滋味。欲望三代之治甚难。

凡居官，为前人者，无干誉矫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难后人；为后人者，无矜能露迹为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。此不惟不近人情，政体自不宜尔。若恶政弊规，不防改图，只是浑厚便好。

将古人心信今人，真是信不过；若以古人至诚之道感今人，今人未必在豚鱼下也。

泰极必有受其否者，否极必有受其泰者。故水一壅必决，水一决必涸。世道纵极，必有操切者出，出则不分贤愚，一番人受其敝。严极必有长厚者出，出则不分贤愚，一番人受其福。此非独人事，气数固然也。故智者乘时因势，不以否为忧，而以泰为惧。审势相时，不决裂于一惩之后，而骤更以一切之法。昔有猎者入山，见驹虞以为虎也，杀之，寻复悔。明日见虎以为驹虞也，舍之，又复悔。主时势者之过于所惩也，亦若是夫。

法多则遁情愈多，譬之逃者，入千人之群则不可觅，入三人之群则不可藏矣。

兵，阴物也；用兵，阴道也，故贵谋。不好谋不成。我之动定敌人不闻，敌之动定尽在我心，此万全之计也。

取天下，守天下，只在一种人上加意念，一个字上做工夫。一种人是那个？曰民。一个字是甚么？曰安。

礼重而法轻，礼严而法恕，此二者常相权也。故礼不得不严，不严则肆而入于法；法不得不恕，不恕则激而法穷。

夫礼也，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，亦圣人之偏也。今舆隶仆僮皆有婢妾娼女，小童莫不淫狎，以为丈夫之小节而莫之问，陵嫡失所，逼妾殒身者纷纷。恐非圣王之世所宜也，此不可不严为之禁也。

西门疆尹河西，以赏劝民。道有遗羊，值五百，一人守而待。失者谢之，不受。疆曰：“是义民也。”赏之千。其人喜，他日谓所知曰：“汝遗金，我拾之以还。”所知者从之。以告疆曰：“小人遗金一两，某拾而还之。”疆曰：“义民也。”赏之二金。其人愈益喜。曰：“我贪，每得利则失名，今也名利两得，何惮而不为？”

笃恭之所发，事事皆纯王，如何天下不平？或曰：才说所发，不动声色乎？曰：“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，风雷雨露皆天之政令，上天依旧笃恭在那里。笃恭，君子之无声无臭也。无声无臭，天之笃恭也。”

君子小人调停，则势不两立，毕竟是君子易退，小人难除。若攻之太惨，处之太激，是谓土障狂澜，灰埋烈火。不若君子秉成而择才以使之，任使不效，而次第裁抑之。我悬富贵之权而示之的曰：“如此则富贵，不如此则贫贱。”彼小人者，不过得富贵耳，其才可以僨天下之事，亦可以成天下之功；可激之酿天下之祸，亦可养之兴天下之利。大都中人十居八九，其大奸凶极顽悍者亦自有数。弃人于恶而迫之自弃，俾中人为小人，小小人为大小人，甘心抵死而不反顾者，则吾党之罪也。噫！此难与君子道，三代以还，覆辙一一可鉴。此品题人物者所以先器识也。

当多事之秋，用无才之君子，不如用有才之小人。

肩天下之任者全要个气，御天下之气者全要个理。

无事时惟有邱民好蹂践，自吏卒以上，人人得而鱼肉之。有事时惟有邱民难收拾，虽天子亦无躲避处，何况衣冠？此难与诵诗读书者道也。

余居官有六自：“簿均徭先令自审，均地先令自丈，未完令其自限，纸赎令其自催

，干证催词讼令其自拘，干证拘小事令其自处。”乡约亦往往行得去，官逸而事亦理，欠之可省刑罚。当今天下之民极苦官之繁苛，一与宽仁，其应如响。

自井田废而窃劫始多矣。饱暖无资，饥寒难耐，等死耳。与其瘠僵于沟壑无人称廉，不若苟活于旦夕未必即犯。彼义士廉夫尚难责以饿死，而况种种贫民半于天下乎？彼膏粱文绣坐于法堂而严刑峻法以正窃劫之罪者，不患无人，所谓“哀矜而勿喜”者谁与？余以为，衣食足而为盗者，杀无赦；其迫于饥寒者，皆宜有以处之。不然罪有所由而独诛盗，亦可愧矣。

余作《原财》一篇，有六生十二耗。六生者何？曰垦荒闲之田，曰通水泉之利，曰教农桑之务，曰招流移之民，曰当时事之宜，曰详积贮之法。十二耗者何？曰严造饮之禁，曰惩淫巧之工，曰重游手之罚，曰绝倡优剧戏，曰限在官之役，曰抑僭奢之俗，曰禁寺庙之建，曰戒坊第游观之所刻无益之书，曰禁邪教之倡，曰重迎送供张之罪，曰定学校之额、科举之制，曰诛贪墨之使。语多愤世，其文不传。

太和之气虽贯彻于四时，然炎徼以南常热，朔方以北常寒姑无论，只以中土言之，纯然暄燠而无一毫寒凉之气者，惟是五月半后、八月半前九十日耳。中间亦有夜用衾绵时。至七月而暑已处，八月而白露零，九月寒露霜降，亥子丑寅其寒无俟言矣。二三月后犹未脱绵，谷雨以后始得断霜。四月已夏，犹谓清和，大都严肃之气岁常十八，而草木二月萌芽，十月犹有生意，乃生育长养不专在于暄燠，而严肃之中正所以操纵冲和之机者也。圣人之为政也法天，当宽则用春夏，当严则用秋冬，而常持之体则于严威之中施长养之惠。何者？严不匮，惠易穷，威中之惠鼓舞人群，惠中之惠骄弛众志。子产相邻，铸刑书，诛强宗，伍田畴，褚衣冠。及语子太叔，他日又曰子产众人之母。孔子之为政可考矣。彼沾沾煦煦，尚姑息以养民之恶，卒至废弛玩愒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小人纵恣，善良吞泣，则孔子之罪人也。故曰居上以宽为本，未尝以宽为政。严也者，所以成其宽也。故怀宽心不宜任宽政，是以懦主杀臣，慈母杀子。

余息而在沟壑，斗珠不如升糠；裸裎而卧冰雪，败絮重于绣黻。举世用人，皆珠黻之贵也。有甚高品，有甚清流？不适缓急之用，即真非所急矣。

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，曰农夫、织妇。郅又没人重他，是自戕其命也。

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一代之治，既养无术而用之者又非其人，无怪乎万事不理也。

三代之后，治天下只求个不敢。不知其不敢者，皆苟文以应上也。真敢在心，暗则足以蛊国家，明之足以亡社稷，乃知不敢不足恃也。

古者国不易君，家不易大夫，故其治因民宜俗，立纲陈纪。百姓与己相安，然后从

容渐渍，日新月盛，而治功成。故曰“必世后仁”，曰“欠道成化”。譬之天地不悠欠便成物不得。自封建变而为郡县，官无欠暖之席，民无尽识之官，施設未竟而谗随之，建官未久而黜陟随之。方腴熊蹯而夺之薪，方縑茧丝而截其绪。一番人至，一度更张。各有性情，各有识见。百姓闻其政令半不及理会，听其教化尚未及信从，而新者卒至，旧政废阁。何所信从？何所遵守？况加以监司之掣肘，制一帻而不问首之大小，都使之冠；制一衣而不问时之冬夏，必使之服。不审民情便否，先以书督责，即高才疾足之士，俄顷措置之功，亦不过目前小康，一事小补，而上以此为殿最，下以此为欢虞，呜呼！伤心矣。先正有言，人不里居，田不井授，虽欲言治，皆苟而已。愚谓建官亦然，政因地而定之，官择人而守之，政善不得更张，民安不得易法。其多事扰民，任情变法，与惰政慢法者斥逐之，更其人不更易其治，则郡县贤于封建远矣。

法之立也，体其必至之情，宽以自生之路，而后绳其逾分之私，则上有直色而下无心言。今也小官之俸不足供饔飧，偶受常例而辄以贪法罢之，是小官终不可设也。识体者欲广其公而闭之私，而当事者又计其私，某常例、某从来也。夫宽其所应得而后罪其不义之取，与夫因有不义之取也遂俭于应得焉孰是？盖仓官月粮一石而驿丞俸金岁七两云。

顺心之言易入也，有害于治；逆耳之言裨治也，不可于人。可恨也！夫惟圣君以逆耳者顺于心，故天下治。

使马者知地险，操舟者观水势，驭天下者察民情，此安危之机也。

宇内有三权：“天之权曰祸福，人君之权曰刑赏，天下之权曰褒贬。”祸福不爽，曰天道之清平，有不尽然者，夺于气数。刑赏不忒，曰君道之清平，有不尽然者，限于见闻，蔽于喜怒。褒贬不诬，曰人道之清平，有不尽然者，偏于爱憎，误于声。褒贬者，天之所恃以为祸福者也，故曰：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君之所恃以为刑赏者也，故曰：“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。”褒贬不可以不慎也，是天道、君道之所用也。一有作好作恶，是谓天之罪人，君之戮民。

而今当民穷财尽之时，动称矿税之害。以为事干君父，谏之不行，总付无可奈何。吾且就吾辈安民节用以自便者言之。饮食入腹，三分银用之不尽，而食前方丈，总属暴殄，要他何用？仆隶二人，无三十里不肉食者，不程饭桌，要他何用？轿扛人夫，吏书马匹，宽然有余，而鼓吹旌旗，要他何用？下莞上簟，公座围裙，尽章物采矣，而满房铺毡，要他何用？上司新到，须要参谒，而节寿之日，各州悬币帛下程，充庭盈门，要他何用？前呼后拥，不减百人，巡捕听事，不缺官吏，而司道府官交界送接，到处追随，要他何用？随巡司道，拜揖之外，张筵互款，期会不遑，而带道文卷尽取抬随，带道书吏尽人跟随，要他何用？官官如此，在在如此，民间

节省，一岁尽多，此岂朝廷令之不得不如此邪？吾辈可以深省矣。

酒之为害不可胜纪也，有天下者不知严酒禁，虽谈教养，皆苟道耳。此可与留心治道者道。

簿书所以防奸也，簿书愈多而奸愈黠，何也？千册万簿，何官经眼？不过为左右开打点之门，广刁难之计，为下司增纸笔之孽，为百姓添需索之名。举世昏迷，了不经意，以为当然，一细思之，可为大笑。有识者裁簿书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，弊端自清矣。

养士用人，国家存亡第一紧事，而今只当故事。

臣是皋、 、稷、契，君自然是尧、舜，民自然是唐、虞。士君子当自责我是皋、 、稷、契否？终日悠悠泄泄，只说吾君不尧、舜，弗俾厥后惟尧、舜，是谁之愧耻？吾辈高爵厚禄，宁不遑汗。

惟有为上底难，今人都容易做。

听讼者要如天平，未称物先须是对针，则称物不爽。听讼之时心不虚平，色态才有所著，中证便有趋向，况以辞示之意乎？当官先要慎此。

天下之势，顿可为也，渐不可为也。顿之来也骤，渐之来也远。顿之 力在终，渐之 力在始。

屋漏尚有十目十手，为人上者，大庭广众之中，万手千目之地，譬之悬日月以示人，分毫掩护不得，如之何弗慎？

事休问大家行不行，旧规有不有，只看义上协不协。势不在我，而于义无害，且须勉从，若有害于义，即有主之者，吾不敢从也。

有美意，必须有良法乃可行。有良法，又须有良吏乃能成。良吏者，本真实之心，有通变之才，厉明作之政者也。心真则为民恳至，终始如一；才通则因地宜民，不狃于法；明作则禁止令行，察奸厘弊，如是而民必受福。故天下好事，要做必须实做，虚者为之，则文具以扰人；不肖者为之，则济私以害政。不如不做，无损无益。

把天地间真实道理作虚套子干，把世间虚套子作实事干，吁！所从来久矣。非霹雳手段，变此锢习不得。

自家官靠 别人做，只是不肯踏定脚跟挺身自拔，此缙绅第一耻事。若铁铮铮底做将去，任他如何，亦有不颠踬僵仆时。纵教颠踬僵仆，也无可奈何，自是照管不得。

作“焉能为有无”底人，以之居乡，尽可容得。只是受一命之寄，便是旷一命之官；在一日之职，便是废一日之业。况碌碌苟苟，久居高华。唐、虞、三代课官是如此否？今以其不贪酷也而容之，以其善夤缘也而进之，国一无所赖，民一无所裨，而俾之贪位窃禄，此人何足责？用人者无辞矣。

近日居官，动说旧规，彼相沿以来，不便于己者悉去之，便于己者悉存之，如此，旧规百世不变。只将这念头移在百姓身上，有利于民者悉修举之，有害于民者悉扫除之，岂不是居官真正道理。噫！利于民生者皆不便于己，便于己者岂能不害于民？从古以来，民生不遂，事故日多，其由可知己。

古人事业精专，志向果确，一到手便做，故孔子治鲁三日而教化大行。今世居官，奔走奉承，簿书期会，不紧要底虚文，先占了大半工夫，况平日又无修政立事之心、急君爱民之志，蹉跎因循，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。即有志者，亦不过将正经职业带修一二足矣。谁始此风？谁甚此风？谁当责任而不易此风？此三人之罪不止于罢黜矣。

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，迎送欲远，称呼欲尊，拜跪欲恭，供具欲丽，酒席欲丰，驺从欲都，伺候欲谨。行部所至，万人负累，千家愁苦，即使于地方有益，苍生所损已多。及问其职业，举是誉文滥套，纵虎狼之吏胥骚扰传邮，重琐尾之文移督绳郡县，括奇异之货币交结要津，习圆软之容辞网罗声誉。至生民疾苦，若聋瞽然。岂不骤贵躐迁，然而显负君恩，阴触天怒，吾党耻之。

士君子到一个地位，就理会一个地位底职分，无逆料时之久暂而苟且其行，无期必人之用否而感忽其心。入门就心安志定，为久远之计。即使不久于此，而一日在官，一日尽职，岂容一日苟禄尸位哉！

水以润苗，水多则苗腐；膏以助焰，膏重则焰灭。为治一宽，非民之福也。故善人百年始可去杀。天有四时，不能去秋。

古之为人上者，不虐人以示威，而道法自可畏也；不卑人以示尊，而德容自可敬也。脱势分于堂阶而居尊之休未尝褻，见腹心于词色而防检之法未尝疏。呜呼！可想矣。

为政以问察为第一要，此尧舜治天下之妙法也。今人塞耳闭目只凭独断，以宁错勿问，恐蹈耳软之病，大可笑。此不求本原耳。吾心果明，则择众论以取中，自无偏

听之失。心一愚暗，即询岳牧刍蕘，尚不能自决，况独断乎？所谓独断者，先集谋之谓也。谋非集众不精，断非一己不决。

治道只要有先王一点心，至于制度文为，不必一一复古。有好古者，将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，而先王精意全不理睬，譬之刻木肖人，形貌绝似，无一些精神贯彻，依然是死底。故为政不能因民随时，以寓潜移默化之机，辄纷纷更变，惊世骇俗，绍先复古，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。意念虽佳，一无可取。

赏及淫人则善者不以赏为荣，罚及善人则恶者不以罚为辱。是故君子不轻施恩，施恩则劝；不轻动罚，动罚则惩。

在上者当慎无名之赏。众皆借口以希恩，岁遂相沿为故事。故君子恶苟恩。苟恩之人，顾一时，市小惠，徇无厌者之情，而财用之贼也。

要知用刑本意原为弼教，苟宽能教，更是圣德感人，更见妙手作用。若只恃雷霆之威，霜雪之法，民知畏而不知愧，待无可畏时，依旧为恶，何能成化？故畏之不如愧之，忿之不如训之，远之不如感之。

法者，一也。法曹者，执此一也。以贫富贵贱二之，则非法矣。或曰：“亲贵难与疏贱同法。”曰：“是也，八议已别之矣。”八议之所不别而亦二之，将何说之辞？夫执天子之法而顾忌己之爵禄，以徇高明而虐茆独，如国法天道何？裂纲坏纪，摧善长恶，国必病焉。

治人治法不可相无，圣人竭耳目力，此治人也。继之以规矩准绳、六律五音，此治法也。说者犹曰有治人无治法。然则治人无矣，治法可尽废乎？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，犹足以伏六百年后之霸主，而况法乎？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，法无不善；留治法以待治人，法无不行。

君子有君子之长，小人有小人之长。用君子易，用小人难，惟圣人能用小人。用君子在当其才，用小人在制其毒。

只用人得其当，委任而责成之，不患天下不治。二帝三王急亲贤，作当务之急第一件事。

古之圣王不尽人之情，故下之忠爱尝有余。后世不然，平日君臣相与仅足以存体面而无可感之恩，甚或拂其心而坏待逞之志，至其趋大事、犯大难，皆出于分之不得已。以不得已之心供所不欲之役，虽临时固结，犹死不亲，而上之诛求责又复太过，故其空名积势不足以镇服人心而庇其身国。呜呼！民无自然之感而徒迫于不得不然之势，君无油然而爱而徒劫之不敢不然之威，殆哉！

古之学者，穷居而筹兼善之略。今也同为僚殍，后进不敢问先达之事，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职。在我避侵职之嫌，在彼生望蜀之议。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图，既至其地也不及习，急遽苟且，了目前之套数而已，安得树可久之功，张无前之业哉？

百姓宁贱售而与民为市，不贵值而与官为市。故物满于廛，货充于肆，官求之则不得，益价而求之亦不得。有一官府欲采繒，知市直，密使吏增直，得之。既行，而商知其官买也，追之，已入公门矣。是商也，明日逃去。人谓商曰：“此公物不亏值。”曰：“吾非为此公。今日得我一繒，他日责我无极。人人未必皆此公，后日未必犹此公也。减直何害？甚者经年不予直；迟直何害？甚者竟不予直；一物无直何害？甚者数取皆无直。吏卒因而附取亦无直。无直何害？甚者无是货也而责之有，捶楚乱加。为之遍索而不得，为之远求而难待。诛求者非一官，逼取者非一货，公差之需索，公门之侵扣，价银之低假又不暇论心。嗟夫！宁逢盗劫，无逢官賂。盗劫犹申冤于官，官賂则无所赴诉矣。”予闻之，谓僚友曰：“民不我信，非民之罪也。彼固求货之出手耳，何择于官民？又何亲于民而何仇于官哉？无轻取，无多取，与民同直而即日面给焉，年年如是，人人如是，又禁府州悬之不如是者，百姓独非人哉？无彼尤也。”

公正二字是撑持世界底，没了这二字，便塌了天。

人臣有二愆，曰私，曰伪。私则利己徇人而公法坏，伪则弥缝粉饰而实政堕。公法坏则豪强得以横恣，贫贱无所控诉而愁怨多。实政堕则视国民不啻越秦，逐势利如同商贾而身家肥。此乱亡之渐也，何可不愆。

“与上大夫言，闇闇如也”朱注云：“闇闇，和悦而诤。”只一诤字，十分扶持世道。近世见上大夫，少不了和悦，只欠一诤字。

古今观人，离不了好恶，武叔毁仲尼，伯寮诉子路，臧仓沮孟子，从来圣贤未有不遭谤毁者，故曰：“其不善者恶之，不为不善所恶，不成君子。后世执进退之柄者只在乡人皆好之上取人，千人之誉不足以敌一人之毁，更不察这毁言从何处来，更不察这毁人者是小人是君子。是以正士伤心，端人丧气。一入仕途，只在弥缝涂抹上做工夫，更不敢得罪一人。呜呼！端人正士叛中行而惟乡愿是师，皆由是非失真、进退失当者驱之也。

图大于细，不劳力，不费财，不动声色，暗收百倍之功。用柔为刚，愈涵容；愈委屈，愈契腹心，化作两人之美。

铨署楹帖：“直者无庸我力，枉者我无庸力，何敢贪天之功；恩则以奸为贤，怨则以贤为奸，岂能逃鬼之责。”

公署楹帖：“ 只一个志诚，任从你千欺百罔；有三尺明法，休犯他十恶五刑。 ”

公署楹帖二：“ 皇天下鉴此心，敢不光明正直；赤子来游吾腹，愿言岂弟慈祥。 ”

按察司署楹帖：“ 光天化日之下，四方阴邪休行；大冬严雪之中，一点阳春自在。 ”

发示驿递：“ 痛苍赤食草饭沙，安忍吸民膏以纵口腹；睹闾阎卖妻鬻子，岂容穷物力而拥车徒。 ”

发示州悬：“ 悯其饥，念其寒，谁不可怜子女，肯推毫发与苍生，不枉为民父母；受若直，怠若事，谁能放过仆童，况糜膏脂无治状，也应念及儿孙。 ”

襄垣悬署楹帖：“ 百姓有知，愿教竹头生笋；三堂无事，任从门外张罗。 ”

莫以勤劳怨辛苦，朝庭觅你做奶母。

城门四联：“ 东延和门：‘ 青帝布阳春，郁郁葱葱生气溢沙随之外；黄堂流德泽，融融液液太和在梁苑之西。 ’ 南文明门：‘ 万丈文光北射斗牛通魁柄；三星物采东箕尾上台躔。 ’ 西宝成门：‘ 万宝告成，耕夫织妇白叟黄童年年歌大有；五征来备，东舍西邻村北瞳处处乐同人。 ’ 北钟祥门：‘ 洪涛来万里恩波，远抱崇墉浮瑞霭；玄女注千年圣水，潜滋环海护生灵。 ’ ”

人情

无所乐有所苦，即父子不相保也，而况民乎？有所乐无所苦，即戎狄且相亲也，而况民乎？

世之人，闻人过失，便喜谈而乐道之；见人规己之过，既掩护之，又痛疾之；闻人称誉，便欣喜而夸张之；见人称人之善，既盖藏之，又搜索之。试思这个念头是君子乎？是小人乎？

乍见之患，愚者所惊；渐至之殃，智者所忽也。以愚者而当智者之所忽，可畏哉！

论人情只往薄处求，说人心只往恶边想，此是私而刻底念头，自家便是个小人。古人贵人每于有过中求无过，此是长厚心、盛德事，学者熟思，自有滋味。

人说己善则喜，人说己过则怒。自家善恶自家真知，待祸

败时欺人不得。人说体实则喜，人说体虚则怒，自家病痛自家独觉，到死亡时欺人不得。

一巨卿还家，门户不如做官时，悄然不乐曰：“世态炎凉如是，人何以堪？”余曰：“君自炎凉，非独世态之过也。平常淡素是我本来事，热闹纷华是我倘来事。君留恋富贵以为当然，厌恶贫贱以为遭际，何炎凉如之，而暇叹世情哉？”

迷莫迷于明知，愚莫愚于用智，辱莫辱于求荣，小莫小于好大。

两人相非，不破家不止，只回头任自家一句错，便是无边受用；两人自是，不反面稽唇不止，只温语称人一句好，便是无限欢欣。

将好名儿都收在自家身上，将恶名几都推在别人身上，此天下通情。不知此两个念头都揽个恶名在身，不如让善引过。

露己之美者恶，分入之美者尤恶，而况专人之美，窃人之美乎？吾党戒之。

守义礼者，今人以为倨傲；工谀佞者，今人以为谦恭。举世名公达宦自号儒流，亦迷乱相责而不悟，大可笑也。

爱人以德而令人仇，人以德爱我而仇之，此二人者皆愚也。

无可知处尽有可知之人而忽之，谓之瞽；可知处尽有不可知之人而忽之，亦谓之瞽。

。

世间有三利衢坏人心术，有四要路坏人气质，当此地而不坏者，可谓定守矣。君门，士大夫之利衢也。公门，吏胥之利衢也。市门，商贾之利衢也。翰林、吏部、台、省，四要路也。

有道者处之，在在都是真我。

朝廷法纪做不得人情，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，圣贤道理做不得人情，他人事做不得人情，我无力量做不得人情。以此五者徇人，皆安也。君子慎之。

古人之相与也，明目张胆，推心置腔。其未言也，无先疑；其既言也，无后虑。今人之相与也，小心屏息，藏意饰容。其未言也，怀疑畏；其既言也，触祸机。哀哉！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，而与之披情愫、论肝膈也？哀哉！彼亦示人以光明，而以机阱陷人也。

古之君子，不以其所能者病人；今人却以其所不能者病人。

古人名望相近则相得，今人名望相近则相妒。

福莫大于无祸，祸莫大于求福。

言在行先，名在实先，食在事先，皆君子之所耻也。

两悔无不释之怨，两求无不合之交，两怒无不成之祸。

己无才而不让能，甚则害之；己为恶而恶人之为善，甚则诬之；己贫贱而恶人之富贵，甚则倾之；此三妒者，人之大戮也。

以患难时，心居安乐；以贫贱时，心居富贵；以屈局时，心居广大，则无往而不泰然。以渊谷视康庄，以疾病视强健，以不测视无事，则无往而不安稳。

不怕在朝市中无泉石心，只怕归泉石时动朝市心。

积威与积恩，二者皆祸也。积威之祸可救，积恩之祸难救。

积威之后，宽一分则安，恩二分则悦；积恩之后，止而不加则以为薄，才减毫发则以为怨。恩极则穷，穷则难继；爱极则纵，纵则难堪。不可继则不进，其势必退。故威退为福，恩退为祸；恩进为福，威进为祸。圣人非靳恩也，惧祸也。湿薪之解

也易，燥薪之束也难。圣人之靳恩也，其爱人无已之至情，调剂人情之微权也。

人皆知少之为忧，而不知多之为忧也。惟智者忧多。

众恶之必察焉，众好之必察焉，易；自恶之必察焉，自好之必察焉，难。

有人情之识，有物理之识，有事体之识，有事势之识，有事变之识，有精细之识，有阔大之识。此皆不可兼也，而事变之识为难，阔大之识为贵。

圣人之道，本不拂人，然亦不求可人。人情原无限量，务可人不惟不是，亦自不能。故君子只务可理。

施人者虽无已，而我常慎所求，是谓养施；报我者虽无已，而我常不敢当，是谓养报；此不尽人之情，而全交之道也。

攻人者，有五分过恶，只攻他三四分，不惟彼有馀惧，而亦倾心引服，足以塞其辩口。攻到五分，已伤浑厚，而我无救性矣。若更多一分，是贻之以自解之资，彼据其一而得五，我贪其一而失五矣。此言责家之大戒也。

见利向前，见害退后，同功专美于己，同过委罪于人，此小人恒态，而丈夫之耻行也。

任彼薄恶，而吾以厚道敦之，则薄恶者必愧感，而情好愈笃。若因其薄恶也，而亦以薄恶报之，则彼我同非，特分先后耳，毕竟何时解释？此庸人之行，而君子不由也。

恕人有六：或彼识见有不到处，或彼听闻有未真处，或彼力量有不及处，或彼心事有所苦处，或彼精神有所忽处，或彼微意有所在处。先此六恕而命之不从，教之不改，然后可罪也已。是以君子教人而后责人，体人而后恕人。

直友难得，而吾又拒以讳过之声色；佞人不少，而吾又接以喜谀之意态。呜呼！欲不日入于恶也难矣。

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，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；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。小人犯律令刑于有司，君子犯律令刑于公论。虽然，刑罚滥及，小人不惧，何也？非至当之刑也；毁谤交攻，君子不惧，何也？非至公之论也。

情不足而文之以言，其言不可亲也；诚不足而文之以貌，其貌不足信也。是以天下之事贵真，真不容掩，而见之言貌，其可亲可信也夫！

势、利、术、言，此四者公道之敌也。炙手可热则公道为屈，贿赂潜通则公道为屈，智巧阴投则公道为屈，毁誉肆行则公道为屈。世之冀幸受诬者，不啻十五也，可慨夫！

圣人处世只于人情上做工夫，其于人情又只于未言之先、不言之表上做工夫。

美生爱，爱生狎，狎生玩，玩生骄，骄生悍，悍生死。

礼是圣人制底，情不是圣人制底。圣人缘情而生礼，君子见礼而得情。众人以礼视礼，而不知其情，由是礼为天下虚文，而崇真者思弃之矣。

人到无所顾惜时，君父之尊不能使之严，鼎镬之威不能使之惧，千言万语不能使之喻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已。圣人知其然也，每养其体面，体其情私，而不使至于无所顾惜。

称人以颜子，无不悦者，忘其贫贱而夭；称人以桀、纣、盗跖，无不怒者，忘其富贵而寿。好善恶恶之同然如此，而作人却与桀、纣、盗跖同归，何恶其名而好其实耶？

今人骨肉之好不终，只为看得尔我二字太分晓。

圣人制礼本以体人情，非以拂之也。圣人之心非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顺之，然顺一时便一人，而后天下之大不顺便者因之矣。故圣人不敢恤小便拂大顺，徇一时弊万世，其拂人情者，乃所以宜人情也。

好人之善，恶人之恶，不难于过甚。只是好己之善，恶己之恶，便不如此痛切。

诚则无心，无心则无迹，无迹则人不疑，即疑，久将自消。

我一着意，自然着迹，着迹则两相疑，两相疑则似者皆真，故着意之害大。三五岁之男女终日谈笑于市，男女不相嫌，见者亦无疑于男女，两诚故也。继母之慈，嫡妻之惠，不能脱然自忘，人未必脱然相信，则着意之故耳。

一人运一臂，其行疾，一人运三臂，其行迟，又二人共舆十臂，其行又迟，比暮而较之，此四人者其数均。天下之事苟从其所便，而足以济事，不必律之使一也，一则人情必有所苦。

先王不苦人所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于事。

人之情，有言然而意未必然，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，非勉强于事势，则束缚于体面。善体人者要在识其难言之情，而不使其为言与事所苦。此圣人之所以感人心，而人乐为之死也。

人情愈体悉愈有趣味，物理愈玩索愈有入头。

不怕多感，只怕爱感。世之逐逐恋恋，皆爱感者也。

人情之险也，极矣。一令贪，上官欲论之而事泄，彼阳以他事得罪，上官避嫌，遂不敢论，世谓之箝口计。

“有二三道义之友，数日别便相思，以为世俗之念，一别便生亲厚之情，一别便疏。”余曰：“君此语甚有趣向，与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，但真味未深耳。孔、孟、颜、思，我辈平生何尝一接？只今诵读体认间如朝夕同堂对语，如家人父子相依，何者？心交神契，千载一时，万里一身也。久之，彼我且无，孰离孰合，孰亲孰疏哉？若相与而善念生，相违而欲心长，即旦暮一生，济得甚事？”

受病于平日，而归咎于一旦。发源于脏腑，而求效于皮毛。太仓之竭也，责穷于囤底。大厦之倾也，归罪于一霖。

世之人，闻称人之善辄有妒心，闻称人之恶辄有喜心，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。孔子所恶，恶称人之恶；孔子所乐，乐道人之善。吾人岂可另有一副心肠。

人欲之动，初念最炽，须要迟迟，就做便差了。天理之动，初念最勇，须要就做，迟迟便歇了。

凡人为不善，其初皆不忍也，其后忍不忍半，其后忍之，其后安之，其后乐之。呜呼！至于乐为不善而后良心死矣。

闻人之善而掩覆之，或文致以诬其心；闻人之过而播扬之，或枝叶以多其罪。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，吾党戒之。

恕之一字，是个好道理，看那惟心者是甚么念头。好色者恕人之淫，好货者恕人之贪，好饮者恕人之醉，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，未尝不以己度人，未尝不视人犹己，而道之贼也。故行恕者，不可以不审也。

心怕二三，情怕一。

别个短长作己事，自家痛痒问他人。

休将烦恼求恩爱，不得恩爱将烦恼。

利算无余处，祸防不意中。

物理

鸱鸺，其本声也如鸱鸺然，第其声可憎，闻者以为不祥，每弹杀之。夫物之飞鸣，何尝择地哉？集屋鸣屋，集树鸣树。

彼鸣屋者，主人疑之矣，不知其鸣于野树，主何人不祥也？至于犬人行、鼠人言、豕人立，真大异事，然不祥在物，无与于人。即使于人为凶，然亦不过感戾气而呈兆，在物亦莫知所以然耳。盖鬼神爱人，每示人以趋避之几，人能恐惧修省，则可转祸为福。如景公之退孛星，高宗之枯桑谷，妖不胜德，理气必然。然则妖异之呈兆，即蓍龟之告繇，是吾师也，何深恶而痛去之哉？

春夏秋冬不是四个天，东西南北不是四个地，温凉寒热不是四个气，喜怒哀乐不是四个面。

临池者不必仰观，而日月星辰可知也；闭户者不必游览，而阴晴寒暑可知也。

有国家者要知真正祥瑞，真正祥瑞者，致祥瑞之根本也。

民安物阜，四海清宁，和气熏蒸，而祥瑞生焉，此至治之符也。

至治已成，而应征乃见者也，即无祥瑞，何害其为至治哉？若世乱而祥瑞生焉，则祥瑞乃灾异耳。是故灾祥无定名，治乱有定象。庭生桑谷未必为妖，殿生玉芝未必为瑞。是故圣君不惧灾异，不喜祥瑞，尽吾自修之道而已。不然，岂后世祥瑞之主出二帝三王上哉？

先得天气而生者，本上而末下人是已。先得地气而生者，本下而末上草木是已。得气中之质者；飞。得质中之气者，走。

得浑沦磅礴之气质者，为山河，为巨体之物。得游散纤细之气质者，为蟻蠓蚊蚋蠢动之虫，为苔藓萍蓬藂蕘之草。

入钉惟恐其不坚，拔钉推恐其不出。下锁惟恐其不严，开锁惟恐其不易。

以恒常度气数，以知识定窈冥，皆造化之所笑者也。造化亦定不得，造化尚听命于自然，而况为造化所造化者乎？堪輿星卜诸书，皆屡中者也。

古今载籍，莫滥于今日。括之有九：有全书，有要书，有赘书，有经世之书，有益人之书，有无用之书，有病道之书，有杂道之书，有败俗之书。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《二十一史》，此谓全书。

或撮其要领，或类其隗臆，如《四书》、《六经集注》、《通鉴》之类，此谓要书。当时务，中机宜，用之而物阜民安，功成事济，此谓经世之书。言虽近理；而掇拾陈言，不足以羽翼经史，是谓赘书。医技农卜，养生防患，劝善惩恶，是谓益人之书。无关于天下国家，无益于身心性命，语不根心，言皆应世，而妨当世之务，是谓无用之书。又不如赘佛老庄列，是谓病道之书。迂儒腐说，贤智偏言，是谓杂道之书，淫邪幻诞，机械夸张，是谓败俗之书。有世道之责者，不毅然沙汰而芟锄之，其为世教人心之害也不小。

火不自知其热，水不自知其寒，鹏不自知其大，蚁不自知其小，相忘于所生也。

声无形色，寄之于器；火无体质，寄之于薪；色无着落，寄之草木。故五行惟火无体，而用不穷。

大风无声，湍水无浪，烈火无焰，万物无影。

万物得气之先

无功而食，雀鼠是已；肆害而食，虎狼是已。士大夫可图诸座右。

熏香蕝臭，蕝固不可有，熏也是多了的，不如无臭。无臭者，臭之母也。

圣人因蛛而知网罟，蛛非学圣人而布丝也；因蝇而悟作绳，蝇非学圣人而交足也。物者，天能；圣人者，人能。

执火不焦指，轮圆不及下者，速也。

柳炭松弱无力，见火即尽。榆炭稍强，火稍烈。桑炭强，山栗炭更强。皆逼人而耐久。木死成灰，其性自在。

莫向落花长太息，世间何物无终尽。

广喻

剑长三尺，用在一丝之铍刃；笔长三寸，用在一端之锐毫，其余皆无用之羡物也。虽然，使剑与笔但其铍者锐者焉，则其用不可施。则知无用者，有用之资；有用者，无用之施。易牙不能无爨子，欧冶不能无砧手，工输不能无钻厮。苟不能无，则与有用者等也，若之何而可以相病也？

坐井者不可与言一度之天，出而四顾，则始觉其大矣。虽然，云木碍眼，所见犹拘也，登泰山之巅，则视天莫知其际矣。

虽然，不如身游八极之表，心通九垓之外。天在胸中如太仓一粒，然后可以语通达之识。

着味非至味也，故玄酒为五味先；着色非至色也，故太素为五色主；着象非至象也，故无象为万象母；着力非至力也，故大块载万物而不负；着情非至情也，故太清生万物而不亲；着心非至心也，故圣人应万事而不有。

凡病人面红如赭、发润如油者不治，盖萃一身之元气血脉尽于面目之上也。呜呼！人君富四海，贫可以惧矣。

有国家者，厚下恤民，非独为民也。譬之于壙，广其下，削其上，乃可固也；譬之于木，溉其本，剔其末，乃可茂也。

夫壙未有上丰下狭而不倾，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毙者。可畏也夫！

天下之势，积渐成之也。无忽一毫輿羽拆轴者，积也。无忽寒露寻至坚冰者，渐也。自古天下国家、身之败亡，不出积渐二字。积之微渐之始，可为寒心哉！

火之大灼者无烟，水之顺流者无声，人之情平者无语。

风之初发于谷也，拔木走石，渐远而减，又远而弱，又远而微，又远而尽。其势然也。使风出谷也，仅能振叶拂毛，即咫尺不能推行矣。京师号令之首也，纪法不可以不振也。

背上有物，反顾千万转而不可见也，遂谓人言不可信，若必待自见，则未见时矣。

人有畏更衣之寒而忍一岁之冻，惧一针之痛而甘必死之疡者。一劳永逸，可与有识者道。齿之密比，不嫌于相逼，固有故也。落而补之，则觉有物矣。夫惟固有者多不得，少不得。

嬰珠佩玉，服錦曳羅，而餓死于室中，不如丐人持一升之粟。是以明王貴用物，而誅尚無用者。

元氣已虛，而血肉未潰，飲食起居不甚覺也，一旦外邪襲之，溘然死矣。不怕千日怕一旦，一旦者，千日之積也。千日可為，一旦不可為矣。故慎于千日，正以防其一旦也。有天下國家者，可惕然懼矣。

以果下車駕騏驎，以盆池水養蛟龍，以小廉細謹繩英雄豪傑，善官人者笑之。

水千流萬派，始于一源，木千枝萬葉，出于一本；人千酬萬應，發于一心；身千病萬症，根于一臟。眩于千萬，舉世之大迷也；直指原頭，智者之獨見也。故病治一，而千萬皆除；政理一，而千萬皆舉矣。

水簽、燈燭、日、月、眼，世間惟此五照，宜謂五明。

毫厘之輕，斤鈞之所藉以為重者也；合勺之微，斛斗之所賴以為多者也；分寸之短，丈尺之所需以為長者也。

人中黃之稊，天靈蓋之凶，人人畏惡之矣。卧病于牀，命在須臾，片腦蘇合，玉屑金珀，固有視為無用之物，而唯彼之亟亟者，時有所需也。膠柱用人于緩急之際，良可悲矣！

長戟利于錐，而戟不可以為錐；猛虎勇于狸，而虎不可以為狸。用小者無取于大，猶用大者無取于小，二者不可以相誚也。

天喬之物利于水澤，土燥烈，天暵干，固枯槁矣。然沃以鹵水則黃，沃以油漿則病，沃以沸湯則死，惟井水則生，又不如河水之王。雖然，倘浸漬汪洋，泥淖經月，惟水物則生，其它未有不死者。用思顧不難哉！

鑑不能自照，尺不能自度，權不能自稱，圉于物也。聖人則自照、自度、自稱，成其為鑑、為尺、為權，而后能妍媸長短，輕重天下。

冰凌燒不熟，石砂蒸不黏。

火性空，故以蘭麝投之則香，以毛骨投之則臭；水性空，故烹茶清苦，煮肉則腥膻，無我故也。無我故能物物，若自家有一種氣味雜于其間，則物矣。物與物交，兩無賓主，同歸于雜。如煮肉于茶，投毛骨于蘭麝，是謂渾淆駁雜。物且不物，況語道乎？

大车满载，蚊蚋千万集焉，其去其来，无加于重轻也。

苍松古柏与夭桃秣李争妍，重较鸾镳与冲车猎马争步，岂宜不能？亦可丑矣。

射之不中也，弓无罪，矢无罪，鹄无罪；书之弗工也，笔无罪，墨无罪，纸无罪。

锁钥各有合，合则开，不合则不开。亦有合而不开者，必有所以合而不开之故也。亦有终日开，偶然抵死不开，必有所以偶然不开之故也。万事必有故，应万事必求其故。

窗间一纸，能障拔木之风；胸前一瓠，不溺拍天之浪。其所托者然也。

人有馈一木者，家僮曰：“留以为梁。”余曰：“木小不堪也。”

僮曰：“留以为栋。”余曰：“木大不宜也。”僮笑曰：“木一也，忽病其大，又病其小。”余曰：“小子听之，物各有宜用也，言各有攸当也，岂惟木哉？”他日为余生炭满炉烘人。余曰：“太多矣。”乃尽温之，留星星三二点，欲明欲灭。余曰：“太少矣。”僮怨曰：“火一也，既嫌其多，又嫌其少。”余曰：“小子听之，情各有所适也，事各有所量也，岂惟火哉？”

海投以污秽，投以瓦砾，无所不容；取其宝藏，取其生育，无所不与。广博之量足以纳，触忤而不惊；富有之积足以供，采取而不竭。圣人者，万物之海也。

镜空而无我相，故照物不爽分毫。若有一丝痕，照人面上便有一丝；若有一点疵，照人面上便有一点，差不在人面也。

心体不虚，而应物亦然。故禅家尝教人空诸有，而吾儒惟有喜怒哀乐未发之中，故有发而中节之和。

人未有洗面而不闭目，撮红而不虑手者，此犹爱小体也。

人未有过檐滴而不疾走，践泥涂而不揭足者，此直爱衣履耳。

七尺之躯顾不如一履哉？乃沉之滔天情欲之海，拼于焚林暴怒之场，粉身碎体甘心焉而不顾，悲夫！

恶言如鸱枭之噉，闲言如燕雀之喧，正言如狻猊之吼，仁言如鸾凤之鸣。以此思之，言可弗慎欤？

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，是可能也。鼻左受香，右受恶；耳左听丝，右听竹；目左视东，右视西，是不可能也。二体且难分，况一念而可杂乎？

掷发于地，虽乌获不能使有声；投核于石，虽童子不能使无声。人岂能使我轻重哉？自轻重耳。

泽潞之役，余与僚友并肩舆。日莫矣，僚友问舆夫：“去路几何？”曰：“五十里。”僚友怵然。少间又问：“尚有几何？”曰：“四十五里。”如此者数问，而声愈厉，意迫切不可言，甚者怒骂。

余少憩车中，既下车，戏之曰：“君费力如许，到来与我一般。”

僚友笑曰：“余口津且竭矣，而咽若火，始信兄讨得便宜多也。”

问卜筑者亦然。天下岂有儿不下迫而强自催生之理乎？大抵皆揠苗之见也。

进香叫佛某不禁，同僚非之。余怵然曰：“王道荆榛而后蹊径多。彼所为诚非善事，而心且福利之，为何可弗禁？所赖者缘是以自戒，而不敢为恶也。故岁饥不禁草木之实，待年丰彼自不食矣。善乎孟子之言曰：‘君子反经而已矣。’而已矣‘三字，旨哉妙哉！涵蓄多少趣味！”

日食脍炙者，日见其美，若不可一日无。素食三月，闻肉味只觉其腥矣。今与脍炙人言腥，岂不讶哉？

钩吻、砒霜也，都治病，看是甚么医手。

家家有路到长安，莫辨东西与南北。

一薪无焰，而百枝之束燎原；一泉无渠，而万泉之会溢海。

钟一鸣，而万户千门有耳者莫不入其声，而声非不足。使钟鸣于百里无人之野，无一人闻之，而声非有馀。钟非人人分送其声而使之入，人人非取足于钟之声以盈吾耳，此一贯之说也。

未有有其心而无其政，如渍种之必苗，蕙兰之必香；未有无其心而有其政者，如塑人之无语，画鸟之不飞。

某尝与友人论一事，友人曰：“我胸中自有权量。”某曰：“虽妇人孺子未尝不权量，只怕他大斗小秤。”

齟齬惊邻而睡者不闻，垢污满背而负者不见。

爱虺蜥而抚摩之，鲜不受其毒矣；恶虎豹而搏之，鲜不受其噬矣。处小人在不远不近之间。

玄奇之疾，医以平易。英发之疾，医以深沉；阔大之疾，医以充实。

不远之复，不若未行之审也。

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贫也。日朘月削，损于平日而贫于一旦，不咎其积，而咎其一旦，愚也。是故君子重小损，矜细行，防微敝。

上等手段用贼，其次拿贼，其次躲着贼走。

曳新屨者，行必择地。苟择地而行，则屨可以常新矣。

被桐以丝，其声两相借也。道不孤成，功不独立。

坐对明灯，不可以见暗，而暗中人见对灯者甚真。是故君子贵处幽。

无涵养之功，一开口动身便露出本象，说不得你有灼见真知；无保养之实，遇外感内伤依旧是病人，说不得你有真传口授。

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，膏笔得用人处事之法，写字得经世宰物之法。

不知天地观四时，不知四时观万物。四时分成是四截，总是一气呼吸，譬如釜水寒温热凉，随火之有无而变，不可谓之四水。万物分来是万种，总来一气熏陶，譬如一树花，大小后先，随气之完欠而成，不可谓之殊花。

阳主动，动生燥，有得于阳，则袒裼可以卧冰雪，阴主静，静生寒，有得于静，则盛暑可以衣裘褐。君子有得于道焉，往如不裕如哉？外若可挠，必内无所得者也。

或问：“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，何如？”曰：“体味之不免有病。士贤圣皆志于天，而分量有大小，造诣有浅深者也。譬之适长安者，皆志于长安，其行有疾迟，有止不止耳。若曰跬步者希百里，百里者希千里，则非也。故造道之等，必由贤而后能圣，志之所希，则合下便欲与圣人一般。”

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，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。事化信，信则不劳而教成；意化神，神则不知而俗变。螟蛉语生，言化也。

鸟孚生，气化也。鳖思生，神化也。

天道渐则生，躐则杀。阴阳之气皆以渐，故万物长养而百化昌遂。冬燠则生气散，夏寒则生气收，皆躐也。故圣人举事，不骇人听闻。

只一条线，把紧要机括提掇得醒，满眼景物都生色，到处鬼神都响应。

一法立而一弊生，诚是，然因弊生而不立法，未见其为是也。夫立法以禁弊，犹为防以止水也，堤薄土疏而乘隙决溃诚有之矣，未有因决而废防者。无弊之法，虽尧、舜不能。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。故圣人苟立法，不立一事之法，不为一切之法，不惩小弊而废良法，不为一对之弊而废可久之法。

庙堂之上最要荡荡平平，宁留有馀不尽之意，无为一着快心之事。或者不然予言，予曰：“君见悬坠乎？悬坠者，以一线系重物下垂，往来不定者也。当两壁之间，人以一手撼之，撞于东壁重则反于西壁亦重，无撞而不反之理，无撞重而反轻之理，待其定也，中悬而止。君快于东壁之一撞，而不虑西壁之一反乎？国家以无事无福，无心处事，当可而止，则无事矣。

地以一气嘘万物，而使之生，而物之受其气者，早暮不同，则物之性殊也，气无早暮，夭乔不同，物之体殊也，气无夭乔，甘苦不同，物之味殊也，气无甘苦，红白不同，物之色殊也，气无红白，荣悴不同，物之稟遇殊也，气无荣悴。尽吾发育之力，满物各足之分量；顺吾生植之道，听其取足之多寡，如此而已。圣人之治天下也亦然。

口塞而鼻气盛，鼻塞而口气盛，鼻口俱塞，胀闷而死。治河者不可不知也。故欲其力大而势急，则塞其旁流，欲其力微而势杀也，则多其支派，欲其蓄积而有用也，则节其急流。治天下之于民情也亦然。

木钟撞之也有木声，土鼓击之也有土响，未有感而不应者也，如何只是怨尤？或曰：“亦有感而不应者。”曰：“以发击鼓，以羽撞钟，何应之有？”

四时之气，先感万物，而万物应。所以应者何也？天地万物一气也。故春感而粪壤气升，雨感而础石先润，磁石动而针转，阳燧映而火生，况有知乎？格天动物，只是这个道理。

积衰之难振也，如痿人之不能起。然若久痿，须补养之，使之渐起，若新痿，须针砭之，使之骤起。

器械与其备二之不精，不如精其一之为约。二而精之，万全之虑也。

我之子我怜之，邻人之子邻人怜之，非我非邻人之子，而转相鬻育，则不死为恩矣。是故公衙不如私。舍之坚，驿马不如家骑之肥，不以我有视之也。苟扩其无我之心，则垂永逸者不憚。今日之一劳，惟民财与力之可惜耳，奚必我居也？怀一体者，当使刍牧之常足，惟造物生命之可悯耳，奚必我乘也？呜呼！天下之有我久矣，不独此一二事也。学者须要打破这藩篱，才成大世界。

脍炙之处，蝇飞满几，而太羹玄酒不至。脍炙日增，而欲蝇之集太羹玄酒，虽驱之不至也。脍炙彻而蝇不得不趋于太羹玄酒矣。是故返朴还淳，莫如崇俭而禁其可欲。

驼负百钧，蚁负一粒，各尽其力也，象饮数石，麤饮一勺，各充其量也。君子之用人，不必其效之同，各尽所长而已。

古人云：“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”这个末，好容易底。近世声色不行，动大声色，大声色不行，动大刑罚，大刑罚才济得一半事，化不化全不暇理会。常言三代之民与礼教习，若有奸宄然后丽刑，如腹与菽粟，偶一失调，始用药饵。后世之民与刑罚习，若德化不由，日积月累，如孔子之三年，王者之必世，骤使欣然向道，万万不能。譬之刚肠硬腹之人，服大承气汤三五剂始觉，而却以四物，君子补之，非不养人，殊与疾悖，而反生他症矣。却要在刑政中兼德礼，则德礼可行，所谓兼攻兼补，以攻为补，先攻后补，有宜攻有宜补，惟在剂量。民情不拂不纵始得，噫！可与良医道。

得良医而挠之，与委庸医而听之，其失均。

以莫耶授婴儿而使之御虏，以繁弱授蒙眊而使之中的，其不胜任，授者之罪也。

道途不治，不责妇人，中馈不治，不责仆夫。各有所官也。

齐有南北官道洿下者里馀，雨多行潦，行者不便则傍西踏人田行，行数日而成路。田家苦之，断以横墙，十步一堵，堵数十焉，行者避墙，更西踏田愈广，数日又成路。田家无计，乃蹲田边且骂且泣，欲止欲讼，而无如多人何也。或告之曰：“墙之所断，已成弃地矣。胡不仆墙而使之通，犹得省于墙之更西者乎？”予笑曰：“更有奇法，以筑墙之土垫道，则道平矣。道平人皆由道，又不省于道之西者乎？安用墙为？”越数日道成，而道傍无一人迹矣。

瓦砾在道，过者皆弗见也，裹之以纸，人必拾之矣，十袭而楮之，人必盗之矣。故藏之，人思亡之，掩之，人思检之；围之，人思窥之；障之，人思望之，惟光明者不令人疑。故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丑好在我，我无饰也，爱憎在人，我无与也。

稳卓脚者于平处着力，益甚其不平。不平有二：有两隅不平，有一隅不平。于不少处着力，必致其欹斜。

极必反，自然之势也。故绳过绞则反转，掷过急则反射。

无知之物尚尔，势使然也。

是把钥匙都开底锁，只看投簧不投簧。

蜀道不难，有难于蜀道者，只要在人得步。得步则蜀道若周行，失步则家庭皆蜀道矣。

未有冥行疾走于断崖绝壁之道而不倾跌者。

张敬伯常经山险，谓余曰，“天下事常震于始，而安于习。

某数过栈道，初不敢移足，今如履平地矣。“余曰：”君始以为险，是不险；近以为不险，却是险。”

君子之教人也，能妙夫因材之术，不能变其各具之质。譬之地然，发育万物者，其性也，草得之而为柔，木得之而为刚，不能使草之为木，而木之为草也。是故君子以人治人，不以我治人。

无星之秤，公则公矣，而不分明，无权之秤，平则平矣，而不通变。君子不法焉。

羊肠之隘，前车覆而后车协力，非以厚之也。前车当关，后车停驾，匪惟同缓急，亦且共利害。为人也，而实自为也。

呜呼！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，无乃所以自孤也夫？

万水自发源处入百川，容不得，入江、淮、河、汉，容不得，直流至海，则浩浩恢恢，不知江、淮几时入，河、汉何处来，兼收而并容之矣。闲杂懊恼，无端谤讟，偿来横逆，加之众人，不受，加之贤人，不受，加之圣人，则了不见其辞色，自有道以处之。故圣人者，疾垢之海也。

两物交必有声，两人交必有争。有声，两刚之故也。两柔则无声，一柔一刚亦无声矣。有争，两贪之故也。两让则无争，一贪一让亦无争矣。抑有进焉，一柔可以驯刚，一让可以化贪。

石不入水者，坚也，磁不入水者，密也。人身内坚而外密；何外感之能入？物有一隙，水即入一隙，物虚一寸，水即入一寸。

人有兄弟争长者，其一生于甲子八月二十五日，其一生于乙丑二月初三日。一曰：“我多汝一岁。”一曰：“我多汝月与日。”

不决，讼于有司，有司无以自断，曰：“汝两人者，均平不相兄，更不然，递相兄可也。”（此河图太衍对待流行之全数）

捭人者挺也，而受捭者不怨挺，杀人者刃也，而受杀者不怨刃。

人间等子多不准，自有准等儿，人又不识。我自是定等子底人，用底是时行天平法马。

颈繫一首，足荷七尺，终身由之而不觉其重，固有之也。

使他人之首枕我肩，他人之身在我足，则不胜其重矣。

不怕炊不熟，只愁断了火。火不断时，炼金煮砂可使为水作泥。而今冷灶清锅，却恁空忙作甚？

王酒者，京师富店也。树百尺之竿揭，金书之帘罗，玉相之器，绘五楹之室，出十石之壶，名其馆曰“五美”，饮者争趋之也。然而酒恶，明日酒恶之名遍都市。又明日，门外有张罗者。予叹曰：“嘻！王酒以五美之名而彰一恶之实，自取穷也。夫京师之市酒者不减万家，其为酒恶者多矣，必人人尝之，人人始知之，待人人知之，已三二岁矣。彼无所表着以彰其恶，而饮者亦无所指记以名其恶也，计所获视王酒亦百倍焉。朱酒者，酒美亦无所表着，计所获视王酒亦百倍焉。”或曰：“为酒者将掩名以售其恶乎？”曰：“二者吾不居焉，吾居朱氏。夫名为善之累也，故藏修者恶之。彼朱酒者无名，何害其为美酒哉？”

有脍炙于此，一人曰咸，一人曰酸，一人曰淡，一人曰辛，一人曰精，一人曰粗，一人曰生，一人曰熟，一人曰适口，未知谁是。质之易牙而味定矣。夫明知易牙之知味，而未必已口之信从，人之情也。况世未必有易牙，而易牙又未易识，识之又来必信从已。呜呼！是非之难一久矣。

余燕服长公服少许，余恶之，令差短焉。或曰：“何害？”余曰：“为下者出其分寸长，以形在上者乏短，身之灾也，害孰大焉？”

水至清不掩鱼鲋之细，练至白不藏蝇点之缁。故清白二字，君子以持身则可，若以

处世，道之贼而祸之藪也。故浑沦无所不包，幽晦无所不藏。

人入饼肆，问：“饼直几何？”馆人曰：“饼一钱一。”食数饼矣，钱如数与之，馆人曰：“饼不用面乎？应面钱若干。”食者曰，“是也，”与之，又曰：“不用薪水乎？应薪水钱若干。”食者曰：“是也。”与之。又曰：“不用人工为之乎？应工钱若干。”食者曰，“是也。”与之。归而思于路曰：“吾愚也哉！出此三色钱，不应又有饼钱矣。”

一人买布一匹，价钱百五十，令染人青之，染人曰：“欲青，钱三百。”既染矣，逾年而不能取，染人牵而索之曰：“若负我钱三百，何久不与？吾讼汝。”买布者惧，踉而恳之曰：“我布值已百五十矣，再益百五十，其免我乎？”染人得钱而释之。

无盐而脂粉，犹可言也，西施而脂粉，不仁甚矣。

昨见一少妇行哭甚哀，声似贤节，意甚怜之。友人曰：“子得无视妇女乎？曰：”非视也，见也。大都广衢之中，好丑杂沓，情态缤纷，入吾目者千般万状，不可胜数也，吾何尝视？吾何尝不见？吾见此妇亦如不可胜数者而已。夫能使聪明不为所留，心志不为所引，如风声日影然，何害其为见哉？子欲入市而闭目乎？将有所择而见乎？虽然，吾犹感心也，见可恶而恶之，见可哀而哀之，见可好而好之。虽情性之正犹感也，感则人，无感则天。感之正者圣人，感之杂者众人，感之邪者小人。君子不能无感，慎其所以感之者。此谓动处试静，乱中见治，工夫效验都在这里。

尝与友人游圃，品题众芳，渠以艳色浓香为第一。余曰：“浓香不如清香，清香不若无香之为香，艳色不如浅色，浅色不

如白色之为色。”友人曰：“既谓之花，不厌浓艳矣。”余曰：“花也，而能淡素，岂不尤难哉？若松柏本淡素，则不须称矣。”

服砒霜巴豆者，岂不得肠胃一时之快？而留毒五脏，以贼元气，病者暗受而不知也。养虎以除豺狼，豺狼尽而虎将何食哉？主人亦可寒心矣。是故梁冀去而五侯来，宦官灭而董卓起。

以佳儿易一跛子，子之父母不从，非不辨美恶也，各有所爱也。

一人多避忌，家有庆贺，一切尚红而恶素。客有乘白马者，不令入厩。闲有少年面白者，善谐谑，以朱涂面入，主人惊问，生曰：“知翁之恶素也，不敢以白面取罪。”满座大笑，主人愧而改之。

有过彭泽者，值盛夏风涛拍天，及其反也，则隆冬矣，坚冰可履。问旧馆人：“此何所也？”曰：“彭泽。”怒曰：“欺我哉！吾始过彭泽可舟也，而今可车。始也水活泼，而今坚结，无一似昔也，而君曰彭泽，欺我哉！”

人有夫妇将他出者，托仆守户。爰子在牀，火延寢室。及归，妇人震号，其夫环庭追仆而杖之。当是时也，汲水扑火，其儿尚可免与！

发去木一段，造神棹一，镜台一，脚桶一。锡五斤，造香炉一，酒壶一，溺器一。（此造物之象也。一段之木，五斤之锡，初无贵贱荣辱之等，赋畀之初无心，而成形之后各殊，造物者亦不知莫之为而为耳。木造物之不还者，贫贱忧戚，当安于有生之初，锡造物之循环者，富贵福泽，莫恃为固有之物。）

某尝入一富室，见四海奇珍山积，曰：“某物予取诸蜀，某物予取诸越，不远数千里，积数十年以有今日。”谓予：“公有此否？”曰：“予性无所嗜，设有所嗜，则百物无足而至前。”问：“何以得此？”曰：“我只是积钱。”

弄潮于万层波面，进步于百尺竿头。

人之手无异于己之手也，腋肋足底，己摸之不痒，而人摸之则痒。补之齿不大于己之齿也，己之齿不觉塞，而补之齿觉塞。

四脚平稳不须又加揶垫。

只见倒了墙，几曾见倒了地。

无垢子浴面，拭之以巾，既而洗足，仍以其巾拭之。弟子曰：“‘夕手’矣，先生之用物也，即不为物分清浊，岂不为身分贵贱乎？”无垢子曰：“嘻！汝何太分别也。足未濯时，面洁于足；足既濯时，何殊于面？面若不浴，面同于足，洁足污面，孰贵孰贱？”予谓弟子曰：“此禅宗也。”分别与不分别，此孔、释之所以殊也。

两家比舍而居，南邻墙颓，北邻为之涂埴丹垩而南邻不归德，南邻失火，北邻为之焦头烂额而南邻不谢劳。

喜者大笑，而怒者亦大笑；哀者痛哭，而乐者亦痛哭；欢畅者歌，而忧思者亦歌；逃亡者走，而追逐者亦走。岂可以形论心哉。

抱得不哭孩儿易，抱得孩儿不哭难。

疥癬虽小疾，只不染在身上就好。一到身上，难说是无病底人。

一滴多于一掬，一分长似一寻，谁谓细微可忽？死生只系滴分。

四板筑墙，下面仍为上面；两杆推磨，前头即是后头。

白花菜，掐不尽，一股捩十头，一夜生三寸。

钻脑既滑忙扯索，轧头才转紧蹬杆。

谁见八珍能半饱，我欲一捷便收兵。

水银岂可荡漾，沐猴更莫教调。

赋蚕一联：苟丝纶之，既尽，虽鼎镬其奚辞。

咏舆夫一联：倒垂背上珍珠树，高起肩头玛瑙峰。

词章

六经之文不相师也，而后世不敢轩轻。后之为文者，吾惑矣。

拟韩临柳，效马学班，代相祖述，窃其糟粕，谬矣。夫文以载道也，苟文足以明道，谓吾之文为六经可也。何也？与六经不相叛也。否则，发明申、韩之学术，饰以六经之文法，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。

诗、词、文、赋，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，济人利物之心，春风舞雩之趣，达天见性之精；不为赘言，不袭馀绪，不道鄙迂，不言幽僻，不事刻削，不徇偏执。

一先达为文示予，令改之，予谦让。先达曰：“某不护短，即令公笑我，只是一人笑。若为我回护，是令天下笑也。”予极服其诚，又服其智。嗟夫！恶一人面指，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，岂独文哉？岂独一二人哉？观此可以悟矣。

议论之家，旁引根据，然而，据传莫如据经，据经莫如据理。

古今载籍之言率有七种：一曰天分语。身为道铸，心是理成，自然而然，毫无所为，生知安行之圣人。二曰性分语。理所当然，职所当尽，务满分量，毙而后已，学知利行之圣人。

三曰是非语。为善者为君子，为恶者为小人，以劝贤者。四曰利害语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以策众人。五曰权变语。托词画策以应务。六曰威令语。五刑以防淫。七曰无奈语。五兵以禁乱。此语之外，皆乱道之谈也，学者之所务辨也。

疏狂之人多豪兴，其诗雄，读之令人洒落，有起懦之功。

清逸之人多芳兴，其诗俊，读之令人自爱，脱粗鄙之态。沉潜之人多幽兴，其诗淡，读之令人寂静，动深远之思。冲淡之人多雅兴，其诗老，读之令人平易，消童稚之气。

愁红怨绿，是儿女语，对白抽黄，是骚墨语，叹老嗟卑，是寒酸语，慕膻附腥，是乞丐语。

艰语深辞，险句怪字，文章之妖而道之贼也，后学之殃而木之灾也。路本平，而山溪之，日月本明，而云雾之。无异理，有异言，无深情，有深语。是不人诚，而是书不焚，有世教之责者之罪也。若曰其人学博而识深，意奥而语奇，然则孔、孟之言浅鄙甚矣。

圣人不作无用文章，其论道则为有德之言，其论事则为有见之言，其叙述歌咏则为有益世教之言。

真字要如圣人燕居危坐，端庄而和气自在，草字要如圣人应物，进退存亡，辞受取予，变化不测，因事异施而不失其中。

要之同归于任其自然，不事造作。

圣人作经，有指时物者，有指时事者，有指方事者，有论心事者，当时精意与身往矣。话言所遗，不能写心之十一，而儒者以后世之事物，一己之意见度之，不得则强为训诂。呜呼！

汉宋诸儒不生，则先圣经旨后世诚不得十一，然以牵合附会而失其自然之旨者，亦不少也。

圣人垂世则为持衡之言，救世则有偏重之言。持衡之言达之天下万世者也，可以示极，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，可以矫枉。

而不善读书者，每以偏重之言垂训，乱道也夫！诬圣也夫！

言语者，圣人之糟粕也。圣人不可言之妙，非言语所能形容。汉宋以来，解经诸儒泥文拘字，破碎牵合，失圣人天然自得之趣，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，不近人情，不合物理，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。且其负一世之高明，系千古之重望，遂成百世不刊之典。后学者岂无千虑一得，发前圣之心传，而救先儒之小失？然一下笔开喙，腐儒俗士不辨是非，噬指而惊，掩口而笑，且曰：“兹先哲之明训也，安得妄议？”噫！此诚信而好古之义也。泥传离经，勉从强信，是先儒阿意曲从之子也。昔朱子将终，尚改诚意注说，使朱子先一年而卒，则诚意章必非精到之语；使天假朱子数年，所改宁止诚意章哉？

圣人之言，简淡明直中有无穷之味，大羹玄酒也；贤人之言，一见便透，而理趣充溢，读之使人豁然，脍炙珍羞也。

圣人终日信口开阖，千言万语，随事问答，无一字不可为训。贤者深沉而思，稽留而应，平气而言，易心而语，始免于过。出此二者，而恣口放言，皆狂迷醉梦语也，终日言无一字近道，何以多为？

诗低处在觅故事寻对头，高处在写胸中自得之趣，说眼前见在之景

自孔子时便说“史不阙文”，又曰“文胜质则史”，把史字就作了一伪字看。如今

读史只看他治乱兴亡，足为法戒，至于是非真伪，总是除外底。譬之听戏文一般，何须问他真假，只是足为感创，便于风化有关。但有一桩可恨处，只缘当真看，把伪底当真，只缘当伪看，又把真底当伪。这里便宜了多少小人，亏枉了多少君子。

诗辞要如哭笑，发乎情之不容已，则真切而有味。果真矣，不必较工拙。后世只要学诗辞，然工而失真，非诗辞之本意矣。

故诗辞以情真切、语自然者为第一。

古人无无益之文章，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为言，其发言也不得不成而为文。所谓因文见道者也，其文之古今工拙无论。

唐宋以来，渐尚文章，然犹以道饰文，意虽非古，而文犹可传，后世则专为文章矣。工其辞语，涣其波澜，炼其字句，怪其机轴，深其意指，而道则破碎支离，晦盲否塞矣，是道之贼也。

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，哀哉！

文章有八要，简、切、明、尽、正、大、温、雅。不简则失之繁冗，不切则失之浮泛，不明则失之含糊，不尽则失之疏遗，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，不大则失冠冕之体，不温则暴厉刻削，不雅则鄙陋浅俗。庙堂文要有天覆地载，山林文要有仙风道骨，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，奏对文要有忠肝义胆。诸如此类，可以例求。

学者读书只替前人解说，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。譬之小郎替人负货，努尽筋力，觅得几文钱，更不知此中是何细软珍重。

《太玄》虽终身不看亦可。

自乡举里选之法废，而后世率尚词章。唐以诗赋求真才，更为可叹。宋以经义取士，而我朝因之。夫取士以文，已为言举人矣。然犹曰：言，心声也。因文可得其心，因心可知其人。

其文爽亮者，其心必光明，而察其粗浅之病；其文劲直者，其人必刚方，而察其豪悍之病；其文藻丽者，其人必文采，而察其靡曼之病；其文庄重者，其人必端严，而察其寥落之病；其文飘逸者，其人必流动，而察其浮薄之病；其文典雅者，其人必质实，而察其朴钝之病；其文雄畅者，其人必挥霍，而察其弛蹠之病；其文温润者，其人必和顺，而察其巽软之病；其文简洁者，其人必修谨，而察其拘挛之病；其文深沉者，其人必精细，而察其阴险之病；其文冲淡者，其人必恬雅，而察其懒散之病；其文变化者，其人必圆通，而察其机械之病；其文奇巧者，其人必聪明，

而察其怪诞之病；其文苍老者，其人必不俗，而察其迂腐之病。有文之长，而无文之病，则其人可知矣，文即未纯，必不可弃。今也但取其文而已。见欲深邃，调欲新脱，意欲奇特，句欲钉铉，锻炼欲工，态度欲俏，粉黛欲浓，面皮欲厚。是以业举之家，弃理而工辞，忘我而徇世，剽窃凑泊，全无自己神情，口语笔端，迎合主司好尚。沿习之调既成，本然之天不露，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，取其文而忘其人，何异暗摸而辨苍黄，隔壁而察妍媸？欲得真才，岂不难哉？

隆庆戊辰，永城胡君格诚登第，三场文字皆涂抹过半，西安郑给谏大经所取士也，人皆笑之。后余阅其卷，乃叹曰：“涂抹即尽，弃掷不能，何者？其荒疏狂诞，绳之以举业，自当落地，而一段雄伟器度、爽朗精神，英英然一世豪杰如对其面，其人之可收，自在文章之外耳。胡君不羁之才，难挫之气，吞牛食象，倒海冲山，自非寻常庸众人。惜也！以不合世调，竟使沉沦。”余因拈出以为取士者不专在数篇工拙，当得之牝牡骊黄之外也。

万历丙戌而后，举业文字如晦夜浓阴封地穴，闭目蒙被灭灯光；又如墓中人说鬼话，颠狂人说风话，伏章人说天话，又如楞严孔雀，咒语真言，世道之大妖也。其名家云：“文到人不省得处才中，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。”不重其法，人心日趋于魑魅魍魉矣。或曰：“文章关甚么人心世道？”嗟嗟！此醉生梦死语也。国家以文取士，非取其文，因文而知其心，因心而知其人，故取之耳。言若此矣，谓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，吾不信也。且录其人曰中式，进呈其文曰中式之文，试问其式安在乃？

高皇帝所谓文理平通，明顺典实者也，今以编造晦涩妄诞放恣之辞为式，悖典甚矣。今之选试官者，必以高科，其高科所中，便非明顺典实之文。其典试也，安得不黜明顺典实之士乎？人心巧伪，皆此文为之崇耳。噫！是言也，向谁人道？不过仰屋长太息而已。使礼曹礼科得正大光明、执持风力之士，无所畏徇，重一惩创，一两科后，无刘几矣。

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，春秋之时文也，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西汉之时文也，未尝见班、马学《国》、《左》。今之时文，安知非后世之古文？而不拟《国》、《左》，则拟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陋矣，人之弃己而袭人也！六经四书，三代以上之古文也，而不拟者何？习见也。甚矣人之厌常而喜异也！余以为文贵理胜，得理，何古何今？苟理不如人而摹仿于句字之间，以希博洽之誉，有识者耻之。

诗家无拘鄙之气，然令人放旷；词家无暴戾之气，然令人淫靡。道学自有泰而不骄、乐而不淫气象，虽寄意于诗词，而缀景言情皆自义理中流出，所谓吟风弄月，有“吾与点也”之意。